

第38年

36

$20.00



第38年
第36期
（總號194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6年10月28日）

86.1.3

編者話 「武俠世界」創刊三十八年，歷史悠久，隨着九十年代將盡，將會作出一系列的改革，以期適應讀者的閱讀趣味。

今期先推出名作家沈西城先生的「四大名探」系列推理小說「馬場魅影」。沈西城先生的「四大名探」系列自出版以來，深受讀者歡迎，這部他最新創作的小說，主角輪到由香港名探藍新平探長上陣，面對馬場上接二連三的兇殺案，藍新平探長秉承他那巨細不遺，鍥而不捨的精神，跟幕後真兇鬥法，終於將真兇揪出。誰是真兇？不看到結尾，絕不會知道。

四大名探系列

馬場魅影

沈西城・文　力進・圖

打吡大賽正式開始，胡正騎「金輝」出賽……

調查造馬醜聞

盧賢明是《必勝馬報》的年輕記者，今年才入行，年紀祇有廿四歲。

跟一般馬經記者不同，盧賢明有很好的學歷，他是澳洲墨爾本大學的畢業生，專攻經濟，本來以他這樣的學歷，在H市不難找到一份好差使，偏偏盧賢明却要做馬經記者，自然受到家裏人的反對。

最反對的是他的大哥盧賢亮，他認爲弟弟是糟蹋自己。

盧賢亮比弟弟大六歲，職業是H市新港集團副總裁，以這樣的身份，自然不能讓人知道有一個做馬經記者的弟弟，對他而言，這是天大的笑話。

他勸盧賢明投身銀行界，然後憑藉他的關係，不一兩年，自可平步青雲。然而，盧賢明却毫不領情，毅然投身馬經界，所持理由祇有一個：「迷上了純種馬的美」。

早在澳洲唸大學時，盧賢明就愛上了純種馬，一看到牠們在綠茵場上馳騁，整個人都會興奮起來。從那時候起，盧賢明就決定要做跟馬有關的事，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就是加入馬經界。

由於盧賢明是新人，所以要打從基層做起，天還未亮，就要趕到馬場，爲晨操的馬匹打時間。之後，他把時間記錄下來，交給馬經編輯整理刋登，單是打時間，盧賢明就學了不少的日子。

H市的賽馬事業如今越來越發達，平均每月賽馬有七次，而一星期內，日以繼夜地，必有兩次，就是星期三夜馬，星期六或星期日日馬。最近，又改賽例，有時候，連星期六和星期日都跑夜馬。

這樣一來，做馬經的，就忙個半死。

星期一出排位版。

星期二出孖Q、三T版。

星期三出賽日版。

如果星期六有賽馬，星期三跑完夜馬，又得開工，出明天的排位版。

這樣一來，大概祇有星期日能透一口氣。但盧賢明是新人，連星期日冷落的晨操也不能放過。

跑馬那天，盧賢明一早出發，跟隨前輩，學習看馬和編寫沿途過程。

工作雖多，薪酬却是少得可憐，祇有八千塊。如果不是對純種馬抱有近乎癡迷的依戀，盧賢明斷不會選擇這一條路。

「必勝馬報」規模不算大，除了老總外，還有兩個資深編輯，兩個助理編輯，而記者，就祇有盧賢明一個。

其中一個編輯叫老健。不是一般廣東人習慣的稱呼，而是姓老名健。

老健今年三十二歲，沒有老婆，性格怪異，不苟言笑，整天拉着長臉，默默工作。

盧賢明被派去跟老健時，助理編輯阿强就提點他說：「小心，老健是一頭怪物。」

對老健，盧賢明是又敬又畏。

老健工作起來，六親不認，盧賢明稍有閃失，他就拍枱子大罵。然而，下了班，一夥人喝啤酒時，老健又顯得泱泱大度，頗有儒者之風。

他對馬場很熟悉，常在酒後揭內幕。這些內幕對盧賢明而言，充滿了新鮮感。

不過，讓盧賢明對老健深深佩服的，始於五月六日星期六的一場賽事。

那是「格力汽車盃」賽，路程千六米，獎金二百萬，共有十四匹馬出賽。

大熱門是「金駒」。

「金駒」是四歲澳洲馬，栗色，身形健壯，在H市出賽六次，得三冠兩亞一季，從未試過落第。

因此，今趟賽事，順理成章成了大熱門。

但老健却說「金駒」必會名落孫山，連三甲也擠不進。

盧賢明年少氣盛，不服地說：「師傅，金駒依我看，應無敗理，同場哪匹馬夠牠跑？」

老健笑道：「我說牠三甲不入。」

盧賢明不服，買了五百元「金駒」的獨贏。結果，「金駒」在十四匹馬中，跑了個第六，距頭馬四個馬位。

「金駒」眞的一如老健所說落第了，令盧賢明好生驚奇，他追問原因。

老健說：「想知道，自己去研究。」

* * *

馬場出現了一匹名駒叫做「金輝」，是一匹美國馬。

盧賢明在「金輝」三歲時，已開始喜歡上牠。

這匹美國馬一來H市，就連贏了五場，而且每趟都贏得不費吹灰之力，把其餘馬匹抛得遠遠的。

從第四班，一路贏到第一班，在一場千八米的中長途賽事裏，「金輝」把當時的馬王「天河」也打敗了，引起了馬圈的震動。

盧賢明加入「必勝馬報」那年，「金輝」剛好四歲，正值大熱當紅之年，而「金輝」也不負衆望，在「馬迪路」紀念賽中，以三個馬位挫敗短途之雄「天岸」，順利完成了六連霸。

四歲的「金輝」，最重五二〇公斤，身形龐大，因而不少馬經記者叫牠做「巨無霸」。

根據馬匹資料，一般四歲馬的體重大約在四二〇至四八〇公斤，五二〇公斤可算超重，然而，「金輝」的體重並未造成對牠爭取勝利的障礙，相反，正是以這樣的體重，塑造了不可一世的態勢，令其他馬匹一見「金輝」的出現，就自動地放慢了腳步。

在馬場裏，「金輝」幾已成爲不可挫敗的一代名駒。

老健也是「金輝」迷，祇要一提起「金輝」，他的眼睛立刻放光，大聲地表露心跡：「我喜歡這匹馬。」

盧賢明視老健爲偶像，最大的原因就是彼此有同好，都是「金輝」的擁護者。

「金輝」的接連勝利，令馬迷對牠產生了莫大的期望，所有人都認爲牠會奪得今屆「打吡」冠軍。

季尾的大賽中，以「打吡」最爲馬迷注目，不但馬圈中人隆重其事，做馬經的人，也爲此出了特輯，其中對「金輝」的捧場，就更不必說了。

「金輝」唯一的對手是法國馬「銀月」。兩駒祇交過一次手，「金輝」勝了一個半馬位，不過，那次「銀月」因賽前踏傷了前蹄，明顯不在十足狀態，因而有人以爲「銀月」如果狀態好轉，可以威脅「金輝」。

馬迷一方面希望「金輝」勝出，另一方面又不想賽事太平淡，好想有一兩匹馬能予以威脅。「打吡」大賽，獎金五百萬，第一名可得近三百萬的獎金，因而成了馬主、練馬師垂涎的對象。如果「金輝」勝出，馬主決定把它運去日本跑「日皇」盃。

正當馬圈鬧得熱哄哄時，却傳出了「造馬」醜聞。警方拘捕了名騎師戴艮行，控告他在五月六日策騎「金駒」未盡全力，同時收受珠寶商人金銀作爲拉馬的報酬。

盧賢明看到這則新聞時，就想起了老健來。晨操時，他問老健：「你知道這場馬會有人造馬？師傅！」

老健吸了口烟：「沒事的，很快就會不獲起訴而放人。」

「呀！」盧賢明應了一聲：「師傅！爲甚麼你會知道『金駒』一定跑不出來？」

「爲甚麼想知道？」

「作爲一個賽馬愛好者，對造馬事件當然關心。」

「呀！關心有甚麼用，最重要是捉賊拿贓。」老健吁了口氣：「馬會董事局雖然跟警方聯絡，不過，如果證據不足，就得放人。」

盧賢明定定地望着老健。

「這祇是我的推測，可能警方會抓到證據，把戴艮行繩之於法。」老健說：「不過，這祇是小事，我反而關心將要舉行的打吡大賽。」

「你認爲打吡大賽會有造馬？」

盧賢明驚愕地瞪着老健。老健吸了口烟，提起望遠鏡，看着跑道：「今年的打吡大賽，投注率會掀起高潮，『金輝』雖是公認的未來馬王，但『銀月』也不差。」

「對！這將會是一場精采的賽事。」盧賢明同意地道。

老健說：「每個人都想中彩，尤其是外圍，對彩池更感到興趣。」

「但是，打吡有十四匹馬參賽，要造馬，可不容易呀！」盧賢明說。

「聽起來很有道理，一般人造馬，都選馬匹少的場合，彩池不大，引起懷疑的機會不多。」老健說：「不過，你沒聽過向難度挑戰嗎？」

「師傅！聽你這樣說，今年的打吡會有造馬事件發生了？」盧賢明狐疑地道。

「有這個可能。」老健點點頭。

「師傅！依伱說，眞有這個可能？」

「不知道，不過……」老健望着馳過來的兩匹栗色馬：「有這個可能吧！」

「唉，我一直視打吡爲經典大賽呢！」盧賢明吁了口氣。

* * *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藍新平探長案頭的內線電話響了起來。

他拿起來聽，是陸署長打過來的，請他去署長室一趟。

藍新平探長四十不到，中等身材，雙目炯炯發光，煞是有神。

近十年來，破案無數，在H市已有「神探」之稱，不過比起四大名探，却還差了一點點。

藍新平探長放下烟斗，站起來，離開了探長室。

穿過長廊，往右轉，就是署長室。

藍新平探長敲了幾下門，聽得陸署長破鑼似的聲音「進來！」，便立刻推門進去。

陸署長眞有雅興，站在窗前，在看窗外的雨，看到藍新平探長進了來，指指枱前的空椅：「阿藍！你懂得跑馬的事嗎？」

「不算太懂！不過偶然也買一兩百。」

「我想你調查一件事，是跟賽馬有關的！」

聽得陸署長這樣說，藍新平探長的腦海裏立即浮現起戴艮行因造馬案被捕的事，那是偵緝二課辦的案，跟他無關。

「你聽過『金輝』這匹馬嗎？」陸署長朝大班椅上一坐。

「我當然知道。」藍新平探長說：「現在連孩子們也知道『金輝』這匹名駒。」

「『金輝』的馬主叫王善男。」陸署長說：「不過，眞正的馬主是新港集團。」

「我也知道，這是枱底馬。」藍新平探長說：「上個月一份週刊還大字標題地說大集團插手馬場了。」

陸署長說：「王善男剛才打了電話給我。」

「呀！署長認識王善男？」

「不！我不認識，不過，新港集團裏有一位董事，是我的舊同學，是他叫王善男找我的。」陸署長說：「他要我秘密偵查。」

「甚麼事？」藍新平探長聽出苗頭來了。

「恐嚇！」

「恐嚇？」藍新平探長的眼睛放了光。

「王善男前後收了兩封恐嚇信。」

「哦！」藍新平探長怔了怔。

「內容是要『金輝』落敗，如果不聽命，就會不客氣。」陸署長說：「王善男要我們找出那個恐嚇者。這是一件秘密，我不想驚動太多人，所以，老藍，一切拜託你了。」

「好！我一定盡力，不過，不一定保證抓到犯人，你知道，那個王善男本身也不是一個好貨色，他有案底。」

「對！他曾經詐騙，樹敵不少。所以，就得由你老哥出馬。」陸署長笑呵呵地。

「謝謝你看得起我。」藍新平探長站起來，向着陸署長欠了欠身子：「不過，我有兩個問題要請教。」

「說吧！」陸署長擺了擺手。

「戴艮行那件案子怎樣了，起訴他嗎？」

「偵緝二課當然想，不過……」陸署長吞了口口水：「那個珠寶商人雖然承認給了十萬塊，不過，戴艮行反駁自己每年入息五六百萬，怎會爲了那十萬塊去拉馬，想想不無道理。」

「呀！跟滕義那件案子一樣？」藍新平探長吁了口氣。

滕義也是騎師，一年前被控造馬，結果也因證據不足而放人。

「滕義那件案，偵緝課的同事還錄了音，證明他跟人商量造馬，但今趟連這樣的證據也沒有，我們憑甚麼起訴戴艮行！」

「『金駒』、『金輝』，都是用『金』來做名字，兩駒同屬一馬主嗎？」藍新平探長問。

「正是！」

「還有一件事想請教，署長的同學叫甚麼名字？能告訴我嗎？」

「可以，他是新港集團的高級職員，叫盧賢亮！」

「跟王善男有甚麼關係？」

「不清楚，不過相信是王善男跟新港集團之間的扯線人。」陸署長猜測地道：「阿盧聰明能幹，聽說快要升任執行總裁了。」

「嘩，新港集團的執行總裁，了不起！」藍新平探長讚嘆地，「新港」集團是H市十大上市公司之一，市面資產達五百億呢！

* * *

藍新平探長帶着老拍檔王明，匆匆趕去王善男的家。

那是一幢三層高的巨宅，圍牆很高，看不見屋內的情形，柏樹密集，把太陽的投影都遮住了。

「嘩，這房子好值錢呀！」王明不禁讚嘆起來。

按了鐘，一個穿着套裙的菲傭出來應門，藍新平探長遞過名片，菲傭連忙把兩人引進客廳。

客廳的設施，可以「堂皇」兩字來形容，踏在藍新平探長脚下的波斯地毯，看來價值不菲。

王明伸手摸了摸，一臉惋惜：「用來踏，太浪費了。」

正在這時候王善男進來了。他是一個大塊頭，但並非賤肉橫生，相反，顯得十分結實。

他架着一副金框眼鏡，滿臉笑容。

「麻煩你們了，隨便。」他指指枱上的香烟和古巴雪茄。

藍新平探長點了烟斗：「聽說王先生接到了恐嚇信？」

「沒甚麼大不了！賽馬是正當職業，所以我才生氣。」王善男說。

「是關於『金輝』的嗎？」王明問。

「對！『金輝』是馬迷偶像，我怎麼能屈服，不讓牠出賽！」

「不讓牠出賽？」藍新平探長叫起來：「不是要你造馬？」

「不是！」王善男搖搖頭：「前後來了兩封恐嚇信，筆跡、意思相同。」王善男從西裝袋裏取出了兩個白色信封，交給藍新平探長。

不像恐嚇信。信是用中文打字機打的。

藍新平探長拿起信，抽出信紙看。

「請你立刻停止讓『金輝』參加今屆打吡大賽，因爲『金輝』這隻名駒是你用不正當的手段搶過來的。如果你不接受忠告，一切後果自負。」

藍新平探長一連看了兩遍，覺得信中用詞客氣，不像一封恐嚇信。「知道是誰寄的嗎？」

「如果說一點都沒頭緒，那是騙人的，尤其我是一個樹敵甚多的

人，不過，要舉出憎恨我的人的名字，那實在是太多了。」

「我想請問一下，所謂不正當手段，究竟是何所指？」

「『金輝』長勝，當然有人不高興。」

「我也不知道。」

「眞的不知道？」

「聽你說，恐嚇信當然不會是一般馬迷寄來的了？」藍新平探長說：「你懷疑是馬主們？」

「這種可能性可大了。一般馬迷，都是很天眞的，他們甚至寫信到電台讚美『金輝』呢！」

「好了！馬主協會可有人特別憎恨你？」

「與其說是憎恨，倒不如說怕了我。」

「理由呢？」

「探長，你有所不知了，我們這個馬主協會，問題可多了。」王善男一本正經地。

「馬主協會有甚麼問題？」王明忍不住問。

藍新平探長望着王善男。

「如果不把舊主席趕跑，馬主協會就不可能現代化，馬主協會不能現代化，賽馬也就一樣不能現代化。我一向主張開放，自然不受舊主席歡迎。」

「說回恐嚇信吧！你似乎毫不在意呢？」藍新平探長說。

「我給人威嚇慣了，想當年我主張改革馬主協會，深夜就接過不少恐嚇的電話，對這種事，我往往一笑置之，不放在心裏。」

「那麼爲甚麼這次却叫我們來？」王明不解地。

「探長！你們有所不知了，祇針對我個人的恐嚇，我當然不介意，但今趟對象是『金輝』，牠是馬迷的偶像，當然就不同了。還有一點，我還沒有向陸署長報告，策騎『金輝』的騎師原北俊，同樣接到了恐嚇信。」

「呀！」王明叫了起來。

「『金輝』由原北俊策騎，這是一對老拍檔，所向無敵，『金輝』換了別個騎師，不一定能發揮那樣的水準，對方居然連原北俊也不放過，可見並非惡作劇。爲了自衛，我們不能不倚靠警方。」

「原北俊呢？」王明問。

「剛才通了電話，」王善男看錶：「大概快到了。」說着時，那個菲傭已引着一個身材矮小，臉色蒼白的青年走了進來。原北俊朝沙發上一坐，就把恐嚇信拿了出來，讓藍新平探長看。同樣是白信封，同樣是用中文打字機打的。

一看郵戳，寄出的日子相同，看來是兩信同時寄出。

藍新平探長抽出信紙細讀：「希望你在五月廿七日的打吡大賽，無論如何找個藉口，說是受傷也好，生病也好，總之不要出賽，如果拒絕，生命難保，此非說笑，幸祈垂注。」

藍新平探長把兩封信對比了一下，問：「有一件事想請教原先生，那就是換騎師，是否會影響馬匹的正常發揮？」

「這個嗎？」原北俊搔了搔頭：「一般而言，是馬七人三，探長！你知道嗎？」

「我對賽馬是門外漢！」

「跑馬這回事，歸根究底，馬匹實力佔第一位，騎師是其次。所以在我們行內有所謂馬七人三的術語，不過，像『金輝』那樣的馬，誰騎都會贏。」原北俊表達了他的看法。

王善男忍不住了，插嘴說：「不錯，『金輝』的確是好馬，不過，我仍然希望由阿原騎，以策萬全。我已說過，『金輝』是匹口勁重的馬，而且特別有靈性，所以配騎慣牠的阿原，最理想。我的馬全參養於余厩，而阿原是余厩主帥，身手不凡。」

王明點了點頭，他同意王善男的說法，原北俊的確是本地的一流騎師。

「嫌疑犯覷準這一點，向我們兩人恐嚇，如果我們屈服，即使『金輝』出賽，機會也會由九十巴仙跌至六七十個巴仙。」

藍新平探長問：「你心目中可有嫌疑人物？」

王善男立刻說：「我想必定是馬主協會裏的人。」

「你呢？」藍新平探長望向原北俊。

原北俊有點忐忑：「我沒有。」

「會不會是其他騎師，或是黑社會？」王明提點他。

「我承認取得『金輝』的主策權，的確令不少騎師羨慕，因爲這會名利雙收，不過，他們大抵祇會羨慕，不會用這種恐嚇的卑劣手段。至於黑社會……」原北俊吞了口口水：「我知道人們常常懷疑馬圈跟黑社會有關係，但以我來說，全然沒有這回事，我一生人從來沒造過馬。」

王明定定地盯着原北俊。

「我是看馬經版才知道的。」藍新平探長輕輕地咳了幾下：「這些騎師常常在競賽途中作弄見習騎師，有這種事嗎？原先生！」

「有！不過不是作弄，而是提點，有時候，眼看見習生走歪了，會造成意外，就會大聲呼叫，甚至用鞭去打。」

藍新平探長應了一聲，忽然想起幾天前看過一篇小文章。文章是一位退休騎師寫的，題目是：「請騎師們多加檢點」。

內容是說，目前賽馬事業已達高潮，大街小巷，人人都熱衷賽馬，有些騎師，爲了爭取勝利，不擇手段，做出不必要的動作。

文章舉了實例，指出有些騎師用鞭不當，故意誇大動作，妨礙別駒取勝機會。

藍新平探長笑了笑，他不認爲涉嫌者是騎師。

「探長！我們怎麼辦好呢？」原北俊怯怯地問。

王善男說：「探長！你一定要保護我們的安全，別忘記我們是納稅人呢！」

「放心好了，我們會部署一切，擔保你們二十七日能安全出賽。」藍新平探長說。

王善男望着藍新平探長，兩眼充滿了疑惑。

藍新平探長再看了那兩封恐嚇信一眼：「說眞的……」他用十分冷靜的語調：「這個發信人，看來並不想取你們兩個人的命，眞正企圖祇是不想『金輝』跑打吡，還有，即使上場，也不想牠跑第一。」

「這不是很嚴重的事嗎？太嚴重了！」王善男喊了起來，看來「金輝」不跑打吡，比殺人還嚴重得多。

「有一件事想請教。」藍新平探長沒有正面答覆：「前些日子，你的那匹馬『金駒』被懷疑跑假馬，大熱倒灶，騎師戴艮行因而被捕，對這件事你有甚麼看法？」

「戴艮行嘛！我好熱，他是一個好騎師。」王善男說：「這樣的騎師怎會造馬，我不相信。」

「爲甚麼？」王明問。

「那麼少錢就造馬，眞是笑掉人大牙！」

「不過『金駒』可是大熱倒灶呀！」藍新平探長說。

「跑馬沒有必贏，這就是跑馬。」王善男笑着說。

* * *

藍新平探長與王明離開了王家，回到警署。

跟着，藍新平探長就去見陸署長。

他把兩封信交給陸署長看。

「你有甚麼意見，是惡作劇，還是眞的？」陸署長看完了信，這樣問。

「不是惡作劇。」藍新平探長立刻說：「如果是惡作劇，文字會更激烈一點，必然是殺你全家，死無全屍等等，不過，你看，這兩封信寫得十分沉着，反而讓我感覺涉嫌者是來眞的。」

「我有同感。」陸署長應和了一句：「那麼涉嫌者的目的到底是甚麼？照字面看涉嫌者並不是要王善男和原北俊的性命，只是不想『金輝』跑打吡。」

「最初我也是這樣想。」藍新平探長說：「『金輝』是無敵馬王，馬迷的偶像，打吡不同於其他盃賽，只限四歲馬出賽，換言之『金輝』今年不跑，明年就沒有機會了。」

「……」陸署長點點頭。

「還有，王善男是一個名人，週刊常常訪問他，言論激烈，看來膽子不小，憑一封這樣的恐嚇信，必然不會乖乖就範，如果涉嫌者知道了，就說不定會起殺機。」藍新平探長分析着。

「王善男懷疑籠裏鷄作反，對嗎？」

「嗯！」藍新平探長笑了笑。

「你有甚麼看法？」

「我對馬主協會一無所知，那是有錢人的會，跟我不沾邊。」藍新平探長苦笑地道：「王明告訴我，馬主協會有部分不艮馬主，串通騎師造馬，同時派系又多，爾虞我詐，爭個不休，所以，王善男懷疑馬主協會，也有道理。」

「今天已是二十二號星期二。」陸署長看了看桌上的日曆牌：「距打吡還有五天。」

「是！」藍新平探長說：「大後天預早排位，有份參與的馬匹，大多會作最後操練，原北俊一定會騎『金輝』出操。」

「對涉嫌者來說，這是最佳的狙擊機會，馬場的跑道闊，馬少，我去過幾次馬場，兇手躲在看台一角，用槍射擊，命中率很高。」

「對！後天我派王明、安强他們到馬場看晨操，不過，我看涉嫌者不會立即動手。」

「爲甚麼？」

「信裡說明除非『金輝』出賽，才會動手，如果『金輝』不出賽，就不會殺人。」

「涉嫌者的話也能相信嗎？」

「當然不能，不過……」藍新平探長一正臉色：「涉嫌者寫的恐嚇信，條理分明，顯然是一個富於教養的人。」

「我也有同感。」

「爲了隆重其事，打吡馬匹的正式排位要在星期五早上九時才決定。」

「對了，在星期五之前，涉嫌者不會對王善男、原北俊下手，他要等他們的決定。」

「對，可能在這幾天內，涉嫌者會再寫恐嚇信給王善男他們。」藍新平探長說：「不過，星期五無論如何是很危險的。」

藍新平探長問：「戴艮行的口供怎麼說？」

陸署長說：「當然不承認造馬，他說賽馬那天，『金輝』的狀態轉壞，無論他怎樣策騎，也不肯展步。」

「呀！王善男也是這樣說。」藍

新平探長說：「那場馬獎金有五十多萬，戴艮行可以拿十萬左右，再加馬王賞貼，有十多萬，根本不會貪圖那十萬塊賄款，想來也是道理，他那會這樣傻！」

「對！王善男如果贏了頭馬，有五十多萬獎金，何必造馬。」

「不過對王善男說來，五十萬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金輝』贏了打吡，那二百多萬獎金，才過癮呢！」藍新平探長說：「不過……」

「不過甚麼？」

「偵緝二課有甚麼頭緒，戴艮行到底爲誰造馬？我最關心這一點，賽馬當天有沒有人跟戴艮行聯絡過，他是怎麼跟人聯絡的？」

「偵緝二課說他是爲那個鑽石商人造馬。」

「但鑽石商人可是否認呢！」

「但是那個商人却承認因爲『金駒』的落第而贏了馬，所以特別打賞十萬元給戴艮行，保安一課據此逮捕戴艮行。」陸署長說。

「我却覺得戴艮行是爲了別的人造馬的。」

「誰？」

「不知道。」藍新平探長搖搖頭。

「爲甚麼有這個想法？」

「我總覺得這件事揭露了馬場的醜態……」藍新平探長若有所思地。

「這不過是你的猜測罷了！」陸署長說。

「是！」藍新平探長點點頭。

「沒證據就不要瞎猜，我不想令偵緝二課的夥計們不高興！」陸署長說。

* * *

星期五的早上，藍新平探長駕車去馬場。

是最後試跑的日子，馬場觀操的人不少。藍新平探長到場時，晨操已開始了。

由於後天跑打吡，馬經記者特別多，再加上晨操客，少說有好幾百人。

藍新平探長在人叢中找到了王明，他正煞有介事地拿着望遠鏡在觀操。

「有甚麼心得嗎？」藍新平探長拍了一下王明的肩。

「呀！探長！早！」王明別過臉來，對着藍新平探長笑了一笑。

「『金輝』出試了嗎？」

「出試了，原北俊正騎着『金輝』回騎師室。」

「沒事？」

「我看過了，五六個騎師一起拍跳，沒事的，周圍沒有可疑人物。」王明揚了揚手上的望遠鏡，意思是「逃不過我的眼睛」。

「王善男有來嗎？」

「有，在會員看台，身邊有個性感尤物。」

「眞風流！」藍新平探長搓了搓手，他想起了他的好朋友施宇，那個風流小鬍子的傢伙，又不知溜去了哪裏。

上個月，收到他從比利時寄來的一封信，大意透露將會跟梅萊作伴到巴黎去，看來，此刻應該正躺在法國妞兒的懷抱。

「騎師收入驚人，出場有策騎費，贏馬有獎金，如今連跑第五也有分惠，此外再加馬主額外獎賞，自己投注，一個紅騎師，年入過千萬，不足爲奇，就算是二流騎師，年入數百萬，也很平常呢！」

「呀！眞教人羨慕呢！」

「還有，騎師除了出賽，主要工作是晨操，之後，就十分空閒。」王明說：「騎師大多是血氣方剛的青年，有錢有名，怎會不泡妞！」

「你是說造馬跟泡妞有關？」

「有可能！」王明看了看東升的太陽：「探長！餓了！我請你吃早點！」

「你請我進去，我請你出來，對嗎！」

「哈哈哈！」王明爽朗地笑了。

這一夜，發生了一宗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晚上七點，有一個電話直接打進探長室，一聽，傳來叫「救命」的聲音。

「哪一位！」藍新平探長平靜地問，他一生中，不知接了多少個類似的電話。

「原北俊，騎師原北俊，前兩天在王先生家裏見過面的，記得嗎？」聲音有點抖。

「有甚麼事嗎？」藍新平探長問。

「又有恐嚇信了，好可怕呀！」原北俊的聲音抖着：「探長！今趟還有一把槍呢！」

「槍！」藍新平探長吃了一驚：「有人開槍打你？」

「不！有人在我大門口放了一個小紙箱，我拆開一看，裏面有一封信和一把手槍。」

「信是用中文打字機打的嗎？」

「是！」原北俊應了一聲。

「我立刻趕來。」

「要告訴王先生嗎？」

「我會聯絡他的。」掛上電話，藍新平探長匆匆帶着王明離開了探長室。

* * *

原北俊的家離馬場不遠，在一座小山上。

兩層高的小洋房，面前有一個草坪。按了鐘，大門開了一小角，原北俊看清楚是藍新平探長後，這才打開門，請他們進去。

原北俊的表情看來很慌張。

藍新平探長看了客廳一眼：「你一個人住嗎？」

「是……不過跑完打吡後，我新加坡的那個妹妹會過來，那時候我們就兩個人住了。」

「原先生，不用驚慌，我們早已有同事負責監視一切。」王明安慰他。

「我想看看那柄手槍和恐嚇信。」藍新平探長說。

原北俊立即捧出一個小紙箱，在枱子上一放。

「這個紙箱就放在我的大門前。」原北俊說。

藍新平探長打開箱蓋，裏面放着一封信和一柄槍。

王明戴上手套拿起了那柄手槍。是一柄左輪，槍身很長。

「點四五口徑，是眞槍！」王明檢視着：「槍腔裏上了新的子彈。」

藍新平探長點了點頭，拿起了那封信。信封上寫着原北俊的名字。

信是用中文打字機打成的，內容跟第一封大有差異：「如果你還未下定決心，我就教你如何去騎『金輝』的方法吧！請你用我送上的手槍自轟右脚。再不能下決心，就不再是自轟右脚了，就以之結束生命吧！」

「呀呀！」藍新平探長連連搖頭。這個涉嫌者，越來越猖狂了。恐嚇手段已作了一大步升級。藍新平探長也戴上了手套，接過王明手上的槍。槍頭烏黑閃亮，槍柄那裏刻了一個象頭，槍身有一個十字紋。

「這是徽號嗎？」藍新平探長說。

「好像是吧！槍身這麼長，眞像西部牛仔電影裏的手槍呢！」王明說。

「十字紋，好像是北洋時代軍閥用的手槍吧！」

「呀，那差不多有九十年的歷史了！」

「這把手槍大有來頭，它的主人可不簡單呢！你有見過這把槍嗎？」藍新平探長問原北俊。

「我對槍沒有研究。」原北俊回答。

「我對刀刀槍槍這類東西素來沒有興趣，不瞞你們說，上年王善男送了我一把日本武士刀，我立即轉送給人。」

「你朋友中有沒有對手槍熟悉的人？」

「想不起來了。」

藍新平探長說：「這樣吧，我把槍帶回去，追查物主，如果你怕，今天晚上，王明留在這裏保護你。」

原北俊點了點頭。

藍新平探長一個人帶着手槍和恐嚇信回到探長室。他把手槍送去化驗所。

到了午夜，化驗所那裏電話來了，是藍新平探長的好朋友夏島打來的。

「本來想先寫一份報告，知道你心急，還是先給你一個電話。」

「有甚麼頭緒？」藍新平探長焦急地問。

「我試射過了，雖然是舊槍，性能不錯，彈道有點向左彎，不過十公尺內，仍可取人性命。還有，子彈是新的。」夏島說。

「是哪個年代的手槍？」

「正確年代目前還不知道，我看是一八五〇年的貨色，距今一百一十四年。」

「槍身比一般的槍看來長了多少，對嗎？」

「對！那年代的槍，大多是這樣，因爲槍身長，命中率會高一點。」夏島解釋着。

「你可知道這手槍的來歷？」藍新平探長問。

聽筒裡傳來夏島譏諷的笑聲。

夏島說：「喂！老藍！調查是你的專責呀！怎麼反而問到我頭上來了？」

藍新平探長啐了他一口：「喂！你是化驗專家呀！難道沒法在化驗過程中，看出端倪來嗎？」

「憑槍柄上的象頭和槍身上的十字紋，我想有可能是十九世紀末美國領使獻給清廷命官的吧！不過，這柄手槍後來流落到誰人手上，這一點，老藍！可要考考你的功夫了！」

藍新平探長掛上電話，立即跑去檔案室。

藍新平探長翻出一本美術品名鑑，在「有清」項目上查看。才看了十幾頁，發現了跟那柄手槍一樣的圖片。

「一八八〇年印度艦隊司令哈利獻給兩廣提督，作爲雙方交好的禮物。手槍製於一八五三年，獻呈時，已刻有銀象印，而槍管上的十字紋，則係兩廣提督刻上。」

現爲石德之所有。

藍新平探長長長地吁了口氣。

原北俊暴斃

對策騎者來說，最痛苦的，莫如早上天未亮便要到馬場去操馬。

但在盧賢明而言，這非但不是苦差，而且還是賞心樂事，能夠看到這麼多的純種馬在跑道上飛馳，他簡直興奮得要手舞足蹈起來。

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盧賢明如常在凌晨四點鐘來到馬場。

今天是排位日，所以所有馬經記者都雲集在馬場裏，準備拿排位表去發表。

不少記者都對「金輝」排在哪個檔，有着莫大的興趣。如果排在內檔，那麼唯一的對手「銀月」就難與牠爭勝了。那就是說，這場馬不必跑，也已有了結果。「金輝」必然是冠軍馬。

五月下旬的天氣，往往變幻不定，昨天還是晴天，今天一早却下起了細雨。跑道上亮了燈，方便馬匹操練。由於是排位日最後試跑，記者、馬迷和有關人等都擠在跑道邊，粗略一點算，起碼超過五百人。

老健也趕過來了，他穿着一襲雨衣，雙手習慣地插在袋裏。

「喂！小盧！今天是騎摩托車來的嗎？」他問。

「是！這麼早那有火車！」盧賢明笑着答：「師傅！你呢？」

「汽車，就是那輛老爺車，加添了裝備，待會讓你試試。」老健說。

「好！」盧賢明點點頭：「呀！對了！師傅！有一件事想問問你！中京馬報有個專揭馬圈醜聞的專欄，可是師傅你寫的？」

「爲甚麼這樣問？」

「沒有，那個筆名叫K，K不是健的英文縮寫嗎？還有文筆也很相像呢。」

老健淡淡地笑了笑，那就等同默認。

「寫得可眞好！」盧賢明大聲地說。

「唉！可恨我人微言輕，縱然如此，也不見得能把事實拗轉。」老健搖搖頭，一臉無奈：「好了，我去探探消息，看看能否做頭條。」

盧賢明又再集中精神看馬匹的操練。

過了十分鐘，老健回來了。

「許多馬主都來了。」他說。

「王善男有來嗎？」

「有！連『銀月』的馬主石德之也來了。還有，原北俊的臉色好差，看來健康不太好。」

「可能是緊張吧！『金輝』是一賠一的大熱門，那能沒壓力。」

「……」老健點點頭。

這時，跑道上出現了「金輝」。

盧賢明立刻舉起望遠鏡，死命地盯着。跟「金輝」一起拍跳的是「天星」，雖然不是甚麼劣駟，但比起「金輝」，明顯不同。

「金輝」即使是按轡輕馳，也是顧盼煒如，別有風姿，「天星」則不同，舉鞭催策，也總予人以狠忙的感覺。

「金輝」像一陣風地走過了，盧賢明一看咪錶，伸了伸舌頭：「厲害，單以這個步速，掛甚麼檔都沒問題。」

「對！」老健同意地。

盧賢明放棄優差，去做馬經見習記者，除了喜歡純種馬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不滿他大哥盧賢亮，這個在「新港」機構做高級行政人員的大哥，囂張跋扈，令人生厭。

盧賢明的大嫂，更是一個愛好炫耀的女人，前兩天還在他面前展示剛買回來價值二百萬的「法拉利」跑車呢！

盧賢明搖了搖頭，不願再去想那個惹人麻煩的大嫂，向前一看，原來已臨近收操的時間，馬匹由馬伕牽引，慢慢走向隧道。

正在這時候，隧道那裏奔出一個馬場職員，對着馬伕們大聲叫：「不好了！不好了。」

馬伕們停了腳步。

「原北俊暈倒了！」那個職員說。

盧賢明跟老健相互對視了一眼，忙向隧道奔過去。

跨在馬背上的騎師紛紛下馬，圍住那個職員問長問短。

職員說：「人倒在騎師室裏！」

盧賢明跟老健一聽，連忙奔向騎師室，其他馬經記者也尾隨而來。

騎師室的中央，躺着仍穿着騎師彩衣的原北俊，他俯伏地上，身邊有一個空了的牛奶瓶。一個眼光烱烱生輝的中年男人截住了記者：「我是藍新平探長，請合作退後一點，不要拍照！」

記者們退後了幾步。

藍新平探長又問身邊一位穿茄克的壯漢：「叫了十字車沒有？」

「叫了！」壯漢回答。

藍新平探長蹲了下來，把了原北俊的脈，跟着用手帕包好那個牛奶瓶，放進西裝袋裏。

「怎麼搞的？」盧賢明問老健。

「我也不知道。」老健說：「看來有事。」

「甚麼事？」

「探長怎會出現在這裏，肯定有事。」

「對！」盧賢明一拍大腿。

「看來，原北俊不像急病。」

「會不會被人刺了一刀？」

「眞的話，必然有血，你看，探長把空奶瓶放進袋裏，我看是中了毒。」

盧賢明點頭時，有一個職員衝了進來說：「十字車到了。」

跟着，救護人員抬了擔架走進來。

他們熟練地把原北俊抬上擔架，這時候，原北俊的右手手指動了幾下。

余練馬師立刻叫起來：「阿原！阿原！」

然而，原北俊却一點反應都沒有。

記者追了上去。

十字車就停在跑道上，救護人員抬着原北俊，急步奔向十字車。

盧賢明與老健跟了上去。

就在藍新平探長打開車門登上十字車之際，老健對盧賢明說：「拜託你了！」

盧賢明還未清楚怎麼回事，老健已像箭一樣，鑽進了十字車。

「你幹甚麼！」藍新平探長大聲喝問，但十字車開動了。

老健把車門關上，坐在藍新平探長的身邊。

「我是『必勝』馬報編輯老健。」老健把自己的名片遞上：「叫我老健好了！人人都這樣叫我。」

「你這個人……」藍新平探長苦笑一下，側過臉去看原北俊。

兩個救護人員正在替他急救。

「有危險嗎？」藍新平探長問。

「不知道！不知服了甚麼毒？」其中一個救護人員說。

「這可糟了！」老健插嘴。

「你看來好擔心呢！」

「當然！原北俊是第一流的騎師，我當然希望他能救過來。」

「我也一樣。」藍新平探長吁了口氣。

「探長！爲甚麼你會在現場，看來不是特意來看晨操的吧？」

「如果我說是，你相信嗎？」

「不相信。」老健搖搖頭：「我們合作好不好？你告訴我你來馬場的原因，我向你提供馬圈內幕。」

藍新平探長還沒有回答，十字車已到了附近的醫院。原北俊立刻被送進急救室。

過了十五分鐘，醫生走出來宣佈原北俊去世了。藍新平探長立刻用手提電話通知偵緝二課，老健則利用公衆電話，通知「必勝」馬報編輯部。首席騎師原北俊中毒身亡，那可是城中大新聞呢！

「醫生！可是中毒？」藍新平探長問。

醫生點點頭：「初步檢驗，應該是中了砒霜毒。」

「甚麼？」藍新平探長嚇了一跳，目前已很少人利用這種毒藥來殺人的了！

「如果份量不多，還可以救，不過，死者服了過量，所以無法救了，我們已盡全力。」醫生說。

老健聽到這裡，又忙去打電話。

「是不是毒藥混入牛奶裡？」

「是！我們在死者胃裡發現了牛奶和砒霜毒素。」醫生冷冷地。

「呀！這是謀殺案了！」

這時，老健已打完電話回來了。醫生欠了欠身子，朝走廊另一邊走去。

「我們合作吧！」老健說。

「合作？」藍新平探長一怔。

「是呀！原北俊爲甚麼會中毒？」老健瞪着眼。

「你有何高見？」

「呀！探長！你對馬圈眞是一竅不通，我告訴你吧。」老健呼了口氣。

「好呀！」這時候，藍新平探長忽然想起了王善男。

這個王善男現在一定在罵警方無用了。

他吞了口口水：「好吧！我們合作吧！」

藍新平探長把王善男和原北俊接到恐嚇信的事，揚了出來，却故意漏掉了「手槍」那一節。

老健一聽，說：「探長！你認爲是寫恐嚇信的人殺死他的了？」

「你有甚麼高見？」藍新平探長問。

「即使原北俊死了，『金輝』仍然會出賽，王善男是不會放棄的。」老健說。

「好！」藍新平探長笑了笑：「原北俊死了，誰代替他上陣，你可有頭緒？」

「這個嘛……」老健想了一下：「我想會由同廄的胡正代替。本來，最好是戴艮行，不過，你知道戴艮行的紀錄不太好。」

「這樣會影響『金輝』的勝出吧！馬七人三，人力佔三成呢！」藍新平探長說。

「對！」老健抽了根雪茄：「就以目前冠軍騎師賀邦來說，甚麼大賽都贏過了，就是贏不了打吡，我說的那個胡正，今年四十七歲，出賽經驗不錯，可以說是一個合格騎師，到目前爲止，已勝出三百場頭馬，但是最近贏出的比率不高，特別是跑打吡，是出了名的盲門。」

「過去胡正跑過四趟打吡，最好的成績是騎『美麗』，但跑第五。你要知道，『美麗』當年是大熱門，每個馬評家都看好牠，賠率祇有兩倍。」

「依你說，後天『金輝』不一定是大熱門了？」

「賽馬這玩意，好邪門，即使胡正騎『金輝』，馬迷仍然會捧牠爲大熱門。不過，『金輝』是一匹有性格的馬，不曾騎過牠的胡正，不一定能發揮『金輝』的水準。」老健說。

「我對賽馬並不太了解。」藍新平探長直認不諱：「老健，你入行多久了？」

「差不多十年。」

「你對馬主協會的情形了解嗎？」

「有點了解。」

「是你提出要合作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實話實說，你說過即使原北俊被人殺死，王善男也不會放棄出賽，對嗎？」藍新平探長盯着老

健。

「是！」老健點點頭。

「是甚麼原因支持你這種看法？」藍新平探長問：「是王善男的性格嗎？」

「這自然是原因之一，不過還有其他原因。」

「願聞其詳！」

「第一，正如你所說的是出自王善男的性格。第二，打吡獎金太豐富了，有五百五十萬，頭馬佔百分之五十七，有三百萬。第三，馬主能奪打吡，自有一份光榮感。第四，『金輝』是馬王，如果不出賽，會引起騷動。」老健說：「不過，這些都是一般理由，王善男還有其他原因。」

「說吧！」藍新平探長說。

「王善男是一個名利心很强的人，不過，事實上，他不是想像般那麼富有，他的資金來自『新港』。」

「這層我知道。」

「表面上他是『金輝』的馬主，實際上，『金輝』是新港的枱底馬。」老健說。

「所以王善男不能決定『金輝』的去向？」

「是！」老健點點頭。

「這個我明白，還有其他意思嗎？」

「還有，馬主協會目前兩派正鬥得厲害，戰前的馬主協會，是特殊階級集團，現在祇要有名譽地位，都可以加入。目前，正處新舊對立邊緣，兩派明爭暗鬥，已告白熱化。馬主協會去年死了一個理事，因此有一個空位，王善男很想坐上這個席位，但必須要獲得其他過半數理事的同意。」

「即是要過半數票？」

「對！王善男後台的勢力很大，大可以施展銀彈政策，不過，舊勢力中却有人加以反對，這個就是馬主協會的老大哥石德之。」

「石德之……」藍新平探長立刻想起那柄手槍，經過調查，槍主正是石德之。

「石德之是一家建築公司的大老闆，可稱世家，他是標準馬迷，豢養了一匹名駿『銀月』。由於他反對，王善男至今無法坐上理事的席位，不過……」老健吁了口氣：「如果今趟王善男贏了打吡，情況又當別論。」

「有機會當理事？」

「打吡馬的馬主，在馬主協會裏，地位自然大有不同，像石德之，雖然養過不少良駒，却沒贏過一趟打吡。」老健說：「一年祇有一匹馬贏出打吡，機會難逢，所以……」

「說呀！」藍新平探長感興趣地追問。

「『金輝』一旦贏了打吡，石德之就再無藉口反對王善男出任理事了。」

藍新平探長漸漸摸到頭緒了。

老健往下說：「你知道一個人成了打吡馬的馬主，就會聲名遠播，連亞洲其他賽區也會慕名而來，甚至邀請你的馬到他們的馬場去比賽。因此，王善男無論怎麼艱苦，也不會放棄這場打吡賽事，祇有這樣，他才可以坐上理事的席位，代替石德之的龍頭大哥的地位。」

「石德之跟王善男的關係一開始就這麼糟嗎？」藍新平探長問。

「這又不然。王善男加入馬主協會後就請過石德之吃飯，還送了一套金杯作爲紀念。但一入了協會就來個三百六十度大轉變，他說協會太過老化，需要改善，對石德之來說，無疑是叫他下台。」

「原來如此！」

「不過，導致兩人正面對立的，還是那匹『金輝』。」老健興奮地說。

「是嗎？」藍新平探長摸出了烟斗。

「『金輝』是PPG，原產地是澳洲，牠是世界馬王『尼眞斯基』後裔，這種馬，通常都是一級好馬，因此引起了不少馬主的爭奪，甚至有些馬主還動用了卑鄙的手段。」

「唉！買馬匹也有左道旁門的手段？聽說，一切都是有規可循的呢！」

老健望了藍新平探長一眼，臉上露出輕視的神色。藍新平探長何許人也，一眼就看出了不妥：「怎麼？我說錯了？」

「探長，規則是規則，事實是事實呀！」老健感喟地。

「現在的馬主，喜歡跑到原產地去買馬，一看到有好馬，管牠多少錢，就先付定金，買了下來，因爲這樣，好馬越來越多，馬會去年開始取消了配售馬。」

「『金輝』就是這樣買回來的？」

「對！不過起先看中『金輝』的是石德之，他跟牧場主人打了招呼，却未付訂金。王善男半途殺出，送了厚禮給主人，把『金輝』搶了過來。」

「王善男有甚麼解釋？」

「王善男對人說買『金輝』時，遭到了石德之的阻撓。」

「怎樣阻撓？」

「石德之做過議員，又是馬主協會的龍頭大哥，人面廣，交際闊，當然可以通過種種渠道威脅王善男。」

「王善男怎樣抵擋？」

「其實王善男是受某個議員所託去買『金輝』的，這個議員，通過王善男的穿針引綫，接受了新港企

業的一大筆金錢，建立他在政壇上的地位，因此，某議員暗中出力，拉了王善男一把，終於買入了『金輝』，『金輝』連場勝出，石德之自然不好過。」

「好了，我想問原北俊是否每天晨操後，都有喝牛奶的習慣？」

「是！他說喝牛奶有益，所以一直是喝牛奶。」

「有誰知道他這個習慣？」藍新平探長問。

「騎師們都知道，還有練馬師、馬伕、馬主們都知道。」老健說：「當然，馬迷知道的也不少。」

「甚麼人可以走進騎師室？」

「除了馬迷和記者外，甚麼人都可以走進去。」

藍新平探長吁了口氣：「石德之爲甚麼會憎恨原北俊呢？是不是因爲他策騎『金輝』？」

「探長，你懷疑石德之？」

「不！不過跟這事件有關的人，我都會全部調查。」藍新平探長說：「呀！你還未回答我剛才的問題。」

「對！現在說出來，怕也沒問題吧？」

「說吧，把知道的說出來，有助早日破案。」藍新平探長鼓勵他。

「原北俊的父親是有名的騎師，不過，早已過世了。」老健說：「聽說他騎功一流，是金厩的當紅騎師，專騎石德之的馬。」

「原來如此，但到了兒子，就轉去了余厩，還騎上了『金輝』，連番勝出。」

「探長，單憑這一點，就會殺人嗎？」

「很難說，我並非懷疑石德之……」藍新平探長頓了頓：「我剛才還看見石德之。」

「我也看見，今天打吡馬的馬主都出席了。」

「對！」藍新平探長認同地道：「你認爲兇手殺死原北俊及發出恐嚇信的動機何在？」

「從恐嚇信的字面看來，大概是不想『金輝』跑打吡，不過……」老健望着藍新平探長。

「說呀！」藍新平探長催促地道。

「這祇是我個人想法，其實想『金輝』不出賽，十分容易，許多年前，出現過毒馬案，把馬弄殘，不就行了。」老健說。

「是嗎？」

「萬一事敗，由於傷的是馬不是人，大不了罰錢，即使坐牢，也不會很長。」

「好！這件事我會好好調查，對了！毒馬案後，馬場的保安可有改進？」

「當然有！比前嚴厲多了，就是我們這些馬場記者，進出都要得到許可，目前，跑道一帶和馬匹通道，騎師室附近，都有保安，當然還有不少電眼設備，監視一切。」

「兇手大抵也會知道這個情況吧！」藍新平探長自言自語地說。

「有可能兇手知道近不了『金輝』，所以選取另一個策略，向原北俊下手。因爲接近騎師比接近馬匹容易。」

「不過，恐嚇信的用詞，主要是希望『金輝』退出打吡，並不希望殺人。」

「兇手的眞正目的是甚麼呢？」

藍新平探長閉着眼睛在沉思。

「老健，你認爲兇手的目的是甚麼？」藍新平探長問：「假定，我說假定石德之是兇手，他的目的是否在於豐厚的獎金上呢？『金輝』不出打吡，他的『銀月』取勝的機會自然相應增加。」

老健望了藍新平探長一眼：「我看不會着眼於獎金身上呢！」

「理由呢？」

「當然，打吡的獎金不少，聽說今屆頭馬馬主可以得到三百萬港幣，對我們來說，當然是一大筆錢，但對馬主而言，算不了甚麼一回事。去年就有一個馬主，因爲按錯了投注寶的掣鈕，中了一千多萬，大方的馬主把它捐了給慈善機關呢！」

「那可能是跟馬主協會有關了。」

「我不敢肯定。」

「你說胡正會代原北俊策騎『金輝』，對嗎？」

「在余厩，胡正算是一流高手了，如果換個見習生上去，又怕『金輝』不慣，本來戴艮行也不錯，不過，最近涉案，所以……」

「胡正是一個怎樣的人？」

「騎技不俗，在這圈子裏是十大高手，不過，人很內向，又怕事！」

「那不是很易受人控制嗎？」

「你擔心今屆打吡會出現造馬？」

「如果原北俊騎『金輝』落敗，那是大新聞，但是胡正騎，輸了，不會太哄動，你不是說過『金輝』難騎的嗎？」

「打吡眞的會有人造馬？」

「有可能外圍集團覬覦彩池，原北俊不合作，就殺了他，胡正怕事，容易收買，祇要『金輝』大熱倒灶，外圍集團的進賬可觀。」藍新平探長說。

「……」老健定定地望着藍新平探長。

「怎麼？我的想法不對嗎？」

「不不不，我過去也曾跟那些騎馬助手談過造馬這個問題，戴艮行造馬案，不過是冰山一角罷

了。」

「不過，我們暫時不會起訴他。」

「這個當然，要證明騎師造馬，十分困難，老實說，馬會即使有懷疑也沒用，必須要有確實的證據。」老健說：「不過，聽圈內人說，造馬最好揀馬少的場合，像夜馬，一場祇有七八隻，那就容易得多了，像打吡這樣的賽事，如果造死一隻大熱門，那麼外圍集團就會賺大錢。」

藍新平探長聳了聳肩。

老健往下說：「正如探長所說，原北俊被殺，打吡賽可能會有人造馬。」

「如果胡正代騎『金輝』，你會投注嗎？我是說在貼士欄上仍會把牠列作首選嗎？」

「自然有多少顧忌，不過，大致上仍然會貼牠作首選，至於馬迷，跟我們一樣，會有多少擔心，不過下注時總會投『金輝』一票，如果原北俊騎，必然是兩倍左右的大熱門，胡正上陣，賠率會略降，三倍左右吧！」

「兩倍變三倍！」

「不過，如果『金輝』落第，外圍集團仍然賺大錢。」

「這樣說，我們不能忽視這個形勢：打吡可能出現不正常賽果。」

老健點頭同意。

* * *

打吡大賽那一場的排位，今年破例在早上十一點才抽籤排位。

老健跟藍新平探長說會在十一點前趕回來，藍新平探長則帶着那個牛奶瓶，從警署回到了馬場。

王明在馬場等候藍新平探長。

「王善男的情緒很壞，暫時不想錄口供。」王明報告。

「糟糕！」藍新平探長嘆了口氣：「他在哪裏？」

「知道原北俊死訊後，正忙着跟余練馬師商議用誰策騎『金輝』。呀！對了！總部的董成想見你。」

王明引着藍新平探長走到一邊，那裏有一個身形中等，粗眉大眼的漢子，正在抽烟。

「藍探長！你好！」董成伸出手，跟藍新平探長握了一下：「王明告訴我死者收過恐嚇信。」

「有甚麼發現？」

「當然會問馬主和練馬師呀！對了！原北俊中了甚麼毒？」董成問。

「砒霜！」

「眞的？」董成抓了抓頭。

「有甚麼不妥嗎？」王明問。

「一般用毒，都是用氰化鉀的，兇手爲甚麼要用砒霜？」

「不知道，聽說牛奶是士多送來的。」藍新平探長說。

「對！每天早上由士多送來，再由余廄的助手老田送到原北俊手上。」

「老田這個人可靠嗎？」藍新平探長問。

「老田在余廄工作了二十年，是一個老實頭，不可能是兇手，呀，對了！探長！總部將會成立專案小組，負責調查這件事，但主任希望探長能助我們一臂之力。」

「這個當然，我們一起幹吧！」藍新平探長老實不客氣地說。對特別的謀殺案，他特別感到興趣。

藍新平探長往手袋裏取出用手帕包着的牛奶瓶，交給了董成。

「快點拿去化驗，如果瓶蓋有針孔，那麼砒霜就是注進去的了。」

「好！我立刻去辦。」董成拔腳便跑。

藍新平探長看了看錶，是早上十點四十分，還有二十分鐘打吡就要排位。

「探長！送你上十字車的那個傢伙是誰？」王明感興趣地問。

「他叫老健，是馬經編輯。」

「是專家？」

「他好熱心工作呢，不過，對我也有好處，他告訴了我許多馬圈內幕，尤其是馬主之間的鬥爭。」

「例如呢？」

「阿明，我們一定要跟石德之見面。」

「那柄槍的主人？」

「不止這樣，他還是『銀月』的馬主呢！」

「看來，石德之還在馬主廂座，我們去找他！」王明心急地道。

「不必急，我們去見石德之，一定要把那柄槍也帶去。」藍新平探長說。

王明問：「石德之跟王善男和原北俊之間，到底有甚麼關係？」

「聽老健說，石德之跟王善男是死對頭，在馬主協會裏鬥爭激烈。」

「原來如此！」王明笑了笑。

* * *

今年打吡報名的馬一共有三十六匹，經過選拔，一共有十四匹入圍，另有四匹列作後備。

十一點開始抽籤排位，由馬會董事主持。

很快就有了結果。

正午時分，「必勝」馬報編輯部裏召開了會議，編輯們雲集，討論貼士。

盧賢明是新人，坐在一旁，靜靜聽着衆人的討論。

出席會議的有「必勝」馬報特級顧問井德雄。

井德雄是過氣騎師，二十年前，得過冠軍騎師名銜，跟老總是

好朋友，成爲了「必勝」馬報的顧問，地位在老健之上。

老總打開話題：「大家都知道，今年打吡的主角是『金輝』，牠是馬迷心目中的無敵馬王，井兄！依你看，『金輝』的排檔，會不會影響牠的演出？」

井德雄欠了欠身子，說：「以檔位看，並不太有利，『金輝』排一檔，由於前速不夠快，分分鐘有被困煞的危機，如果能排第五六檔，跑千八米，就好有機會。」

井德雄啜了口龍井，又道：「以『金輝』的實力，其他的馬匹實難以與牠抗衡，不過，換了騎師，多少有點教人顧忌，胡正是好騎師，但狠放程度不如原北俊。」

老總問：「『金輝』大熱門的地位可以改寫嗎？」

「這是一匹怪馬，百年難得一隻。那天，練馬師告訴我『金輝』的後蹄特別有力，牠的蹄甲，十日左右就要換過，普通的馬，起碼二十日，還有，牠的胃口也特別大，是其他馬匹的一倍。」

「老健，你有何高見？」老總望向老健。

「我贊成顧問的說法，『金輝』是一面倒的大熱門，即使有『銀月』向牠挑戰，也無損牠的大熱門地位，不過……」

「不過甚麼？」

「不過，原北俊是中砒霜毒死的，看來是謀殺，我怕打吡賽事，還有其他事故發生。但是，這跟我們馬評人無關。」

「對！我們祇負責向馬迷提供正確的消息。」老總十分同意，會議散了後大約一個半小時，《必勝馬報》已告發行。老健跟盧賢明兩個人巡視報攤，買了所有其他的馬報，拿進咖啡室，仔細審查。沒有一張馬報不貼「金輝」作首選的，而副選必然是「銀月」，看來，「金銀」1Q，是最佳投注選擇。

「師父，剛才你說打吡會有事發生，對嗎？」盧賢明問。

「對！」老健點點頭。

盧賢明問：「眞的會有事發生嗎？」

「你不是說過你喜歡馬的嗎？我看你最好還是研究馬匹吧，其他的事不要去管。」

「爲甚麼不能去管其他的事？我還年輕呢！」盧賢明反抗地道：「我與趣廣泛，並非祇喜歡純種馬，對一切有關馬圈的事我都有與趣。」

老健沒回答，祇吸了口烟。半晌，他問：「你想知道理由？」

「當然！」盧賢明挺了挺胸。

「令兄不是新港集團的人嗎？他跟王善男的關係很密切呢！」

「這個我可不知道，我哥哥雖然是新港的董事，但從不跟我說業務上的事，況且近來他對我有點成見……」

老健怔怔地望着他。

「他想我進新港，別幹這勞什子的馬經記者，我不肯，所以我哥哥的事跟我無關。」

「這就好。」老健噴了口烟。

「說出來吧！師父！」

「阿明，我可告訴過你『金駒』必然會落敗嗎？」

「有呀！結果眞的如此，『金駒』三甲不入，之後，騎『金駒』的戴艮行被警方拘控，懷疑他造馬，對了，師父，爲甚麼你會知道？」

「但是，警方終因證據不足，放了珠寶商和戴艮行。據報章報道，珠寶商贏了點錢，同時也給了戴艮行十萬元，不過他矢口否認叫戴艮行造馬。」老健說。

盧賢明呼了一口氣道：「簡直是放屁，怎麼不記得？」

「肯定是造了馬，但這件事，有它值得商榷的地方。」老健吸了口烟。

「你是指戴艮行不會爲十萬塊造馬，對嗎？」

「不！錢嘛，一千塊也是一種誘惑，阿明，這世界上，沒有人不喜歡錢的，越有錢的人，越喜歡錢，你明白這個道理嗎？」

「明白，但是有甚麼地方值得商榷呢？」

「王善男對『金駒』的倒灶，處之泰然，這眞教人摸不着頭腦，你知道，『金駒』實質上是新港集團的馬，作爲王善男，自然希望牠能迭創佳績，但他却是滿不在乎。」

「也許他不想亂發脾氣吧！」

「不！不對！」

「你有甚麼想法？」

「你眞想知道？」

「那當然。」

「王善男那麼滿不在乎，因爲打從開始，就知道『金駒』倒灶。」

述說造馬內幕

「你是說是王善男確叫戴艮行造馬？」

「正是。」老健大力地點了點頭。

「呀！那王善男有甚麼得益？」

「他沒有得益。」

「那……那爲甚麼？」

「王善男是一個深謀遠慮的人，斷不會爲幾十萬的獎金去造馬，王善男最緊張的是新港集團，這是他的後台老闆。當然，對新港來說，賽馬只是一樁小事，不過，身爲新董事的令兄，卻成爲了王善男爭取的對象。」

「師傅！」盧賢明叫了起來，他想到近來大哥盧賢亮意氣風發的臉

孔。

「王善男希望通過令兄的幫助，跟新港打上關係，爲了要討好令兄，他想盡辦法讓令兄得益，老實說，令兄也不是甚麼忠貞之士，有橫財，那會不要。」

「不過，我哥哥不賭不嫖，是標準好人呢！」

「對！要討好這種人，不能盡靠錢，因此，王善男想到用賽馬來籠絡你哥哥，他給令兄貼士，然後吩咐戴艮行造馬，讓令兄得益，戴艮行並非一個忠心騎師，以前也造過馬，只是抓不到而已，今趟倒楣，給抓到了。」

「你是說我大哥早知道那場馬會造馬，所以買中了？」

「不能肯定。」

「別談過去的事，談現在的，我看打吡那場賽馬會出事。」

「有甚麼事？」

「總之是有事。」

「對了！師傅！你跟探長一起上十字車，到底打聽到甚麼？」

「探長說原北俊和王善男都收到恐嚇信，要他們制止『金輝』出賽！」老健說。

「嫌疑犯是誰？」盧賢明問。

「我不知道。不過，打吡大賽，必然有事發生！」

「你好像認爲有事發生呢！」

「對！」老健承認：「馬圈裏，情形複雜，有好的純種馬，正直的騎師、練馬師和馬主，也有不少壞分子。舉個例說吧，像造馬，早就有目共睹，只有馬會視若無睹，任由騎師們去搞，像這幾趟的賽事，明眼人都看到有問題，董事局却連問話也沒有，這成甚麼個世界！呀！即使有騎師被抓了，又因證據有疑點，利益歸被告，於是無罪釋放。」

盧賢明聽得黯然神傷。

「還有，馬主協會，爲了名利而爭權，不少練馬師和騎師，跟黑社會勾結，這一切，雖然都給蓋着，終有一天會揭發出來。」

「師傅！你是說今趟打吡會造馬？」

「至少已有一個騎師被殺。」

「但是打吡出馬有十四匹，怎能造馬？」

「人人都這樣想，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却是最聰明的手法！」

老健把「必勝馬報」排位版朝枱子上一放：「今趟打吡，大熱門是『金輝』，次熱門『銀月』，這是大熱連贏。嫌疑人覷準機會做手脚！」

「怎樣做？」盧賢明懷疑地問。

「我不知道。知道了，就不用想了。」老健說：「不到當天，誰都不知道。」

這時候，藍新平探長帶同王明一起去探訪石德之在九龍塘的寓所。

比起王善男的豪宅，石德之的寓所顯得更雅緻。紅磚砌成的圍牆，露出了繁茂的松樹，葉子密茂，現出一片深綠。

傭人把兩人引到客廳坐下後不久，石德之就走到客廳。

石德之看到藍新平探長，臉上並沒特殊詫異的神色，只是定定地望着兩人。

「石先生，今天我們……」藍新平探長才講了一半，石德之就接了下去：「我知道，你們是因爲原北俊的死，來聽取我這個馬主協會理事的意見，對嗎？」

「你只說對了一半，請你看看這個。」藍新平探長把帶來的那柄手槍放在枱上。

槍已退了子彈。

石德之肩膊抽搐了一下，拿起槍細瞧。

「這是我的槍，祖上一直傳下來的，爲甚麼會在你們手上？」石德之奇怪地問。

「這正是我想知道的，這是古董，對嗎？」

「對！很値錢！前個月，有人出價二十萬港幣向我收購，但我總不能出賣祖傳遺物的吧？」

「眞的是沒讓過人？」王明追問。

「你在講甚麼？」石德之臉孔漲得通紅：「我……我怎會出賣祖物！」

王明的話，顯然傷害了老頭子的自尊心。

藍新平探長諷刺地說：「但是它現在可在我手裏呀！」

石德之說：「難道眞的有小偸進我家裏，把手槍偸了去？」

「你沒發覺失去了這柄手槍嗎？」

「當然沒發覺，如果知道，早就報警了。」石德之說。

「請問這柄槍一直放在甚麼地方？」

「我家裏有個美術品收集室，專門放這些古董，還是特別建造的，有防潮功能。」

「可以看看那房間嗎？」藍新平探長禮貌地問。

「可以。」石德之站了起來。

三個人，一前二後地離開客廳，走進花園，沿着廊下直向前走。

走了大約二十來步，向左轉。前面是一間石室，重門深鎖。

石德之掏出鑰匙，開了石室的門，亮了燈，走了進去。藍新平探長和王明也跟了進去。裏面的收藏品，可謂琳瑯滿目，刀、劍、長矛、臉譜、花瓶、瓷像等等，數之不盡。

對古董，藍新平探長是門外漢，他想知道的，只是那柄手槍的事。

「槍就在這裏。」石德之指着向外的一個玻璃櫥。

三個人走進去，忽然，都怔住了。

玻璃櫥裏，那柄古董手槍正好好地放在紅絨盒子裏，安然無恙。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王明叫了起來。

手槍被掉包

石德之開了玻璃門，把手槍拿在手上，突然叫了起來：「呀！假的！假的！」

他望着藍新平探長：「到底是誰偸走的呢？」石德之把手上的槍跟藍新平探長手上的手槍比較了一下，發出了近乎呻吟的聲音。

藍新平探長問：「是不是誰都可以進這個房間？」

「門是常鎖的，不過，我朋友多，來到舍下，大多嚷着要看我的收藏品，拗不過，就會開門讓他們進來看看。」

「你是不是在旁看着，寸步不離？」

「大多數會看着，不過，有時候也會叫她開門，因爲我相信我的朋友不會是盜賊。」

「哪個她？」王明問。

「就是帶你們進來的女傭，年前賤內去世，就由她來打理一切。」

「你可記得有誰來過這房間？」藍新平探長問。

「呀！這可難了！」石德之抓了抓頭：「我是有名的收藏家，相識滿天下，來我家的人差不多一定到過這個房間。政治家啦、明星歌星啦、工業家啦……對了，還有電視台、雜誌、報章的記者，他們來拍攝採訪。」

「……」藍新平探長摸了摸着下巴沉思着。

「還有，一年前，『龍武』百貨公司搞古董展覽，問我借了兩柄刀和這把手槍，也許就是那時候給人掉包的。我從沒想過會有人偸這把手槍。」石德之把自己所記得的，悉數抖了出來。

藍新平探長問：「手槍是裝上子彈的嗎？」

「沒有！有一個手槍專家檢驗過這把手槍，認爲性能良好，如果上了膛，有危險。」

「最近你可有用過這把槍？我意思是發射過？」藍新平探長問。

石德之臉色陡變，不過立即恢復正常：「我沒用過，我不喜歡用槍。」

「是嗎？」請你看看這個。」藍新平探長從衣袋取出了子彈，讓石德之看。

「這是甚麼意思？」

「有人寫恐嚇信給原北俊，叫他不要策騎『金輝』，信裏說明如果他膽敢不聽，就會用這把手槍射他，這把手槍跟那封信一起送到原北俊家裏，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怎會知道？你亂說些甚麼？」石德之火了，把子彈交還藍新平探長。

藍新平探長說：「石先生，這把手槍現在是警方證物，暫由警方保管，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石德之冷冷地。

三個人重新折回客廳。

「你覺得王善男這人怎樣？」

藍新平探長取出烟斗，施施然地吸着。

「你要我講眞話？」

「那當然！」藍新平探長噴了口烟，烟香四溢。

「這傢伙是個大騙子！他有過欺詐的案底。」石德之悻悻然地說。

藍新平探長怔了怔，他沒想到王善男有過「前科」。

石德之往下說：「他游說新港集團出資，自己成爲馬主，這個人的品格如此不濟，新港集團居然相信他，唉！」石德之不屑地道。

王明忍不住插口：「也許在商言商吧，大公司有他們的政策。」

「是嗎？」石德之狠狠地盯着王明。

藍新平探長連忙打圓場：「也許新港集團對賽馬鬥爭有興趣，認爲買馬大賽可以提高商譽也說不定，王善男對他們可能有利用價值。」

「可能是吧！」石德之臉色稍寬。

「王善男有來過這間房子嗎？」藍新平問。

「來過一次！」

「聽說你們兩個人有點不和，對嗎？」

「對！」石德之直認不諱：「那傢伙剛進馬主協會時，對我言聽計從，常常來找我，要我指教他，可入了會，臉孔就變了，把協會弄得一團糟！」

「那麼，是在你們還沒鬧意見前，王善男來過這個房間？」王明問。

「對，他說對刀劍、古董有興趣，一輪油嘴，逗得我不知多開心。」

「當時你跟他在一起嗎？」王明問。

「那時我正在聽電話，就把鑰匙交給他，讓他隨意觀看。」石德之說。

「聽說王善男想作協會的理事？

」藍新平探長問。

石德之點點頭：「的確有這回事。不過像他這種既無實績却又有前科的人，只要我一天存在，絕不能讓他當上理事。不過，那傢伙自恃後台厚，四處活動呢！」

「有一件事還想請敎……是關於『金輝』的，聽說王善男跟你競買這匹馬，可有這回事？」

「競買？呸！『金輝』根本是我的。」

「甚麼？」藍新平探長怔了一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那匹馬一生下來，我就認購了，這是一匹好馬。當時，牠的身價是三十萬港幣，我付了定金，可那個王善男，却出高價强搶，他願給二百萬。」

「二百萬？」王明叫了起來。

「對！王善男這個做法，很不對，搶了『金輝』，引起了負面影響，馬價全給抬高了。」石德之懊惱地道。

「你憎恨王善男嗎？」藍新平探長問。

「憎恨？我鄙視他！」石德之不屑的皺了皺鼻子。

* * *

離開石家，王明問：「探長！你可有懷疑石德之是嫌疑犯？」

「他有充分動機。」

「但若有嫌疑，會用槍去威脅人？」

「那老頭子是狐狸，他在作反心理戰。」藍新平探長說。

王明問：「探長！我們該怎麼辦？」

「我想叫你去調查那個女管家！」

「就是那個引我們進去的女傭？」

「對，說不定是石德之的情婦呢！我想知道她過去的事。」

王明想了想，雖說是傭人，外貌不俗，年紀也不算太大，絕對適合石德之。

「好吧！我去調查。」

「拜託拜託！」藍新平探長跟王明分了手，一個人回到警署。

一走進探長室，安强就遞上了一張字條。

「董成傳眞過來的，探長，你看看。」拿起一看，原來是化驗報告。

有關牛奶瓶的化驗，結果如下：從瓶中乳液檢驗所得，證實有砒霜毒素。瓶上指紋只有一種，屬死者原北俊所有。

「原北俊日常所飲用的牛奶，是M牌子，但今趟的瓶蓋却屬S牛奶公司所有。」

「本來，瓶上指紋，應該還有送牛奶到騎師室的馬伕，如今沒有，再加上蓋上沒有針孔，我們認爲是兇手預先把有毒牛奶帶來，跟原來的牛奶掉包。」

藍新平探長把字條納入懷裏，逕自去找陸署長。

他向陸署長報告了調查石德之的經過，又把字條交給陸署長看。

「呀！越來越微妙了！」陸署長嘆了口氣。

「原北俊被人害死，我有點責任。我太小看兇手，滿以爲在打吡排位前，不會有甚麼行動。」藍新平探長忐忑地道。

「算了，事情已經發生了，後悔有甚麼用！還是趁早抓住兇手，不要讓後天的打吡有甚麼事發生就好了。阿藍！打吡是大賽，入場馬迷起碼有五萬人，馬場一片熱鬧，在這種日子裏，我眞不想有甚麼禍事發生。」

「還有兩天！」藍新平探長低聲地道。

「抽一口吧！提提神！」陸署長把香烟遞給藍新平探長。

「還有，我們決定不起訴戴艮行！」

「是嗎？證據不足？」

「沒有物證，不過聽說會在二十八號星期一才放他走！」

「呀！打吡後！」

「對！本來可以現在就放他，不過，回想到戴艮行會向傳媒透露自己是無辜的，所以警方放他，我們就滿肚子氣。」

「聽說，導致戴艮行被捕的是一個告密電話。」

「是！是一個男人嗓音，說戴艮行會在第五場造馬。」

「阿陸！記得那個馬評家老健嗎？」

「那個記者。」

「他告訴我，萬一原北俊救不回，代替他上陣的，有可能是胡正！」

「現在就是由胡正上陣。」

藍新平探長說：「如果戴艮行沒有被抓，『金輝』的策騎權有可能落在他身上。」

「還有呢？」

「沒有了！」藍新平探長淡淡地道。

陸署長把煙蒂抛進煙灰缸：「聽說動機有兩個，對嗎？」

「是！一是對王善男和原北俊二個人憎恨！一是想在打吡中造馬，我看就只有這兩個動機。」

「但出馬十四匹，造馬並不容易呀！」

「對！我問過老健，知道過往造馬，必然是馬少的那場，至於十四匹馬大賽的場合，似乎還未聽過，即使收買一兩個騎師，也不易控制。」藍新平探長說：「不過，今趟的打吡可有點不同。」

「是因爲有『金輝』？」

「對！不過，我們不能忽略『銀月』的存在。」

「爲甚麼？」陸署長訝然地問。

「『金輝』是公認的大熱門，全港馬經都貼牠爲首選。」

「對！這是百年難見的好馬。」

「出戰以來，場場勝利，眞是無以匹敵，不過……」藍新平探長頓了頓：「這對『銀月』就不利了。『銀月』跟『金輝』對搶了幾次，次次跑第二，於是大多數馬評家都貼牠爲次選。這已是所謂必勝的了。」

「噢！」陸署長吁了口氣，重新拿一根「駱駝」香煙，點了火，吸了一口。

藍新平探長說：「如果早知道『金輝』會落敗，改而買『銀月』，那麼就會贏大錢了，還有，馬少場合，票數的跳動，很容易爲馬迷察覺，十四匹馬，而人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金輝』身上，那麼『銀月』的票數即使起變化，也不會有人看到，那就是說，有人押下重注買『銀月』，也沒有人會起疑心的。」

「是呀，如果你的推測正確，那麼必然有人一擊得手！」陸署長恍然地道。

「原北俊大抵就是拒絕造馬，這才被殺死的。」藍新平探長這樣猜測說。

「有道理，不過想深一層，就有疑點。」

「我明白。」藍新平探長苦笑一下：「我也不明白兇手爲甚麼用這手槍殺原北俊，故意引警方的注意。但仔細一想，是不是想引開警方的視綫到另一邊去呢！」

「其他一邊？」陸署長怔了怔：「你是說王善男跟石德之之間的爭執？」

「對！可能這才是眞正的動機。王善男跟石德之之間，積怨頗深，兩人相互仇視，再加上『金輝』之爭，仇恨越來越難解。」

「馬主都想贏打吡。」

「當然！馬主都想自己擁有一匹打吡馬，開心一下，在王善男說來，贏出『金輝』，必然增加知名度，那麼攀升馬主協會理事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過，石德之一直反對。還有，一直以來，石德之都不曾贏過打吡，這是最好的一趟機會。」

「對石德之來說，如果沒有『金輝』參加打吡，那可眞令人扼腕。」

「我不是這樣想，『銀月』一直受壓於『金輝』，如果沒有『金輝』，早就贏了，還有，不要忘記，他們兩個人會爲了『金輝』而發生過爭執。」藍新平探長說。

「你認爲石德之是兇手？」

「動機是怨恨，不過還沒有確實證據，至於那柄手槍，也有値得商榷的地方，石德之那有這麼笨，說不定有人故意陷害他。」

「對石德之這個人，我們要進一步調查。」

「對！我和王明都有這個想法。」

「你看，後天打吡會有甚麼事發生？」

「照目前的情形看，兇手在後天一定會出手，他所做的，就是他的目的。打吡大賽是決勝的日子。」藍新平探長興奮地說。

打吡大賽會在星期日下午三時舉行，會有甚麼事發生？藍新平探長無法預測。

* * *

黃昏時分，王明回來了。

「有眉目了，那個女人叫陳美施，英文名字就是美施，今年三十五歲，兩年前，石德之因心臟病住院，當時，美施是醫院的護士。」

「護士？」藍新平探長怔了怔。

如果是護士，那麼要買砒霜就容易得多了，說不定是她買來交給石德之的。

「這麼說，兩人是在醫院裏認識的了？」

王明點點頭：「是！美施有駕駛執照，現在還充作石德之的司機。」

「呀！金錢作怪！」藍新平探長吁了口氣。「石德之死了老婆，看來美施是他的塡房。不過，兩人沒有名份。」

「美施美施，看來一如西施，樣子不錯呢！這樣的女人肯服侍一個老人家，還不是鈔票作怪！」

「我去過醫院，跟美施的同事和護士長談過話。」

「有甚麼發現？」

「聽說當其時，美施正跟一醫生拍拖，後來告吹了，正處失戀狀態，那個醫生喜歡的只是美施的肉體，全沒有結婚之念……」

「呀！」藍新平叫了起來。

「正巧這時，石德之撞了進來，甘詞厚幣，焉能不動心呢？」

「離開醫院，又回過去嗎？」

「兩年前辭了職，之後去過三四次探望舊同事。」王明說。

「有問過砒霜嗎？」

「當然有，這是大前提，我問護士長，醫院可有失去砒霜？看過登記簿後，回說連一克也不曾失過。」

「醫院不見砒霜，可是大事呢！」

「對！我問過護士長，她說砒霜不是甚麼特殊藥品，十分容易入手。」

王明又說：「其實目前市面上售賣的化學肥料，也有砒霜，有醫學常識的人，就可以把它分解，取出砒霜。」

「所以兇手不用氰化鉀，而用

砒霜。」

「對！」王明點點頭。

「因此，我們不能單憑砒霜，就當石德之和陳美施是疑犯。呀！對了！有關中文打字方面如何？」

王明說：「我又查過了，陳美施不曾學過中文打字，不過，石德之的建築公司裏，却有中文打字機，只要有時間，慢慢打，誰都可以打出來。」

「你意思是說像石德之那樣的老頭子，只要有時間，也可以用中文打字機打出恐嚇信？」

「對，探長！你只要摸過中文打字機，就知道事實上是不太困難。」

「好吧！我們就等待打吡來臨吧！」

「會有事發生嗎？」

「一定有，沒有才怪呢！兇手發恐嚇信，殺原北俊，都是爲了後天的打吡。」

「呀！還有四十六個鐘頭，好戲就上演了。」王明看了看手錶。

第二天星期六，黃昏，在余厩有個記者招待會，主角是「金輝」的新任騎師胡正。

盧賢明偕同老健趕到余厩時，已擠滿記者。

馬主王善男信心十足地說：「『金輝』即使胡正騎，也會順利勝出。」

記者們的焦點全放在胡正身上。

他們不斷地提出問題。

胡正似乎有點緊張，不停地用手背拭汗。

「我的心情可謂悲喜參半，喜的是能有機會騎這匹馬王，悲的是我死了一個好朋友原北俊，我們兩人一直是好兄弟，常常一起喝酒聊天。」

「有信心嗎？」記者問。

「有！我一定要贏，爲了紀念已故的原北俊。」胡正堅定地。

「聽說『金輝』不易騎，你有把握嗎？」

「有！馬懂人性，你順着牠跑，就行了。」

「不少馬匹贏了打吡預賽，就贏不了打吡，胡正，你有甚麼想法？」

胡正怔了怔，「那也不一定，我們不能迷信，我相信『金輝』明天必定能順利勝出。」

「是嗎？」記者懷疑地反道。

「還有一件事，我想向大家宣佈一下，就是跑完明天打吡後，我將退休。」

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了哄動。

「正哥，你才三十六歲，這麼早退休？」

「胡葛五十歲還在騎馬呢！」

「魏德禮也比你大呀！」

七嘴八舌，嘈成一片。

胡正向記者們欠了欠身子，記者們手上照相機的閃光燈閃個不停。

* * *

打吡大賽的當天，晴空萬里，煞是好天氣。

盧賢明昨夜沒覺好睡，瞪大眼睛，直到天亮。

興奮、憂慮、不快，三種複雜的心情混在一起，令他戰勝了睡魔。

先說不快吧！

昨天晚上，盧賢亮忽然駕着他的豪華房車來到家裏，一起吃過飯後，居然賴着不走，在家裏過夜，這是前所未有的事。

在飯桌上，盧賢亮舊事重提，要盧賢明放棄目前的工作，進「新港」做事。

盧賢明火了，放下筷子，轉身離開飯桌，回到自己的房間。

背後傳來盧賢亮不滿的指責：「搞甚麼鬼？這麼沒出色！大哥是爲你好！」

興奮嘛！是第一次能躬逢打吡之盛，以前常聽人說打吡如何熱鬧，如何刺激，現在可以目睹了，那能不興奮。

然而憂慮隨即而來，老健說過「打吡會有事發生」，是眞的嗎？

一早起床，梳洗後，立刻離開家門，在報攤上買了「必勝馬報」，趕搭地鐵。

一看「必勝」，跟別的馬經並無二致，把「金輝」貼成大熱門，次熱順理成章是「銀月」。

「金輝」的賠率是八點五，「銀月」雖是次熱門，已有「八」倍，「金輝」搭「銀月」的連贏，二十元不到，可謂乏味之至。

看來，即使是胡正上陣，也無損「金輝」大熱門的地位。

盧賢明到了馬場，時間是上午十一點三十分。雖然離開跑的時間還有兩個小時，馬場已擠滿了馬迷。

十二點左右，在記者席遇到了老健，他精神奕奕，一看見盧賢明，大聲說：「我早知道你來了。」

「眞熱鬧呀！」盧賢明不禁這樣說。

「儘管中英有機場問題爭持不下，馬迷的興致仍然很高呢！」

「我買了八份馬經，份份都貼『金輝』首選，看來，胡正上陣，並不減馬迷對『金輝』的必勝信心。」

「對，因爲馬迷相信跑馬跑的是馬，祇要實力超卓，就必會勝出，而『金輝』更是十年一遇的良駒，況且胡正的身手也不弱，加上昨天宣佈騎完今天就退休，那就更加强了馬迷對『金輝』的信心了。」

「對！『金輝』必勝！」盧賢明高

胡正在郵輪遭人襲擊。

聲說。

* * *

一點半開跑第一場。

第一場就爆了冷門，獨贏是十五倍，連贏是八十倍。

第二場，形勢未變，獨贏是十倍，連贏是五十倍。

第三場則是熱門世界。

一連三場，盧賢明都沒有收穫。

老健也一樣，輸了。

到了兩點四十五分，打吡馬亮相了。

十四匹馬陸續走進馬圈，繞着馬圈，慢慢地走着，人們的目光全集中到「金輝」身上。

盧賢明和老健擠進人羣，挨到圈前。

五號馬就是「金輝」。

牠脖子上縛着紅色馬號，戴上了深藍色的眼罩，走起路來十分沉穩。

聽說跑長途的馬，要沉穩，這才有機會，「金輝」的狀態看來不錯。

這時，馬迷忽地喊了起來。

原來「金輝」的獨贏，超過了二千萬，而位置則已接近四千萬。

連贏方面，「金輝」搭「銀月」，佔了全彩池的七成。

「呀！記錄！記錄！」老健叫了起來。

「師傅！看來，『金輝』是穩勝了。」盧賢明說：「馬迷的眼睛雪亮。」

「嗯！」老健應了一聲。

「我彷佛已見到『金輝』衝過終點。」

這時，騎師紛紛上馬。

胡正跨上馬，把馬鞭夾在腋下。

「金輝」轉了轉脖子，跟着後腿踢起。

馬迷又發出了歡呼聲。

「金輝」走過老健和盧賢明的面前。

「『金輝』必敗！」老健低聲地說。

「甚麼？」盧賢明怔了怔。

就在這時候，兩人的背後，響起了一把男人的粗嗓子。

「你在說甚麼！老健！」

回頭一看，原來是藍新平探長。

「呀，探長！」老健笑着打招呼：「你們可辛苦了！」

「你剛才在說『金輝』一定會倒灶嗎？」藍新平探長問。

「不！我是說會落敗，但跑馬無絕對的，對嗎？」

老健笑了一下，拖住盧賢明的手，向人羣擠，速度之快，非藍新平探長始料所及。

「你有錢嗎？」老健問。

盧賢明一探口袋：「還有一千多。」

「好！快去買『銀月』的獨贏，一千塊，全買下去。現在『銀月』的賠率是八倍，一千塊，就有八千塊，差不多是你一個月的薪水了。」老健說：「這場馬，『金輝』贏不了。」

「為甚麼這麼肯定？」盧賢明狐疑地問。

「不要問，看，已亮了紅燈，快入閘了！遲了就趕不上，快！」老健推了盧賢明一把。

「『銀月』眞……眞的會跑出來？」盧賢明加快腳步。

「如果『金輝』倒灶，最具資格跑出來的就是『銀月』，其他沒可能有機會，看！『金輝』搭『銀月』的連贏現在祇有十八塊，倒不如買『銀月』的八倍獨贏更化算！」

「好！我買！」盧賢明排上了隊。

將快輪到時，老健從褲袋掏出一千塊：「替我買！」

「『銀月』的獨贏嗎？」

「不！我買『金輝』的獨贏。」老健大聲說。

「甚麼？」盧賢明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師傅，你剛才不是說過『金輝』會倒灶的嗎？所以你叫我買『銀月』！」

「對！『金輝』必敗無疑。」

「可你為甚麼還要買『金輝』？」

「呀！這麼急，我說不清楚。我喜歡那匹馬，明知輸也要買，我是為了牠才下注的，一千塊，又不是甚麼大錢。」

「我眞給你搞胡塗了！」

「你慢慢就會明白的。」

盧賢明接過老健手上的一千塊。這時，「金輝」獨贏的呼聲此起彼落。

一個大塊頭，一口氣買了十萬塊「金輝」的獨贏，顧盼自如地說：「好過買股票，必贏的嘛！哈哈哈！」

每個人都認定「金輝」必贏，人人都買獨贏，沒有人買位置。

＊　＊　＊

藍新平探長偕同王明一起走進馬主廂房。

廂房裏，擠滿馬主，十分熱鬧。

王善男和石德之也來了，各坐一邊。石德之一邊的馬主，大都是白髮蒼蒼的老頭子。王善男這邊，則是年輕人世界，有幾個馬主，是城中著名的花花公子。新舊對立，反正映出目前馬主協會的形勢。

「辛苦你了！」王善男一見藍新平探長，就連忙打招呼。

藍新平探長點了點頭，在空椅上坐下來，向下一看，儀仗馬已帶頭走進跑道，打吡賽快開始了。

「這之後，可還有恐嚇信和電話？」

「沒有了！」王善男說：「可能對方知道我不會屈服而自動放棄吧？」

「『金輝』是大熱門呢！」藍新平探長說。

「謝謝捧場！我想馬迷們都有眼光的，絕對不會買第二匹馬。」

「『銀月』是第二熱門呢！」

「對！牠是一匹忠心的馬，肯跑肯拚，有鬥志，但是碰到了『金輝』，註定要輸。探長！你知道周瑜這個人物嗎？」王善男忽然提到了「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裏的周瑜？」

「對！京劇裏也有『三氣周瑜』，孔明略施小計，把周瑜氣得半死，臨死，他說『既生瑜，何生亮。』」王善男娓娓道來。

「呀！你是把『金輝』比作孔明，『銀月』比作周瑜了！」藍新平探長問。

「哈哈哈！」王善男大笑起來。笑聲太大了，所有的人都轉過頭來看着他。

王善男不以為意，仍然不止笑。

藍新平探長問：「換了騎師，沒影響嗎？」

「當然沒影響！那會有！你看……」王善男指了指樓下的跑道。

「金輝」正在面前踱過。

「這樣的馬，那會輸，狀態好到不得了。」王善男得意洋洋地。

「你覺得胡正的騎功怎樣？」藍新平問。

藍新平探長知道跑完今趟打吡，胡正就要退出馬圈了。聽人說，胡正今年近四十，不過看樣子，又不覺得太蒼老。

打吡頭馬，獎金逾三百萬塊，騎師佔百分之十，有三十多萬，另外加上馬主的打賞，起碼有五六十萬的進賬。如果再把投注算上去，怕至少過一百萬，同時，獲勝的騎師，還有金杯，眞可謂名利雙收。

王善男沉吟了一下：「說眞的，胡正不能算是第一流高手，不過勝過三百場頭馬，騎技不會差到那裏去，對嗎？」

藍新平探長點點頭，站了起來朝石德之那面走過去。石德之正在看馬經。

「石先生！『銀月』的狀態怎樣？」

「我相信牠會贏！」石德之抽了根香烟。

「但是王善男說他的『金輝』不會輸。」

「他不知道『跑馬無絕對』這句話嗎？」

「呀！老健也說過，就是『必

勝』馬報那個記者。」

「我認識他，眼光不錯。」石德之說：「探長！你知道有很多馬評家都是信口雌黃的，跑完馬，去看他們的貼士，眞是一場糊塗，貼八場，能中一場連贏，已是上上大吉了。」看來石德之很看不起馬評家。

藍新平探長漫應了一聲，跟王明離開了馬會廂房。

「我不喜歡那個石老頭。」王明說。

「我知道，因為你確定他是送恐嚇信和殺原北俊的兇手，對嗎？」藍新平探長說。

「探長！你有所不知了！」王明吁口氣：「你不是在盤問石德之的嗎？我在旁邊一直注意石德之的神色，他說『銀月』一定會贏時，眼光閃爍不定，十分狡猾。看來，為了要令『銀月』勝出，他甚麼事都會幹出來。」

「你認定石德之是兇手了？」

「是！」王明點點頭。

「好！如果一會『銀月』贏出，那麼你的推測就有重視的必要。」

這時候，藍新平探長的耳邊又響起了老健的話，「金輝」必敗無疑，那時候，老健是對他年輕的徒弟說的。

＊　＊　＊

盧賢明跟老健走進記者室的露台，看打吡大賽的排閘。

儀仗馬在閘前停了腳步。

十四匹馬，在閘前踱來踱去。馬伕開始拖馬入閘。

入閘的過程很順利，祇有六號馬「馬路」有點脾氣，要黑布蒙眼，由馬伕拖入閘裏。

十四匹馬全入了閘。

司令員高舉白旗。

「卡察」一聲閘門打開，十四匹馬一字並排衝出。

馬場爆發出馬迷的呼聲。

跑了大約五十米，三號馬「大將」搶了頭，在前面帶頭。

「金輝」守在內欄第五位。

跑在牠後面就是死對頭「銀月」。

這時候，帶頭馬變成了六號馬「馬路」。

這匹馬，前速不壞，追過了「大將」，切入內欄，帶離了兩個馬位。

馬匹開始轉入爆炸彎。仍然是「馬路」帶頭，「大將」在第二位。

「金輝」緊守第五，「銀月」第六。

馬匹轉入直路，還有四百米，就到終點。

平日在這時候，「金輝」都會灑開大步，越過所有馬匹，直領過終點。

相信今天也不會例外。

盧賢明舉起望遠鏡，朝直路看。

老健說「金輝」必敗無疑，盧賢明半信半疑，馬王怎會在打吡這樣重要的賽事裏輸掉，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有馬匹轉入直路了。但帶頭的仍然是「馬路」，而非「金輝」。

「『金輝』哪裏去了？」

盧賢明一路看過去，第二，第三，其實連第四也不是「金輝」。

「哎喲！第六位才是『金輝』呢！」

還有三百米。

帶頭的「馬路」的步速開始慢了下來。

到二百米。

「馬路」仍帶頭，但「銀月」從外檔殺了上來。

轉頭看「金輝」，仍在第五位。

馬迷們高聲喊「金輝」的名字。

胡正拚命打鞭，但「金輝」仍然沒有寸進。

還有一百米！

所有的馬迷都「金輝！金輝！」地叫着。

「快呀！『金輝』！」

「胡正！打鞭呀！快呀！」

「銀月」跟「馬路」並排了。

「金輝」追上第四位。

馬迷們瘋狂地大叫「快呀！『金輝』！」

還有五十米！

「銀月」越過了「馬路」，直領終點。

「銀月」贏了，時間是一分四十八秒一，並不算太快。

第二名是「大將」。

第三名是後上的「金童」。

第四名才是「金輝」。

呀！老健的預測應驗了。

盧賢明鐵青着臉望向老健。

老健木無表情。

落敗的「金輝」默默地走回馬房。

不少馬迷向着胡正喝倒彩。

有人說：「如果是原北俊騎，『金輝』一定贏。」

有人說：「留得太後了，胡正不懂得騎『金輝』！」

馬場裏，「金輝」的擁躉在嘆苦經。

「『金輝』輸了！」盧賢明的聲音有點兒發抖。

老健冷靜地說：「神話結束了，我去看看有甚麼可以打聽的。」老健站了起來。

騎師們進入了過磅室，過磅後，名次便定。除非有人提抗議，否則賽果就會合法化。

電算機的派彩一閃一閃，過了

不到一分鐘，閃光停了，派彩作實。盧賢明收拾起懊喪的心情，離開了記者室，走到地下記者羣中。

老健擠了出來：「阿明！我們談談。」

「呀！『金輝』一敗，輸去馬迷不少鈔票呢！」盧賢明感慨地：「起碼有八千萬吧！」

「我也有一千呢！明知牠輸還要買，感情用事。」老健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記。

「我也是呢！」盧賢明失望地道。

「甚麼？」老健怔了怔。「你沒聽我的話買『銀月』？」

「老實講，我對你的話是半信半疑呢！我跟師傅一樣，喜歡『金輝』，那有甚麼辦法，一走到售票小姐面前，就情不自禁地買了五號馬『金輝』，不過……」盧賢明說：「我沒後悔，祇是想知道爲甚麼師傅會知道『金輝』會輸，牠的狀態沒有甚麼問題呀！」

「我沒說牠有不妥！」

「那麼爲甚麼你這樣肯定牠會落敗？」

「慢慢你就會明白！」老健的語氣跟他說「金輝」會落敗時一模一樣。

這時，頒獎儀式舉行了。石德之站在打吡獎盃面前，神氣非常。

主持頒獎的何紳士把獎盃交到石德之手上，圍觀的人都鼓起掌來。

但在掌聲中，却夾雜着馬迷喝倒彩的聲音。

記者們手上的照相機，也不過象徵式地閃了幾下。

如果勝出的是「金輝」，怕閃光燈必然是此起彼落，閃個沒完呢！

頒獎完畢，記者們一哄而散，一齊奔到騎師室的門口。

他們要求見胡正。

「胡正！快些出來！」

「胡正！爲甚麼輸了！告訴我們，爲甚麼『金輝』會輸？」

記者們七嘴八舌地嚷着。

這時，馬會負責人走了出來。

「請你們等一下，胡正在培養情緒。」

「嘿！輸了馬還傷心呢！」

「不要傷心，我們祇想問你幾句。」

記者們又吵起來。

另一個負責人從騎師室裏跑了出來，有點不好意思地道：「對不起！胡正回家了。」

「甚麼？」記者們吃了一驚。

「他從後門離開了馬場，我也不知道。」

「混賬！」有人罵了起來：「就這樣溜了，多不負責。」

記者們的情緒高漲。

兩個負責人滿頭大汗，忙不迭地向記者們賠罪：「對不起！對不起！」

「太不負責任了！」

「混賬！」

盧賢明雖然同情胡正，但想到枯等二十分鐘，也不禁動了氣。

這時，余練馬師走了過來。

「呀！我們問阿余！」記者中有人提議。

於是，所有記者又圍住了余練馬師。

「到底『金輝』爲甚麼會落敗？」

「對不起！『金輝』讓各位先生們輸了錢，我好抱歉。」余練馬師欠了欠身子。

練馬師向記者們道歉，這還是賽馬史上難得一睹的事，馬輸了，練馬師從不作公開解釋，但「金輝」不同，牠是馬迷的偶像，練馬師不能推卸責任。

「爲甚麼會輸？」

「今天，牠輸得好慘，連位置也打不進來，我能說的，祇是對不起。」余練馬師懊惱地道。

「是不是受了擠碰？」

「胡正走了，我不能代他說，我祇能承認『金輝』的失敗，明天再說吧！」

余練馬師欠了欠身子，朝馬房走去。

* * *

在同一時間，藍新平探長也有着極大的失望，他有點黯然神傷。

藍新平探長自從負責調查此案以來，每天都到馬場去觀察，又跟王善男和石德之晤面。

他每天看馬經，對打吡賽的形勢，可謂瞭如指掌。

漸漸地，對「金輝」有了好感。

原來在賽馬史上，從未出現過一匹像「金輝」那樣的好馬，牠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良駒。

藍新平探長問過喜歡賭馬的朋友，「金輝」的機會怎麼樣？百分之九十五回答說「一定贏。」

這麼說，「金輝」眞是具有令人迷惑的魅力，好比一個麗質天生的尤物。今天，他親眼看到了「金輝」。

黑色的鬃毛，閃閃發亮，五二〇公斤的身軀，在跑道上走過時，一點都不覺得其重。

陽光照在牠身上時，馬身閃出炫眼的光輝，在這時候，連一向不賭馬的藍新平探長也堅信「金輝」不會敗，從腰包裏掏出了五百塊，買了「獨贏」。

如果「金輝」落敗，祇有一個原因，就是——其他的馬故意攔阻牠。

不過，這樣做太危險了，騎師會被重罰，而且在衆目睽睽之下，祇會引起人們的非議。

這樣做太不划算了。

還有一個可以令「金輝」落敗的原因，就是像外國電影裏描寫的那樣，由一個槍手躲在暗角，用瞄準器，一槍打在「金輝」的身上。因此，他早已命王明和董成等人率領幹探埋伏在各個位置，窺伺槍手。

不過，直至打吡跑完，也沒有聽過半響槍聲，在角逐中，也沒有馬匹蓄意阻欄「金輝」。

然而，「金輝」却落敗了。

那到底是甚麼原因？

馬主王善男、練馬師和馬評家都說「金輝」有九十五個巴仙勝出的希望。

賽馬無絕對，那麼九十五個巴仙，幾相等於一百個巴仙了。

可「金輝」眞的輸了，輸至三甲不入。

難怪馬迷生氣，大喝倒彩。

整個馬場裏，除了馬主石德之和「銀月」的練馬師開心外，相信沒有甚麼人會感到興奮。

「金輝」輸掉了馬迷八千萬元，那可不是一個小數目，祇有一小部份人能得益。

這時，藍新平探長已在考慮兩件事。

第一是那封恐嚇信。

如果發信者的目的就是要贏打吡，那麼他的目的已達。

第二就是老健的那番話，爲甚麼他深信「金輝」必敗無疑呢？

首五名的馬匹都有獎金，因此，「金輝」也不能說是毫無收穫。

然而，對馬迷來說，手上的獨贏、位置和連贏彩票，就全泡了湯。

老健爲甚麼會知道呢？有甚麼根據？

藍新平探長看到了石德之那得意洋洋的神態，不知怎的，打從心底裏討厭了起來。

倒不是他對王善男有甚麼好感，但「銀月」打敗了「金輝」，令他感到不快。

他定了定神。

接着又把事情前前後後地想了一遍。

不知怎的，對石德之的懷疑，越來越深了。

雖說贏了打吡，會令馬主興奮而感到光采，但是單純是爲了這樣而要去殺人，似乎又是太不可思議的事。

爲了要贏打吡而殺騎師？

不不不！那不太有可能。

「探長！」王明在背後叫他。

原來王明不知甚麼時候，來到他背後。

「探長，胡正走了。」

「甚麼？」藍新平探長怔了怔。

「他躲開了記者，偷偷地溜了。」

「呀！」藍新平探長吁了口氣。

這也難怪，八千萬，放在「金輝」身上的八千萬，一下子泡了湯，誰都會怪騎師。

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

「你可知道胡正住在哪裏？」

「知道，在九龍塘蘭開夏道。」

「家裏有甚麼人？」

「太太和一個小女兒，她女兒正在唸小學。」

「快去看看。」藍新平探長焦急地。

「有甚麼事嗎？」王明有點不明所以。

「你快去看一下，如果胡正不在，就問他老婆，看看他有甚麼地方可去。」

「我明白了，你怕他自殺？」王明恍然。

「快！」藍新平探長大喝一聲。

王明拔腳便跑。

藍新平探長發火，非同小可。

王明一邊朝停車場跑去，一邊在想：「探長怕胡正自殺吧？」

其實，王明祇猜到了一半。

藍新平探長擔心的是有人會幹掉胡正。

假定，今天這場打吡是有「造馬」成份，那就是說胡正給人收買了，令「金輝」落第。

爲了要封胡正的口，兇手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殺人滅口，那麼胡正的性命可就有危險了。

不過，沒對王明明言，主要是藍新平探長自己也說不準。

十四匹馬的賽事，有可能造馬嗎？

尤其是像打吡那樣的大賽。

就是收買了胡正，令「金輝」落第，也不能控制其他十三匹馬。

「金輝」一落第，其他十三匹馬都有機會跑出來，不一定是「銀月」奪冠呀！

還有，兇手收買了胡正，那麼他自己又買那匹馬呢？以常理而論，自然是「銀月」，但「銀月」無必勝的把握。

一場賽事，出馬十四匹，不買大熱門，注碼自然落在其他馬匹身上。按形勢，自是以「銀月」最佔優，實力僅次於「金輝」，却無必勝把握。

兇手要造馬，先發出恐嚇信，從而殺死原北俊，再收買胡正，那就是說他對「銀月」勝出，有絕對的把握，不然絕不會那樣做。爲甚麼兇手知道「銀月」必會勝出呢？

「怪呀！」藍新平探長不由得慨嘆了起來。

* * *

第二天，天氣跟天文台開了個大玩笑。

天文台預測「天氣晴朗」，換來的却是陰霾密佈，一清早，就灑下

了黃豆般大的雨。

藍新平探長九點鐘就離開了家門，駕車回探長室。在偌大的寫字枱上，早已放上一疊當天的報紙。

藍新平探長隨手拿起「南方日報」，翻開到馬經版，頭條是：「馬王『金輝』慘遭滑鐵盧。」再看其他報紙的馬經版，頭條標題大同小異。人們彷彿都惋惜「金輝」的慘敗，而不熱衷於「銀月」的獲勝。

藍新平探長找遍所有馬經版，都看不到有一家用「銀月」勝出做頭條，人同此心，可見人們對「金輝」的倚重。

有一篇報道，吸引了藍新平探長的注意。

署名「聾直人」的文章，不外五百字，却深入動人。「神話終於崩潰了」

「金輝」不敗的神話，在午後夕陽中，以第四名過終點的賽績，徹底地破滅了。

「萬千馬迷却給這個事實唬住了，靜寂一片。那是沒可能的。

「我也怔住了，看着『金輝』低垂着頭，給人牽過隧道，朝馬房走去。

「我在『金輝』三歲時，已喜歡上牠，因此，今趟我毫不猶豫把身上的錢全押在牠身上。雖然牠輸了，我並沒有後悔，相反我覺得牠更接近我了。

「神話雖崩潰了，但能看到牠，是我的幸福。

「以後，我仍會買『金輝』，我不會放棄。」

這篇文章，充滿了作者對「金輝」的感情，對藍新平探長而言，却沒有甚麼參考的價值。

馬經版還刋了各駒沿途的走位情形，一共有六張照片。

㈠開閘，「金輝」搶在第七位。

㈡爆炸彎，「金輝」在第六位，一二位置是「金童」和「馬路」，「銀月」在第三位。

㈢入直路，「馬路」和「銀月」搶出。

㈣最後一百米，「銀月」跟「馬路」並排惡鬥，「金輝」在第四位，就這樣過終點。

㈤童輝脫帽向馬迷致謝。

㈥「金輝」垂着頭給人牽走。

藍新平探長把照片看了一遍，想起了昨天的打吡賽事，不禁想起了一個疑問。

昨天的打吡可有造馬嗎？

胡正一夜未歸

藍新平探長又被陸署長叫過去。

陸署長的寫字枱上，滿是報紙。他讓藍新平探長吸了一根上佳的古巴雪茄，然後問：「你說打吡會有事發生，可現在甚麼都沒有呀！」

「我想了一個晚上，唉！」藍新平探長嘆了口氣：「不過，在馬迷們看來，『金輝』輸了，可眞的是一件大事；對我們來說，自是天下太平。」

「有沒有可疑？我是說整場賽事？」

「不知道，不過，據說散場後有一點小騷動，五六十個馬迷在街上鬧事，推翻汽車，用石塊擲投注站，警方逼得採取行動，抓了幾個人。」

「有起訴嗎？」

「祇起訴了兩個人。」藍新平探長說：「馬迷並非懷疑造馬，他們祇是不滿『金輝』輸掉了。」

「你認爲可有造馬成份？」

「我看過圖片，也看過錄影帶，看不出有甚麼不妥，『金輝』的而且確是跑輸了。」

「胡正避開了記者？」

「他看來有點內疚，偷偷地溜了，我派了王明到他家裏去查看，以防萬一。」

「有消息嗎？」

「胡正一夜未歸。」

「怎麼？失踪啦？」

「他妻子和練馬師好擔心，但一夜未歸，不能說就是失踪。」藍新平探長說。

「是嗎？」陸署長苦笑一下：「我怕沒那麼簡單吧！」

「如果昨天的打吡賽有造馬，那麼胡正的處境就危險了。」

「你看過『南方』日報的匿名馬評嗎？」陸署長忽然問。

「還沒有。」

「你不妨看看。」陸署長把一份剪報遞了過來。「寫得很辛辣。」

藍新平探長接過一看，祇見報上的文章有部份被紅筆圈着，相信就是陸署長口中所謂的「辛辣」部份，文章署名「MY」，當是爲了行文的方便。

「今屆的打吡大賽，一致被看好的大熱門『金輝』，終告慘敗。

「這已成爲鐵般的事實，除了嗟嘆，馬迷又能做些甚麼呢？賽馬並無絕對，這樣說，『金輝』慘敗，似乎祇好歸諸命運吧！

「不過，我在這裏要提出的是『金輝』落敗的方式，落敗跟敗北是同義詞，不過落敗的方式，却有好幾種，那就是可以接納的落敗和不能接納的落敗。

「簡單說，就是敗得合理和敗得不合理。

「『金輝』也曾輸過，輸給今已退役的老馬王『無敵』，然而，每個人都知道，那場馬『金輝』敗得合理，『無敵』在千八米賽事中締造一分四十六秒九的佳績，是『金輝』無

論如何也跑不出來的，因而落敗合理。

「但反觀今趟打吡，以我個人而言，就覺得『金輝』無論怎樣說，也是敗得不合理。」

藍新平探長擦了擦鼻子，再往下看。

「必然有內幕，我們都知道，在打吡之前，曾經有人發信恐嚇，著名騎師原北俊被人毒死，今趟『金輝』的慘敗，無法不教人不懷疑跟上述事件有關連。

「我不敢說打吡有造馬的嫌疑，但出現了某些問題，則是事實。

「那就是有不公的現象在我們眼前出現，我相信我的觀察並沒有錯，因而想把所想的寫出來。」

「你覺得如何？」陸署長問。

「寫得斬釘截鐵，問題是MY這個人，到底手頭上掌握了甚麼有力的證據。」藍新平探長抒發了個人的意見。

這時候，在藍新平探長的心中，浮現起老健這個人，會不會是他呢？

不過，看文筆，又不太像。

那麼這個署名「MY」的人物，又會是哪個人呢？

陸署長又點起一根古巴雪茄，道：「馬會的賽馬報告沒甚麼特別的說法吧！」

「馬會沒有懷疑這場賽事。」

「你呢？」陸署長突然這樣問。

「我不是馬迷，無法評論。不過，因爲有了恐嚇信和原北俊被害事件，我跟石德之和王善男見過面後，在馬會職員的引領下，看過各出賽的馬匹。」

「可有甚麼感想？」

「檢查制度嚴密非常，很難出現以往的毒馬案。」藍新平探長坦率地說出了他的看法。

陸署長問：「胡正在賽前的情緒如何？」

「臉色有點蒼白，不過，能騎『金輝』這樣的馬，壓力難免，自不免有點緊張，不算異常。」

「對！」陸署長同意。

「除了那個MY外，似乎沒有人懷疑打吡有造馬的可能性。」

「不過如今胡正失了踪，再加上發生了的事，總不能不教人擔心。總之，在形式上，嫌疑犯心願已遂了一半。不過，嫌疑犯的眞正目的是甚麼，我們似乎還未能下判斷。」

「目前，第一步要做的是找到胡正，祇要找到他，就知道打吡有沒有造馬。雖然，十四匹馬，不易造馬，但是否如此，還得調查。」

「你今天的步驟是甚麼？」

「找胡正的任務由王明負責，相信必會有消息，今天下午兩點，余廐有個追悼會，追悼原北俊，相信有關人士都會出席，我打算參加，順便看看有沒有新的綫索，如果有時間，我會跟井德雄見面。」

「就是那個有名的馬評家？」

「對！十四匹馬，能否造馬？我想聽聽專家的意見。」

＊　＊　＊

井德雄在尖沙咀舊區開了一家叫「銀冠」的咖啡室。

在那裏，藍新平探長拜訪了井德雄。

不愧是騎師出身，身材雖小，目光銳利，說話斬釘截鐵，乾淨俐落。

「說眞的，你看昨天的打吡有甚麼問題？」藍新平探長問。

井德雄喝了一口由女侍送上來的咖啡：「你也許聽過賽馬無絕對這句話吧！那是說天下無必勝的馬匹。」

「你認爲打吡可有造馬的成份？」

「造馬？我不考慮。」

「是不是因爲馬太多？」

「這是其中一個理由，我知道探長一定認爲有人收買了胡正，要他令『金輝』落第，對嗎？」

「是！」藍新平探長點點頭。

「好！就算收買了胡正，那麼那一匹馬會跑上來呢？其他十三匹的馬，實力接近，各無穩勝把握，難道連其他十三位騎師也收買了嗎？」

「但是，『金輝』以外，最大的熱門就是『銀月』，看來嫌疑犯是買重了『銀月』的獨贏。」

「這祇是門外漢的想法。」井德雄呷了口咖啡：「事實上，這不可能。」

「願聞其詳。」

「像昨天，『金輝』倒灶，『銀月』跑第一那樣賽事，觀諸過往賽績，並不多見。」

「你意思……」

「我常常對人家說，第二熱門最不可靠，過往，我就有過不少類似的痛苦經驗。」井德雄說，接着就舉了不少實例來證明他的看法。

大熱倒灶，次熱勝出的例子，居然少之又少。

「其實許多時大熱門失利，代之而起的是冷門。」井德雄說：「這種情形，屢見不鮮。」

「這麼說，井先生認爲昨天的打吡是沒有問題了？」藍新平探長問。

「以我所見就沒有。」井德雄說：「至少祇能說戰略錯誤。」

「哦？」藍新平探長怔了怔。

「以前，『金輝』大多在入直路時已超前，但今趟却留在後一點，衝上時，又遇到了阻撓，以致無法發揮淩厲的衝勁，如果是原北俊，

騎熟了，會擠開身邊的馬匹，朝前衝，那麼戰果有可能不同。」

藍新平探長點了點頭。

「不過，也有可能是騎馬師的策騎指示，不同騎師，騎法不同。」眞不愧是名馬評家，處事圓滑。

「不過，常常聽人家說造馬，難道沒有這回事嗎？」

「你們警方最近不是先後抓過膝義和戴艮行嗎？聽說都放了人。」

「對！戴艮行今天下午放了，不過，警方不會放棄調查。」藍新平探長說。

「警察就是這樣，主觀頑固。」井德雄說：「不過，有關造馬，我倒有點看法。」

「請說！」

「我做過騎師，自問對馬匹有點了解。」

「不！你是專家。」藍新平探長由衷地道，多年前，井德雄是譽滿全城的大騎師。

井德雄自豪地說：「我對馬的認識，至不淺，騎師生涯，令我對馬匹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老實說，我的貼士大致上很有水準，即是說我根本能預知賽果，一場馬，我貼四匹，許多時都可進一二三名。」

井德雄沒撒謊，他的貼士，全城最準。井德雄又往下說：「我根據馬的質素血統、狀態，練馬師的手法和配搭，測出賽果，當然場地也是一個致勝的原因，有些馬匹不擅跑膠地，有些則獨擅黏軟地。不過，科技進步了，目前的跑道是全天候的，不太受天氣影響，對預測賽馬，又多了一重保障。」

藍新平探長聽得津津有味。

「許多時，大熱門勝出，就沒有人說這場馬造馬，但一旦輸掉，立即謠言四起。這是因爲……」

「跟賭博有關。」藍新平探長插嘴。

「對！賽馬不同其他運動，在運動的同時，還兼具博彩成份。不少騎師，都想贏馬，這樣就可以拿獎金，我知道有部份騎師跟黑社會來往，不過，大部份騎師都會潔身自愛。」井德雄說。

藍新平探長基本上同意了這個見解。

井德雄又說：「不要以爲相馬好容易，馬匹是有感情的，牠要跑，你拚命拉，還是無濟於事，有時候，馬迷對馬匹期望過高，騎師拚命騎，輸掉了，馬迷仍然會說騎師造馬，那就太冤枉了。」

「你說過拉馬好難，是不是絕對拉不來？」藍新平探長感興趣地問。

「不是！」井德雄搖搖頭：「高手是有辦法的。」

「甚麼辦法？」

「他可以用雙膝頂住馬腹，令馬匹展步艱難。」井德雄分析地道。

「照井先生的說法，許多時馬迷口中的造馬，事實上是沒有其事的了？」

「對！」井德雄說：「馬迷自以爲懂馬，其實不然，說一件事給你聽吧。」

井德雄要了另一杯熱咖啡。

「許多時，馬匹在晨操時可以跑出快時間，於是馬評家就認爲牠狀態好，把牠判作首選，人同此心，那匹馬就成爲了大熱門。於是馬迷拚命買，結果呢，許多時跑了個包尾。馬迷當然吵起來，說是造馬。事實上在陣上，騎師並沒有造馬。」

「爲甚麼？」藍新平探長詫異地問。

「晨操時，操馬的往往不是騎師，而是助手，如果騎師身重一百一十一磅，而助手是一百零五磅，相差就相差了六磅。一般而言，馬匹負重有兩磅之差，相距就是一個馬位，馬匹在陣上跑不出晨操時間，當然贏不了。」

藍新平探長恍然大悟。

＊　＊　＊

中午十一點多，藍新平趕去追悼會現場。由於天雨，出席的人不多，場面淒清。

王善男祇來了一會，就乘車離去，看來「金輝」之敗，對他的打擊不小。

每匹馬祇有一次機會參與打吡，換言之，「金輝」在牠的往後生涯中，已沒有再角逐打吡的機會了。

難怪王善男那樣沮喪和失望了。

參加哀悼的騎師們，個個臉露愁容，無精打采。這也難怪，原北俊是給人毒死的，兇手一日未被抓獲，人人自危。

遺屬席上，祇有一個年輕的女人，她那異常的美麗，吸引了不少哀悼者的注意。

她正是原北俊唯一的胞妹原美珠。

皮膚稍黑，但那對大眼睛，却是殺死男人的武器，連藍新平探長那樣正派的男人，在上香時，也忍不住多看了幾眼。

原美珠垂着頭，沒有一滴眼淚，然而放在膝蓋上的雙手的指頭部分，肌肉一片泛白，反映出喪兄之痛是如何打擊着她的心靈。

藍新平探長上了香回到座位時，王明已在座。

「探長，胡正還未回家呢，現在董成在他家那裏。」

「有沒有打過電話回來？」

「他太太說沒有，看樣子，不像撒謊。」

「胡正母親家裏可有查過？」

「打過電話去，也說沒來。」

「胡正可有跟黑社會來往？」

「目前還不敢肯定，情報組已着手跟進了。不過，他喜歡喝酒，說不定在夜遊場所，會碰見黑人物。」王明分析地說。

「你有見過胡太太嗎？」

王明說：「有，是一個賢妻良母。」

「會不會謀殺胡正？」

「不會吧！」王明說：「我趕來這裏，就是想看看胡正會不會來，他應該來的呀！」

「我們出去談！」藍新平探長看到不少人向他們這邊瞧過來，一把拖着王明出去。

兩個人來到停車場，藍新平探長從褲袋裏取出馬經打開，讓王明看。

「井德雄跟我見過面，他說一場十四匹馬的賽事，很難造馬，因爲牽涉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哦！」王明怔了怔。

「與其要造馬，還是選擇馬少場合，比較容易成功。」藍新平探長點了一口煙。「這場馬的總彩池，聽說接近二億，如果有造馬，唯一的方法就是調查彩池。」

「怎樣調查？」

「看看冷門馬的票數有沒有異常。」藍新平探長說：「馬少場合，由於投注額較少，有甚麼風吹草動，就會影響賠率，給馬迷看出端倪。」

「是呀！」王明應了一聲。

「因此，嫌疑犯不會投下重注，然而像昨天的彩池，有二億，那就另當別論。」

「探長的意思是說由於『金輝』背了重票，即使投注其他馬匹，也不會影響彩池？」王明問。

「對！『金輝』大熱，你買甚麼馬，馬迷也不會注意。」

當然，一切都是假定，如果昨天的打吡賽，沒有造馬成份，那麼，藍新平探長的說法就不能成立了。

＊　＊　＊

盧賢明正午才爬了起來，因爲星期三沒夜馬，星期一可以不看晨操。

他胡亂進了一點早飯，匆匆出門去參加原北俊的葬禮。雖然他跟原北俊不熟悉，但由於原北俊是被人毒死，好奇心讓他想去看個究竟。

在火車站下了車，剛好碰到老健駕車經過，就上了車，一起朝馬場駛去。

「我知道師傅會來。」

「那當然。」老健笑了笑。

「師傅對原北俊的死好像蠻有興趣呢！」

「你怎會知道？」

「你不是說過『金輝』會落第的嗎？今日南方日報馬經版上又有了MY的文章，暗示打吡有造馬成份，我看師傅是爲了要搜集證據才來的。」

「我最痛恨造馬，要把它揭發，我要對得住千萬馬迷。」

「我知道。」盧賢明點點頭。

「你最好甚麼都不要知道，你太清楚，對你沒好處。」老健說。

汽車泊好後，朝馬房走去，看到不少人走了出來，這才知道追悼會已結束。兩人有點沮喪之際，盧賢明的目光忽然被遠方的物體所吸引住了。

一個穿着黑衣女人的身影，飄進了盧賢明的眼睛裏。

他立時呆住了。

他不相信在這個世界裏，居然有這樣美麗的女人。他拉住一個追悼者問，這才知道那女人是原北俊的妹妹原美珠。

「呀！眞是大美人！」盧賢明不禁發出讚嘆。

「是！的確是大美人，比明星還美呢！」老健附和。

其實老健這個人說法並不太合潮流，現在的女明星，許多都不美。

「師傅也有同感？」

「我是男人呀！」

「我還以爲師傅喜歡馬比女人多呢？」

「我兩樣都喜歡。」

「聽你這樣說，我就放心了。」

「甚麼？」老健怔了怔。

「編輯部流傳七個傳聞，師傅獨身是其中一個。」

「甚麼？小小的編輯部居然有七個傳聞？」老健似乎有點不相信。

「對！七個傳聞，我不是全部知道，祇知道兩個，第一是爲甚麼井德雄會成爲顧問。」

「那可簡單，井德雄以前是騎師，我們的老闆以前是練馬師，他們是好朋友。」

「另外一個就是爲甚麼師傅至今仍是獨身。」

「因爲已到中年，所以才引起你們的懷疑，對嗎？」

「師傅是一個好男人，英俊瀟灑，應該有不少女人喜歡，又怎會到現在還是王老五呢！必然有內情……」

「甚麼內情？」老健怔了怔。

「有可能以前戀愛過，但那個女人一遇到意外之後，師傅因此不再談戀愛……」

「呀呀！太浪漫了，我像是那

樣的人嗎？」老健笑起來：「我不是一個浪漫的人，不過泡泡酒吧，逛逛舞廳，來個一夜情，倒是有的。風流過後，照常上班。」

老健又看了原美珠一眼，道：「我可不知道阿原有個這樣漂亮的妹妹。」

「你跟她可登對呢！」

「甚麼？」老健瞪大眼睛。

「你們是金童玉女呢？」

老健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別亂講！她才死了哥哥呢。」

盧賢明一伸舌頭：「是是是！我說錯了。」

盧賢明望了老健一眼，對他的友情又加深了一層。兩人回到汽車，雨仍然下着。

老健坐上駕駛位，並沒有即時開車，掏出一包香烟，請盧賢明吸。

「不不不，我一見香烟就頭痛。」

「是看到了美人，連烟也不吸了？」

「不！這沒關係。」盧賢明說：「原北俊是一個甚麼樣的騎師呢？」

「一個好騎師，烟酒不沾唇。」老健說。

* * *

胡正失踪了。

這一日，藍新平探長與王明去找胡正太太，了解胡正角逐打吡的情景。

「老實說，我先生好興奮。能夠策騎『金輝』角逐打吡，實在是一項榮譽。」胡太太說：「不過，原北俊的死，替我先生帶來不少哀傷。所以，我先生的心情是哀樂參半。」

「胡先生最近出賽多嗎？」藍新平探長問。

「不算少，以他的年齡，算得上是多了，有時盛情難却囉！」

「如果一個騎師少出賽，練馬師也不敢起用他來騎『金輝』這匹馬吧！對了！胡太太！胡先生決定騎『金輝』後，可有接過甚麼信和電話？」

「有！」胡太太想也不想地點點頭：「信來了十多封，多是鼓勵他努力策騎，爭取打吡勝利。」

胡太太叫傭人把那十五六封信取來讓藍新平探長看了看，沒甚麼特別。

「電話呢？」

「我接過四五個，都是鼓勵我先生的。」

「胡先生可有自己接過電話？」

「有。」胡太太點點頭。

「這裏面可有恐嚇電話？因爲原北俊前後接過兩封恐嚇信。」

胡太太低着頭沉思。

過了一會，她說：「這樣說，我倒想起來了！」

藍新平探長心頭一震：「可想到了甚麼？」

「是賽前一夜的事，凌晨時分，我先生已上了床，準備睡覺，電話響了……」胡太太眨了眨眼睛。

胡太太往下說：「我走去聽，是一個男人的聲音，聲音很低，說了聲請胡正聽電話。我告訴他胡正上床了，對方說一定要他來，性命攸關。我衹好叫胡正聽。」

「說下去！」藍新平探長命令她。

「我先生低聲說了兩三句，突然罵了一聲渾蛋，掛上了線。」

「胡正可有說是誰打來的嗎？」王明着急地。

「沒有，但聽完了電話，他神色有異。」

「啊？」藍新平探長不禁地喊了一聲：「他很興奮嗎？」

「是，他叫我把威士忌拿來，一連喝了三小杯，這才上床睡覺。」

「你剛才說胡正說了兩三句，可記得說過甚麼話嗎？胡太太，這一點好重要，請你仔細地想一想！」

「這個……」胡太太臉有難色：「我不敢太肯定，起初我先生說『我是胡正』之後，聲音就大了起來，似乎有點怒意，一個勁地說『我知道，我知道』，之後，又說：『我不是說過知道了嗎？』跟着他掛了電話，至於對方說甚麼，我全然聽不到。探長，這跟我先生失踪有關嗎？」

「還不敢肯定，對了，賽馬那天，胡正穿甚麼衣服？」王明問。

「藍西裝，紅領帶，胸襟插了白袋巾。」

「帶了多少錢？」

「因爲是打吡賽，多帶了一點，大約六千塊。」胡太太回答。

藍新平探長問：「是五六千嗎？」

胡太太點點頭。

如果有五六千，大抵可以捱一個星期左右。

目前，便宜的酒店房間，大約是五六百塊，加上膳食，胡正可以隱居一個星期左右。

看來胡正是故意避人耳目了。

「請問原北俊跟胡正是甚麼關係？」

「我先生一向當阿原是弟弟，他沒有弟弟，所以很愛護阿原。」胡太太說：「阿原還是新人時，常常來我們家玩，我先生還不時指點他怎樣策騎。」

「最近，原北俊升任余厩的主任騎師，胡正可有不高興？」藍新平探長問：「還有，在入息方面，

是不是少了？」

「胡先生是人，不是神，落寞難免，不過，世界現實，那是無可奈何的事，他也經歷過類似的事，取代了師傅的位置，所以雖是少了，不過，我們有積蓄，生活不成問題。」

「不過，人總有名利之心的，胡太太！」藍新平探長說：「胡正贏過三百多場頭馬，却沒贏過甚麼大賽，對嗎？」

「對！這點相當遺憾，所以今趟有機會騎『金輝』跑打吡，他興奮到不得了。」胡太太低聲地：「但輸了，打擊太大，所以躲起來吧！」

看來胡太太並不擔心胡正會失踪。

「胡正可有跟你提起過造馬？」

「沒有。」胡太太搖搖頭。

「我們拘捕過滕義和戴艮行，胡正沒提起過嗎？」

「我當然知道這兩件事，但我先生從沒跟我提起過。」胡太太說。

「是嗎？」藍新平探長不禁有點失落。

造馬在馬圈中十分盛行，胡正眞的沒對太太提起過嗎？藍新平探長不禁有點狐疑。

「你們的戶口是哪家銀行？」藍新平探長突然問。

「中央銀行北區分行，余厩的人多在那裏開戶口。」胡太太回答。

* * *

藍新平探長和王明離開胡家。董成仍留守外面負責監視，藍新平探長偕同王明上了汽車。

「銀行關門了嗎？」

藍新平探長看看錶問王明。

王明說：「關了，明天我去一趟，調查一下胡正的戶口，看看有甚麼發現。」

「申請搜查令吧！不然銀行方面不會合作。」

「放心！銀行的經理是我老友。」王明笑了笑：「殺人事件，事關重大，他敢不讓我查！」

「知道調查的重點嗎？」

「知道。」王明駕着車：「有兩點，一是看存款額，其次是看看打吡賽前後，可有人存進巨額現金或支票，對嗎？」

「對！尤其是後者，萬一有，這就證明胡正給人收買了，我們要追查存款人。」

「知道了！探長！下一步我們該怎辦？」王明問。

「你去找石德之再問問，我去找老健。」藍新平探長說。

「就是那個馬評專家？」

「是！」藍新平探長點點頭：「我聽他跟同僚說『金輝』必然會輸，我想了解一下。」

「這可眞有趣。」

「今次事件的核心在於昨天的打吡賽到底有沒有造馬？井德雄表示十四匹馬好難造馬！」

「我有同感。」王明跑了二十年馬，自詡是專家。

「一般而言，我有同感。但是如果不造馬，那麼嫌疑犯寄恐嚇信，毒害原北俊，到底是爲了甚麼？」

「這個……」王明啞住了。

兩人互相望了一眼，決定分道揚鑣。

藍新平探長去找老健，按了半天鈴，沒人開門。沒法子，祇好回警署，跟陸署長聊了一會，捱到晚上，又去找老健。

老健還沒回來。藍新平探長坐在汽車裏吸烟斗，沉思，到了十點半，一輛的士，自遠衝了過來，停在老健家門前。

老健已醉得不能走路，由一個年輕小伙子攙扶着。藍新平探長下車跑了過去。

「喝醉了？」

小伙子點點頭：「我從來沒見過師傅喝醉過。」

「我們送他進去。」

「我叫盧賢明，藍探長！幸會幸會！」小伙子伸手跟藍新平探長握了握。

「你是他同事？」藍新平探長問。

「是，不過，正確一點說，我祇是他的徒弟。」盧賢明回答。兩個人把醉倒的老健扶進屋子，放在床上。

盧賢明跑進廚房，喝了一大杯冷水，吁了口氣，再回到客廳。

「從來都是我先倒下的，想不到，今趟倒下的居然是師傅。」

「爲甚麼會這樣？」藍新平探長好奇地問。

「看來我師傅跌進情網了。」盧賢明笑了起來。

「呀！鬧戀愛了？」

盧賢明點了根香烟：「我們今天去了原北俊的追悼會。」

「我也去了，可能一前一後，沒遇着。」

「是吧！」盧賢明噴了口烟：「我們看到了原北俊的妹妹原美珠。」

「呀！那是大美人哪！」

「對呀！我師傅一看就着了迷，在回程時，臉上沉鬱得很，因爲不想回家，而且不停地提着原美珠的名字。」

「聽說老健是王老五，爲甚麼至今還不結婚？」

「我猜是以前曾經失戀過，看到女人，怕了。」盧賢明說：「不過，看到了像原美珠那樣出色的美人，於是死去的心再又復活過來。」

「呀呀！」藍新平探長嚷了幾聲，「我聽老健說過『金輝』必敗無疑，你可知道？」

盧賢明點點頭：「師傅的確說過，就在馬圈那裏。」

藍新平探長說：「我當時站在你們附近，所以聽到了，好奇怪呀！」

「師傅說『金輝』會輸，我也覺得奇怪，我雖然新入行，但每天看晨操，多少知道看馬有三個條件，第一是毛色光亮與否，第二是動態平靜活潑與否，第三則是看看排出的糞便，是軟還是硬，那天『金輝』一切正常，所以不可能輸，師傅叫我買『銀月』的獨贏，如果我聽話，可贏大錢。

「但是師傅却買了『金輝』的獨贏，因爲他喜歡那匹馬。」盧賢明看着牆上掛着的那幅「金輝」凱旋歸來的照片：「師傅對『金輝』可算情有獨鍾，他告訴我，以前有一匹馬王叫『空中霸主』，『金輝』跟牠有血緣關係。」

「好了，那麼那個叫MY就是老健了？」

「你說『南方』日報馬經版的那篇文章，不錯，那是我師傅化名寫的。」

「他說昨天的打吡賽有造馬的成份？」

「是！不過，我看不出來，也許是道行淺。還有，戴艮行那件事，師傅早說過他贏不了。」

「我得跟老健聊一聊。」

盧賢明走了後，老健自睡房中走了出來，一見藍新平探長，不禁怔住了。

「探長！你怎麼會在這裏？」

藍新平探長把來龍去脈說了一遍。

老健走到洗手間，扭開了龍頭，把頭淋濕了，然後用毛巾揩拭着。

這樣，較清醒過來。

「盧賢明呢？」

「回去了。」

「是嗎！」老健大力地搖了一下頭。

「我有事請教。」

「是不是有關昨天打吡賽之事？」老健走到沙發上坐下，點了根烟。

「你發表在『南方日報』上的匿名文章，我拜讀過了，十分感到興趣，你說過『金輝』會輸，爲甚麼你會知道。我問過井德雄，他說那場賽事沒問題。」

「一般而言，的確如此！」

「但是你的看法不同，還有……」藍新平探長盯着老健：「你也說過戴艮行造馬，對嗎？」

「是盧賢明告訴你的嗎？」

「我想知道爲甚麼你會知道？」

「如果我不說呢？」

「這件事跟兇殺案有關，你不合作，我祇好請你去警局……」藍新平探長認眞地道。

「呀，民不與官鬥，好吧！我說。」老健站了起來，走到窗前的寫字枱前，拉開抽屜，取出一本筆記簿。

「在說之前，有一個條件。」

「請說！」藍新平探長灑脫地答。

「這不能作爲呈堂證據。」老健揚了揚手上的筆記簿。

「好吧！」藍新平探長惟有屈服：「快給我看看。」

「看吧。」老健翻開筆記簿，讓藍新平探長看。

* * *

戴艮行　右手　馬鞍(3)
朱祐　右手　腹(2至3)
田敎　右手　下
胡正　左手　下
倫明　右手　馬鞍　左至下
喬德　左手　面(三至四)。

看得藍新平探長一頭霧水。

「這是甚麼東西？」

「我五年間蒐集的成果。」老健洋洋得意地。

「甚麼？」

「警方對造馬的了解很膚淺，常常以爲騎師會利用騎師室的電話向外發散消息，我不相信。」

「哦！」藍新平探長側着頭。

「你知道騎師室裏，有別的騎師，不少騎師不會造馬，在那裏傳遞消息，就會走漏消息。」

「原北俊不造馬嗎？」

「對，他是一個正派騎師。」老健說。

「呀！可惜。」

「聽明的騎師，根本不會那樣做，他們利用手勢傳遞消息，在馬匹行圈時，他們就向有關人等傳遞消息。」

「怎麼樣傳遞？」

老健吸了口烟，曖昧地一笑。

「祇有在馬圈才能這樣做。」老健說：「我在過去五年間，監視着那些古靈精怪的騎師，發現他們在造馬時有相同的手勢，我把它們一一記錄下來。一旦看到，就知道熱門要輸了。」

「是嗎？」藍新平探長大感興趣：「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他指着那本筆記簿。

老健應了一聲：「右手——馬鞍，是說騎師在馬圈時，用右手打馬鞍三下。戴艮行一用這個手勢，熱門休矣。」

「那天也是這樣？」

「是，所以輸掉了。不過他也會用別的手勢指示贏馬！」老健說。

「怎麼樣？」

「他雙手緊拉韁繩，不作任何手勢。」

「那麼右手……下，又是甚麼手勢？」

「右手垂下……」老健回答：「至於腹部，即用右手輕輕拍着腹帶部位。」

「呀！」藍新平探長低聲地叫了起來，想不到馬場居然如此複雜。

「左手……面，那就是用左手擦面三至四下。」

「昨天跑打吡賽，胡正的右手有垂下嗎？」

「有！所以我知道『金輝』必定輸。」

「這個……」藍新平探長把老健所說一一記下，雖然不是最有力的證據，但作爲參考資料，作用很大。「聽說你對原北俊的妹妹入了迷，對嗎？」

「甚麼？」老健怔住了，顯得十分狼狽。

老健把香烟拋在烟缸裏：「嘿！又是那個小盧，對嗎？他眞多事！」

「不！他倒不是多事，像原美珠那樣的大美人，男人看到，怎會不動心！不過，她跟你倒很相配呢！」

「唉！」老健長長地嘆了口氣：「她大哥剛死去，她心中，看來全是原北俊的影子吧！這不是時候！」

藍新平探長見再沒甚麼事可問，便告辭回警署。

王明已先他在了。

「探長！石德之到澳門去，跟他的情婦一起去的，聽說是避靜去了。」

「那麼明天再找他吧！」藍新平探長也不急在一時。

五月二十九日，一早，王明就去查胡正的戶口。

早上十點左右，王明掛電話給藍新平探長：「我查過了，胡正有兩個戶口，一個儲蓄，一個往來，前一個有三十萬，後者有十萬。但打吡賽前一天，有十萬存進儲蓄戶口，存款人叫石裕明，從中區總行轉過來的。」

* * *

事態有進一步發展了。

至少，藍新平探長有這個感覺。

「快去總行查一查這個石裕明是何方神聖。要徹底點，再不然，找董成幫手。」藍新平探長重重地吩咐着。

藍新探長打開了「南方」日報。

一看，就看到了戴艮行對記者們所說的話。

戴艮行恢復自由身後，大言不慚地對記者們表示：「他是絕對清白的。」

「我從來沒有造過馬，眞不明白警方爲甚麼要針對我。」

戴艮行一派理直氣壯的樣子。

除此，馬會也發表了文章，認爲戴艮行是一個正直無偏的騎師。

公然爲戴艮行辯解，可見馬會並沒有意思追查戴艮行的行爲。

不過，馬會對戴艮行也實行了一定的懲罰，象徵式地罰他不小心策騎，停賽三天。

「媽的！」藍新平探長看到了報章後，不禁無名火起三千丈。

明明是造馬，居然對天撒謊，這是一個甚麼世界！

他對偵緝課的同事也有點不滿，好不容易抓到獵物，却因證據不足，平白的放了人。

他決心自己去調查這件事。

目前，他手下有兩個得力助手，王明與安强，再加上的董成，也夠對付。

他又想到胡正的戶口多了一百萬港幣，而偏偏「金輝」又在胡正的胯下輸掉了。

藍新平探長忽然想到「MY」，他查閱這篇文章，想看看寫些甚麼。

不見了！今天沒有刋登！

藍新平探長扔掉了報紙，決心到馬會走一遭。

今天的天氣不怎樣好，天上一片雲，天氣熱得厲害，藍新平探長脫掉外套，搭在臂彎上。

到了馬會行政大厦，接見他的是新聞主任，五十多歲，神情十分拘謹。他一聽是探長，立即說：「戴艮行的事件，我們馬會日後會加以留意的。」

藍新平探長說：「那件事已告一段落，不過，我今天來是爲了打吡。」

「打吡？」嚴主任怔了怔：「那……那場賽事沒……沒甚麼問題呀！」

「但是策騎『金輝』的那位胡正騎師，賽後可失了踪哪！」藍新平探長說。

「這件事嘛，其實也好簡單，胡正輸掉了『金輝』，顏面不好過，可能躲起來了，他是一個怕事的人，不敢面對現實哪！」嚴主任說：「過兩天，他就會出來的。」

看來，新聞主任是在說胡正失踪跟馬會無關。藍新平探長把話題移到另一處。

「是否所有賽事，都有拍照下來？」

「當然，爲了防止造馬，我們馬會在各要點都安裝了攝影機，監視一切。」

「那麼馬圈那裏可有拍？」

「甚麼？」主任怔了怔：「可是賽事才是重點戲呀！」

「我想看看馬圈的錄影帶，可

以嗎？」

「這個可要得到董事局的批准。」

藍新平探長臉一板：「請你打個電話給董事局，這是殺人事件，事關重大，如果不許可的話，我們會向法庭申請搜查令，那時候，大家都不好過。」

新聞主任臉色一變，頻說：「我試試看。」

十分鐘不到，他折了回來：「探長，請跟我來。」

兩個人走進了放映室，在一張木桌上，取了一大堆的錄影帶。

「我想看打吡那一場賽事。」藍新平探長說。

「好！」主任把錄影帶塞進錄影機裏。很快，螢幕上就出現了畫面。

藍新平探長聚精會神地看着「金輝」，尤其是胡正的動作。

「呀！」他低低地嚷了一聲。

那個胡正，右手拉着馬韁，左手向下，不時在搖動。他想到——老健的那本筆記……

「胡正，左手……下……」

開跑了，藍新平探長沒有刻意地看，在他的腦海裏，只剩下胡正的動作。

錄影帶放完了。

「探長，怎麼樣？賽事沒甚麼不妥吧？我們的競賽小組至少看了十多次，也沒發現不妥。」主任說。

「有沒有發現彩池有異象？」

「你意思是……」

「『銀月』的獨贏票數和連贏票數，可有異象！」藍新平探長大聲地問。

主任說：「在這方面，我們沒有任何資料。」

「爲甚麼？」藍新平探長不解地：「如果有人大手投注，而且投注的又是一匹馬，你們不知道的嗎？」

「呀，香港的馬迷，豪賭的居多，一次過投注十萬，二十萬，那是十分平常的事，通常我們場內外的職員，都不會注意。」嚴主任說：「我們馬會，從不設投注上限，換言之，你喜歡投注多少，就是多少。打吡那場賽事，投注近二億，破了紀錄，一個馬迷買二三十萬，根本不會有人去注意。」

「……」藍新平探長沉默着。

「還有，如今有了自動售票機，馬迷可以任意投注，那麼我們更加難以估計馬迷個人的投注額。」

對！馬場內外都設有自動售票機，馬迷可以任意投注。在這情況底下，很難從票數方面斷定打吡是否有造馬的嫌疑。不過，藍新平探長却肯定「金輝」的落敗，是純粹造馬。理由是胡正在馬圈裏做出了老健所說的手勢。換言之，「金輝」之敗與狀態和實力無關，是人爲的因素，令這匹馬是輸掉了。

想到這裏，藍新平探長登時滿腔怒火，他雖然不是馬迷，但對「金輝」却有說不出的好感。

他離開了馬會，趕回警署向陸署長報告。

「有趣！有趣！」陸署長叫了一聲：「阿藍，我要告訴你一個有關打吡的消息。」

「阿藍！」陸署長又叫了一聲：「今天偵緝一課一共抓了二十六個外圍檔主，都是跟打吡有關的。」

「這麼少！單是一個區，怕也不止這個數目吧！」藍新平探長問。

「這二十六個檔主，是大外圍，我們打老虎不打蒼蠅呀！聽那邊的弟兄說，單是那場賽事，外圍就殺進了好幾百萬。」

「厲害，厲害！」藍新平探長連說：「看來他們的收穫可眞不少呀！」

「對，他們全是接受電話投注，有些還利用傳眞機，聽說百分之九十的客人都買『金輝』！『金輝』輸掉，外圍還不賺大錢，那是沒人會相信了！」

「看來，胡正是受外圍之托造馬了。」

「有可能！」陸署長說：「目前偵緝課希望我們可以循這方面調查。」

「好！沒問題！」藍新平探長一口氣答。

「你有甚麼法？」

「有三個！」藍新平探長握着烟斗「第一是外圍這條綫，十分有力。第二是個人或者組織想在馬場掘大錢，刻意造馬。至於第三，自然是『銀月』的馬主石德之。只要我們搞清楚打吡有造馬，繼續調查，照目前看來，造馬的可能性很大。」

「對！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麼兇手首先是威脅原北俊就範，不聽，就殺他，然後向懦弱的胡正落手，獲得了成功。」陸署長分析着。

神秘男子存款

「因此，我們必在胡正遇害前，把他找出來。」藍新平探長說：「胡正對我們太重要了。」

「對！一切有勞你了！阿藍！」陸署長同意地道。

回到探長室，只抽了半支烟，王明和安强都回來了。

「探長！這是存款單的影印本。」王明把存款單放在枱子上。

是儲蓄戶口存款單。收款人是胡正，存款人是石裕明。

存款單上的字，寫得方方正正，顯然做過一番手脚，不欲人認得筆跡。

「有沒有目擊證人？」藍新平探長問。

「有！」安强搶着回答：「銀行職員看到那個人，時間是星期六上午十一點半左右，銀行裏擠滿着人。臉孔雖然看不大清楚，可認到了對方的特徵。」

王明看了看記事簿。「那男人中年約三十歲，戴着黑眼鏡，身高五呎七吋到五呎九吋，那天，天氣熱，那人脫了外套，襯衫袖子給捲了起來，左手手腕有紋身。」

「紋身？」藍新平探長應了一聲。

「職員肯定看到那個紋身。」安强說：「那男人右手用布包着，把存款單和現款交給那個職員，看來是不想在存款單和鈔票上，留下了指紋。」

「有沒有看到是甚麼紋身？」

「那職員說有可能是一條龍，或一條蛇。」王明說。「有紋身，不會是甚麼好貨色！」安强說。

藍新平探長裝了烟斗：「不過不一定是黑社會，那些地盤管工，也會紋身。」

「還有，那個男人戴着耳筒，不知在聽甚麼。」安强說。

王明說：「看來不是助聽器，也許是在聽賽馬消息吧？」

「也許是吧！現在賽馬資訊發達，隔一天，已有賠率。」安强補充。

王明拍了一下頭：「我記得石德之的公司就在銀行附近呢！」

「我們再去一次！」藍新平探長說。

* * *

石德之的公司眞的在銀行附近。

樓高五層，從外表看，已有點兒古老，豈料一進門，那種殘舊的味道更濃。

公司裏，雖然人人埋首理事，却沒有一點士氣。到了五樓，接見的是石裕明社長，五十多歲，不大愛說話，跟他的父親石德之，判若兩人。

「我是藍新平！」藍新平探長把名片奉上。石裕明站起來接過名片，又回到沙發上。

這時，藍新平探長才發現石裕明的右脚有點兒跛。

「你的右脚……」

「是舊傷！」石裕明淡淡地：「探長找我有甚麼事嗎？」

「你可知道原北俊被人毒死了？」

「知道，不過，我跟父親不同，對賽馬，一點也沒興趣。」石裕明說。

「你沒賽馬？」藍探長問。

「我父親常常勸我養一匹馬，但我對賽馬，眞的全無興趣。」石裕明說。

「你父親的『銀月』贏了打吡，你父親有甚麼想法？」

「當然高興！贏打吡是家父畢生的願望，可以說，他養馬，就是爲了贏打吡。」石裕明說。

「聽說，你父親有甚麼高興的事，都會外遊，對嗎？」藍新平探長問。

「家父喜歡熱鬧，十分好客，即使平日贏了馬，也會宴請騎師和練馬師，許多時也把我叫去。」

「那麼說，獨個兒到澳門去，那可不多見吧？」

「對！」石裕明同意地答。「也許他想獨個兒享受打吡帶來的愉快吧！」

「是嗎？」藍新平探長應了一聲。

「探長，聽你的口氣，似乎是在懷疑家父，對嗎？」

「不不不，沒這回事，不過，由於是謀殺案，有關人等我都要調查。唔，對了，你右脚的傷，到底是怎麼回事，是槍傷的嗎？」

還沒回答，石裕明的臉色已青了。良久，才長長地嘆了口氣。

「你怎會知道！家父肯定不會說。」

「我只是推測，別忘了我幹哪一行，是曲尺打傷的嗎？」

「是。」石裕明點點頭。

「走火？」

「不能這樣說。」石裕明無可奈何地。

「是誰把你的右脚打傷的？」藍新平探長好奇地問。

「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石裕明吁了口氣。

「有這麼久了！」

「三十年前，我還是一個大學生，有一趟爲了戀愛的事，跟父親吵了起來。家父一時氣怒，就拔出手槍指着自己的胸膛，說如果我不聽他的話跟那個外國少女分開，他就自殺。」

「……」藍新平探長怔了怔。

「家父是一個烈性子，我怕他眞的開槍，就搶上前想把他的槍奪去，豈料糾纏間，手槍響了一下，射中我的右脚，我痛極暈了過去。」

「後來怎樣？」

「到我醒來，已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家父向警方表示是手槍走火，我加以證明，事情不了了之。」

「有誰知道這件事？」

「我沒告訴過任何人，你是第

一個人。」

「那麼沒有人知道了？」

「有！我的同學，他們都知道我爲了那個洋妞跟父親吵過一架。」

「你工作順利嗎？」藍新平探長改變話題。

「還好！不過，近來地產市況不景，生意沒有以前那麼好！」石裕明說：「其實，我也不是甚麼做生意人材！」

「可是令尊却委你以重任！」

「但是家父是社長，一切都由他控制。」石裕明說：「我只是聽命者。」

石裕明看來對他的父親十分敬畏。

藍新平探長自然了解到生長在富豪之家的種種枷鎖，在這種家庭長大的第二代，通常都擺脫不了上一代的控制。

這時他又想起了那封恐嚇信。信中好像提過要原北俊自轟右脚。

「右脚？」藍新平探長一怔，照這樣看來，那個發信人明顯地是知道三十年前石裕明右脚被射傷的事。

爲甚麼會知道呢？

爲甚麼又會把這件事寫進恐嚇信裡呢？

藍新平探長心裡充滿了疑問。

* * *

那一夜，胡正的影踪仍渺。

第二天早上，藍新平探長駕着他的汽車，直趨馬場，爲的是要跟老健見面。

馬場的人並不多，欄邊只有些寫馬經報章的記者，在觀看晨操。

老健跟盧賢明正在看晨操。

藍新平探長走到老健身邊，打了一聲招呼：「我有話跟你說。」

「好！」老健爽快地應承了。

兩個人到了公衆席那裡坐了下來。

「你說給我聽的騎師手勢，全對了，昨天我看過錄影帶，胡正在馬圈的確用了那個手勢。」藍新平探長說。

「是嗎？」老健臉上泛起一絲滿足的笑容：「不過，就算胡正出現，你也不能抓他，手勢成不了證據，他可以說是他的習慣。」

「我當然明白，告不了他。老健！你不是說那場打吡造馬的嗎？」

「我相信是，不會有錯。」

「不過，井德雄說過十四匹馬的場合很難造馬。」藍新平探長說。

「難不等於沒可能。」老健說：「世事無絕對。」

藍新平探長「嗯」了一聲。

「假定騎『銀月』的騎師一早就知道『金輝』會輸，情形就不同了，那場馬除了『金輝』，論實力能贏的，就是『銀月』，他只要跑回自己的步速，那就可以贏了。」老健解釋。

「你認爲那個騎師有份造馬？」

「不一定，他只要跑回『銀月』平日的水準，就可以贏了。」老健說。

「那個主謀下重注於『銀月』的獨贏，那就可以贏大錢。」藍新平探長補充地道。

「探長！案情到了現在的地步，一個騎師死了，一個失踪，可有甚麼頭緒？」老健反客爲主。

「我可以對你說的，這是案情機密。」藍新平探長拍了一下老健的肩：「有三條綫，一是外圍公司，一是私人組織，一是石德之，三方面都有可能，你的看法呢？」

「是否可以直說？」老健問。

「請便！我就是想聽眞話。」藍新平探長道。

「好吧！那我就說了！我看外圍那條綫，成份最低。」老健點了根雪茄。

「爲甚麼？」藍新平探長問。

「現在的外圍，不比以前了，以前是買外圍比買場內好。第一，沒投注站，或投注站不多。第二花式，馬會不如外圍，可現在，投注站比米舖還多，要買馬方便之極。其次，投注站也提供各類買馬方式，比外圍更多彩多姿，還有，在投注站裏中馬，中多少收多少，不像外圍，要講價，收不足。這樣何必光顧外圍。外圍收益不如以前，犯不着用槍殺人。」

「哦！」藍新平探長怔了怔。

「我反而不大滿意馬會的處事作風。老實說，那個馬主協會，簡直是渣滓，爾虞我詐，爭權奪利，聽說要做馬主，就得通過馬主協會去籌劃，花上好幾萬，還是一事無成呢！」

「對了！你在『南方』報寫的馬評，爲甚麼今天沒有刊登呢？」

「我交了稿，直言打吡造馬，可能是受到壓力，報館不敢登。」

「我好想看呢。」藍新平探長感喟地道。

「你不妨明天買份『香港週報』看看。」

「呀！那是一流的週報呢！它肯登？」

「我以前在那裏工作過。」

「當記者？」藍新平探長好奇地問。

「不！」老健搖搖頭：「我只是一個小脚色！帶領外地馬迷到馬場觀光，做了四年，自然沒升職，再加上待遇又不高，終於辭了職。」

「原來是這樣！」藍新平探長笑一下：「還有……」

就在這時候，老健的目光向看台那邊移了過去。

藍新平探長也望了過去。

兩個人同時怔住了。

原來在看台那邊，坐着一個女人。那女人雖然背坐着，但從她的背影看來，可以猜測必然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女人。

「是……」藍新平探長還沒說出口。

老健已搶着說了出來：「是原美珠！是原美珠！」

「眞的是原美珠！」藍新平探長看清楚了後說：「她在憑弔她的哥哥吧！」

「是吧！」老健吁了口氣。

老健的視綫一到了原美珠身上，就移不開了。對老健而言，原美珠無疑是一塊磁鐵，牢牢地把他吸住。

「老健！待會我要去拜會原家，你也一同去吧！」藍新平探長欲成人之美。

「不！我不能去！」

「爲甚麼？」

「我要把晨操記錄整理好。」老健無奈地吁了口氣：「一會才找你。」

「好吧！」藍新平探長站了起來，向看台走去。

* * *

「找到殺我哥哥的兇手了嗎？」在並肩走向停車場時，原美珠這樣問藍新平探長，語氣很冷，跟她那柔和的外形並不相襯。

「抱歉！」藍新平探長不好意思地，道：「不過，警方已盡了全力。」

「……」原美珠坐上自己的汽車。

藍新平探長也坐了進去：「如果你能讓我看看令兄的遺物，說不定會理出一些頭緒。」

「那沒有甚麼參考價值。」原美珠開了引擎。

「你覺得令兄是怎樣的一個人？」

汽車在馬路上飛馳。

「對我來說，哥哥不單是哥哥那麼簡單。」

「……」藍新平探長盯着原美珠。

「他身兼父職，父親死了之後，他一直把我當作女兒那樣來呵護。」

「最近甚麼時候見過他？」

「三個月前，我從澳門到香港來找他。」

「說了些甚麼？」

「沒甚麼！都是家常閒話。哥哥叫我跑完打吡搬來香港跟他一起住。我說那怎行，有了大嫂，不是要把妹妹踢出去嗎？哥哥笑說他這三年內都不會結婚。」

「……」藍新平探長保持沉默。

「這是哥哥買給我的項鍊。」原美珠指了指繫在脖子上的項鍊。

藍新平探長說：「呀！好漂亮呀！」

「那時候，原北俊可有對你流露出不安的神情？」藍新平探長又問。

「沒有！一點都沒有。」原美珠說：「哥哥剛贏了一個獎盃，不知有多高興呢！他還說對打吡很有信心呢！」

車抵原家，兩個人下了車。

藍新平探長想到不久前來時，還看到活生生的原北俊，不禁有點黯然。

人生眞的是那麼無常嗎？

原美珠把藍新平探長引至一樓，走進一個房間，從衣櫥裏，拉出兩個皮箱。

「哥哥的信和照片，全都在這裏。」

「謝謝！」藍新平探長謝了一聲，開始查看。原美珠轉身離開了房間。

沒有甚麼發現，但藍新平探長也沒失望。

接過原美珠手上熱騰騰的咖啡後說：「你說得對，沒甚麼綫索。」

「那就不能幫你抓住犯人了？」

「也不一定，兇手一定有理由才要暗殺令兄！如果明白了動機，那就容易找到兇手！不過，到目前，我們的綫索仍然很有限。」藍新平探長無奈地道。

他心中在想：恐嚇信、手槍、下毒、「金輝」落第、胡正失踪、一百萬存款……證據多的是，但兇手是誰，仍然渺無頭緒。

藍新平探長正點亮他的烟斗時，老健趕來了。

老健一見原美珠，有如螞蟻附羶，講個不停。

藍新平探長嘆了口氣，站起來告辭。

* * *

五月三十一日，天氣晴朗。

三個中學生下午放學後，跑到海灘去捉螃蟹。

三個人，在海灘上走來走去，尋覓螃蟹的踪跡。

其中一個高個子，拿了鐵鏟，獨個兒跑去海灘的另一邊。

那裏有不少岩石，有些高達二、三十尺，宛似一座懸崖。

高個子在石縫中找獵物，忽然聽到了「彭」的一聲巨響，他循聲音方向望過去。

岩石那裏，浮起了一個白色的物體。

高個子好奇地趨近一看，大叫起來：「汽車，汽車，快來！汽車沉了下去！」

其他兩個同伴聞聲趕來，一看

都嚇了一跳。

二十分鐘後，警察趕來了。

蛙人奉召到場，潛下海裏，把汽車縛好，由起重機把汽車吊起來。

是一輛白色汽車。

車門緊閉，但車窗開着。

車廂裏，躺着一男一女。

男人約四十五、六歲，坐在司機位上。

女人約二十二、三歲。

蛙人把男女屍體拖出，並放在沙灘上。

那男死者穿着豪華，那套西裝看來，非要兩萬不可，左手食指，戴着一個閃閃發亮的戒指。

至於女死者，則衣着異常性感，雖然輕過海水浸泡過一段時期，玲瓏的身材，仍然沒有走樣。

這時候，記者們衝過來了。

其中一個年輕記者，一見男死者，就大聲喊了起來。

「王善男！是大馬主王善男！」

＊　＊　＊

接到王善男遇害的同時，藍新平探長正在看老健刋載在「香港週報」的文章。

比起「南方日報」，這篇報道委實太大膽露骨了，它觸及馬會的要害，而且還斬釘截鐵的提出打吡賽有造馬嫌疑，這自然會引起法律上的問題。不過，在藍新平探長看來，卻覺得十分有趣，因爲他不知道馬場居然有這麼多的醜聞。

對他而言，這篇文章，充滿了正義的聲音。這時，安强衝了進來。

「死了！死了！」他叫着。

初時，藍新平探長還以爲是找到了胡正，待知道是王善男時，不禁一怔。

「王善男跟女死者的遺體已被送去殮房解剖，那女死者可眞是一個尤物呢！可惜可惜。」安强說。

「汽車是王善男的嗎？」

「是！是最新型的平治。」安强回答：「聽說是醉酒駕車，失事墮海，女死者看來是公關小姐。」

說王善男醉酒駕車闖禍，應該是最合理的解釋。

身爲「金輝」的馬主，在各方面普遍看好的情況下，居然失意於打吡賽，那種打擊，自然是不好受。

因爲有了這種打擊，酒必然喝得多，駕起車來，生意外的可能性就會大大提高。

也許，王善男把海看成了陸地吧！

如果「金輝」輸的不是打吡賽，而是普通賽事，那還罷了，但輸的是打吡賽，那可不得了。

王善男的「金輝」若能勝出打吡賽，就有機會一舉挫敗石德之，坐上馬主協會理事長的寶座。

那是他夢寐以求的目標。

可如今幻夢破滅了，那種傷感，實非局外人所能了解。

不過，在王善男死亡之前，已接續出現了不少禍事。

恐嚇信，原北俊被毒害，胡正失踪……

看來，事情應該不致那麼簡單吧？

「一有驗屍報告，就立刻通知我！」藍新平探長這樣吩咐着。

安强應了一聲，離開了探長室。

藍新平探長想了想，打電話去胡正家裏。

聽電話的是胡太太那軟弱無力的聲音。

原來胡正還沒回家。

其實，如果胡正一回家，守在那裏的董成必然會來電話通知，藍新平探長祇想證實一下胡正眞的還沒有回來而已。

「連電話也沒一個來嗎？」藍新平探長問。

「沒有！我一直守在電話面前，連一個也沒打過來。」

「有沒有信？」

「沒有！」胡太太哀傷地道。

「失踪已有四天了。」

胡太太沒作聲。

「以前有試過四天沒回家嗎？」

「沒有！沒試過，探長，胡正可是出了事？你不要瞞我！」

「沒事！沒事！」藍新平探長安慰着。

掛上電話，藍新平探長又打電話給老健。

「探長，王善男死了！」老健劈頭第一句就這樣說。

「你的消息可眞靈通呀！」藍新平探長稱讚地道。

「別忘了這是大新聞，『金輝』落敗，馬主死亡，是馬圈的大新聞呀！」

「看過你的文章了，可辛辣得緊呢！有甚麼反應嗎？」藍新平探長問。

「香港日報編輯部接過幾個電話，兩個讚寫得好，兩個不相信打吡賽有造馬成份，其餘的都說我太過無聊，不過，馬會今天開了記者招待會，並非因爲我的那篇文章，而是有關今趟打吡賽的傳聞太多，逼得要澄清一下。」老健說。

「你可有從她那裏聽到一些線索嗎？」

「她？」

「原美珠呀！」藍新平探長大聲說。

「她甚麼都沒有說。」老健說。

「她難道不想破案，替她哥哥找出眞兇嗎？」藍新平探長問。

正在這時候，安强走了進來。

藍新平探長對老健說了聲：「下次再說。」掛上了電話。

「有驗屍報告了嗎？」

「有了初步的報告，從兩個死者的胃中檢出了酒精成份，同時還有安眠藥。」

「安眠藥？」藍新平探長睜大了眼睛。

這時，王明也走了進來。

「聽說是乙烷基一類的東西。」

「死亡時間呢？」藍新平探長問。

「聽說是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二晚上到三十日星期三早上這一段時間，不過，驗屍官說，準確的死亡時間，很快就能判斷。」王明說。

「我看這不是意外。」

「對！」王明、安强兩個都同意。

「王明！你盡快將那個女死者的身份弄清楚，之後，再查查王善男當天的行動。」

「知道！」王明飛步離開了探長室。

「安眠藥。」

藍新平探長揮手把安强也趕了出去，自己靜靜地在沉思。

安眠藥可不是隨意買得到的。不過，以王善男的地位，祇消對醫生說夜不能眠，就輕易可以拿到。

藍新平探長不認爲王善男會帶同年輕女郎一起自殺，那是不可能的。

雖然，過去曾有人服了安眠藥，飛車墮崖自殺的個案，但王善男不是輕易自殺的男人。

王善男是一個損人利己的人，爲了自己，寧可摧毀別人，這種人，怎會自殺？

「金輝」輸了打吡賽，打擊一定有，然而，接續下來的還有不少大賽，何愁不能重振聲威。

爲了「金輝」的落敗，喝悶酒，自殺，那不可能。

「是兇殺案？」

藍新平探長這樣地告訴自己。

藍新平探長一想到這裏，神情不禁嚴肅了起來。

殺死王善男和女人的兇手，跟幹了一連串罪行的犯人是否同一個人呢？

假定是同一個人，動機在哪裏？

如果「金輝」贏了打吡賽，那麼還有理由殺王善男，可「金輝」落第了，嫌疑犯目的已達，那就沒有必要殺王善男啊！

想來想去，都無法明白。

日落時分，王明打來電話。

「探長！女死者的身份查到了，她叫趙玲，今年二十一歲，是旅遊區叫『噹噹』夜總會的公關小姐，我現在趕去，再調查一下。」

「我也去！」藍新平探長說。

藍新平探長截了輛的士，趕去「噹噹」所在夜總會，那是一家大型夜總會。

藍新平探長不由得萬分羨慕，以他的收入，一個月，大抵祇能來它一兩次，不過這之後，就得要捱麵包了。

王明已比他早來一步。

「探長！這一邊！」王明叫着。

藍新平探長走了過去，發現除了王明，還坐着一個濃粧艷抹的女人。

「媽媽生！」王明介紹着：「這是藍探長。」

媽媽生强作歡顏，向藍新平探長欠了欠身子。

生意不壞，不少房間傳來陣陣的歌聲。

「王善男祇不過是我店裏的熟客而已。」媽媽生有着高度的警戒。

這也難怪，幹這行的，最怕有事發生在店裏，名譽攸關呀！

「噹噹是這裏的PR？」藍新平探長問。

媽媽生點點頭。

「她跟王善男是甚麼關係？」

「王善男很捧噹噹的場，每趟來，都指名叫她上枱，不過，他們有甚麼關係，純屬私人生活，不干我的事。」媽媽生推得一乾二淨。

「王善男最後一次來是甚麼時候？」

「五月二十九日，打吡賽後。」看來媽媽生也是一個馬迷。

「二十九號幾點鐘？」

「忘了，大約是八、九點左右吧！一到，就叫噹噹來坐枱。」媽媽生說。

「那時候，王善男的樣子怎麼樣？我意思是可有甚麼特別？」藍新平探長問。

「有一點！『金輝』輸了，自然不大高興，有點落寞。」媽媽生回答。

「甚麼時候離開這裏的？」

「這個……」媽媽生沉吟了一陣，拍了一下額角：「我記得了，有人打過電話來找王善男！」

「是嗎？」藍新平探長不由得一喜。

媽媽生說：「聽了電話，王善男就結賬離去。」

媽媽生把聽電話的男侍應召了過來。

「貴姓名？」藍新平探長問。

「我叫阿生！」男侍應有點緊張地道。

「你不用緊張，有話直說好了。」王明從旁安慰。

「是！」阿生點了點頭：「那時大約九點多一點，是一個男人聲音，找王先生，我就去叫王先生。」

「是老人家，還是年輕人？」

「這個……」阿生抓了抓腮：「對方有點裝腔，故意改變聲音，因此聽不清楚。」

「王善男聽說是常常來玩的，多數是一個人來的嗎？」

「不！王先生愛熱鬧，通常都是一大羣人。」

「可記得其中客人的名字？」

「呀！衹有她會記得。」阿生說。

「你是說趙玲嗎？」

「對！」男侍應點點頭。

「好！不知道姓名也沒關係，那麼是甚麼類型的朋友，總有點印象吧！」

「王善男交遊廣闊，所以同來的客人甚麼人都有，有時候是騎師，有時候是女明星。」男侍應這樣說。

藍新平探長見問下去，也不會有甚麼結果，就讓男侍應退下。

這時王明插口說：「我聽其他PR小姐說，王善男跟趙玲離開時是十點鐘左右。」

「那時王善男可有甚麼異樣？」

「沒有，不過却說今天晚上無論如何都要趙玲陪，就這樣把趙玲帶了出去。」

「有沒有其他PR知道電話的內容？」

「沒有，王善男聽了電話後，也沒漏個口風。」王明說。

藍新平探長與王明跟媽媽生說了一句「謝謝」後，離開了夜總會。

「現在看來，王善男是聽了一個邀約的電話，對方叫他到海灘見面。」藍新平探長說。

「我同意！可王善男爲甚麼要把趙玲也帶去？」王明不解地。

「大概王善男想不到那是死亡約會吧！滿以爲談完了就可以跟趙玲溫存。」藍新平探長分析着：「但是對手早有預謀，帶着下了安眠藥的酒，請王善男和趙玲喝，之後，乘他倆睡着，就把汽車推下海。」

「到底是誰殺王善男的？」王明問。

「當然是最痛恨他存在的人，而且大多數是男人。」藍新平探長說。

「看來，石德之的嫌疑最大。」

「對！」藍新平探長同意地：「如果所有的事都是一個人幹的話，那麼最值得懷疑的人，就是石德之，我看有必要到澳門去找石德之調查一下。」

「我有同感。」王明說：「石德之作興賽後大排筵席，但今次『銀月』奪得打吡賽，却一反常態，偷偷溜去澳門，似乎不合常理。」

藍新平探長說：「不過，石德之跟王善男水火不能相容，石德之打電話找王善男，叫他到海灘，王善男又怎會去呢？」

「如果石德之答應退位讓賢呢！那又另當別論，王善男一定大喜過望。」

「有道理！不過……」藍新平探長頓了頓：「過早就把石德之當成嫌疑犯，也是危險的主觀過甚，我們就不能客觀地調查。還有，王善男本身也不是甚麼善類，樹敵不少。」

「對！」王明同意。

＊　＊　＊

深夜，最後的驗屍報告來了。

王善男跟趙玲的正確死亡時間是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十時至十二時這兩小時之內。

換言之，兇手行兇的時間，是在這兩小時之內。

「範圍收窄。」王明興奮地道。

至於打撈起來的汽車，由於久浸在海水裏的關係，已沒法掃出指紋。對藍新平探長而言，無疑少了一條有力的線索。

由於已過了兩天，海灘附近也沒法驗出車痕。

然而，藍新平探長有着百分之百的信心，兇手是坐汽車來的。

他有兩種根據：

(一)附近地勢偏僻，公共汽車不能到達。

(二)最近的巴士，零時前就停開。

所以，兇手一定是坐汽車到現場。

又過了半個小時，資料科傳來一些文件，是馬會下午的記者會報告。

報告蓋上馬會的印章，因此是官方合法文件，大意指出「經過董事局的研究和調查，打吡大賽賽果正常，並不存造馬嫌疑。」

對「金輝」的落敗，衹能套用一句名言：「跑馬就是這樣的」，世上無長勝馬。然而，藍新平探長並不相信報告所說。一連串的事件，令他相信打吡大賽箇中另有奧妙。

六月一日，藍新平探長決定到澳門去找石德之。王明本想跟過去，但藍新平探長要他留在警署。

「一有胡正的消息，就打電話給我。」藍新平探長吩咐着：「還有，找『銀月』的騎師聊聊，說不定有所發現。」

「知道。」王明應了一聲。

藍新平探長帶了安强直奔澳門。

王明立刻出發去調查。

藍新平探長偕同安强買了當天赴澳門的船票，出發到澳門去。

藍新平探長帶了幾本有關賽馬知識的書，準備在船上好好地翻看。

這幾天，爲了調查打吡賽，藍新平探長已前前後後看了一些有關賽馬的資料，却仍覺得不夠全面，所以逼自己下苦功，好好再看多一點。

在藍新平探長的潛意識中，認爲破案之鑰匙，在於賽馬的規則中，因而對過往發生在馬場裏的事，特別注意。

有兩件大事，過去在馬場十分哄動。

第一宗是二十年前的毒馬案。

當時有一項名叫「天蜂」盃的長途賽事舉行，出馬十二匹，大熱門是「發財」。

發財是栗色愛爾蘭馬，擅跑長途，當天的賠率是兩倍半。

但在出賽當日，却有人發現在「發財」的食水桶中有「異物」出現，一經化驗，原來是「咖啡因」，於是立即取消「發財」出場。

這件案，一直未有抓到可疑人物。

第二宗發生在十年前，一場普通的千四米賽事，大熱門是「英雄」，法國馬，被譽爲千四之王，沒可能落敗，於是有人乘「英雄」晨操之後，走過隧道，用硫酸抹在「英雄」的左腿上。事件僥倖被揭發，取消「英雄」出賽資格，然而跟第一宗事件一樣，沒抓到人。

幾乎所有馬迷對這兩宗案件都耳熟能詳，直至今天，仍有不少人視之爲茶餘飯後的談論資料。

這時，船已泊岸。

自從澳門使用新碼頭以來，藍新平探長一次也沒來過，當他看到那巍峨的建築物時，不禁暗暗地讚嘆了一聲：「呀！澳門眞的繁榮起來了。」

＊　＊　＊

的士駛上山道，拐了幾個彎，在一座精緻的葡式別墅前停了下來。

綠楊低垂，一片幽靜。

安强伸手拉了掛鈴，過了半晌，有一個女人來開門，正是陳美施。

藍新平探長向她道出了來意，陳美施閃過一旁，讓藍新平探長和安强進去。

在一間面積不大的會客室坐下不久，石德之穿着運動裝，匆匆地走了進來。

「這裏眞幽靜！」藍新平探長看着窗外的景色。

「不行了！我初搬來的時候，這裏更清靜，如今房子多了，嘈雜得很。」石德之發着牢騷。

「石先生！你可知道王善男死了？」安强問。

「知道，我看電視新聞。」

「王善男是被人殺死的。死亡時間是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十點至十二點這一段時間，那時候你在那裏？」

「呀！我有不在場證供，二十八日我來澳門，以後沒離開過。」石德之回答。

「證人呢？」藍新平探長問。

「有！陳美施，你可以問她。」石德之說。

「其他證人呢？有沒有？」

「我衹是跟陳美施一起。」石德之無奈地道：「不過，你可以去調查進出紀錄。」

藍新平探長並不打算問陳美施，一丘之貉，口供必然一樣，何必浪費時間。

他心裏盤算，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證明石德之在五月二十九日晚上，曾經回過香港。

「你在這裏，每天怎麼過？」

「哈哈哈！」石德之笑起來：「早上散散步，喝喝茶，下午看看書，晚上看電視。」

「賽馬一類的書？」

「不！是明清筆記。」

「呀！石先生是漢學會的會員呢！」藍新平探長忽然想起來了。

「失禮！失禮！」石德之謙虛地道。

「我見過令郎，他右脚有點不便呢！」

石德之一聽，臉色陡變。

「脚傷聽說是槍打傷的，對嗎？」

「是！不過，我不想提這過去的事。」石德之推拒地。

這時，電話響了起來，石德之拎起聽筒，遞了過來：「探長！找你的！」

電話裏傳來王明興奮的聲音：「探長！是探長嗎？胡正沒有死！」

藍新平探長不禁大喜：「他回家了？」

「不！還沒有。」王明說：「不過今天下午兩點鐘左右，他打過電話回家。」

「眞的是胡正嗎？」

「聽胡太太說，肯定是胡正。」

「他說了甚麼？」

「他叫太太放心，很快就會回家。胡太太問他現在哪裏？胡正說在船上。」

「船上？」藍新平探長一怔。

「是呀！他說是在船上。我問了胡太太幾趟，都說是在船上。」

「那麼童輝怎樣了？」

「這方面也有收獲。」王明興奮地：「他說賽事前一天，收到一封信。」

「說甚麼？」藍新平探長心焦地問。

「我唸給你聽——我要說一個重要情報給你聽，『金輝』的騎師胡正給人收買了，因此，祇要你好好地騎『銀月』，就必然會勝出打吡賽。下款簽上——你的馬迷。」

「童輝有甚麼看法？」

「半信半疑，不過還是盡力去騎，他不相信打吡賽會造馬。」

「有一點眉目了，我立刻回來。」藍新平探長掛了電話。

石德之望着藍新平探長：「童輝出了甚麼事？」

「沒甚麼，石先生！你甚麼時候回香港？」

「這個星期我沒馬參賽，下個禮拜吧！」石德之回答。

石德之一直把藍新平探長送到大門口。

在玄關那裏，放着一根士的。

藍新平探長問：「早上用來散步的嗎？」

「是，用了很久了。」

「看來很結實呢。」

「用橡樹木做的。」石德之拿起士的，揮了揮，看來十分得意。

＊　＊　＊

回到香港，已是晚上。

藍新平探長行裝甫卸，立即偕同王明匆匆趕赴胡正家裏。

胡太太十分高興，端上兩杯上佳墨西哥啤酒。

「胡正打過電話來了。」她笑着說。

「王明已告訴了我，眞的是胡正的聲音嗎？」

「……」胡太太點點頭。

「他說正在船上？」

「對。」胡太太點點頭。

「胡正喜歡坐船？」

「不！他會暈船浪。」

「那麼他說在船上，你不覺得奇怪吧？」

「我問過，他還是說在船上。」

「有沒有提及打吡？」

「我也問過，但他已掛上電話。」

「有問過是哪隻船？」藍新平探長問。

「沒有。」胡太太搖搖頭。

「好！」藍新平探長頓了一頓：「我想再問清楚一點，胡正是否說了快回來，請放心，我現在在船上這幾句話。」

「是！」胡太太點點頭：「探長，請你盡快把胡正找回來。」

「電話裏可有海浪聲或者是人聲？」

「我那時好緊張，沒留意，不過……」側着頭，想了想：「那邊好像很靜。」

「胡正可有帶着護照？」

「沒有。」胡太太回答：「護照還留在家裏，他說過退休後，要跟我們去夏威夷。」

「電話裏的聲音，可否會是錄音機裏的聲音？」

「不！」胡太太堅決否認。

藍新平探長回到警署，立刻調查海面上的船隻。如果胡正沒有帶護照，那麼他絕對不可能登上外國輪船，一定是港內的船。

於是藍新平探長命王明向海事局調查，看看在那段時間，可有人從船上打電話到胡家。查了半天，所得的結果是在那段時間內，從沒有人從船上打電話到胡家。

王明似乎有點失望，拍了拍前額說：「依我看來，可以有幾個可能。」

「甚麼可能？」

「第一，胡正向太太撒了謊，本身不在船上，是在酒店裏；第二則是上船時，在陸上打公衆電話；第三是開玩笑。」王明分析着。

「我不同意。」藍新平探長大聲地反對。

「哦！」王明一怔：「願聞其詳！」

「首先是第三點，你說開玩笑，我看絕對不會，胡正一向膽小謹愼，値此有關打吡傳聞滿天飛，他那會說笑，而第二點，不合情理。如果上船前打電話，一定會說：我要上船了，不會說：我在船上。」藍新平探長分析。

「對！」王明點點頭：「那麼第一點呢？」

藍新平探長說：「如果說是撒謊？那是撒過了頭。如果想要隱瞞場所，那麼乾脆不提好了，何必說在船上，還有，胡太太說胡正會暈船浪，平日不大坐船哩！」

「會不會是胡太太撒謊？」

「不會，如果要騙我們，索性說沒接電話好了。」藍新平解釋着。

「這個……」王明沉吟着。

藍新平探長說：「有可能是用大哥大，胡正眞的有可能給藏在船上。」

兄弟意見相左

六月二日黃昏。

盧賢明一回到家，就看到大哥夫婦在座。

「阿明，辭職吧！過來幫我手。」盧賢亮大聲地道。

「噢！」盧賢明還沒開口，在旁邊的盧老三已搶先說話了：「阿亮升職了，出任小公司的社長。」

盧賢明不禁怔了怔。

盧賢亮往西裝袋裏摸出「登喜路」烟斗，笑着：「王善男死了，他的公司將由『新港』接管。」

「爲甚麼？」盧賢明不解地反問。

「你不知道嗎，枉虧你是馬經記者，王善男的後台就是『新港』。」盧賢亮噴了口烟：「他死了，上面命我接管，暫時出任他公司的社長。」

「那麼誰是『金輝』的新馬主？」盧賢明感興趣地問。

「那還用說，自然是我。過兩三天就辦理移交手續，阿明，你大哥成爲了馬王的擁有人。」盧賢亮洋洋得意：「我準備角逐月底的『新港盃』。」

「還有，你大哥還會到美國買馬。」大嫂插口。

「不到兩年，我已跳升六級了。」盧賢亮把烟斗在烟缸上敲了幾下：「不過，接管是暫時的，兩年後，得回總公司服務。」

「是嗎！」盧賢明應了一聲。

「如果你不喜歡『新港』，那就跟我吧，我給你一個好的職位。」

「你是說，『新港』會全力投身賽馬？」

「你說甚麼？」盧賢亮大聲地：「我們是幹正當買賣的，賽馬是興趣。」

「我不會跟你。」盧賢明說。

「你考慮清楚吧，做馬經記者有個屁出息。」盧賢亮帶點侮辱地道。

「別說了，吃飯！」盧太太打圓場。

盧賢明氣呼呼地放下了筷子。

幸虧有盧老太太出面制止，否則兩兄弟必然吵起來，那將會是一發不可收拾。

盧賢明知道「賽馬周刊」雖然不像「新港」集團那樣是大企業，而祇不過是小型企業。（如果講得不客氣一點，祇是家庭企業而已。）

然而，盧賢明却深深地愛上了這份工作。

每天凌晨三點鐘爬起床，駕車到馬場看晨操，已成爲了他生活上不可或缺的部分。

當那些純種馬馳過他眼前，盧賢明就會有一種興奮的感覺。

除了馬，師父老健對他也是一種吸引。

老健有着不可思議的魅力，隨隨便便的一件衣服，穿在他身上，都散發出一種神奇的力量，令人無法移開自己的視綫。

然而，盧賢明之崇拜老健，並不僅是他的非凡魅力，而是他那別人所無法比擬的正義感。

面對馬場的黑暗，能提出批評的，數來數去，祇有老健一個人。

他用「MY」筆名所寫的馬評，深刻而尖銳地揭露了馬場的黑幕，令不少有關人士讀而心寒。

盧賢明以老健爲榮，由於崇拜日增，他也注意起他的私生活來。

老健祇有三十二歲，英俊瀟洒，却仍是獨身。跟隨了老健的日子並不太長，盧賢明却知道老健沒有女朋友，唯一引起他注意的女人，就是原美珠。

對老健，盧賢明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好感。

「我不會辭職！」他大聲地說。

「你這個人呀！氣死我了！」盧賢亮幾乎憤怒得要挺起胸來：「你年紀大一點，就會知道自己有多麼的愚蠢。」

「我不想買高價汽車。」盧賢明負氣地道。

盧賢明索性離開飯桌，逕自回到自己的房間。

他換了衣服，決定到旅遊區去溜一下。

＊　＊　＊

旅遊區有一家「馬蹄」酒吧，不少馬圈裏的人，都愛在那裏泡。

盧賢明一走進酒吧，在酒吧櫃枱前坐下，要了一杯「氈湯力」，慢慢地喝着。

無意，向角落一瞧。

老健跟原美珠居然坐在那裏。

兩個人不停地傾談，盧賢明自不好意思去打擾，他祇從旁冷眼觀察着。

過了一會，原美珠站了起來，匆匆打從盧賢明身邊走過。一陣幽香，撲進了盧賢明的鼻孔。如果自己年紀大一點，怕也會向原美珠展開追求。

這時候，老健也發現了盧賢明，拿着酒杯，走了過來。

「爲甚麼不送她？」盧賢明問。

「我爲甚麼要送她？」老健把酒杯朝櫃枱上一放。

「你不是好喜歡她嗎？這是黃金機會呀！」盧賢明說。

老健苦笑地說：「如今，她牽掛的祇是原北俊的死，她向我討教有關她哥哥的平日生活情況，看來不抓到兇手，她不會罷休。」

「那你怎麼對她說？」盧賢明感興趣地。老健點了一根小雪茄，深深地吸了一口：「藍新平探長跟我聊過這宗案子，說有三個動機。」

「哪三個？」

「第一是外圍公司爲了要實現造馬，殺死原北俊。第二是黑社會大哥要造馬。第三就是石德之，爲了要使『銀月』勝出，不惜殺人。」

「對這三個動機，你有甚麼高見？」

「這純屬個人猜測，不能作準。」老健說：「我也這樣對原小姐說，說到底我不是專業偵探。」

「說吧！師父！」盧賢明催促着。

老健又吸了口烟，喝了一口啤酒，舐了舐上唇：「先講第一個動機吧，如果是外圍幹的好事，就不會向原北俊發出恐嚇信，這樣招搖，難道不怕警方調查嗎？所以我看，沒可能。」

「對！」盧賢明附和着。

「至於第二個動機，也不大可能成立。」老健分析着：「要造馬，根本不必殺人。」

「對！」盧賢明點點頭：「那麼第三個動機呢？你是不是認爲石德之才是眞兇？」

「把不成立的動機一一剔去，就祇剩下第三個動機了，石德之跟王善男不和，他有殺人動機。」

「石德之跟王善男的衝突，源起於『金輝』，本來石德之早跟買主有了協議，但王善男却用高價搶了過來，令石德之十分氣憤。之後，『金輝』屢勝『銀月』，令石德之顏面全無，就更加深兩人的仇怨。再加上馬主協會的權力鬥爭，令兩人的衝突更形尖銳化。」老健分析着。

盧賢明嚼着花生聽着。

「還有，石德之一直想贏打吡，對一個資深馬主而言，贏打吡，是最高榮譽。祇要打倒王善男，他就有機會贏打吡，從這方面看，如果石德之眞是嫌疑犯人，他就有殺王善男的動機。」

「你有告訴原美珠嗎？」

「這祇是我個人的推測，祇能作爲參考，原小姐自然明白。」老健說。

「她怎樣說？」

「我告訴她現在石德之在澳門的別墅，她說明天會去看看。」

「如果石德之是兇手，那不是很危險嗎？」

「我當然有分寸，我祇叫她打聽，並非叫她去捉兇手。」老健輕描淡寫地道。

「不過，即使石德之是兇手，那又如何？證據呢？連藍探長也沒辦法呢！」

「你忘了我們還有胡正這條綫索，祇有找到他與石德之有關連，證據就更可靠了。」

「對！假定石德之收買了胡正，我想他一定會把胡正藏起來。」盧賢明說出了自己的推測。

老健說：「說不定已遭毒手呢！」

「不對！」盧賢明反對：「看電視新聞，胡正已打過電話回家呢。」

「我知道，不過這就更加危險了，兇手那會讓他打電話。」

「師父，你會陪原小姐去澳門嗎？」

「明天有賽事，我可不能擅離職守，星期一會去看看。」老健說。

「呀呀！師父，這下子可行了。」

「你別想歪了！」老健啐了一口：「好了！時候不早了，走吧！」

「我還想喝一會，」盧賢明說：「我今天好不開心。」

盧賢明要了瓶墨西哥啤酒，慢慢地喝，接着把大哥接收王善男的公司的事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呀！這是馬圈大新聞呀！」老健雙眼發亮。

「大哥好意氣風發，我看不順眼！」

老健坐了下來，也要了杯啤酒：「他是你大哥啊！」

* * *

第二天的馬經版，刋登了盧賢亮接收了王善男公司的新聞。除了馬經版，有些報紙的港聞版，也同樣發佈了這段消息，看來，王善男的一切，頗受人注目。

王善男的過去，一直是馬圈英雄，他跟「新港」集團拉上關係，令「新港」出資支持他。跟着，他又買進了馬王「金輝」。

這世界上沒有人能敵得過鈔票。

當王善男把花花綠綠的鈔票堆在馬主的眼前之際，馬主就立刻忘掉了跟石德之之間的承諾，二話不說地，答應把「金輝」賣給了王善男。

購得「金輝」的王善男，從此在馬圈裏聲名大噪，他利用「新港」集團做後盾，一舉挫敗了石德之，而同樣地，却反爲「新港」所利用。

「新港」爲王善男成立了一家「金輝」企業，繼而改名爲「金光」企業，由王善男出任社長，利用他的「人氣」，四出跟地產界打交道，大舉進軍地產。

王善男的名氣如日方中，他出資一億，起了豪宅，成爲地產界著名的人物。

「新港」利用王善男的人際關係，在地產拍賣中，獲得了不少利益，最明顯的是北部一幅原用作遊憩發展用途的土地，不知怎地却改爲住宅用途發展，最後又爲「金光」以破天荒價錢投得，此舉轟動地產界。

「我會工作兩年。」

雖然盧賢亮的話又在盧賢明的耳邊響了起來。盧賢明一算，兩年後，「金輝」已六歲，盛年已過，再不能算是馬王了。

盧賢亮說：「工作兩年」，無疑是在說明，「金光」在這兩年來，要盡量利用「金輝」的英名，從事地產投資，身爲馬王「金輝」的馬主，在社交圈裏，的確是無往而不利。

「啊！眞虧他們想得到。」

六月三日的賽事，由於沒有名氣馬如「金輝」和「銀月」等的參賽，十分平淡乏味。

八場賽事完畢後，老健和盧賢明跑到馬會的餐廳喝咖啡。

老健循例寫賽後報告。

盧賢明說：「師父，今天的賽後報告，其實很容易寫，乏善足陳，四字足可概括。」

「對！」老健應了一聲：「風頭火勢，無人敢以身示法，看來造馬會停一段日子。」

「聽說馬會會對騎師加强管制？」

「早就應該這樣了。」老健說：「尤其是賽前的騎師室，更應嚴加防範。」

「師父，我看這也沒有甚麼大作用。」

「哦！」老健停了筆。

「如果要造馬，無論你怎麼防，也沒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盧賢明感慨地：「師父不是說過，在馬圈也可以打手勢嗎？」

「對！要滅絕造馬，看來就得改革整個賽馬界。」老健吁了一口氣。

「對！」盧賢明同意。

「除非那個石德之肯下台，不然，甚麼改革也沒用。」

「對！第一個就得改革這個老頑固。」

「這又談何容易。」老健不禁仰天長嘆。

「對！不知原小姐現在怎麼樣了？」盧賢明突然改變了話題。

* * *

早上有點霧。

霧把海面重重的鎖着。

原美珠通過酒店房間的落地長窗向外望，在迷濛的環境下，她彷彿看到了原北俊。

原北俊在海邊慢慢地走着。

「呀！」原美珠不禁驚叫起來，一定神後再看。

哪裏是原北俊，那是石德之。

昨天一到埗，原美珠就忍不住去找石德之，那傲慢的神情，迄今仍縈繞在原美珠的眼前。

原美珠呼了口氣，走到樓下餐廳吃了早餐，才回到房間，電話就响了起來。

老健趕來了。

原美珠教老健在大堂等候，自己抹了一些粉，又塗了一點口紅，匆匆趕下樓。

老健正坐在長沙發上吸烟，一見原美珠，立刻站了起來。

眼前的原美珠，淡掃蛾眉，仍不掩絕色，不知怎的，一見到原美珠，老健便會打從心底抖起來。

「我坐的士來的。」老健說出了不着邊際的話。

「石德之在海邊散步。」原美珠說。

「昨天妳怎麼了？」老健關懷地問。

「我直接去了石德之的別墅。」

「甚麼！」老健幾乎跳了起來：「妳不怕危險嗎？原小姐，妳這樣做太危險了。」

「我去找石德之之前，的確有點怕。可是一見到石德之，那種恐懼感沒有了。」原美珠坦然地道。

「眞的！」老健覺得有點怪。

「我還當着他面問：石先生，你是否殺了我大哥？」

「他必定是發了火？」

「沒有，不但沒有發火，還大笑起來。」

「眞是老狐狸！」

「後來，我還要求他讓我看看別墅裏所有的地方……」

「妳以爲他把胡正收藏在別墅裏？」

「是！」原美珠點點頭。

「結果一定是一無發現。」老健肯定地說。

「你怎會知道？」

「唉！原小姐，我不是說過石德之是老狐狸嗎？他怎會把胡正收藏在家裏。」

「對！」原美珠同意地道：「後來我又想到了那個電話的事，胡正不是告訴太太『我在船上』嗎？船嘛！會不會是從香港開來澳門的船？」

「……」

「我去查過了，沒有。」原美珠失望地。

「我想那是假話，是石德之故意教胡正說的話，旨在混淆視聽。」

「那麼胡正現在會在哪裏？」

「我想可能住在某家酒店吧！當然是利用假名登記，或者是由別人登記。」老健說：「我跟你一起去找吧，爲了方便，我把胡正的照片也帶來了。」

原美珠接過照片，看了看：「呀！倒是一個老實人呢！」

「老實人往往會做錯事。」老健說：「我今天不想回香港，我們找一輛的士去調查吧。」

原美珠說：「眞謝謝你。」

於是兩人截了一輛的士，在市中心逡巡。澳門的酒店不比香港多，老健與原美珠拿着照片到接待處詢問，得到的答覆都是「沒見過」。

轉瞬查訪了八家酒店，換來了失望。老健說：「我們去找別墅。」

「別墅？」原美珠怔了怔：「胡正會躲在哪裏！」

「不奇怪，意想不到的地方，才是眞命天子呢！」

澳門的別墅不勝枚舉，兩個人一家家地去查詢，跟酒店的調查結果一樣，沒有胡正這個人，夜幕早已低垂，兩人疲憊不堪地回到了原美珠所住的酒店。

「明天我要回香港！」老健在餐廳坐下來後說：「你打算怎樣？」

老健希望得到的答覆的是：「好吧！我同你一起回去。」但事實是：「可否把胡正的照片留下來？」

「呀！」老健有點不明白。

「我想找找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

「還有氹仔，路環，我都想找

找看。」

「哇！那裏不少別墅呢？你一個女流之輩，怕有點不方便！」老健有點擔憂地。

原美珠點點頭：「除了這樣，還有甚麼辦法？」

老健搖了搖頭：「你眞堅强。」

「我相信胡正一定知道我哥哥被毒殺的內幕，所以無論天涯海角，我都要找到他，有可能他是躲在小別墅裏，那些大酒店目標太大，會惹人注意。」

「對！」老健同意地道：「不過，你要小心！」

兩個人在酒店分了手。原美珠回到自己的房間，想要洗個澡，可無論如何都沒法安定下來。

她帶了三萬塊到澳門來，爲的就是尋訪胡正，她希望能在把這筆款項花光之前，找到胡正的踪跡。

原美珠對打吡大賽一點興趣都沒有，哪匹馬勝出，跟她毫無相干，她祇要找出殺死她哥哥的兇手。

如果能找到胡正，從他口中，得到石德之收買他的經過，間接就可以證實石德之有賄賂的嫌疑。同時也可以指證他因賄賂不遂，毒殺原北俊。

原美珠越想越氣，再也裏獃不住了，披了件外套，離開了酒店。

她一個人慢慢蹽向石德之的別墅。

當走到別墅門外一百公呎以外的地方，她看到別墅的鐵閘剛開，一輛白色「平治」駛了出來。

定睛一看，駕車的正是石德之的情婦，而石德之則手上提着「士的」，坐在她身邊。

「去哪裏呢？」原美珠有點狐疑。一看表，是晚上八點四十分左右。

原美珠這樣想：會不會趕去見胡正？

一念及此，不禁大喜過望。但隨即興奮就冷却了下來，別墅附近靜得連一輛汽車也沒有，到哪裏去找的士。

原美珠不禁搥胸頓足。

* * *

六月五日星期二。

早上天氣報告說有微雨，但早上天空一片澄明，連半朶烏雲也沒有。

麵包店老闆偕同四個朋友，乘了一輛小型客貨車，到海邊去釣魚。

到了海邊，五個人各就各位，找到適當的地方，抛下魚絲，開始垂釣。

五點剛過，太陽從地平綫冒出頭，射出斑爛的色彩。五個人望了一下太陽，心中一陣樂，天朗氣清，正是垂釣的好日子。

麵包店老闆釣了一會，仍無收穫，正在納悶，忽然海的不遠處傳來輕輕「勒」的一聲。

順着聲音來源望過去，只見海面上浮着一塊木板，木板上似乎有一團物件蜷伏着。

老闆霍地站起，凝神遠眺。

於是看清楚了，那是一個男人。男人倒伏在木板上，隨着水流，正向他這面漂近。

他大聲地向其他四個人招呼：「快來！有人有人！」

男人給衝上海灘，他的頭髮濕漉漉的，黏着前額和面孔，那是一張死人的面孔。

五個人嚇了一大跳，其中兩個人跑去海灘另一邊，利用公衆電話報警。

十二三分鐘後，警察趕來了。

起初，辦案的警員還以爲是自殺，但其中一個警察看過死者的樣貌後，不禁發出了「咦」的一聲。

「這……這是胡正嗎？」

另外一個警察蹲下來，仔細一瞧，說：「眞有點像呀！」他伸手進死者的西裝內袋搜查。

並沒有身份證。

「搜他的褲袋！」認出胡正身份的警察說。

於是伸手進微微隆起的右褲袋，掏出了一本小册子。那是馬會發佈有關打吡賽事說明的小册子。

「眞的是胡正！沒錯！」

於是警察利用警車上的通訊設備，聯絡了總部。五分鐘後，藍新平探長接到了通知，立即帶同王明、安强趕去現場。

藍新平探長俯身看了看胡正的屍體，發現除了頭部傷痕外，身體各部分都沒有明顯傷痕。

雖然沒有驗屍報告，但憑着藍新平探長的豐富查案經驗，死者是被重物襲擊頭部致死。兇器必然是鐵物一類的東西。

「兇手是用硬物打死者頭部，然後抛下海。」藍新平探長這樣說。

「會不會是從船上抛下海的？」王明問。

「有可能！」藍新平探長同意的說。

藍新平探長對放在胡正褲袋裏的小册子感到了異常的興趣。

馬會的小册子是在五月三十一日發佈的，對象除了傳媒外，還包括了馬主協會，練馬師和騎師等。

爲甚麼這本小册子會在胡正的褲袋裏呢？

這時候，胡正的妻子趕來了。

一看到胡正的屍體，立時掩面痛哭。

「誰幹的呀！你死得太慘了。」

胡太太的悲鳴，聽在藍新平探長耳裏，並沒有帶來任何的激動，

類似這樣的話，在每次的兇殺案過程中，他都會聽到。

胡正的屍體給舁上了黑箱車，駛去殮房，等待解剖。

王明問：「假定是同一嫌疑犯幹的，這個殺千刀的，已殺掉了四個人。」

「假若是同一個嫌疑犯幹的，那麼爲甚麼嫌疑犯要殺死他們？」

「我想……」王明望了藍新平探長一眼：「是要封住他們的嘴巴。」

「這個當然！」藍新平探長同意地道：「但是嫌疑犯抓了胡正，一直沒想殺死他！至少胡正打過電話給太太，對嗎？」

王明點點頭。

「爲甚麼忽然又要殺掉他呢？」

「會不會想逃走，給發現了，嫌疑犯只好殺死他。」王明推測着。

「那也不一定。」藍新平探長反對。

「爲甚麼？」安强不解地反問。

「如果胡正有逃命的念頭，在電話裏，就會說得比較詳細，這樣就可以讓胡太太召警來相救。」

「對！」王明拍了一下腿。

「至於電話講了一半就給掛上，我看是嫌疑犯不讓他把所在地說出來。」

「有道理！」安强大聲地附和。

「胡正不反抗，主要是在那時候他不認爲嫌疑犯會殺他滅口。」藍新平探長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那麼爲甚麼他現在要殺胡正呢？」安强問。

「我看……」藍新平探長走到樹下，點了烟斗：「這樣吧！不妨先假設嫌疑犯爲甚麼不殺胡正。」

「好！」王明、安强皆同意。

「嫌疑犯不先殺胡正，是因爲他以爲能用錢來解決問題。」藍新平探長噴了一口烟。

「對，錢能通神！」安强喊。

王明白了他一眼：「你呀！一天到晚都是錢。」

「還有就是他還不會找到下手的地方。」藍新平探長進一步解釋。

「對！」王明和議。

「嫌疑犯不殺胡正，跟安强一樣，以爲錢可通神，但最後發現行不通，胡正苛索無度，於是就殺了他。」藍新平探長頓了頓：「還有，把屍體抛在海邊，就會讓我們認爲胡正是被人從船上抛落海的。」

藍新平探長看着海。

王明說：「所以胡正的屍體給海水浸過？」

「我只是說推測，事實是否如此，沒人知道。」藍新平探長說。

「如果是船，我想會不會是那艘舊船？」安强說。

「甚麼舊船？」藍新平探長問。

「原是一艘貨船，有一萬二千噸，現在停在海的另一邊，經過裝修後，成爲了海上酒店。」安强說。

「你怎麼知道？」藍新平探長奇怪地問。

王明伸手打了安强的腦後，罵道：「爛賭鬼！」

原來那艘所謂海上酒店，裏面有一個中型賭場，安强嗜賭如命，不消說，早光顧過了。

「好吧！我們去調查一下。」藍新平探長還未說完，安强已搶先：「探長！我去！」

「去你個頭！」王明啐了他一口：「我去！」

「我陪你去！」安强說。

「兩個都不要去。」藍新平探長說：「如果胡正住在那裏，那麼嫌疑犯是用汽車把屍體運來這裏丟棄的。」

藍新平探長吁了一口氣，對自己的推測有了幾成把握。嫌疑犯一直在跟警方玩遊戲，企圖想令警方相信，屍首是從船上掉落海的。

但根據藍新平探長辦案的經驗看來，胡正絕對是給人棄屍海上，而非自船上掉下來。

這一天，藍新平探長偕同安强、王明在澳門住了下來。

* * *

第二天，藍新平探長、王明和安强三個人跟澳門的警方聯絡好，一有事就通知香港警方，中午三人乘船回港。

才踏入探長室，內綫電話就響了起來。

「阿藍！快來！」是陸署長的聲音，聽來有點急躁。

藍新平探長脫了外套，順手拿起枱面上的小雪茄，匆匆走進署長室。

陸署長正在抹額上的汗，一見藍新平探長，就嚷：「好熱！冷氣不夠冷了！」

看來，神色有點疲倦，當然，前前後後已死了四個人，却依然未能抓到兇手，又那能不擔心，上頭的壓力可大呢！

「阿藍！現在連胡正也死了，你看是不是被謀殺？」陸署長問。

「百分之九十是！」藍新平探長毫不掩飾地道：「一連死了四個人，最無辜的是那個舞小姐！我看是同一個兇手幹的好事。」

「是嗎？」陸署長伸了伸手：「剛才馬會的副主席來過，剛剛走！」

「一定是不滿我們調查馬會了！」

「對！」陸署長說：「雖然沒有明言，不過也透露了不滿的情緒，他說咱們誤解了馬會，這樣會妨礙馬會的健康發展。如果馬會收益減

少，會影響人們的福利。你知道，馬會每年捐出不少錢！」

「你怎樣回答他？」

陸署長說：「沒甚麼，目前，最重要的是抓到兇手！我們決不能讓兇手逍遙法外。」

「署長！我總以爲今趟打吡有造馬成份，這是殺人動機之一。」

「對！」陸署長同意地道：「不過，下趟馬會裡有人再來，不要提起，他們好神經過敏，還有……」

「……」

「我怕他們吵到上頭去。」陸署長爲難地。

「我明白了，放心！」藍新平探長識趣地答：「對了，外圍那些事，可有甚麼頭緒？」

「偵緝一課進行了調查，目前爲止，還沒有外圍跟打吡造馬有甚麼關係的證據，不過扣留了幾個艇家，目前還未釋放。」藍新平探長吸了一口雪茄，靜靜地聽着。

「再說，我們也看不出他們有殺死王善男的動機，外圍求財，爲此而殺人，那犯不着。」

「老健說外圍好猖獗。」

「是呀！局裡的伙記也這樣說，阿藍，外圍投注有折扣可打，買一百，實收九十，省了十塊。」

「黑社會那方面呢？」

「偵緝四課正在調查，不過根據種種迹象看來跟兇殺案沒有任何關連，雖然有不少黑社會經營外圍，卻都沒有殺人的記錄。呀，看來還是石德之最可疑。」藍新平探長伸了個懶腰：「可惜證據不足。」

「對！胡正伏屍的地方，離石德之的別墅並不太遠。」陸署長說。

「我也是這樣想，石德之自己有汽車，可能是叫他的情婦開的車子。」

「好！假定石德之是嫌疑犯，那麼替他存款的那個人又是誰？」陸署長提出了問題。

「目前我還沒有頭緒。」藍新平探長說：「人海茫茫，不易找。」

陸署長抓起枱面上的古巴雪茄，抽出兩根，把其中一根拋向藍新平探長：「得想個法子啊！阿藍！」

「那個男人到銀行存錢時，適值最繁忙時刻，窗口職員那會特別注意他的樣貌特徵呢！一天起碼接待百多人，唉！傷腦筋！」

「這麼說，假定石德之是嫌疑犯，那麼他是有同犯。」陸署長吸了一口雪茄。

「對！」藍新平探長同意地：「不過，那未必是同犯，有可能是依命辦事，根本不知底蘊。」

「哦！」陸署長怔了怔。

「石德之是老狐狸，他不會對那個人明言吧！」

「對了！」陸署長拍了拍前額：「到底是甚麼人哪！」

「石德之是建築公司的老闆，雖然名義上是兒子出面！權力全握在他手上，建築公司嘛，不難龍蛇混雜，尤其是在地盤裏。」

「你說過那個男人手腕上紋了身。」

「對！那個人有可能是地盤工人一類的人物。」藍新平探長說。

藍新平探長一口氣地往下說：「用這些人做事，給多一點錢，就行了。」

陸署長把手上那半截雪茄，朝烟缸一扔。

「還有，我懷疑那男人腕上的紋身是假的。」藍新平探長說。

「也許是畫上去的。」陸署長頓了頓，若有所思地道：「對！最近市面不是流行印紙嗎？把印紙朝手上一貼一拉，就成了花紋。」

藍新平探長說：「看來，犯人想誤導我們向黑社會那方面調查！」

「對，這可能性很大，一般黑社會，自己臂上有紋身，必然會千方百計地掩飾，那會故意捲起衣袖，讓人看到紋身。」

「這樣看來，那男人腕上的紋身，必然是假的，正如你所說，想誤導我們警方。」

「你看石德之是兇手的可能性有多高？」

「到目前來說，起碼有百分之八十。他的而且確有殺死原北俊、王善男和胡正的動機，還有，第一宗和第二宗的兇殺案，他都沒有完整的不在場證據。」

「阿藍！不要忘記那把舊手槍！」陸署長提點他。

這時候，枱上的電話響了起來。陸署長接聽，把話筒遞給藍新平探長：「是王明！」

「我們查過那條船了……」王明興沖沖地道。

「甚麼船？」藍新平探長問。

「就是海上酒店呀！」王明說。

藍新平探長一拍前額：「知道了！有甚麼結果？」

「那條船上並沒有胡正的名字，船長說，這兩個禮拜，船被人租了。」

「租了？」藍新平探長一怔。

「對！租給了一個青年團體。」王明說：「因此我肯定胡正不在船上。還有，胡正有點名氣，如果出現，船上的工作人員會認得他。」

「……」藍新平探長啞住了。

看來，綫索又要斷了，調查進入死胡同。

「不過，船長告訴我，在離他們二十海哩那裡，還有一艘新的海上酒店。」

「甚麼？」藍新平探長彷彿絕處逢生。

「那條船叫斯干的納維亞號，是一艘北歐郵輪，排水量五千噸。」

「呀呀呀！」藍新平探長興奮得叫了起來，他認爲那就是他找的那條船了。

「是那艘船……王明！」

「探長！不要那麼肯定。」王明在潑冷水。

「我敢肯定，就是那條船。」藍新平探長的聲音提高了兩個音階：「這條船的名字難記，普通人不易叫出來，所以胡正在打電話給老婆時，就只說：我現在在船上，對嗎！傻瓜！」

「對對對！」王明附和着。

「是那條船了，你快去一趟。」藍新平探長吩咐着。

＊　＊　＊

黃昏，有關胡正的驗屍報告出來了。

結果跟藍新平探長所想的一致。

（一）死因是後頭部遭硬鐵器重擊所致。胃部中積果的海水不多。

根據這一點，確定兇器是硬物，有可能是木棒和「士巴拿」一類。

（二）死亡時間推定是六月四日下午九點到十點左右。

六月四日，即是昨天。

這證明胡正並非在船上遇害後給人推落海。

從斯干德納維亞號停泊所在的海灘，屍體要經過長時間才能冲到屍體發現的現場。

假定胡正昨夜九點遇害，發現屍體是早上五點十二三分，只漂流了八小時，這不可能到達海灘。

深夜十一點，王明打來電話。

「探長，我們在斯干德納維亞號了，胡正的確住在那裡，六月四日才離船。」王明異常興奮地道。

「肯定嗎？」

「我把胡正的照片給船上的侍者看，他一看就認了出來，不過，胡正是用假名登記的。」

「甚麼名字？」

「他用滕宏的名字。」王明回答：「侍者說他借用過船上的公衆電話。」

「六月四日有誰來接他？」藍新平探長緊張地問。

「沒人來過。」王明回答。

王明頓了頓：「他一個人CHECK OUT！大約是晚上七點左右。」

「有沒有人打過電話找他？」

「沒有！可能是他自己打電話跟嫌疑犯聯絡的。總之，晚上七點鐘，他離開了船。」

「……」藍新平探長沉吟着。

「對了！探長，今天晚上我想再到船上，看看有甚麼其他發現，明天才回來，好嗎？」王明問。

「好吧！」藍新平探長答應了，跟着道：「對了！你回來時，再去海灘看看。」

「知道了。」王明回答得十分爽快。

＊　＊　＊

第二天早上，藍新平探長寫字樓上的電話響了起來，把熟睡中的他吵醒過來。（昨天，藍新平探長並沒有回家。）

一看枱上的鐘，只不過是早上七點正。

他拿起電話：「我是藍新平。」

「探長嗎？」對方是一個女人，聲音聽來有點兒興奮。

藍新平探長一聽，就聽出了那是原美珠那甜美的聲音，有美人打電話來，藍新平探長精神爲之一振。

「探長！我看到早報，胡正的屍體被發現，是謀殺吧？」原美珠問。

「爲甚麼這樣問？」

「請你告訴我，我想知道。」原美珠的聲音近乎哀求。

「好吧！反正報紙也已報道了。」藍新平探長說：「胡正是被人殺死的，死亡時間是前天晚上九點到十點這一段時間。」

「呀！」原美珠嚷了起來。

「我看嫌疑犯多數是用汽車載胡正到現場，然後殺死他，之後又拋落海，也有可能是用汽車把屍體運到海灘再拋下海，這方面，還未能肯定。」

「前天晚上？」

「對！有甚麼高見嗎？」

「我……我在前天還在澳門！」原美珠說：「六月四日的晚上，我看見石德之離開別墅。」

「是嗎？」藍新平探長怔了一怔，緊緊地握着話筒。

「是的，時間是……」原美珠在想。

「是幾點？」藍新平探長焦急地，時間對這宗案子有着極大的作用。

「是八點四十分左右。」原美珠終於說了出來：「是一個女人駕車的。」

「你肯定是石德之？」

「肯定。」原美珠說：「他手上拿着士的。」

「那汽車朝甚麼方向駛去？」

「向海灘那面吧！」

「有沒有看見他回來？」

「沒有！本來我是想跟踪的，可是截不到的士，那裏好黑，我怕，就回了酒店。」

「謝謝！你的證供很有考慮價值。」藍新平探長道謝。

「探長，幾時才可破案？」

「這一點，目前還不敢肯定。」

藍新平探長穩重地道：「請你再給我一點時間。」

藍新平探長掛了電話後，想了想，決定親赴澳門一趟，目的自然是拜訪石德之。

再赴澳門查案

上午九點左右，王明打電話來，報告查勘過現場了，車程是二十分鐘，沒甚麼其他發現。

「你留在澳門，我過來。」藍新平探長說。

「有甚麼新發現嗎？」王明問。

「是再去調查一下。」

「甚麼事？」

「你可知道石德之座駕的號碼？」

「這個容易，我一問當局就會知道。」

「好的！你看看六月四日黃昏，下午八點四十五分到九點這段時間內，石德之的汽車可有光顧過油站。」

「我明白了，我還得查查有沒有見過石德之的汽車在現場一帶出現過。」

「聰明！」藍新平探長讚了一聲：「還有，駕車的是石德之情婦陳美施，很容易辨認。」

之後，藍新平探長就立即出發。

十一點左右，他就到了澳門司法廳，王明已出去調查。

藍新平探長有點肚餓，就在裏的合作社吃午餐。

剛吃完不久，王明就衝了進來，他臉上盡是疲倦的表情：「探長！沒有！沒有！」

藍新平探長抓了抓臉：「像這樣大的汽車，耗油量大，應該會添過油，奇怪！」

這時候，有一個警官匆匆走了進來。

「探長！有好消息！」

「甚麼好消息？」

「六月四日晚上，石德之的汽車，眞的加過油。」警官興奮地道。

「是嗎？」藍新平探長一喜：「快帶我去。」

三個人坐了警車，來到了一處小型加油站前。

這小油站，在橫巷裡，新開不到一個星期，難怪王明無法查到。

藍新平探長忙把石德之的照片拿了出來，讓兩個加油員看。

其中一個用黑了的指頭，在鼻頭上摸了一下：「對了……是他！」

「眞的？」王明問。

「那個老爺子坐在車廂裡，吸雪茄，駕車的是一個女人。」

另一個加油員說：「雖然年紀不小了，那是一個大美人呀！」

「記得是甚麼汽車嗎？」

「豐田皇冠，黑色的。」光頭那個加油員回答。

「甚麼時候來加油的？」王明問。

「六月四日晚上，大約九點十分左右。」

「眞的是六月四號？」藍新平探長問。

「絕對沒有錯。」

「那麼汽車是向哪個方向駛去的？」王明問。

「向着海灘那邊駛過去。」

藍新平探長一聽，滿心歡喜，石德之的嫌疑越來越大了。

「王明，我們再去拜訪石德之，聽聽他有甚麼話說。」藍新平探長拍了拍王明的肩。

* * *

石德之的態度仍然十分傲慢。

「呀！你們又來了，做警察可眞辛苦呀！」他傲然地說：「你們來得巧，再過一天，我就回香港去了，我的馬又要出賽呢！」

陳美施送上咖啡和美點。

藍新平探長和王明，並沒有進食，這趟拜訪，他們是以對待兇嫌的心情而來的，他們不會吃兇嫌送上的食物和飲料。

「你可知道胡正被殺死了？」

「知道，看報紙才知道的。我跟他有數面之緣，這個人好固執，不易相處。」

「死亡時間是六月四日晚上九點到十點之間呢！」藍新平探長故意說出了死亡的時間。

「這跟我有甚麼關係？」石德之抽了一根雪茄。

「石先生，六月四日晚上你在哪裏？」

「甚麼？你這是甚麼口氣，當我是兇手嗎？」石德之不悅地道。

藍新平探長在未抓得實證之前，不敢過份開罪面前這位建築界巨子，是以他正了正臉容，用十分客氣的語調說：「石先生，我祇想你跟警方合作，回答我剛才的問題而已。」

「對！一盡市民的義務。」王明插口。

藍新平探長狠狠地白了王明一眼，王明立刻噤若寒蟬，一聲不吭。

石德之避開了藍新平探長那凌厲的眼神：「我來這裏是渡假，沒必要的事，不會出外，對嗎，陳小姐？」他朝站在一旁的陳美施望了一眼。

陳美施笑着點了點頭，和應地說了一句「是」。

「六月四號那天晚上，吃過晚飯，我一直在看雜誌。」

「甚麼雜誌？」王明又忍不住了。

「賽馬和經濟雜誌，我祇喜歡看這兩類。」石德之勉强擠出笑容。

「你意思是沒出走過？」

「當然！」石德之大聲地道：「我喜歡靜，最怕吵鬧，來渡假，晚上出去幹甚麼？」

藍新平探長長長吁了口氣，臉上故意露出狐疑的神色：「那就怪了……」他把「怪了」這兩個字拉得長長的，然後停了下來，打量石德之的表情。

石德之冷冷地，並沒有動搖。

「有人看到你那天晚上，大約在八點四十分左右，跟陳小姐駕車離開了別墅呢！」

石德之的臉色陡地一變。

藍新平探長得勢不饒人，咄咄進逼：「目擊者在你別墅外監視了一段時候，確沒見到你回來。」

「我想知道誰是目擊者？」石德之問。

「原北俊的妹妹原美珠。」

「呀！是她！」石德之笑了起來。

「有甚麼好笑？」王明不滿地道。

「探長！我在笑你太單純了。」石德之滿臉笑容。

「願聞其詳！」

「你想一想呀，原美珠曾經來找過我，問我可是殺死她哥哥的兇手，可想而知，她對我有極大的偏見，這樣的證供，那可成立，律師一聽，也會把它打掉。」

「是嗎？」藍新平探長早料到石德之會來這一手，頓了頓：「不過，石老先生，且慢高興，六月四號晚上，還有其他目擊證人呢！」

「……」石德之臉色又是一變。

「我們找到兩個油站職員，他們證實六月四日晚上，曾經替你的汽車加過油。」

「神經病，如今香港老人家多的是，許多都相似，難道不會認錯人？」

「可是衣着華麗，乘坐豐田皇冠房車的老人家並不多，對嗎？」王明諷刺地。

藍新平探長說：「石老先生，這趟口才多厲害的律師也救不了你。」

「我再說一遍，六月四日晚上，我沒離開過別墅一步，不信，可以問陳小姐！」石德之堅持地。

「我們不問陳小姐，你有可能跟她串同口供。」藍新平探長說。

「這是甚麼話，你……你把我當成兇手了！」

石德之憤怒得雙頰發紅。

藍新平探長仍然堅持他一貫的冷靜：「我們還未把你當成是犯人，不過，你有動機。」

「動機？」石德之一怔。

「不單止是胡正被殺，你還牽連原北俊、王善男命案呢！」王明插口。

「你是說眞的嗎？」石德之問。

「當然，我相信與你有關。」

「亂講，亂講！一派胡言！」

「好！我問你想不想贏打吡？」

「這是每個馬主的願望，當然想。」

「好！你自己也承認有動機了。」

「但這個動機不足以令我去殺死原北俊呀！」石德之大叫起來：「喂，你不要亂扣帽子。」

「你曾經開槍打你兒子，你這種人，爲求目的，甚麼事做不出來？」

「……」

「你是馬主協會主席，當然有機會接觸原北俊，所以大有可能給他喝有毒的牛奶。」

「喂！可能性同事實，是兩回事呀！」

「好，我問你，五月廿五日星期五，你去過馬場沒有？」藍新平探長問。

「當然去過。」石德之理直氣壯地：「我的『銀月』排位，我怎會不去，不過……」

「不過甚麼？」心急的王明忍不住問。

「我是在事件發生後，才去騎師室的。」

「有甚麼證明？」藍新平探長問。

「她……」石德之指着陳美施說：「跟我一起去的。」

「她的證供不夠力，我們需要第三者的證供。」藍新平探長問。

「第三者？」石德之用手摸了摸下巴：「那天一開始我就跟王善男一起擠在馬主廂房，到事件發生爲止，我們都沒有離開過那裏。」

「呀呀！」藍新平探長叫了起來：「王善男在五月二十九日已被人殺死了，死人怎樣作證。」

「我當然知道他死了，不過，我跟那傢伙的確在事件發生之前一直留在馬主廂房。」

「那沒有用，除非另有證人，否則這不能證明你的清白。」藍新平探長說：「這樣看來有關原北俊被殺，你缺乏明顯的不在場證據。」

「你以爲我殺了原北俊？」石德之瞪大眼睛。

藍新平探長說：「還有，王善男被殺一案，你也有嫌疑。」

石德之大聲地說：「我已經說過了，那天，我一直跟陳小姐在一起，沒有離開過別墅。」

「有誰可以證明呢？石老先生！」藍新平探長問。

一頓，藍新平探長又問：「石

老先生，你是否要說從六月四日到了這座別墅後，你就一直不曾外出過？」

「對！我正是這個意思。」石德之傲然地道。

「除了早上到附近散步外，我甚麼地方都沒去過，你們要寃枉我，我也沒法子。」

「好！」藍新平探長說：「今天到此爲止，下趟我再來時，必然會帶來拘捕令。」

「你準備拘捕我？」

「我沒有別的選擇。」

藍新平探長板着臉孔，向王明打了個眼色。

兩人站了起來，向石德之告辭。

到了大門，藍新平探長回過頭來，望着石德之：「假如你逃走，那就是不打自招，小心爲上！」

＊　＊　＊

「好！我就向律政署申請拘捕令。」陸署長聽了藍新平探長的表面證供後，這樣說。

「我們祇憑胡正被殺，已有足夠證據起訴他，我們目前有三個證人。」

「好！」陸署長點點頭：「打吡謀殺案看來是破了案哪！」說完這句話後，陸署長忽然皺起了眉頭。

「甚麼事哪！這麼不高興？」藍新平探長問。

「我總覺得有些事情還沒搞清楚。」

「你不相信石德之是嫌疑犯？」

「不！我相信。」陸署長說。

藍新平探長一怔：「還有甚麼問題？」

陸署長抓了抓頭：「試想想，石德之跟王善男的關係吧，石德之一直懷恨王善男，對嗎？」

藍新平探長點點頭。

「這件事馬圈裏人人皆知，如果殺了他，不是自己最有嫌疑嗎？」

藍新平探長又點點頭。

「還有那把手槍，這不是自暴其短嗎？」

「我有這個假設，石德之對王善男實在太痛恨了，因此，即使冒着被懷疑的危險也謀殺他。他動用自己的手槍，可能是一種反心理。」

「有道理。」

「不過，胡正之死，帶給石德之極大的不利，油站職員的證供，强而有力，他賴不掉。如果……」藍新平探長頓了一下：「石德之不是犯人，那麼六月四日，他又去了哪裏？」

「對！」陸署長笑了一下：「把證據收集，我們起訴這個老頭子。」

藍新平探長離開了署長室，回到自己的房間。

王明立即問：「怎樣了？」

「很快就可以拿到拘捕令。」藍新平探長樂觀地道。

「哈哈！案情告一段落了。」王明興奮地。

「大概是吧！」

「甚麼大概是？」王明皺起了眉頭。

就在這時候，探長室的房門被人大力的推開了。

安强一臉焦慮地闖了進來。

「探長，探長，石德之被捕了。」他大聲叫。

「你亂叫甚麼？我們正準備去抓他呢！」王明罵。

「不！偵緝二課已抓了他。」

「甚麼？」藍新平探長怔住了。

安强努力地控制自己情緒：「目前還不大清楚，聽說是跟賄賂有關。」

「甚麼賄賂？說清楚一點。」王明催促。

「石德之想投村屋的建築權，收買有關部門的官員，事機不密，給檢舉了，一個鐘頭前，偵緝二課把他拘捕了。」安强一口氣地說。

「賄賂？」藍新平探長濃眉一揚。

「對！有關官員已直認不諱。」安强說：「二課又查了官員們的銀行戶口，證據確鑿。」

「不過，這不代表石德之能夠洗脫殺人嫌疑。」王明鎮定地道。

「探長，這正是一大問題。」安强說。

「問題？」藍新平探長覺得有點不妥當。

「六月四日晚上，石德之跟其中一個官員，在澳門一處僻靜的地方見面。」

「……」藍新平探長一聽，就僵住了，他像是從萬丈高處直摔了下來。

他一聲不響地離開了探長室。

藍新平探長直衝陸署長的房間，他滿腔怒火，正要找人來發洩，而陸署長，他的最好朋友，正是發洩的對象。

「呀！我正想找你！」他還沒講話，陸署長已搶先說了。

「我問你，偵緝二課抓了石德之的事，可是眞的？」藍新平探長的聲音有異平常。

「是事實！」陸署長肯定地：「雷振宇快來了。」

＊　＊　＊

雷振宇就是偵緝二課的主腦，也就是藍新平探長最大的對頭。

這時候門給推開了，進來了一個身形高大，丰神俊朗的中年男人。

雷振宇向陸署長欠了欠身子，然後望向藍新平探長：「啊！阿

藍，你也在，那好了，我可以不必一話二說了。」

藍新平探長冷冷地哼了一聲。

雷振宇也不去理他，自顧自地坐了下來：「你們也知道我們二課主要是打擊商業罪案，雖然沒兇殺案那麼刺激兇險，困難之處，如出一轍。」

「嘿！」藍新平探長大聲地冷哼了一聲。

「作爲商業罪案犯人，大多腦筋靈活，所以抓人要等時機，等他出錯。」雷振宇點了一根菲律賓小雪茄：「石德之是老狐狸，不易對付，正當我們頭痛時，一課……」望向藍新平探長：「却爲我們帶來了良機，你們把他看成兇殺犯，令石德之神經緊張，忙於應付，於是疏忽了我們在盯着他，哈哈哈！」

雷振宇爽朗地笑了起來。

雷振宇眉宇間，掩不住極度的興奮。

「我們也樂意看到這種情況繼續存在，所以一直不動聲色。」

「這一點，我們了解，你們想抓大老虎。」陸署長說：「不過，我不明白爲甚麼石德之會在這時候犯上這樣的罪。」

雷振宇笑了一下：「你知道嗎，目前地產界的情況並不太理想，新造的樓宇，能有六成賣出，已是上上大吉，至於動土蓋房子的數目，今年比去年少了三成，石德之的建築公司生產額也因此下降，不設法投得新的地盤，就會賠老本，你們……」望向藍新平探長探長，「心目中，石德之是馬主協會理事長，是打吡馬王的馬主，在我們眼裡，他是建築業巨子。」

藍新平探長說：「你們跟踪到澳門去，動機跟我們不同吧！」

「是！」雷振宇點點頭：「不過目的則一樣——逮捕石德之。」

陸署長把雷振宇這句話，記了下來。

「我們一直以來，都發覺石德之跟某議員酬酢頻仍，常常出入高級食肆和夜總會。雖然某議員也是大馬主，從表面看來，似乎是研討馬事，不過，當我們知道某議員曾經是城市規劃署的高官後，想法就不同了。」

「哦……」藍新平探長一怔。

「我們接續查下去，發現最近石德之用非常低的標，投得了新界某處的地盤，於是起了疑心，便跟到澳門去。」

藍新平探長焦慮地問：「六月四日晚上，石德之曾經出過門？」

「對！」雷振宇說：「我們一方面監視某議員，另一方面也跟踪石德之，六月四日晚上，石德之駕車去拜訪某議員呢！」

「幾點？」

「晚上九點石德之到了某議員的別墅，離去時，已是午夜了，大抵是十一點五十分。」

藍新平探長一聽，立刻望向陸署長。陸署長亦正用他那懷疑的眼光望了過來。

兩人面面相覷。

這樣說，石德之完全有着不在現場的證據，換言之，他不可能殺死胡正。

「請說下去！」藍新平探長作了一個「說下去」的手勢。

雷振宇說：「本來我們沒證據說石德之賄賂某議員，我們在進行盤問時，兩個人都矢口否認，說見面，是談下一次的賽馬。正當我們無計可施之際，哈哈……皇天不負有心人，給我們抓到了有力的證據。」

「有力的證據？」陸署長重覆着。

「某議員的管家最近請了假回鄉探祖，臨時僱了一個中年人做飯，這個女人，有着一般女人的特性，喜歡偸聽人家的說話。」

「……」藍新平探長沉默着。

「那個女人看到石德之把一張支票交給了某議員，並且多謝他幫忙，讓他中了標。」雷振宇洋洋得意地道。

雷振宇的興奮情緒，讓藍新平探長也感覺到了，看到他那飛揚的姿態，藍新平探長內心的苦痛，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我們得到了這樣寶貴的綫索，先是找地政署有關官員問話，在我們富有技巧的盤問之下，自然無所遁形，哈哈哈！」

「這樣你們就拘捕了石德之？」

「對！」雷振宇得意洋洋地：「還有，阿藍，我們也會抓某議員，這宗賄賂案，到目前，可以說是已破了八成。」

＊　＊　＊

藍新平探長無精打彩地離開了署長室。

這一仗，他敗得好慘，敗在雷振宇手上，他比死還難過。

如果現在手上有一把小刀，他會毫不猶豫地插進雷振宇的胸腔上，然後，巧佈一個局，把他弄成自殺的假局。

這樣看來，石德之不但不是殺死胡正的兇手，而且也不會是殺死王善男和原北俊的兇手。

不過，直到目前，藍新平探長仍然堅持這三宗謀殺案的兇手是同一個人。

陸署長問：「阿藍，除了石德之，還有其他可疑人物嗎？不妨明言。」

「沒有，至少到目前爲止，沒有。」藍新平探長失望地：「我需要冷靜一下，好好地想想。」

回到探長室，藍新平探長覺得自己早已完完全全崩潰了。

這時，王明在等候他。

藍新平探長向王明說明了一切。

王明一聽，跟藍新平探長一樣，頓時沉了臉，失望和沮喪，籠罩了他整個心胸。

「別氣餒！王明。」藍新平探長在王明肩膊上拍了一下：「雖然我也有點失望，但想深一層，又覺得我們十分幸運。」

「……」王明睜大了眼睛，一臉狐疑。

「你仔細想一想，如果我們抓了石德之，而他又能提出不在現場的有力證明，那我們怎樣下台呢？」藍新平探長說：「還不是給雷振宇那傢伙笑死？」

「對！」王明訥訥地：「好！探長，就當石德之不是兇手，那麼兇手又是誰呢？」

藍新平探長沒說話。

「看！外圍集團和黑社會都不是，我們手上的唯一綫索，就是調查石德之呀！」

王明朝黑板上一看。

黑板上寫着三個項目：

㈠外圍集團。

㈡黑社會關係。

㈢余廐可疑。

㈠與㈡都已用紅筆劃掉。

藍新平探長拿起紅筆，把第三項也劃掉了，於是，綫索成爲了「零」。

「我們從新的角度把案件再看一遍吧！」藍新平探長說。

「從甚麼角度？」王明問。

「我們不妨冷靜一下。」藍新平探長望了王明一眼，點起了他的「登喜路」烟斗。雖說「要冷靜一下」，但直至目前爲止，仍然想不到除了石德之外，誰會是兇手？

他吐了一口烟：「我們接辦這件案以來，祇作了一個想法。」

王明也點了一根烟，悠悠吸了一口。

「我們一早認定是憎恨那三個死者的人，犯下的兇案，又或者是殺死那三個人會從中獲利的人所做的。」

「這是最正常的調查手法。」

「對！」藍新平探長搓了搓手：「但是，這正常的調查手法，最後令我們碰了壁，因此……」

「甚麼？」王明焦急地問。

「我們要捨棄正道。」

「捨棄正道？難道……」王明怯怯地望着藍新平探長：「難道還有其他想法？」

「有，有一個。」

「是甚麼？」

「在認定石德之是兇手時，其實我心中存有一個焦慮。」藍新平探長說：「那就是一切證據對石德之太不利了，不覺得不利得太過份了嗎？」

「……」

「舉個例吧，那柄古董槍的出現，就不太正常，現在回想起來，豈不是反過來證實了兇手想陷石德之於不義嗎？」

王明說：「這不是太不合理了嗎？」

藍新平探長說：「殺人嘛，本來就不能以常理看待。」

「兇手一定十分憎恨石德之，一直想陷石德之於不義。」王明說。

「正是如此。」

「爲了要陷害石德之，兇手不惜殺死四個無辜的人。」王明說。

「不！兇手祇想殺三個，那個公關小姐是意外。」藍新平探長補充地道。

「唉！兇手太瘋狂了。」王明嘆了口氣。

藍新平探長點了點頭：「乍看的確如此。」

「乍看？」王明一怔。

「兇手的而且確是痛恨石德之，這一點，我們已經肯定。」藍新平探長說。

王明點點頭。

「兇手第一步是脅令王善男把『金輝』退出打吡大賽，方法是恐嚇信和那柄古董手槍。

「第一步。」王明喃喃地。

「如果『金輝』眞的退出，那就會引起馬圈極大的騷動，於是人人都會疑心是石德之作怪。」

「對！」王明同意地附和。

「這樣，石德之的地位就會受到動搖，說不定會被踢出馬主協會。」

「這樣兇手的目的便達到。」

「然而，我們沒有對石德之採取任何行動。」藍新平探長說。

「兇手忍不住了，於是索性連原北俊也殺掉。」藍新平探長往下說：「之後，又收買胡正，要他造馬，讓『銀月』勝出打吡賽，之後又把胡正收藏在郵船上，這樣，一切情形都對石德之不利，警方對他的懷疑，自然越來越深。」

「可是我們仍然沒有出手拘捕石德之……」王明接上去。

「對！兇手耐不住了，既然已殺了一個人，再多殺幾個，也一樣是犯罪，於是就殺掉石德之的對頭王善男，那個公關小姐祇是不幸的犧牲品而已，兇手本來沒打算殺她的，至於胡正——是爲了滅口。這樣，石德之身上的嫌疑成份越來越重！我們正如兇手所盼望，終於想要拘捕石德之。」

王明聽了，毛骨聳然：「爲了要陷害一個人，不惜連殺四人，兇手眞是瘋了，仇恨令人瘋狂，這句話眞的不假。」

「有一件事想請教。」不知甚麼時候溜進來的安强忽然問。

「問吧，別客氣。」藍新平探長說。

「既然兇手那麼憎恨石德之，爲何要兜這麼多圈子，乾脆把他殺了，不竟行了嗎？」

「對！」王明附和：「祇要讓石德之的屍體手上握着那把古董槍，假裝自殺，豈不是一了百了？」

「對，有道理！」藍新平探長帶着嘉許的微笑，望着王明和安强：「不過，你們對犯罪者的心理不甚了了。」

藍新平探長往下說：「兇手認爲一槍打死石德之，太便宜了他，所以寧可採取精神折磨法……」

「精神折磨法！」安强嚷了起來。

「兇手跟石德之之間，必有血海深仇，所以要狠狠地折磨石德之，最好是把石德之送進監獄坐牢，要他永遠痛苦。」

「這麼毒！」安强伸了伸舌頭。

「探長說得有理，但誰是兇手呢？」王明問：「看來，到目前，還有沒有嫌疑人物？」

「那倒不一定。」藍新平探長說，在他心中，想起了一件事。「如果我們認定兇手是想陷害石德之，這是兇手的目的，那麼，兇手必然是跟馬會有關的人物。」

「這樣，範圍不是很廣嗎？馬圈有馬主、騎師、練馬師、馬伕，馬會人員……」王明伸了伸舌。

「對！你還漏了一樣！」藍新平探長說。

王明望着藍新平探長，他想不起漏了甚麼。

「還有馬評家。」藍新平探長說。

「啊啊啊！」安强嚷起來：「馬評家手無縛雞之力，怎會殺人！」

王明問：「探長！我們先調查哪方面？」

「就連馬主也有好幾百人，怎查？」安强懊惱地道。

藍新平探長回過頭來，臉上出奇的冷靜：「有一個嫌疑人物，我們沒查過。」

王明一怔，問：「是誰？」

「必勝馬報的老健。」

「呀！」王明嚷了一聲：「不大可能吧！老健由始至終都幫我們調查呀？」

「表面的確如此！」藍新平探長吁了口氣：「實則不然。」

安强插口問：「怎麼不然？」

「他說的有關馬圈的事，的確很詳盡，不過，我想起第一趟跟他見面的情形。」

「對對對！那是原北俊喝牛奶中毒，送上救傷車的時候。」王明拍了拍前額。

「對了！你還記得當救傷車的門快要關上時，老健閃了進來。」

王明點點頭。

「那是我們第一趟見面。」藍新平探長回憶着。

「那有甚麼不妥？」

「當然，我還以爲他關心案件，不以爲意，可如今回想起來，却有點不妥。」

「探長發現甚麼不妥？」

「要知道老健祇是馬經編輯，並非突發記者，追訪殺人兇案，根本不是他的份內工作，他關心的應該是萬一原北俊有事後，誰人策騎『金輝』爭打吡賽，他應該像其他馬經記者一樣，留在現場追訪練馬師！」

「對對對！」安强拍着腿：「探長英明！」藍新平探長白了他一眼。

王明問：「那爲甚麼老健要搶着上救傷車？」

「如果我們假定老健就是兇手，那就很容易搞清楚。」藍新平探長說。

王明拍了拍頭：「我明白了，老健是想搞清楚原北俊可是眞的死了，同時也想聽聽他彌留之際，可是說過甚麼對自己不利的話。」

「對了！」藍新平探長用嘉許的眼神盯着王明：「所以老健在醫院時臉色蒼白，十分緊張，那時候，我還以爲他惦念原北俊的生死，現在想起來，他是怕原北俊獲救，那時候，他的全盤計劃都要落空。」

安强說：「探長的推理如果是對的，那麼到銀行存款的那個男人，必然是老健了！」

「聰明！」藍新平探長笑了笑：「以年齡而言正好脗合。老健爲了掩人耳目，特意把自己化粧成一個流氓，在手腕上刺上花紋，刻意想混淆警方視線，讓我們把調查對象移向黑社會和地盤工人！」

藍新平探長道：「打電話到澳門酒店，把原美珠叫醒，我有話跟她說。」

安强立刻撥電話。

電話接通後，藍新平探長接過來聽。

「殺我大哥的兇手可抓着了？」原美珠第一句話這樣問。

「抓着了。」藍新平探長故意撒個謊：「不過有一件事想向你請教。」

「我知道的，不是全說了嗎？」

原美珠有點詫異。

「是新的事。」藍新平探長嚥了口口水：「想問的是關於老健的事，就是『必勝』馬報的那個編輯。」

原美珠沒答話，看來藍新平探

長的問話，令她有點意外。

「你說過六月四日目睹石德之坐汽車離開別墅，那天，老健有來澳門嗎？」

「有！他早上來。」原美珠立刻回答：「他放假，跟我一起去調查各大小酒店。」

「他有駕汽車來嗎？」

「不清楚，大概有吧。」

「他甚麼時候跟你分手？有沒有在澳門過夜？」藍新平探長緊張地問。

「他黃昏過後就走了，說明天要看晨操。」原美珠這樣回答。

「是黃昏過後，沒記錯？」

「沒有。對了！探長！這跟命案有甚麼關係？」原美珠終於忍不住了。

「這個目前還不能說，打擾你了，萬分抱歉！」藍新平探長不待原美珠回話，就掛了線。這時，他心裏充滿了喜悅和興奮。

* * *

天亮了。

藍新平探長一手拉開了窗簾，讓早上的陽光透了進來，照得滿室都是。

他首先走進洗手間，抹了個臉，然後拾起放在探長室門外的早報。

一打開，就看到了石德之被捕的消息。

這是轟動全市的新聞，藍新平探長看了一眼，鬥志立即昂揚起來。

「起來！快起來！」他大聲地叫。

睡在寫字枱和沙發上的王明、安强，立刻醒了過來。昨天晚上，討論案情一直至凌晨五點，大家倦了，就在探長室過夜。

「快調查老健，雞毛蒜皮的事都不要錯過。」藍新平探長興奮地道。

安强揉了揉眼睛：「探長，讓我洗個臉，吃一點東西，行嗎？」

藍新平探長笑了笑：「我是那麼不近人情的人嗎？吃了東西，不得偷懶。」

王明、安强像兩支箭一樣，飛也似的離開了探長室，直奔食堂。

藍新平探長吸了一根烟，把早報重新看了一遍，一股衝動，讓他離開了探長室，朝馬會行政大厦闖去。

嚴主任一看見藍新平探長，不禁眉頭大皺：「怎麼？還沒查完？」

「我想再看一次。」藍新平探長堅持地。

「你……你仍然認為打吡賽有造馬的成份？」主任囁嚅地道。

「少囉嗦！我想看。」藍新平探長不耐煩地。

「好好好。」主任不敢違抗。

走進放映室後，不久，銀幕上就出現了馬匹在沙圈情況的影片。

那是五月二十七日打吡大賽那場的影片。

藍新平探長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銀幕，不放過每個細節。

很快就放映完畢。

主任揶揄地問：「探長！找到了寶貴線索沒有？」

「哼！」藍新平探長冷哼了一聲。

看過影片，更加强了他對老健的疑心。

回到探長室後，又聽了幾個電話，都是偵探回報調查的情況，很分歧，也很零碎。

過了不久，去拜訪「必勝馬報」的王明回來了，帶來了老健履歷表的複印本。

王明說：「我去到『必勝』時，老健不在，我跟社長聊了一會，了解一下情況。」

藍新平探長聽着。

「根據履歷，老健以前在某家大報做編輯，幹了四年，忽然辭職。」藍新平探長說。

「對！我也覺得奇怪，通常人望高處，老健辭掉優差，跑去『必勝』做事，眞有點不同尋常。我離開『必勝』，順道去那報館轉了一趟，那裏的編輯也不明白為甚麼老健會突然辭職呢。」王明說。

「這個倒不難解釋，老健喜歡純種馬，也愛賽馬。」藍新平探長解釋：「還有，他有甚麼親人？」

「必勝社長說，老健一向獨來獨往，自稱天涯孤客，看來沒有甚麼親人。」

「他來自哪裏？」

「澳門！至於本籍何處，則不知道。」

「快跟澳門警方聯絡，好好調查一下。」藍新平探長吩咐着：「最重要的是調查他的家族。」

「知道了。」王明應了一聲：「探長，不知道這件事跟兇案有沒有關係？」

「說！」藍新平探長大聲地道。

「老健是『金輝』的忠實捧場客。」

「這個我早知道了。」藍新平探長笑了笑：「因此明知『金輝』必敗，仍然下注。」

「我不是這個意思。」王明頓了頓：「我覺得老健鍾情『金輝』的理由十分有趣。」

藍新平探長盯着王明。

「我問過必勝的社長，才知道老健喜歡『金輝』並非牠的實力强，而是牠擁有『金源』的血統。我在他家裏看到『金源』的照片跟『金輝』並列。」

「我也聽過，『金源』是以前的馬王。」

「我問過社長，『金源』是六十年代的馬王，那時候，老健怕祇有四五歲呢！」

「四五歲？」藍新平探長怔了怔。

「還有，我在必勝發現了一部中文打字機，聽說老健常用。」王明說。

* * *

去老健家裏打聽消息的安强滿臉失望地回來了。

藍新平探長一看，就知道必然是毫無收穫。

安强說：「那也不盡然，至少，知道了老健的為人。」

根據隣居的提供，老健是一個難得的好人，有正義感而又樂於助人。

隣居說老健為了一個主婦給黑社會分子欺壓，居然挺身而出打退對手呢！

藍新平探長習慣地拿起烟斗：「老健有沒有女人？」

「老健長得俊，許多懷春少女都對他有好感，有些風塵女人，還自動送上門，不過老健大多數拒絕，因此，好事的隣居都說老健不能人道，哈哈哈！」安强笑了起來，直到藍新平探長白他一眼，這才住口。

「最近，看門的老伯向老健介紹自己的姪女，老健連照片也沒看，就推了，綜合種種情況，老健應該沒有女朋友。」安强一口氣說出了他的推論。

「不對！」藍新平探長大聲地：「至少還有原美珠。」

王明問：「老健果眞是眞心喜歡上原美珠？」

「我們一直這樣想，不過，如果老健是兇手，那又另當別論！」藍新平探長說。

王明、安强兩人面面相覷，顯然不明白藍新平探長的用意。

藍新平探長霍地站了起來。

「王明！我有要緊的事要出去，有甚麼新消息，你隨後向我匯報。」

在王明還弄不清原委之際，藍新平探長離開了探長室。

二十分鐘後，他來到了馬會的行政大厦。

那個新聞主任一見藍新平探長，不禁又皺起了眉頭。

「怎麼！還要看？」

他以為藍新平探長又來看沙圈的影片。

「不！不必了！」藍新平探長說：「今趟想向你打聽一匹馬的事蹟。」

「馬？」主任益發覺得奇怪了。

「金源，戰後的馬王！」

「呀！是『金源』！」主任恍然，看來這一匹叫做「金源」的馬，的確有着很大名氣，因為主任一聽到牠的名字，臉上就流露出欣羨的神情。

「聽說牠是名駒，一代馬王，是嗎？」藍新平探長試探地問。

「是，不過……」主任頓了頓，神情哀傷：「牠却是一匹失運之極的馬。」

「失運名駒？」這趟輪到藍新平探長摸不着頭腦了。

「我那時不過十多歲，不太清楚，我也是聽人說的。不過我看過牠的照片，請你等一下。」主任從新聞中心的書架那裏，抽出一本賽馬圖鑑，迅速翻開！揭了幾頁，指着其中一張照片說「是了！『金源』的照片。」

藍新平探長朝圖鑑一看，看到了一匹長相雄偉的雌馬，四肢修長，鼻樑上有一條直直的白紋，鬃毛長而有致，馬耳高豎，神氣十足。再看說明——「金源雌馬　父系明克斯　母系不詳」

明克斯是愛爾蘭名種馬，擅跑中長途，金源有了這種血統，難怪在長途賽事上獨霸一方。

再往下看——「戰後，金源出戰，迭創佳績，成為長途馬王，四歲時，右前蹄撞中木柵折斷，宣告退役。」

「呀！『金輝』有『金源』血統？」藍新平探長說。

「對！我查過記錄的確如此！」

「請問『金源』的馬主是哪一位？」

「這個……」主任低着頭想了想：「好像是藍紳士的馬。」

「還有，不但『金源』失運，就是牠的馬主藍紳士也是命運不濟。」

「哦！願聞其詳！」

「藍紳士這個人，戰後在馬圈十分出名，曾經做過馬主協會的理事，後來因為捲進一樁集團貪污事件，被迫離開馬圈。

「藍紳士抵受不住刺激，吞槍自殺，而他名下的『金源』，也告易手，在一趟晨操中，不慎右前蹄踢中木柵折斷，而因被人道毀滅。」

原來人與馬皆遇到了不可名狀的厄運。據主任說，當時馬圈就流行馬有靈性的說法，認為「金源」是故意踢斷自己的右前蹄，追隨藍紳士而去。

「藍紳士有親人嗎？」

「好像沒有。」主任說：「本來有一個兒子，聽說撞車死了。」

「被逼離開馬圈，居然要自殺，那眞有點不可思議。」藍新平探長不明地道。

「老實說，我也不明白。」主任搖搖頭：「不過，聽說藍紳士是一個超級賽馬愛好者，他早年在英國留學，很早就跟賽馬發生了關係，

聽說，在英格蘭的村莊裏，他看過不少馬匹，自己也會跨上馬背馳騁，所以回到這裏，立即加入馬會，而且抽得馬王，成全了他的理想。」

「我明白了，也因太熱愛賽馬，一旦被剝奪了權利，就熬不住，走上自殺之道。」藍新平探長往下說，主任連連點頭。

藍新平探長並不太明白主任的話，他自己不是馬迷，也不會在英國唸過書，沒法了解藍紳士的心情，不過，藍紳士的自殺，却是鐵一般的事實。藍新平探長要研究的是藍紳士的事件跟今趟殺人事件到底有甚麼關係？

「還有誰一起跟藍紳士被逐出馬圈的嗎？」他問。

「有！不過，我想不起名字了。記得藍紳士，是因爲祇有他一個被逐者吞槍自殺。」主任說。

藍新平探長問：「藍紳士死時是幾歲？」

「聽說是四十五六歲，正當盛年。」王明回答。

藍新平探長沉吟了一下：「我想藍紳士還有朋友的吧！我們從這方面調查。」

主任點點頭，說了聲「好」。

* * *

回到警署，藍新平探長親自走進資料室，利用最先進的電腦，很快就查到了跟藍紳士有關係的人，其中以徐逸這個企業家，一向跟藍紳士來往得最密切。

喝了杯咖啡，藍新平探長馬不停蹄地去找徐逸。

根據電腦資料，徐逸住在沙田九肚山。

藍新平探長駕了車子去，在九肚山上轉了一圈，很快便找到徐逸的住所。

那是一排九幢相連的三層高獨立洋房，白牆紅瓦，很有地中海風味。

藍新平探長把汽車在洋房門前泊好，透過露空鐵閘望進去。

庭院裏正有一個彎着腰，蹲在一簇繁花旁的老人，向着一對洋夫婦，在指指點點。

看樣子，那老人似乎正在教導那對洋夫婦種植鮮花的心得。

藍新平探長一眼就認出那老人正是企業家徐逸。眼看徐逸興致勃勃，也不忍心打擾，他就索性坐在車廂裏，靜靜地等着。

這樣等了十五六分鐘，洋夫婦告退了。

藍新平探長見機不可失，立即迎上去。

「徐逸先生嗎？」他禮貌地道：「我是藍新平探長！」

一聽是探長，徐逸臉上露出了詫異的神色，看來養尊處優的他，根本想不到會有甚麼探長出現在他眼前。

「甚麼事？」徐逸冷冷地問。

藍新平探長把來龍去脈粗略地說了一遍。

徐逸皺了皺眉頭：「藍紳士嘛！我跟他很熟，死了快三十年了吧？」

藍新平探長點點頭。

「你想知道些甚麼？」

「聽說，藍紳士是戰後馬主協會的理事，對嗎？」

「對！他喜歡純種馬。常說這是人間最高的藝術品。」徐逸說：「在馬主協會裏，怕沒有人比他更懂得馬。」

「後來他被逐出了馬主協會，對嗎？」

「對！他自殺之前，還不停地說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徐逸說。

「這是甚麼意思？」

「呀！出了醜事，自然要有人來擔承。」徐逸說：「藍紳士是一個偉大的人。」

「你認識石德之嗎？」

「石德之？」徐逸立即臉露鄙夷的神色：「這個人是廢物，是騎牆派，見風駛悝，爲了達到目的，甚麼都會做。日佔時代，他爲日本做過事，戰後復員，他又大聲抗日。」

「藍紳士跟石德之熟稔嗎？」

「不太好。」徐逸回答。「我也是藍紳士告訴我的，他說十分鄙視石德之的爲人。石德之當然知道，後來藍紳士自殺，就有謠言傳出是石德之暗中策劃，陷藍紳士於不義，但沒有證據，事情不了了之。」

「有趣！」藍新平探長漏了口。

「有趣？」徐逸一瞪眼。

自知失言，藍新平探長不好意思地說：「對不起，我失言了，應該說是有意思。聽說藍紳士的獨生子死了？」

「對！那是藍明，很早就死了。」徐逸感喟地。

「藍太太呢？」

「也病死了。」徐逸說。

「那麼藍家沒親人了嗎？」

「這個不清楚，不過，藍紳士是風流人物，有不少女人。」徐逸忽然說。

「嘎！」藍新平探長一怔。

「有……有可能有私生子。」徐逸說。

「你見過藍太太以外的女人和孩子嗎？」

「有！」徐逸取出小雪茄，點着，吸了一口：「我見過其中一個小孩子，就是藍紳士出事之前，當時，有一匹純種馬給運來，我和藍紳士一起去看，當時，他身邊有一

個小男孩。」

「是『金源』嗎？」藍新平探長緊張地問。

「是！」徐逸點點頭。

老健的背景

「那男孩有多大？」

「大約三、四歲！」徐逸回答。

「可知道那男孩子的名字嗎？」

「聽過，但……」徐逸有點不好意思：「我忘了。」

「藍紳士死後那男孩子可有來拜祭？」

「沒有。」徐逸肯定地：「藍紳士的葬禮一手由我包辦，沒見過那男孩！甚至那個女人也沒來。」

藍新平探長眼看問得差不多了，謝了一聲後，就別過徐逸。

* * *

安强走進探長室，向藍新平探長說：「探長！電話，人口署來電話。」

藍新平探長拿起電話。

對方說話了：「老健，一九五五年出世，母親的名字是老美麗，七五年病逝。那年，老健大學畢業。」原來老健是從母姓。

「可知道父親的名字？」

「沒有資料，看來是私生子。」

「老美麗的生平可有資料？」

「老美麗是澳門人，戰後到香港，做過小姐，後來帶着老健回澳門，開了家小酒家，一手養大老健！還供他上了大學，這女人可眞難得！」

「老美麗死後，老健就到香港來？」

「是！至於他在香港的情況，我們沒有資料。」藍新平探長把資料寫在記事册上。

「可知道老美麗在香港當舞女的舞廳名字？」

「好像叫『金殿』，是古老舞廳，不知道如今還存在？」

「還有，」藍新平探長吩咐着：「老美麗當小姐時，藝名叫甚麼？」

對方說：「聽說是叫小君。」

「謝謝！」藍新平探長道了謝，掛上電話。

到了這時候，藍新平探長已肯定那個馬經編輯老健，實際上就是藍紳士的兒子。

藍紳士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死了，老健成爲他唯一的兒子。

看來，藍紳士很鍾愛老健，因而帶他去看新運來的馬匹——「金源」。

老健對純種馬有了興趣，大抵始於那個時期。

後來，藍紳士被排擠，離開了馬圈，用自殺方式結束了自己的性命。（過了三十年，老健就向仇家石德之報仇。）

爲了使石德之一嘗被排擠的滋味，老健設下了陷阱，陷害石德之。爲的就是讓石德之走上父親藍紳士當年相同的路。

藍新平探長嘆了口氣，心想；人的仇恨心理，眞是不可思議。

翌日，他命令王明去調查「金殿」舞廳，看看仍否存在，自己逕自去見陸署長。

陸署長聽過藍新平探長的敘述，說：「我同意你的說法，老健可能是兇手，不過，有一個疑問，無法澄清。」

藍新平探長問：「是不是爲了要排擠石德之，居然連續殺了四個人這回事？」

陸署長想了想，說：「我不是這意思，我同意你的講法，連殺四人，是因爲我們沒採取拘捕行動，如果一開始，我們就懷疑石德之，拘留他，老健就不會放肆地殺人。」

藍新平探長自然同意這個看法。

「我的疑問是……」陸署長望着藍新平探長：「爲甚麼老健到了今天才報仇。」

「……」藍新平探長呆了呆，他從不曾想過這個問題。

陸署長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來：「藍紳士死時，老健年小，自然沒有本事報仇。好，到了他母親逝世，他已大學畢業。」

「對！」藍新平探長同意。

「之後，老健來到了香港，一直在香港，怕也有十多年了，那麼在這期間，爲甚麼不向石德之動手？」

藍新平探長聽了後，腦裏立即浮現起幾個可能性的推斷。

第一是老健心想復仇，却苦無機會接近石德之。爲了要得到這個機會，因此轉職「必勝」馬報。然而，入了「必勝」馬報，也有一段時期了，總不能說在這期間，完全沒有復仇的機會。

其次有可能雖然知道藍紳士是生父，却還未知道當年是誰逼害自己的父親。直至到了最近，才知道仇人就是石德之。

然而，回心一想，又覺得推測有漏洞，難以成立。

藍新平探長有兩個疑點，一時之間無法解決。

其一是爲甚麼老健不立刻加入馬會，這樣就有機會接近石德之。

其二，老健沒有理由不知道石德之逼死他父親，如果一切屬實，那爲甚麼一直以來，都不採取行動呢？

這眞是一團謎！

藍新平探長回到探長室後，吩咐安强去調查老健的銀行戶口。

安强應了一聲，像火箭一樣地衝了出去。

不久，安强又像火箭一樣地飛了回來，向藍新平探長報告一切。

老健在銀行裏共有二百萬存款，五月二十一日，拿了十萬。

五月二十一日，距打吡賽僅六日。

看來，老健利用三十萬收買胡正，先付十萬，之後，到了六月四日，又付二十萬。

本來一切相安無事，有可能胡正見警方查得緊，害怕起來，又或者臨時要增加報酬，爲了杜絕後患，老健殺死胡正，然後用汽車載去海灘棄屍。當然，他又佈局令警方相信石德之是主謀。

在另一方面——調查「金殿」舞廳，又有了進展。

「金殿」舞廳已告歇業，但王明却找到了一個曾經在「金殿」工作過的老舞女，問明了一切。

老舞女今年已有六十五六歲，記憶衰退，但一聽到「小君」這個藝名，立即有了反應。

「對了！小君嘛，那時候很紅，有一個闊人，好喜歡她。」老小姐說。

「是姓藍的嗎？」王明問。

「對！是藍紳士。」老小姐說。

藍新平探長決定申請拘捕令。

* * *

第二天是星期日。

上午，藍新平探長召集了王明、安强和其他幾個幹探，他表明拘捕令已到了手。

安强先說話：「那麼我們還等甚麼？」

藍新平探長說：「不必急！」

「爲甚麼！」安强不明所以。

藍新平探長說：「至少在今天下午六點半之前，老健絕不會溜。」

星期日下午三點半，馬場有一場打吡雪花盃賽舉行。落敗的「金輝」，會再度踏上征途，今趟由見習騎師海志强策騎，減五磅，大有機會一雪前恥。

老健是「金輝」的擁躉，必然不會放過觀賞的機會，同時，他根本想不到警方已要拘捕他，又怎會溜走！

下午兩點，藍新平探長領着王明、安强等幹探，開赴馬場。

他只領着王明，逕向記者室走去，而其他的幹探，則把守着各出口。

記者室中，沒有老健，只有盧賢明，藍新平探長向他打聽老健的行踪。

盧賢明笑了笑說：「師傅在下面！」

他指了指記者室對下的看台那裏正坐着老健和原美珠。

今天「金輝」參與的賽事，路程是千六米，屬中距離的賽事，對手最强的，自然是在打吡時挫敗牠的「銀月」。

由於這兩匹馬的實力太强，許多馬都退出了比賽，因而一共只有八匹馬參賽。

藍新平探長離開了記者室，朝看台走去。

雖然老健殺了四個人，不知怎的，藍新平探長對他沒半點憎恨。

馬匹已走進草地，向閘口馳去。

藍新平探長走到老健身邊，坐了下來。

八匹馬陸續入閘。

最後，司閘員舉起了白旗，「卡察」一聲，閘門打開，八匹馬並排衝出。「金輝」和「銀月」起步不慢，分佔四五位。

「金輝」佔住內欄，「銀月」則在中檔。

跑了二百米，「銀月」已進至第三位，「金輝」仍守在第四位，再跑了二百，要轉彎時，「金輝」却往後退至第七位。

而「銀月」則進佔第二位。

最後四百米，「銀月」已領出，而「金輝」則在第七位。藍新平探長心中一凜，心想：莫非「金輝」又要輸了！

正在這時候，喝彩聲，歡呼聲響了起來。

原來不知甚麼時候，「金輝」從大外檔如飛殺上，恰巧在終點前，超越「銀月」。

馬迷紛紛站起來鼓掌。

歡呼聲一浪接一浪，所有的馬迷都爲「金輝」重振雄風而興奮，無論男女馬迷，都起勁地喊着。刹那間，整個馬場都佈滿了歡樂的氣氛。

在這個時候，若拘捕老健，無論如何是很煞風景的，但職責所在，藍新平探長無可避免。

「老健，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藍新平探長溫和地說。這跟他平日拘捕犯人時那種威風凜凜的表情大不相同，相距何止千里。

老健刷地變了色，但很快就平靜下來，他似乎早已有預感。他向原美珠露了個笑臉：「我去去就來。」

原美珠還以一個微笑，看來她對將要發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老健跟着藍新平探長離開了看台，走到停車場。

「老健，我們要拘捕你。」藍新平探長望着走過來的老健說。

「是嗎？」老健很冷靜：「爲甚麼不上手銬？」

「有原美珠在，你不會逃吧？」藍新平探長盯着老健，意思是你不想原美珠看到你的醜態吧。

老健沒作聲，作了個苦臉。

* * *

老健被帶進來探長室，由藍新平探長親自盤問，他遞了一根煙給老健。

「你可把我們作弄夠了。」藍新平探長吁了口氣。

老健不置可否地望着藍新平探長。

「就造馬爲例吧！今趟事件的關鍵在於打吡到底有沒有造馬。」藍新平探長吸着烟斗：「如果沒有，那麼石德之就不可能是兇手。」

「……」

「根據馬圈前輩井德雄的說法，十四匹馬，又是大賽，造馬的可能性好低。」藍新平探長說：「但你千方百計地引我們相信打吡有造馬的可能。」

老健聳了聳肩。

「不刻意要我相信，你告訴我關於騎師們的手勢。對，你沒說錯，我去看過沙圈影片，胡正的左手下垂，不停地搖動，於是我相信了你的話，但是……」藍新平探長目光如電，望着老健：「你對我說了謊。」

「甚麼？」老健一怔：「打吡的確是造馬？」

「胡正的那個手勢，根本不是甚麼暗示。爲了謹慎，我再去看了一遍沙圈影片，沒有錯，胡正的確垂下左手，不停地搖，但那不是暗示，而是當胡正一緊張起來就會出現的一種習慣。」

「喂！探長，別忘記，『金輝』眞的輸了！」

「這是你的巧妙部署。」

「哦！」老健抬了抬眉。

「你知道胡正不擅於跑大賽！到大賽，大多落敗，於是你充分利用他這個弱點。」藍新平探長說。

老健望着藍新平探長，一言不發，他正做着一個沉默聽衆的本份。

「根據胡正妻子的口供，賽前有人打電話給胡正，胡正聽了後，很生氣，這個電話，就是你打的。」藍新平探長手指着老健。

老健抬了抬眉。

「在電話裏，你說了些甚麼，怕只有你跟胡正知道，但這不打緊，我可以作出揣測，你必然嘲笑他會在大賽中落第，利用胡正的心理弱點向他打擊。這正中胡正的要害，他一上馬，就開始患得患失。」

老健把香烟抛進烟缸裏。

「『金輝』是大熱門，自然成爲其他馬匹圍攻的對象，一開閘，其他馬匹就對他展開了攻擊，作出鉗形包圍，讓『金輝』落入不利的環境裏，不過，『金輝』的情況並不妙，却也有機會突破，在最後二百米裏，如果胡正有膽向前面兩匹馬的中間突進，仍然可憑較强的後勁取勝，可惜的是胡正受到了你電話的滋擾，沒有開鞭，變成了落第。」

分析完畢，老健鼓起掌來。

「還有，你把胡正藏進郵船，刻意令人相信打吡是有造馬成份，你必然對胡正表示『金輝』落敗後，馬迷很煩躁，這時候，不宜公開露面，胡正一向膽怯，當然言聽計從，事實上，只有少數馬迷不滿而已，並沒有你所說的騷動。胡正全然落入了你的圈套。」

「探長，你對我的一切，都調查過了？」老健終於開口了。

藍新平探長說：「你是藍紳士的私生子。」

老健點點頭：「你對我有所懷疑，是始於那個手勢？」

「對。」藍新平探長笑了笑。「不過，另外還有兩點。」

「願聞其詳。」

「第一點是你跟上救傷車，我起初以爲你是爲了爭取第一手資料。後來明白了，你是想弄清楚原北俊有沒有死。」

老健伸手問藍新平探長又要了一根煙。

「第二就是那封恐嚇信，太造作了，所以我開始懷疑有人想陷害石德之。」

「……」老健默默地抽着香煙。

「只是我不明白爲甚麼你要等到今天才下手？」藍新平探長疑惑地問。

「這個問題嘛……」他吐了口煙：「其實母親死前，已將一切告訴了我，說明是石德之陷害我父親藍紳士，把他逐出馬圈。說眞的，那時我弄不明白爲甚麼被逐出馬圈，爸爸要自殺。後來我到了香港，朋友帶我去看賽馬，看到了那些純種馬的雄姿，我才漸漸了解爸爸的心情，於是，我加入『必勝』，此後，我常要到馬場，跟騎師、馬主、練馬師等人見面，於是更明白爸爸那時候的心境，尤其是我知道那匹『金輝』的血統，我就更加深了對石德之的憎恨，因此，我決定要使石德之一嘗跟我父親相同的痛苦。」

「所以你不惜連殺四人？」藍新平探長冷冷地道。

「甚麼？」老健嚇了一跳：「探長！你說甚麼？」

「我說你一連殺了四個人。」

「我殺了四個人？」老健雙眼睜得比桂圓還大。

「別裝腔作勢！你殺了原北俊、王善男、舞女和胡正。」

藍新平探長一口氣數了出來。

「我沒有殺人，至少除原北俊外，我不會殺過其他的三個人！」

藍新平探長站了起來，盯着老

健。

起初還以爲把老健抓了來，就可以一切解決，然而，現在看來，似乎並不順利。

老健一直很合作，但到了「殺人」的節骨眼上，就變了樣，觸了礁。

老健是否在撒謊呢？

「好！我再問你一次。」藍新平探長走到老健的椅子背後，雙手按住他的肩：「你承不承認你偷了石德之的手槍和寫恐嚇信？」

「承認！」老健回答爽快。

「好！」藍新平探長吁口氣「講到原北俊被毒殺，你可承認在牛奶裏下毒？」

「承認！」老健立刻回答：「不過，我一向喜歡原北俊，他是一個一流騎師，我不曾想過要殺他。」

「那爲甚麼下毒？」藍新平探長不解地反問。

「我知道原北俊一向喝那個牌子的牛奶，一旦發覺味道不對，就會吐出來。我是想嫁禍石德之，不是要殺死他。」老健嚷了起來。

「但是由於原北俊太口渴了，一口喝了下去。」藍新平探長說。

「對！那眞是太不幸了。」老健說。

「所以我才急急地撲上救傷車。你以爲我是知道原北俊是否已死，你弄錯了。因爲事出意外，我希望原北俊能夠搶救過來。」

「但是，原北俊眞的死了。」藍新平探長吁了口氣：「正如你所想像的，給毒死了。」

「起初我也是這樣想。」

「起初？那是甚麼意思？」

「換掉牛奶瓶的，的確是我。所以一直以來，我都以爲錯手殺了原北俊，十分內疚，不過……」老健眨了眨眼，停了口。

「不過甚麼？」

「當我看到報紙上的報道，說牛奶的牌子是S牌而不是M牌時，我不禁大吃一驚。」

「有甚麼好吃驚的？」

「我認識原北俊，他每天晨操課後喝的，必然是M牌子的牛奶，因此，才把砒霜放進M牛奶瓶裏。但是，報道卻說原北俊喝了S牌的牛奶，那可有點不對勁呀！還有，在那S牌的牛奶瓶裏，還放了致死的份量，那就更令我吃驚了。探長！」老健叫了一聲：「我目的是嫁禍給石德之，可沒在牛奶瓶裏放下致死的砒霜，只放了三分一的份量，一般人是不會喝死的。」

「……」藍新平探長怔住了。

老健往下說：「我認爲是另有其人偷換了牛奶，想到這裏，我就安下了心，原北俊並非我殺的。」

「好！就算這件事說得過去，那麼王善男又怎麼說？如果王善男意外身亡，第一個嫌疑人物就是石德之，還有，你也不見得對王善男有甚麼好感！」

「我的確不喜歡王善男。」老健直認不諱：「但也不必要殺他。王善男不過是大集團手上的一隻棋子，講得難聽一點，是一個扯綫的木偶，這樣的人，怎值得我殺他！」

「……」藍新平探長摸不準老健說話的含義。

「王善男貪婪無厭，但跟『新港』集團相比，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不對！」藍新平探長提出了反駁：「假定王善男被殺，馬主協會就會起哄，定然有不少會員會懷疑是石德之下的手，所以，殺死王善男，對你有利，換言之，你有殺死王善男的動機。」

「好！就算我很清楚王善男的一切，但他去甚麼地方，我那會知道，看報，才知道他去過高級夜總會，這樣的地方，又豈是我去的，去一次，差不多是我一月收入的一半，哈哈！我可去不起呢！」老健輕鬆地道。

「好！案發那天你有不在場的證據嗎？」

「我一個人住，許多時很早回家，不巧得很，案發那夜，我一個人在家裏。」

「換言之，你沒有在場的證據。」藍新平探長冷冷地道。

「隨你怎樣說！」老健顯然有點不耐煩。

藍新平探長繼續發揮他的推理本能，「你知道王善男輸了打吡，心頭必然不快，於是覷準他去了夜總會之際，打電話給他說有了造馬的證據，誘他去海灘，把他殺死。」

「嘿！」老健哼了一聲：「連那個舞小姐也一併殺死？」

「好了！我們不談王善男，說到胡正。你承不承認打吡賽以前一夜打電話給胡正，擾亂他的情緒？」

「承認！」老健爽快地說。

「六月四日，你跟原美珠分手後，就駕車去見胡正了？」藍新平探長問。

「對！前一個晚上，胡正打電話到我家來，說不想再躲下去了，我一算時間，還差一點，就會讓石德之落網，在這時候，可不能讓胡正壞了大事，於是就去見他，想叫他再躲一會，胡正想洗刷污名，有意再騎『金輝』出賽。」

「你不願，所以就殺了胡正？」

「沒有，眞的沒有，我只是對胡正說明打吡前夕，你銀行多了一筆存款，有誰會相信你是清白的。」

「這個存款人就是你。」

「對！我載了胡正上車，把餘款給他，叫他暫且忍耐一下，在適當時才出現，胡正想了想，半途上，他忽然說要下車，我就讓他下了車。」

「胡正拿了那筆錢？」藍新平探長問。

「當然拿了，錢會有人不要的嗎？尤其是騎師，不會嫌多的。」老健說。

看來，老健對騎師的印象並不太好，這正是一般人對騎師的印象吧！

「所以，看到胡正被殺的消息，我也着實嚇了一跳，是誰殺他的呢？」

「屍體身上並沒有你所說的那筆錢。」

「我想是兇手殺死後，順手牽羊。」

「甚麼時候見過胡正的？」

「晚上九點三四分左右。」老健回答：「探長，我可沒殺死胡正！」

「那麼是誰殺的呢？」藍新平探長望着老健。

「我怎知道，知道的，一定說出來。」老健大聲地：「我可不想被懷疑！」

＊　＊　＊

陸署長聽了藍新平探長的報告後，不禁大皺眉頭，他長長地嘆了口氣。

「你眞的相信老健的口供？」

藍新平探長沒回答。

「只認恐嚇、偷竊，罪名輕得很呢！」

「我不是完全相信老健的話，不過……」

「不過甚麼？」陸署長感興趣地問。

「他說的話，有一點道理。」

「這可不是以前的你呀，阿藍，你對老健有好印象，所以才爲他開脫吧。」陸署長說。

「署長，你知道我的脾性，我不會受主觀左右我對事情的客觀看法，我相信老健的話，有一個重大的理由。」藍新平探長分辯地道。

「說來聽聽！」

「他沒有必要殺死原北俊，那是說殺死原北俊對他沒甚麼好處，還有，老健雖然聰明，但他的辯解技巧卻嫌太幼稚。」

「……」陸署長望着藍新平探長。

「如果老健是兇手，相信他的辯解一定更老到。舉例說吧，胡正那件事，他說在六月四日見過他，還付了錢，這無疑教人更相信他是殺死胡正的兇手。法官大人也會深信不疑呢？」

「所以你就認爲老健不是兇手了？」陸署長問：「假定，除老健外，還有其他的兇手，那麼那個兇手爲甚麼要接連殺死那麼多人呢？有那個必要嗎？還有，我們仍然不能放過那個石德之。」

「我也有想過，爲了要把石德之逐出馬圈，那個兇手竟然要連殺四人呀！」

「希望你能找出眞相。」

「我知道。」藍新平探長沉吟了一下：「還有老健提過那瓶牛奶的事。」

「眞的是另有其人嗎？」

「假定兇手是X，這位X先生必然知道王善男和原北俊收到過恐嚇信，這才安心部署殺死原北俊和王善男。」藍新平探長推測着。

陸署長打斷了藍新平探長的話頭：「喂喂喂，有關恐嚇信，報紙雖然登載過，但在這之前，消息並沒有向外洩露，所以知道恐嚇信內容的，祇有接信的原北俊和王善男，當然還有發信人老健。現在，原北俊和王善男都給人殺了，那麼剩下來的，就祇有老健一個人。」

陸署長的意思很明顯，兇手不是老健又是誰？

「還有，六月四日晚上九點，老健載過胡正，如果老健沒說謊，那麼兇手是知道這件事，於是跟在後頭，殺死胡正。」陸署長分析着。

「……」藍新平探長低頭不語。

「會不會胡正是流氓殺的，看到了錢，就想搶，胡正反抗，就給殺死？」

「不！署長，我還是認爲四個人都是同一個兇手殺的。」藍新平探長肯定地道。

「那是說，老健以外，還有其他人？」

於是，問題又回到老路上。

藍新平探長實在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如果一切疑問無法解答，那麼那個X先生不過是像幻像般的存在。

藍新平探長回到了探長室，他咬着烟斗，苦苦思索。這時候，出去調查的王明和安强都回來了。

「我們徹底檢查過老健的屋子了，找不到他的存摺。」王明報告。

「會不會放在女人手上？」

「沒有。」王明說。

藍新平探長說：「看來老健眞的給了錢予胡正。」

王明說：「可是在屍體身邊，祇有馬會那本小冊子，錢不見了。」

「嘿！眞教人頭痛。」藍新平探長忍不住吁了口氣。這時，夜幕已低垂，月亮已升上天上，正發出淡淡的光輝，照射着探長室。

「叫老健來，我再盤問他一次。」藍新平探長下了決心。

* * *

於是藍新平探長跟老健又面對面地開始對話了。藍新平探長一臉疲倦，而老健却出奇的平靜，正好是極强烈的對照，有點主客逆轉。

「被捕後，我反覺得平靜……」老健說。

「是嗎？」藍新平探長冷冷地道。

「我覺得一直以來，欺瞞原美珠，是一件極痛苦的事，還有我用我最喜歡的純種馬來報仇，也非我的意願，現在眞相明白了，我再沒有那種負荷。」

「照你來說，可謂如釋重負，但對我們而言，可眞頭痛萬分。」

「探長，你爲甚麼頭痛？」

「你的解釋，幼稚一如小孩，法官一定不會相信，所以我們起訴你，一定得到勝利，老健，你不覺得你的謊話說得過了頭嗎？」

「探長，別誤會，我說的是眞話。」

「如果是眞話，你告訴我，那位X先生怎會知道恐嚇信的內容，又怎會知道你會跟胡正在一起？」藍新平探長怒不可遏地道。

「我也不知道。」老健說。

「沒時間了，明天就得向傳媒發表拘捕你的消息，因爲必會提出控訴，一切證供，對你都不利，如果你眞是冤枉，請你仔細想一想，到底除了你，還會有甚麼人殺原北俊他們？」

「你想不到嗎？」

「想不到，老健，我是人，一個有良知的人，雖然我對你有懷疑，但如果是冤枉的，我請你盡量想一想，可有其他可疑人物，人命關天呀！我再問你一次，你有殺人嗎？」

老健舉起左手，向天發誓：「我敢發誓，沒有。」

「但爲甚麼兇手會知道恐嚇信的內容？會殺死原北俊，這一點，一定要搞清楚，還有，胡正那件案，兇手爲甚麼會知道胡正跟你一起？」

「那封恐嚇信，知道的祇有我、原北俊、王善男和探長。」

「對！現在原、王二人給人殺了，我又沒跟別人說起過，祇有你是最可疑的人。」

「我沒有告訴過人，這件事是一個陰謀，我怎會對人說，神經病。」

「原、王兩個人收到信，兩人商量過，會不會他們向別人說了，譬如練馬師。」

「不會，那時候，人人在準備打吡大賽，王善男、原北俊絕不會讓練馬師分心，這樣對『金輝』不利。如果有，練馬師定會來找你。」老健分析。

「不！」老健突然又道：「還有一個人，他有動機殺死原北俊。」

「誰？」藍新平探長這樣問，旋即一個念頭在他腦海裏閃過。

他想起了一些事。

「盧賢亮？」

「是盧賢亮！」

兩個人異口同聲地叫了起來。

爲甚麼想不起盧賢亮？

「那個盧賢亮，不正是你徒弟盧賢明的哥哥嗎？」藍新平探長問。

「對，不過阿明跟這些案件沒有關係，這一點，我可以保證。」

「我同意。」

「盧賢亮是新港集團的中堅分子。」老健說。

「這點我知道，我相信盧賢亮會知道恐嚇信那件事，但你認爲盧賢亮殺死原北俊，理由安在？」

「我想起了胡正跟我分手時所說的話。」

「甚麼話？」藍新平探長急問。

「他說：我不想再背負造馬的汚名，我要出賽，爭取大賽的勝利。」

「呀！我記起了，你有提過。」

藍新平探長雙手抱着胳膊，瞪着老健。

「胡正想再騎馬，必然要得到馬主和練馬師的支持，但那時候，王善男早已被殺。」老健分析地道。

「對！『金輝』的新馬主是盧賢亮。」藍新平探長說。

「消息是六月三號發出的，雖然胡正躲在船上，仍然看到報紙，他知道盧賢亮是新馬主，就想向他索騎『金輝』以便重振雄風，所以在跟我分手後，就打電話給盧賢亮，表明心迹。盧賢亮飛車到約會的地方，殺死胡正，搶走了我的鈔票，在時間上，應該是九點後的事。」

「好，算你說得通，可是以盧賢亮的身份，又爲甚麼要殺死胡正呢？」

「我也不知道。」

「……」藍新平探長怔住了。

「不過，我對馬圈較熟悉，所以可以解釋。」

「你說！」

「新港集團進軍馬圈，需要有一個熟悉門路的人出面，這個人自然是王善男，王善男是馬圈名人，綫路衆多，有他幫手，不但可以買得好馬，而且還可以收睹枱底馬，擴大新港集團在上流社會的圈子，一舉數得。」

藍新平探長靜靜地聽着。

「然而，王善男自以爲是大人物，竟瞞起了自己眞正的身份，令新港集團大感不滿，於是，新港集團就想跟王善男中止關係。」

「好！如果要中止關係，通知

王善男就行了，犯不着殺他呀，爲甚麼要殺他？」

「我想盧賢亮跟王善男之間，必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證據呢？」藍新平探長問。

老健點點頭：「有！」

老健很有信心的樣子，令藍新平探長感覺他已掌握了事件的眞相。

「探長，還記得戴良行造馬案嗎？」

藍新平探長說：「記得，我們莫奈他何。」

「對！戴良行說是做珠寶的朋友委托他的，那不是眞話。」

「……」

「事實是王善男造的，你知道，馬圈的競爭情況，越來越激烈，王善男跟盧賢亮一起造馬，所以盧賢亮才能在短期內賺到錢。」

「之後，王善男就不停地威脅盧賢亮跟他一起造馬。」

「對，王善男賺錢不擇手段，他利用盧賢亮向新港榨取利益，盧賢亮不堪其擾，就起了殺機。」

「有道理，請說下去。」

「不過，如果就這樣殺了王善男，自己會受牽連，正自困惑間，我的恐嚇信出現了，王善男把它讓盧賢亮看，原意是商量，豈料是送羊入虎口。」

藍新平探長沉吟不語。

「不過，問題來了，恐嚇信有兩封，如果祇殺王善男一人，那就易啓人疑竇，於是，一不作，二不休，索性連原北俊也殺死，使人誤解，是我殺了原北俊。」

「呀呀！」藍新平探長叫了一聲，事件接近核心了，他心中大爲興奮。

藍新平探長運用邏輯思維，分析着老健的每一句話。

「如果盧賢亮是兇手，他應該從王善男那裏聽過原北俊有喝牛奶的習慣，同時他也能進入騎師室。」

「不過，盧賢亮不知原北俊喝那隻牌子的牛奶，所以便用了S牌，其實，盧賢亮也不一定想殺死原北俊，跟我一樣，他大概也認定原北俊一喝覺得味道不對，就會把牛奶吐出，豈料，原北俊却一口喝完。」老健無奈地續道：「這之後，他就部署殺王善男的計劃。」

「對！」藍新平探長同意地。

「要殺王善男，對盧賢亮來說，眞是太容易了，他們兩人本來就常常一起尋歡作樂，兇案那夜，盧賢亮先叫王善男去夜總會等他，之後打電話叫他去海濱。」

「……」藍新平探長聽着。

「王善男並沒有甚麼戒心，因爲他根本沒想到盧賢亮會殺他，還以爲有更大的計劃——那自然是造馬，於是帶了小姐一起去。」

「唔！」藍新平探長應了一聲。

「盧賢亮讓王善男跟舞小姐喝下了混有安眠藥的威士忌，跟着連人帶車推下海。」

「盧賢亮殺了王善男，心就定了下來，過去的一切，將永遠跟王善男一起埋藏海底，同時，警方也把懷疑對象轉向石德之。」老健分析着。

藍新平探長點點頭：「盧賢亮又如何看待胡正的失踪呢？」

「我看！」老健吸了一口氣：「王善男被殺後，唯一令盧賢亮仍有戒心的，那就是胡正的失踪，胡正失踪跟自己造馬有關係，還是沒關係呢？盧賢亮一直拿不定主意，正在狐疑之際，胡正却打電話給他……」

「等一等，胡正爲甚麼要找盧賢亮？」藍新平探長問。

老健「呀」了一聲，還沒回答，藍新平探長已敲了一下自己的頭：「對，王善男死了，『金輝』落入盧賢亮手上，胡正想奪得策騎權，自然要找盧賢亮。」

「對！」老健應了一聲：「六月四日晚上九點左右，胡正打電話給盧賢亮，約他見面，盧賢亮立即趕過去，本來他不打算殺胡正，可是見面，才發現胡正的存在，對自己有威脅。胡正定是表示自己的希望，繼而甚麼都說了出來，包括我叫他失踪和藏身澳門海上酒店等等。

「正因爲胡正的一番話，盧賢亮才知道打吡賽並沒有造馬，這對盧賢亮很不利。

「盧賢亮本來置身事外，但如果胡正向外界說出眞相，那麼石德之的嫌疑就會減低，這令盧賢亮開始擔心起來。

「對盧賢亮來說，最安全，就是殺死胡正，這樣自然一了百了。而且這樣，嫌疑就會落在石德之身上。」老健侃侃而論。

「萬一，石德之洗脫了嫌疑，那不要緊，還有我這個候補。爲了要令警方捉錯用神，盧賢亮特意搶了胡正身上的錢。探長，你覺得我的推理有沒有道理？還有，你相不相信？」老健誠懇地問。

藍新平探長拍起手來，他走到老健背後，雙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唉，純種馬雖然美麗純潔，但環繞在牠們身邊的人類，却是醜惡無比，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藍新平探長讓老健回到羈留所，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啣着煙斗在沉思。其實當老健提起盧賢亮的名字之際，他心中已有了結論，老健的推理，祇不過證明了那個推斷而已。他拿起室內電話：「王明、安强，立即替我把盧賢亮抓來！」

（全文完）

現代都市爭霸故事/麥長庚・文

可飛・圖

風虎雲龍

上文提要： 龍老闆是某城市的老大，其地盤踞於東南；西面則是風雲濮風九爺的地盤；而東北却屬於沈、譚兩姓家族的勢力範圍，在沈、譚地盤內的十六條街道，有兩間妓院，一間富門賭場，此賭場被視爲「肥豬肉」，龍、風二人有心染指……龍老闆請來「雲中殺手」雲松林，去對付風九爺麾下的唐殘虎，據說唐殘虎曾殺了雲松林之父雲獨行……

范少機拿着手槍對準龍松林。

楚霸王項羽自出師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又有誰能料到一場敗仗竟要逼使這位蓋世之雄烏江自刎，將大半壁錦繡江山拱讓給劉邦呢？

風九爺與龍老闆都是聰明人，當然絕不會讓自己去扮演楚霸王這個角色。

然而，富門賭坊畢竟是一塊肥豬肉，所以風九爺與龍老闆一方面嚴密互相對峙，而另一方面，也在等待某種機會，希望能吃一頓飽飽的，將這塊肥肉塞進自己的肚子裏去。

* * *

龍老闆坐在辦公室裡的那張灰熊皮鋪的交椅上，手中拿着一張地圖。

一份屬於這個城市的地圖，所有詳細街道的地圖。

辦公室裡，除了龍老闆外，就祇有雲松林一個人。

有時候，連雲松林都難以明白，龍老闆爲甚麼對自己如此信任？

雲松林覺得自己加入龍老闆麾下爲時雖短，但所得到的地位却極其崇高，竟像是朝廷中的宰相一樣，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除了龍老闆之外，整個組織裡的權威最大的便是自己，這一點，顯然是雲松林始料不及的，現在龍老闆又燃點了兩根來自呂宋的大雪茄，一根自己用，另一根給雲松林。

龍老闆將雪茄連續吸啜了六七口，才緩緩地看着地圖，道：「松林，你對這張地圖的東北方可曾有過研究？」

雲松林立即從衣袋裡也掏出一張地圖，與龍老闆手上的一幅一模一樣。

「當我還未來到這個城市之前，這幅地圖的每一條街道，我都已唸得滾瓜爛熟。」

龍老闆立刻露出微笑，一種極滿意的微笑。

他很欣賞雲松林每逢做事之前，都有很足夠的準備功夫。

一個不懂得做事前做準備功夫的人，一定不會是個成功者，而雲松林顯然並不如此。

龍老闆又看着手中的地圖：「你對富門賭坊的看法怎麼樣？」

雲松林毫不考慮便回答道：「絕不能讓風九爺搶先一步得手。」

龍老闆聽得一愕，繼而大笑道：「好，說得好，你果然有洞察先機之才，但你可知道，風九爺早已埋伏了一着極厲害的棋子，準備一舉成功嗎？」

雲松林眉心一緊，道：「聽說沈、譚兩家發生內訌。」

「不錯。」龍老闆的眼中閃出一股深沉的目光道：「風九爺老謀深算，趁機從中插手，打算從後門踏腳，入主東北方十六條街道。」

「莫非風九爺準備助譚氏家族，滅掉姓沈的？」

「確然如此，」龍老闆道：「所以，你將要負起這一個艱鉅的任務，助沈氏家族抗拒風、譚的侵入。」

雲松林明白，這件任務是艱鉅的，却也是必然執行的。

龍老闆絕不能容忍風九爺冀圖擴展他的勢力。

因爲如果風九爺一旦佔有東北方之後，龍老闆就無異陷於孤立一方的處境。

現在，風九爺與龍老闆的戰袍都已披好。

接下來的，就是兩大勢力的短兵相接。

不過他們的戰場，既不在風九爺的西方地盤，也不在龍老闆的東南一帶，而是沈、譚兩姓家族的十六條街道之上。

* * *

風蕭蕭，落葉早盡。

在富門大街之上，突然走來了不少陌生人。

是一些平時從不在這條大街上露臉的人。

其中一個赫然是風九爺。

富門賭坊，果然富麗堂皇，華麗得耀人眼目。

在這裡，各式各樣的賭博都有，牌九、番攤、骰寶，每一張賭桌前，都圍滿了賭客。

現在吃晚飯的時候剛過，賭客也最多，賭注也最狠。

不過，在一張牌九桌上，賭客並不很多，只有七八個人在下注。

這與另外一張牌九桌上圍滿了好幾十人的情況比較，自然覺得場面有點冷清。

但你若知道這張牌九桌每一門的投注有多大的銀碼時，你便不會感到奇怪了。

在這裡，每一個最起碼的籌碼面額是「一千塊大洋」。

所以，如果沒有十萬八萬塊大洋，你休想坐在這張桌前賭幾手。

* * *

時間一分一秒地溜去。

這張巨注牌九桌前的賭客，也是越來越多了。

這是全市裡賭得最大的牌九，每一個賭客都是非富則貴的豪闊人物。

這一桌牌九賭客，有男有女，其中一對富家的姊妹花，姐姐梅沙莉、妹妹梅珍妮，兩姐妹人是漂亮的，賭也賭得漂亮，贏多了只是笑一笑，但輸多了也一樣笑笑便算了，乃是富門賭坊上上下下最受歡迎的人物。

就在這張牌九賭桌上，賭得最與高采烈的時候，在梅家姊妹的身後來了一個戴着大皮帽的男人。

由於這幾口莊家倒足大霉，連賠三口，人人都神采飛揚，口沫橫飛，倒沒有甚麼人注意到這個戴皮帽的男人。

直到荷官砌好了牌，過牌的也過了，做莊的正準備撒骰之際，那戴皮帽的男人突然道：「且等等，我要下注，搭買這兩位小姐的一門。」

荷官倒不敢待慢賭客，只是道：「這裡下注必先兌換籌碼，未知閣下兌換了沒有？」

戴皮帽的男人道：「當然兌換了，就在這裡。」

說着，拿出一個拳頭大小的厚皮袋，只見皮袋脹卜卜，但却也不像是一袋籌碼。

這時候，每一個人都開始注視這個戴皮帽的男人。人人都這樣的暗忖：倒不知這人究竟有多少籌碼？

但在這皮袋上的口袋上却綁了一根小繩子，而且綁得很緊，這個戴皮帽的男人却偏偏又笨手笨腳，解來解去都解不開，衆人見狀，更加納悶幾分。

最後，戴皮帽的男子忽然向梅沙莉的妹妹梅珍妮道：「我的手不大靈便，勞煩小姐代爲解開繩結，如何？」

梅珍妮與梅沙莉互視一笑，珍妮見這個男人年紀不算大，也很英俊，不由答允所求，用一雙纖纖玉手去解開皮袋上的繩結。

終於繩結打開了。

忽然間，梅珍妮臉色大變，掩鼻尖叫起來。

荷官頓覺不妙，立刻拿起皮袋，翻轉一倒。

每一個人都目不轉睛，想看清楚皮袋裡的是甚麼東西。

* * *

爲甚麼這個皮袋脹卜卜的，却不像一袋籌碼。

爲甚麼珍妮打開了皮袋之後，忽然掩鼻尖叫？

理由很簡單，因爲皮袋裡根本沒有籌碼，却是一大堆的狠狗糞便。

狗糞露出，賭客盡皆掩鼻離桌。

梅家姐妹甚至連桌上的賭本也不願拿回，那是因爲那些籌碼已沾上了一些狗糞了。

這兩姊妹，自幼嬌生慣養，平素養尊處優，可說從未曾遇過如此狠狽不堪事。

事實上，恐怕自從賭場開設以來，從來也沒有人會連狗糞也搬到賭桌上，即使是瘋子也不會瘋得如此吧？

現在，就算是個白痴，也應該明白這個戴皮帽的男人，是存心來到富門賭坊生事的。

所以，立刻就有一羣穿着對胸短褂密扣的大漢圍了上來。

接着，又有三個大漢，簇擁着一個長有山羊鬍子的中年人走了過來。

這山羊鬍子的中年人，並不姓沈，也不姓譚，他姓岳，單名一個淵字，他是山西武林名宿，江湖上人稱他鷹爪四叔，七七四十九招無影鷹爪大法，罕逢敵手。

現在，他是沈氏家族重金禮聘的賭坊總管，他的責任，是要確保富門賭坊的一切安全。

拿人錢財，與人消災，現在竟然有人斗膽出動狗糞搗亂，岳淵自然會親自出馬。

* * *

「這位老弟。」岳淵冷冷的盯着那戴皮帽的男人：「你這個玩笑，只怕實在開得太大了。」

戴皮帽的男人笑了一笑：「其實，並不能算是開玩笑，這堆狗糞與你們的籌碼又有甚麼分別？」

岳淵的臉色又是一沉道：「老弟你活膩了。」說着雙手一揮，七八個穿着短打大漢立即就如狠似虎的向他前面撲去。

這七八個大漢，本來就是些凶狠毒辣的打手，近年來在岳淵不斷的加以指點餵招之下，就更加練成了一身武功。這時候七八個人蜂湧而上，眞個大有立刻置對方於死地之勢。

可是，他們雖然來勢汹汹，但想置對方於死地却還不是容易之事。

就在這幾個人一動手之際，那戴皮帽的男人已先發制人，他突然拳頭像連珠炮般擊出，立將最想貪立功勞的一個胖漢痛擊得他連連退後。

這個胖漢以爲一下子就可以將這個賭客擺平，那知道還未看清楚對方的拳從那裏來的，下顎便被打碎了五枚牙齒。

他不忿氣，又想再衝前去，但他的兩個同伴也已被對方的拳頭打得整張臉都變了形，狠狽地蜷曲在地上。

七八個蜂湧而上，充滿信心的賭坊打手，一刹那間有半數人吃了大虧，自然令其餘數人銳氣被挫。

但這些亡命之徒也絕對不會就此畏縮，既然赤手空拳不吉利，接着便是刀劍斧頭一齊來的凶險局面了。

武器一出動，整個賭坊的大廳更加亂成了一片。

但那位戴皮帽的男人，却比森林裡的獅子還更鎭定，彷彿眼前的刀劍斧頭等武器都是麵粉搓成的一樣。

賭坊中的打手，還是那個胖漢最性急，他的手中有一柄精鋼鑄造的斧頭，幾乎每年都劈死過人，現在他又打算將這個戴皮帽的傢伙劈開三十六塊了。

「他奶奶的烏龜王八蛋，看斧。」他雖然剛被打碎了五隻牙齒，嗓門仍然極大，整個人看來像是一隻胖猩猩一樣。

可惜這隻胖猩猩今次找錯了對象，這是他用斧頭劈人的最後一次。

那戴皮帽的男人幾乎比魔術師更有辦法，竟然一伸手便將胖漢的斧頭拿下，接着就反手一斧向他的頭部劈去。

這一斧，入肉三寸五分，咽喉必斷無疑。

直到這個時候，岳淵終於知道眼前這位戴皮帽的男人是誰了。

* * *

現在，除了岳淵知道這位戴皮帽的男人是誰之外，還有兩個人比岳淵更早一點便已知道。

這兩個人就是富門賭坊裏有絕對無上權威的兩位年輕老闆——沈仕南及沈仕英昆仲。

沈仕南剛好三十歲，個子不算高，但他的正宗禪門穿心腿，能將一個比他高出兩個頭的彪形大漢踢斃。

沈寒衣的鞋裏金刀雖然厲害，但如果與沈仕南交鋒，他的技倆就只能算是小孩子的玩意了。

至於沈仕南的胞弟沈仕英只有二十五歲，在富門賭坊裏，各人只見他與人動過手一次。

那一次，是一個輸急了的江湖客，竟然想出老千在牌九上換牌，結果被沈仕英在三招之內將他斃於掌下。

然而這一個江湖客，並非尋常之輩，乃是河南、河北省內鼎鼎有名的鐵掌裘非。

根據裘非自己的記錄，資料顯示，他曾殺過二十九名江湖好手，而且這二十九人當中只有少數能接得下裘非十招以上。

可是裘非却連沈仕英的三招都承接不下。

* * *

富門賭坊能夠平平穩穩的渡過這些年月，沈氏雙雄自是有最大的功勞。

當這個戴皮帽的男人開始生事的時候，沈仕南便已知道他是何方神聖了。

因爲沈仕南看見這個男人的皮帽下，左邊耳朵是空空如也的。

一個有膽量來到富門賭坊生事的人，同時又缺了左邊耳朵的人，只有唯一的可能性，來者便是風九爺的第一員猛將，唐殘虎是也。

* * *

現在，岳淵準備動手了。

假如你的職位是賭坊的保安負責人，你也會準備動手——不管對手是誰，也得動手了。

就在這短短的時間，岳淵很慶幸，自己早已做妥了一件事。

他在一個月前，已經將遺囑寫好。

同時，他更找到一副很好的紫檀棺木，連安葬自己的墳地也已找到。

他深信這塊墳地的風水一定會令自己的後代福澤綿綿，同時，他更許下一個衷心的願望。

他但願自己的子孫永遠都別走自己所走的道路。

* * *

其實，岳淵是一個凡事都很講究意頭，從來不願說任何不吉利的話的男人。

但在這幾個月來，他確實有一種無法令人瞭解的預感，他覺得一場極慘烈的戰爭就快要在沈氏家族的周圍爆發了。

而他自己的本身却是沈氏家族的身肩要職的保衛者，他有絕對的責任保護沈氏家族的每一分一毫的財產。

當然，如果他堅決要辭職返回山西的話，沈氏家族中人也會准其所請，但問題是：岳淵祖傳四代以來，都具有崇高職業道德。

他絕不願意在沈氏家族面臨危難的時候不顧而去。

不過，他更明白一件事，獵犬終須山上喪，將軍難免陣中亡。

所以，他預先準備了一切後事，這樣他便可以心安理得了。

岳淵，人稱鷹爪四叔，他在十隻手指上，下過的苦功比吃飯睡覺更爲積極千百倍。

他不但有一雙像鷹爪般鋒利的手指，也有一雙似鷹目般的精銳眼睛。

練武之道，首在眼明手快。

但他的對手又如何？

岳淵面對唐殘虎，心中又有幾多成取勝的把握？

答案是令人心寒的：「我連一成把握都沒有。因爲對手是隴中劍術大豪司空剛的首席高徒，也是舉世無雙的第一流殺手唐殘虎。」

當一個人懂得越多，知道得越廣的時候，這個人就一定不會目空一切，因爲他必會明白，一山還有一山高，岳淵本身無疑已是一座「高山」。

但唐殘虎呢？

* * *

岳淵面臨强敵，雖然毫無把握，但却也毫無懦怯之意。

七七四十九招無影鷹爪大法，畢竟仍是武林一絕，無論此一戰或勝或負，最少也不能怯於强敵之前。

失敗並不可恥。

最可恥的乃是欺善怕惡，岳淵生平從沒向任何强敵屈膝，也從沒逃避過任何强敵的挑戰。

所以，岳淵第一招便展開了鷹爪大法中最猛烈的殺手鐧：「鷹撲蛟龍」。

這一招，顧名思義，是以弱攻强的招式，使用者必須要有破釜沉舟的膽色，而同時更要有冒着雙腕齊斷這種危險的勇氣。

岳淵自從成名以來，從沒用過這一招。

可以說，這一招「鷹撲蛟龍」，已是七七四十九招無影鷹爪大法中，最凌厲，最拚命的招式。

高手過招，每一招接觸都是拚命，你如不置對方於死地，你就得被對方擺平。

岳淵此招一出，連未曾出面的沈氏雙雄亦爲之愕然。

這種愕然，包括了感動與衝動。

沈仕南爲了岳淵的忠耿而感動。

沈仕英爲了岳淵的險境而衝動。

無論任何人與唐殘虎展開搏鬥，都很容易陷於險境，岳淵雖强，也不例外。

就在岳淵這一招「鷹撲蛟龍」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時候，唐殘虎的右手已經開始了還擊。

一招最可怕，也最乾脆的還擊。

那是「沉魚六絕殺」裏的第四式：「沉魚鎖喉殺」！

這一擊的部位，正是每一個人擊中必死的要害——咽喉。

起初，岳淵以爲對方那柄九寸長的銀魚刺劍已經出手，但他却看不見銀魚刺劍的奪目寒芒。

他祇看見唐殘虎的手中有一件黑色的東西。

那絕對不是銀魚刺劍。

既非銀魚刺劍，又是甚麼利刃呢？

* * *

唐殘虎的「沉魚六絕殺」果然名不虛傳。

岳淵雖然一上手，便動用了最拚命的招數，但結果祇能使唐殘虎暗裏驚嘆一聲。

他在驚嘆富門賭坊之內，竟然有此等武林高手，雖然自己畢竟功力仍强於對方。

如果換上了別人，恐怕一招之間，便得死在岳淵這一招「鷹撲蛟龍」之下。

但唐殘虎並不怕這一頭猛鷹，「沉魚六絕殺」比鷹爪更强。

結果，岳淵的咽喉被唐殘虎一

招擊中。

重重的一擊。

岳淵整個人立刻就像隻被割了頭的公雞緩緩的倒下，他瞪着眼睛，想看清楚唐殘虎手裏的究竟是甚麼武器？

唐殘虎沒有讓他失望，他將手中的武器從掌心攤開，然後掉落地上。

那的確並非聞名天下的銀魚刺劍。

那祇是一隻黝黑的牌九，一張的小小牌九牌。

岳淵一生見多識廣，所見所聞的事不知凡幾，但死前最後唯一所能看見的東西却祇是一張牌九牌。

這張牌九牌的點數最多：天牌。所以，這位名震山西的鷹爪四叔便歸天了。

賭坊殺戮成戰場

當岳淵倒下之後，賭坊中鴉雀無聲，連驚叫的聲音也沒有發出。

但在這個時候，却竟然有兩個人一起鼓掌。鼓掌的人是沈氏雙雄。

「好岳淵。」

「好漢子。」

原來他兩兄弟並非向唐殘虎鼓掌，而是向勇戰犧牲的岳淵致意。

沒有人會覺得他們的鼓掌是向岳淵幸災樂禍的，因爲每一個人都感到這幾下掌聲實在比哭泣還更沉重。

連唐殘虎也不想對地上這位已故的武林大豪無禮，當岳淵斷氣之後，他脫下了頭上的皮帽，輕輕將地上那隻天牌蓋着。

然後，他就看見兩個模樣長得差不多的人從人叢中出現。

「閣下兩位，大概就是沈氏雙雄昆仲了。」

沈仕南臉上木無表情，輕聲回答唐殘虎：「不錯，我們就是沈家兄弟，不過雙雄二字，却是愧不敢當。」

沈仕英點頭贊同大哥的話，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岳淵的屍體：「我們不是甚麼英雄，却又不算得是狗熊，現在我倆的眼睛倒已經是紅紅的了。」

不是英雄，也不是狗熊，但却眼睛已紅。

「很抱歉，」唐殘虎冷酷的聲音忽然變得有一絲的溫暖道：「這實在是個太現實的世界，不論任何人，倘如本領稍差的話，都很容易被敵人吞噬進肚子裏去。」

他的話完全是百分之一百正確的、坦白的。

沈仕南木然的臉色，依然木然，聲音却沉實了不少：「唐先生，你敢認爲自己的本領已很足夠踩跨富門賭坊？」

唐殘虎立刻搖頭道：「當然不，唐某雖然自問還有幾下子，但却還不是個狂妄自大的傻子。」

沈仕英「嘿」的笑了一聲，道：「說得好，既然閣下還不會有自大狂妄的毛病，倒不知唐先生有何所恃而來搗亂？」

「有何所恃？」唐殘虎突然大笑，道：「這實在太簡單了，因爲富門賭坊的一切要害已落在我們手裏，現在富門賭坊的主人已經不再是姓沈的了。」

沈仕南淡淡道：「富門賭坊的新主人莫非會是姓唐的，唐殘虎？又抑或是姓風的風守濮？」

風守濮就是風九爺，也就是唐殘虎的幕後大老闆。

唐殘虎嘆了一口氣，沒有回答。

沈仕南又接道：「你爲甚麼嘆氣，難道你覺得今天我已必死無疑？」

唐殘虎又再嘆氣，道：「如果你馬上帶着所有家眷離開這個城市，你大可以活到一百零八歲。倒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沈仕南的回答竟然十分爽快：「可以，絕不成問題，不過，我也有一個條件。」

唐殘虎聞言，却沒有半點高興的樣子，他祇是淡淡道：「甚麼條件？請說出來，唐某不妨考慮考慮。」

沈仕南冷冷地笑了一笑道：「除非你能切下風守濮的頭顱和你自己的頭顱，這就是我唯一的條件。」

唐殘虎第三次再度嘆氣：「沈兄今天印堂發黑，三條煞氣衝上眉心，果然是個活不過明天的死相格局。」

沈仕南的臉色依然木然如故。

他絕不讓自己有任何的激動，在每分每秒都潛伏生死的危機的時刻裏，激動祇會帶來崩潰與敗亡。

沈仕南的修養功夫、道行很深。

難得的就是不但沈仕南絕不動氣，連他的胞弟沈仕英也像一具石像般的沉靜，連半分暴躁的神色也沒有。

直到這個時候，唐殘虎的心中已開始對沈氏兄弟暗暗的佩服。

* * *

原來十分熱鬧的賭坊，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充滿殺氣，充滿血腥的戰場。

唐殘虎當然並非孤身前來犯險的，與他同來的打手，共有五十七人。

這五十七個人，現在已分佈在富門賭坊的四方八面，祇要一聲令下，立刻就會發生了一場激烈的大拚殺了。

在這個重要的時刻裏，風九爺何在？

風九爺正在富門賭坊不遠的一間小菜館內。

這間小菜館的老闆姓陸，人稱陸三記。他在這條街道裏一獃就獃了十二年。

沒有人知道，陸三記與風九爺之間有些甚麼關係？

祇有唐殘虎才知道，陸三記是風九爺在十二年前，便派遣他來富門大街打探一切有關沈、譚兩家秘密的密探。

現在，這間距離富門賭坊僅有咫尺之遙的小菜館，竟變成了風九爺大舉進襲富門賭坊的指揮總部。

在這間小菜館的每一個座位裏，都有風九爺的最心腹，最能幹的隨身侍衛，這些人也是風九爺的另一注籌碼。

大戰烽煙已經開始，風九爺却在悠悠閒地喝着一壺滾燙的武夷茶。

沒有人能知道，他「悠閒」的內心是否眞的十分悠閒。

* * *

在富門大街的背後，是黃葉徑。

黃葉徑的風景很美麗，整條街道都有花草樹木，雖然現在天氣已經很冷，但這裏仍然有不少未落葉的樹，還有若干已盛開的梅、菊、桃花。

在黃葉徑的盡頭的一座豪華住宅裡，主人朱福源正小心翼翼地招待他的大恩公。

朱福源是這個城市裏不大不小的一個富翁，他經營的生意是綢緞批發，生意一向不錯，但却有一個秘密，連他的妻妾兒女媳婦都從不知道。

這個秘密，就是他曾經殺過一個人。

一個很風騷，很迷死男人的女人。

這個女人，本來曾經是朱福源的情婦，朱福源甚至準備正式娶她爲第三姨太太。

然而，這個女人却在朱福源給了她十萬塊大洋之後，帶着一個小白臉私奔。

這種事實在太普遍了，因爲像朱福源這樣的大商賈，除了腰纏萬貫最能吸引女人之外，又有甚麼地方可以使一個充滿慾望的女人能夠滿足呢？

結果，朱福源截攔住這個女人，用力在她雪白的頸子上招了四五十秒鐘。

連朱福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腕力竟然可以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之內，便招死了這個迷死男人的女人。

於是，他成爲一個殺人兇手。

他將會被判槍斃。

然而，就在朱福源面臨大凶難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勢力極大的大亨拉了他一把。

這位大亨祇消幾句話，便將準備逮捕朱福源的警衛隊長嚇得連忙撒手不迭。

這位大哥，就是龍老闆。

* * *

龍老闆很喜歡結交朋友。

尤其是一些將來會對自己有利的朋友。

自從經過那一宗命案之後，龍老闆不但是朱福源的好朋友，更是朱福源的救命恩人。

於是，朱福源的宅府成爲了龍老闆設置在富門大街背後的一個支部。

現在，朱福源的宅內最少有六十個龍老闆的打手。

六十個經過龍老闆嚴格挑選的打手。

龍老闆相信，現在唯一能替沈氏家族擊退風九爺的人，就祇有六十個打手。

除了這六十個打手之外，當然還要加上一個能夠尅制唐殘虎的雲松林。

龍老闆對於自己的力量，從不作任何的高估。

但現在有理由相信，自己在這一場戰爭裡佔有優勢。

因爲風九爺的手下，已在富門賭坊開始了極其慘烈的戰鬥。

而龍老闆却在保存着自己的每一分實力，風九爺祇怕做夢也想不到，他的大對頭早已在背後虎視眈眈。

想到風九爺已落在自己的指掌之間，龍老闆不禁露出一絲得意的微笑。

* * *

在此同樣的時刻裡，唐殘虎也在微笑着。

因爲他所率領的五十七位兄弟，已經開始將富門賭坊砸了一半。

風九爺曾下令：「不必珍惜這個賭坊的豪華修飾，砸爛後大不了重新來佈置一番，我要令富門賭坊完全面貌一新。」

他的命令，每個人都絕對遵守，所以在短短的時間裡，富門賭坊被砸得亂七八糟。

沈仕南、沈仕英兄弟現在正陷於車輪戰的窘境中，風九爺絕對不敢小覷這兩兄弟，一早就訂下計劃，派十六個武功根底最好的打手纏住他們。

但是沈仕南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喝令八個使用斧頭的賭坊守衛圍着唐殘虎大砍大劈。

這八個守衛的斧頭比空中的飛鳥更靈活，因爲教導這八個守衛使

用斧頭的人，是山東著名獨行大盜——斧王孟達。

孟達爲人行事向來孤傲不羣，而且行踪飄忽不定，自從四年前被沈氏家族灌醉了一次酒之後，他便破例地在富門賭坊居住了半年，這一住就住上半年的紀錄，在孟達而言，可算是空前絕後了。

在這半年中，孟達將自己賴以成名的「飛燕三十六斧法」傳授給賭坊裏的八名守衛者，但却祇傳授了十八斧，也就是整套斧法的上半部。

然而這十八斧的威力却絕不等閒，有一次沈仕英在八人練習斧陣的時候，闖進去試了一試，結果險些脫不了身。

現在即使唐殘虎，也不能不承認這八個人的斧頭，威力確有過人之處。

因爲唐殘虎的背上已經中了一斧。

幸好這一斧劈得並不很深，所以他雖然受了傷，但妨碍並不大。

他認得很清楚，劈他這一斧的人是個滿臉麻子的兇漢，如果閃避得稍慢半秒的話，這一斧可能已經要了他的命。

唐殘虎畢竟還是唐殘虎，想憑幾個祇學了十八招斧法的守衛，便結果了他的一生，實在並不容易。

就在他中了一斧，那個滿臉麻子的兇漢大爲興奮的時候，唐殘虎的銀魚刺劍已經出手了。

寒光閃爍、銀芒輝煌燦爛的刺劍。

再加上天下無雙，獨步江湖的六招「沉魚絕命殺」，試問當世之間，又還有多少人抵擋得住唐殘虎的進襲？

＊　＊　＊

那滿臉麻子的守衛，實在是興奮得早了一點。

就在他正處於興奮的時候的一刹那間，唐殘虎已經立刻向他施以還擊。

「你劈我一斧，我也回敬你一劍。」

這一劍，恰恰的刺破了麻子守衛的左胸，劍鋒筆直地貫入他的心臟。

能令唐殘虎受傷在先，然後才死在他的銀魚刺劍之下，這已是麻子守衛值得十分驕傲的事。

這總比起很多人，連唐殘虎的衣角也沾不到便死在他的刺劍之下強得多了。

＊　＊　＊

沈仕南雖然與胞弟沈仕英正陷於車輪戰陣的窘境，他還是看見了唐殘虎怎樣用銀魚刺劍殺了自己的一個心腹守衛。

他從沒看過唐殘虎這樣快、絕、狠的一種劍法。

如果那八個守衛能將孟達的「飛燕三十六斧」全部學上了，情況也許有所改觀，祇可惜他們祇學了一半。

這倒不是孟達挾秘自珍，不肯悉數全授，祇因爲這八個人本性着實太凶惡。如果他們將三十六招斧法都學齊了的話，將來可能遺禍人間。

所以，孟達遲遲沒有教曉他們其他十八招斧法。

孟達雖然號稱大盜，但一向從不濫殺無辜。

這是盜亦有道的宗旨，他並不希望任何一個無辜的人死在自己獨創的「飛燕三十六斧」之下。

如果那八個守衛要對付的人，不是唐殘虎而是另外一個人的話，他們必定可以很輕鬆地完成任務。

但現在，他們一點也不輕鬆。

因爲又有兩個冀圖在背後劈殺唐殘虎的守衛，又被唐殘虎用銀魚刺劍，在各咽喉部位刺穿了一個血洞。

這是「沉魚六絕殺」的第五式：連環沉魚殺。

八個手持利斧的威猛絕倫的高手倒下了三個。

餘下來的五個，信心都不禁大搖動，因爲倒下了的三個，恰好正是練習飛燕斧法最有成就的最突出的三個。

可是，最好最突出的三個斧手都先後倒下，那又怎不令餘者不爲之大震駭？

唐殘虎是個聰明人，他自然看得出，這五個人已經喪失了剛才的鬥志和銳氣。

兵書有云：避其朝銳，擊其暮歸。

如果唐殘虎在這個時候再接再勵出劍的話，這五個守衛必然是非死不可。

但唐殘虎並沒有出劍。

祇是很客氣的抱拳向他們道：「勝負之數，大家心中都該明白，不如咱們就此罷手，彼此交個朋友如何？」

五個人面面相覷，盡皆愕然。

過了好一會，其中一人首先放下了斧頭，半躬身腰道：「鄙人劉大順，願歸降唐殘虎麾下盡忠至死。」

接着又有二人放下利斧，同樣表示歸順。

唐殘虎微微點頭，一雙冷酷的眼睛却盯着還有兩個尚未放下斧頭的守衛。

這兩個人，一高一矮，臉色却是一紅一白。

高的一人臉色漲紅如火。

但矮的一個却整張臉白得就像白紙一樣。

（未完・二）

綠林山東響馬故事／史　金・文
可　飛・圖

綠林紅粉傳

上文提要： 白玉兒聽了其兄白雲似是而非的話後，益發相信四娘兄妹將她當成外人看待，但其兄叫她下蒙汗藥在酒中她也不願意，白雲擊昏她……劉全率山東响馬來會，幾方面人馬會合後，四娘與兄長去見登州刺史耿格，他答應反金，於是衆人尊安兒爲帝，定國號爲隋，改元爲天順……安兒御駕親征，却中了黃國之計，爾後登州城破，祇好移居海上……

劉全倒了一杯茶遞到四娘口邊。

曲成上前稟告道：「船上沒有備得香案，也沒有香燭等物。」

安兒這時已醉，一巴掌打在曲成的臉上，罵道：「你奶奶的，連香案也不帶？」

那曲成也是個性烈如火的人，無端給安兒打了一巴掌，這口氣怎忍？

當下便反唇相稽道：「船上又不是神廟，怎會帶着香案？」

安兒更怒，又是一巴掌打來，喝道：「你是甚麼東西，居然敢頂撞我？」喝敎左右把曲成綑縛起來，投到大海裏餵魚。

「媽的，你不講理，老子和你拚命。」曲成捋袖握拳，便要撲上前去。

劉全大驚，一縱步插在二人當中，喝道：「曲成不得無禮，還不叩頭認罪。」

安兒左右，也上前捉住曲成。

四娘見不是事，便走到安兒身邊道：「哥哥醉了，回去休息罷。」強強把安兒拉了進去。

這裏劉全也向曲成責備了幾句，把他放了。

次日，安兒酒醒，已經忘了這件事。船隊繼續啓行，駛出了渤海灣。

天有不測風雲，好好的天氣，突然陰霾四合，狂風大作，雷雨交加。船身顚簸不已。

船上的人，除了曲成和水手之外，全都暈浪，不能起來。

突然，曲成衝進安兒的艙房裏，把楊安兒揪起來罵道：「你當衆羞辱我，我如今報仇來了。」

安兒怒喝道：「你敢？」

「我爲甚麼不敢？」曲成說着，已伸出手來，向楊安兒的臉上打去。

安兒把臉一側，曲成沒有打着。

但就在這時候，一浪打來，船身向左一側，安兒立脚不穩。曲成乘機在安兒的背後一推。

在一陣慘叫聲中，甲板上倒下一個人，那是曲成，原來安兒沒給曲成推着，反飛起一脚，把曲成踼倒了。

船身又是向右一側，安兒單腿站不穩，也倒在艙板上。兩人就在甲板上糾纏起來。

及至劉全和四娘得知這事，爬出艙門看時，已經滾到船舷邊了。

「曲成！」

「大哥！」

劉全和四娘大聲叫喚着：「你們別打呀，危險得很。」

風聲怒吼，雨點橫飛。

安兒和曲成根本沒有聽見他們的叫聲。

海上再湧起一浪，船身整部陷入浪坑中。

劉全急伸手拉着四娘的帶子，左手握着船上一條大繩。這樣才免被浪捲去。

及至船舟再浮到浪面上時，安兒和曲成已沒有踪迹了。

四娘見哥哥被浪捲去，痛不欲生，掙脫劉全的手，便向船舷撲去，也要跳海自盡。

劉全大驚，急忙搶前把她抱着，雙雙倒臥在船上的甲板上。

跟着又是一浪打來，這一浪雖是沒有捲上甲板，但也使船身一側。劉全和四娘向船舷方面倒去。

眼見得慘事又要發生了！

但劉全和四娘却是命不該絕。劉全的右脚，恰好鈎着甲板上的一根繩子，劉全就賴這一條繩子救了命，並且救了四娘。

他右脚一用力，把身子縮了回來，抱着四娘，立刻回到艙房。

四娘這時已人事不知，過份刺激，使她昏去。

劉全把四娘放在床上，然後走到房門，高聲叫人，打算弄碗熱薑湯來，把四娘救醒。

叫了半天，才有一個水手，匆忙的趕進來。

劉全忙說道：「你有沒有辦法弄碗薑湯來？把四公主救醒？」

那水手朝四娘一望，說道：「四公主沒有大碍的，我實在沒空，這時風浪險惡得很，稍不留神，就出岔子。」

說着，便返身急去，幫着同伴駕船。

劉全用巾把四娘臉上、手上、脚上的水抹乾，再把她頭髮解開，拭乾她頭髮上的水。

至於她身上的水，雖則是濕淋淋的，可是，劉全却不敢妄動。

四娘身體素來强壯，不一會已悠然醒來。

她一醒來便放聲大哭，嗚咽地說道：「哥哥，你死得多麼的不值啊，這樣英雄，却被一個舟子所害。」

劉全把一張大被遮給了四娘，教她蓋在身上，把濕衣脫下，另換乾的。」

四娘蓋上了被，却仍然痛哭。

劉全又把她的乾衣服取了過來，放在床上。

四娘一面哭，一面換了乾衣。

劉全把濕衣和濕被都拿了去。然後站在床前來，說道：「四娘，人死不能復生，你不要這樣傷心了。」

說着，拿了一塊乾手絹替四娘拭淚。

四娘突然把劉全的手推開，厲聲說道：「哥哥是你害死的，快還我的哥哥來。」

劉全大驚：「四娘，妳瘋了麼？怎說我害了妳的哥哥？」

四娘道：「那曲成是你的人，你咬使他害了我哥哥。」

劉全眞是給四娘弄得啼笑皆非，祇得分辯道：「曲成雖然是我選拔的，但我却沒有教他幹這樣的事。他爲人有點儍不支支的，但不會藏奸，忠心赤膽。」

四娘一聲斷喝道：「好哇，弒主犯上，還說是忠心赤膽，這話是你說的！」

劉全道：「四娘，剛才我不是說他有點儍不支支嗎？這個人就是脾氣暴烈，吃軟不吃硬，受了欺負，就會拚命，何況你哥哥當衆羞辱了他？」

四娘把眼圓睜着說：「姓劉的，我哥哥死了，你還派他不是？」

劉全低聲下氣的說道：「不是派他的不是，誰也沒想到因這點小事，竟出了這大岔子。」

「不管你說甚麼，全是你錯，你不該重用曲成這種人。」四娘邊哭邊罵。

劉全忍氣道：「錯的已經錯了，而且曲成已死，又能拿他怎樣？」

四娘這時哭得力竭聲嘶，不住的噎着。

劉全倒了一杯茶，遞給四娘，四娘使起性子，把茶杯向劉全摔去。雖沒有摔個正着，也潑得劉全一身都是茶。杯子落在地板上，碎了。

四娘這一口氣，也消了些。

劉全自從認識四娘以來，從沒有見她發過這樣大的脾氣。

然而劉全却原諒她。念在她猝遇大故，精神驟受刺激，不免紊亂。

波濤澎湃，西北風呼嘯着，大船在顚簸中，繼續向東行駛。

這一晚劉全徹夜看守着四娘，目不交睫。

四娘哭倦後，伏在枕上昏睡了一會兒，便又從夢中哭醒，她實在傷心透了。

這也難怪她傷心的。她自幼時已沒有父母，與哥哥相依爲命，如今哥哥慘死，怎不使她肝腸寸斷？

艙室之中，一燈如豆。微弱的光綫下，祇見劉全抱着膝坐在艙板上。

四娘嘆了一口氣，說道：「你還不去睡，在這兒幹甚麼？」

「我不想睡，」劉全說：「妳要喝杯茶嗎？」

四娘點了點頭，她實在渴了。

劉全扶着艙壁，搖搖擺擺的走去倒了一杯茶，遞到四娘的口邊。

四娘一口氣把茶喝了，仍然躺着，但她已不再恨劉全了。眼前祇有劉全一個，算是她最親的人。

「風勢還是這麼大麼？」四娘說，聲音微弱得很。

「似乎好點，」劉全說：「船身已不再像剛才那樣顚簸了。」

四娘嘆了口氣道：「我倒希望這條船沉到海底，省得我孤伶伶一個在這世界上。」

「妳不該這樣想着，」劉全說：「應該繼續妳哥哥的事業，完成他驅除韃子的壯志，還要替妳哥哥報仇。」

四娘黯然道：「偌大的基業，已經冰消瓦解了，賸下我孤身一人，有甚麼用？」

劉全道：「妳哥哥創業的時候也是一個人。」

「那時有我幫着他，如今那一個幫我？」

「我幫妳。」

「你是眞心的幫我？」

「四娘，妳以爲我的心有假的？」

「假是不假，但我知道你眞心之外，還有一個野心。」

「甚麼野心？」

「你想佔有我的身子。」

「話不是這樣說，妳哥哥在益都時，便有意把妳許配給我的，難道妳沒有聽他說過？」

「聽見過的。」

「所以即使我想要妳，也不能說是野心，何況，我對妳是一片愛慕，即使妳不肯嫁我，我也一樣的眞心幫妳。」

四娘聽了，沉默了一會，然後說道：「別說這個了，目前我哥哥已死，你打算怎樣？仍然到文水麼？」

「當然，我們照原定計劃幹去。」

「那一個當主子？」

「妳。」劉全說：「我奉妳爲主。」

「一個女人作主子？兵士們不會反對麼？」

「不會有人反對的。何況妳的武藝、智慧，比誰都强。」

四娘幽幽地嘆了口氣道：「既是這樣，我祇好一肩挑起這擔子了。國仇家難，教我不得不幹。」

風聲愈來愈小了，船的顚簸也變成搖擺，顯然，風已經過，浪也平息。

這一晚的大風，却大大縮短了水程。次日，已經望見文水城。

劉全傳令教船隻一字兒排開，「楊」字旗號在每一隻船上高懸，看起來聲勢浩大，誰知這是敗退下來的「窮寇」。

文水縣的知縣見了這聲勢，早嚇壞了，率衆投降，劉全兵不血刄，佔了文水。

劉全拉了四娘進城，仍用安兒的名義出榜安民，然後爲安兒發喪。

安兒是半路上死的，各將領在別的船上，還不知安兒已死。及至劉全、四娘宣佈了安兒的死訊，三軍無不哀慟。

劉全設了安兒的靈位，率領各將領拜祭過後，跟着宣佈奉四娘爲主，繼續討伐金虜。

各將領都高呼道：「願聽姑姑的指揮。」

劉全拉了四娘，南面而坐，率衆朝賀。四娘抑着心中的悲慟，向各將領慰勉一番。但她却不想作皇帝，祇教各將領稱她爲「姑姑」。

自此之後，「姑姑兵」這名稱就傳了開去。附近的州縣，也有聞風歸附的。

劉全派人通知遼東方面的響馬幫，旬日之間，由遼東來投効的，竟有三千多人。

劉全見兵勢日振，心裏稍安。更加努力訓練士卒，準備進取。

四娘在城中挑選年輕體壯的女孩子們，組成一隊女兵，教授她們習武。

至於安貞、完顏霆等，收復了登州，把安兒驅了入海之後，就以爲山東的匪患已平。安貞回朝。完顏霆也回濟南，對於四娘、劉全等在文水嘯聚之事，雖微有所聞，但詐作不知。

因此，四娘的勢力就愈來愈大了。不到一年，已經聚集了幾萬人。整個山東半島，差不多都是「姑姑兵」的勢力。

劉全以文水地方偏僻，不易照顧全局，便勸四娘移駐文登來。

到了文登之後，聲勢更盛，各地的響馬固然歸附，便是據山結寨的各地綠林也有願聽指揮的。

響馬是流寇，動而不居，綠林是嘯聚山林，有固定巢穴的。綠林和響馬，各不相犯，但也不相統屬。

一天，劉全正在衙中治事，門子進來報道：「有一位姓時名青的，要見將軍。」

那時青是響馬幫中的二龍頭，是響馬幫中五個副幫主之一，武藝超羣，更擅騎射。劉全見他到來，連忙傳見。

一會兒時青進來，劉全一眼望去，祇見他渾身血汚，一隻左手掛在胸前。

劉全大驚，忙問道：「時兄弟你身上掛了彩？這是怎麼一回事？」

時青道：「小弟在青州境內，跟踪一夥客商，追到磨旗山，正要下手，竟被山裏的紅襖幫搶先一步，截劫而去。小弟找着紅襖幫幫主李全理論，不料那廝不講江湖義氣，恃着人多，把幾名兄弟，連人帶馬捉了去，小弟拾命救護，混戰中傷了左手，祇好衝出重圍，來向大哥報告。」

劉全聽了，想道：「俺們响馬幫，一向和綠林幫沒有甚麼過節，李全這斯憑甚麼敢和我幫作對？」

「是啊！這事情大哥作主。」時青說。

劉全教時青到後堂裏傷敷藥，自己却來向四娘報告。

四娘想了想，說道：「照理綠林幫是太蠻橫了些，可是這樑子一結下，兩幫從此不和，倒教韃子恥笑。」

劉全道：「可是，我忝爲响馬幫的幫主，要是弟兄被人欺負，我理也不理，還能服衆麼？」

「你要怎樣的理法？」

「先禮後兵，派人向李全送封信去，曉以大義，敎他釋放幫中的弟兄，賠償道歉。」

「假如他不理你呢？」

「那就說不得由我出面，約李全見個高下。」

四娘想了好一會兒，說道：「這事還是由我出面的好。」

劉全道：「這是我幫裏的事，怎好勞動姑姑出頭。」

四娘道：「你幫已奉我爲主，我自然管得上這事。」

「姑姑是怕我敵不過李全？」

「我不是這意思。」四娘說：「我收服李全以爲己用，如果綠林幫也服從我，這聲勢就更浩大了。」

劉全道：「姑姑的武藝雖然了得，但李全那斯的武藝也未可輕視。還是由我應付他吧。」

四娘微笑道：「你怕我敵不過他麼？」

「姑姑不宜輕出，我去已經夠應付的了。」

四娘那裏肯依，說道：「這樣吧，我和你比試一下，看是誰的武藝高强，要是你勝得過我，就讓你去，否則你就別阻我親自出馬。」

「姑姑是一國之尊，怎可以和下屬比武？教人看了，還成體統？」劉全說。

四娘道：「你我兩人，私下裏到郊外僻靜的地方比武，那就不會讓人知道。」

劉全見四娘執意要比試，祇好從她。

就在當天午後，兩人並轡出城。

四娘身穿銀甲，手執白纓梨花槍，騎着白龍駒，臉似銀盤，眼如秋水，說不出的美麗。

劉全身穿鐵甲，手執鋼刀，騎着一匹烏騅，一黑一白，對照分明，就像棋盤上的黑白子。

一會兒到了郊外一片大平原上。這兒正是比試武藝的好地方。

劉全道：「俺們是比武，別用眞刀眞槍，好不好？」

「怕甚麼？」四娘說：「點到即止，誰也不會傷誰。」

劉全道：「話雖如此，祇怕一個不留神，自己碰到對方的兵器上，那就不妙。」

「既是這樣，我就把槍倒拿，保險傷不了你。」四娘說。

「那末，我的刀也不脫鞘。」劉全說。

「好的，來吧！」

四娘話還未落，把馬一夾，便向劉全衝來，腕中的梨花槍一刺一抖，抖起五朵槍花，分刺劉全身上五處要害。

劉全也不是弱者，腕上刀疾忙一圈，把四娘的槍都盪了開去。

兩馬相交而過，這第一回合，沒有分出勝負。

四娘兜轉馬頭，嬌喝一聲道：「小心了！」梨花槍直刺劉全的腰脅。

劉全在鞍上把腰一扭，閃過這一槍。但四娘這一槍是虛招，趁劉全扭腰閃避的當兒就把槍橫掃。

這一招其快無比，而且距離得近，眼見劉全定被槍桿掃中。

但劉全並不回身招架，他在扭身的時候，已反手一刀向四娘刺來。

這叫攻其必救，四娘祇得急忙抽回槍桿，化了劉全這一招。

兩馬再度擦身而過。第二回合誰也沒佔便宜。

就是這樣，兩人轉眼間已鬥了數十回合。四娘仍然沒有把劉全鬥倒。

剛好在第一百回合中，兩馬擦身而過時。四娘突然把槍向後一戳。劉全背部給戳個正着，幸而是槍柄，要是槍尖時，那就非受傷不可。

原來這是四娘的絕招，名爲回馬槍，她使起來，彷彿背上長着眼睛似的，百無一失。

「姑姑端的好槍法。」劉全下了馬拱手說。

「你能在我的手上鬥一百回合，這也難得的了。」四娘也下了馬，把槍插在地上。

她有點兒氣促，粉臉連耳根都紅透了。

勝負已決，兩人休息了一會兒，這才並馬入城。

路上，四娘說道：「我勝了你了。」

「我輸得心服。」

「那末，由我向李全挑戰。」

「但我要掠陣。」

「爲甚麼？」四娘說：「你怕我打不過他？」

「不，你的槍法如神，但……」

「但有破綻麼？」

「不是破綻。」劉全說：「但我怕你的氣力不繼。你瞧，現在你還有點氣喘。」

劉全這話，却是說中了四娘的短處。

四娘到底是個女兒家，在氣力上，先天不及男人。

「好吧，你就給我掠陣。」四娘說：「不過我猜你沒有出手的機會。很少有人能和我鬥一百回合的。」

「不用我出手更好了。」劉全說：「但我不掠陣，總不放心。」

「我知道你是關心我的，否則我不讓你掠陣。別多說了，回去寫戰書吧。」四娘說。

「忙甚麼？」劉全說：「待我們前進到磨旗山附近，再下戰書不遲。」

回到城中，天色已晚，祇好待明天才起程。

飯後，劉全問時青道：「你的傷勢怎樣了？」

「好得多了。」時青說：「剛才大哥和姑姑到那兒去來？」

「我們去比武。」劉全說。

「比武？爲甚麼比武？」

「姑姑要去戰那李全，我不讓她去，她一定非去不可，祇得比武，看那一個得勝就那一個去。」

「這當然是大哥勝了。」

「你猜錯了，我敗在她的手上。」

時青大驚道：「她就這樣厲害？」

「她的槍法可算是壓一的。」劉全說：「我和她苦戰了一百回合整，她始終沒有露出破綻來，其後一招回馬槍，就勝了我。」

時青喜道：「這却難得。不過……」

劉全道：「你怕她有失？」

時青點了點頭道：「姑姑既是一國之主，萬一有甚差池，豈不壞了大事？」

「她的武藝在我之上。」劉全說：「那李全難道有三頭六臂不成？」

時青道：「聽說那李全使的是渾鐵槍，槍柄也是鐵造的，槍法不錯，膂力也大，姑姑槍法雖好，氣力終嫌不足。」

「我也考慮到這一層。」劉全說：「所以我要去幫她掠陣，那就萬無一失了。」

「這樣太好了。」時青說。

一夜易過，次日，劉全寫好了戰書，帶在身邊，帶了一百名兵士，擁簇着四娘起行。

四娘也帶了五十名女兵，全身披掛，「楊」字帥旗，迎風招展，浩浩蕩蕩向磨旗山前進。

劉全在路上對四娘說道：「據說那李全是使槍的，而且是渾鐵槍，你要小心了。」

四娘嬌笑道：「這樣更好，他一定敗在我的手下。」

「何以見得？」劉全問。

四娘道：「凡是長兵器中的槍，短兵器的劍，都以輕盈爲主，他用渾鐵槍就沒法輕靈。」

「不過，他的膂力必大。」

「膂力大又怎樣？」

「鐵槍會把對方的兵器碰飛了。」

四娘笑得花枝亂顫，說道：「你太看小我了，我的槍豈是容易給碰飛的？」

「不要托大，還是小心點。」

「告訴你吧，李全在我手上，走不到四十回合。因爲他的兵器沉重，愈容易爲我所乘。」

劉全笑道：「你還是用回馬槍傷他？」

「隨機應變，不能預定，也許我用鎖喉槍。」

兩人一路談談笑笑，不覺走了百多里路，前面是一座氣派雄渾的大山。

「這就是磨旗山麼？」四娘問。

「是的。」劉全說：「這是磨旗山的後面，無路上山，要拐個大彎，才能到磨旗山前面。」

四娘道：「那末，紮營住一宵再說。」

四娘勇鬥李鐵槍

李全是濰州北海縣人，出身於農家，自幼兒便喜習武，弓馬嫻熟，特別善使槍。

後來金人橫征暴斂，李全的父親因欠了田稅，被縣官拿了去，一頓板子打死了。

李全大怒道：「殺父之仇，如何不報。」當下號召了十多個人，把知縣殺掉，到這磨旗山來落草。

由於李全英勇過人，綠林幫的人紛紛歸附，聲勢倒也不小。

官軍幾次派人來圍剿，都給李全殺退了。他的一支渾鐵槍，使得神出鬼沒，綠林中人，都稱他爲李鐵槍。

這次響馬幫的二龍頭，追趕一隊貨客，在磨旗山下經過，被李全的手下劫去。時青要找李全理論，不想被李全的部衆所傷，還將幾個響馬幫的弟兄擄去。響馬幫和綠林的樑子就此結下。

四娘、劉全次日領兵來到磨旗山下，投下戰書李全也不批答，立即帶了十多騎紅襖賊下山應戰。

李全來至陣前，見了楊四娘，心裏暗吃一驚道：「這婆娘生得風流端正，把她擄去當押寨夫人也好。」

當下勒住馬，向四娘招呼道：「我和姑姑井水不犯河水，爲甚麼要理我和響馬幫的事？」

四娘道：「響馬幫的大龍頭劉全，是我的屬下，是以不能不管。」

李全微笑道：「姑姑要怎麼管

法？」

四娘道：「綠林幫和響馬幫，都是自己人，彼此應同心合力，把胡虜驅除，光復河山，才是道理。這次到來，我是想勸你把捉去的幾個響馬幫的弟兄放還，並向劉幫主賠個禮兒，化解了這一段仇恨，希望你照辦。」

李全道：「姑姑說得輕鬆，但不知我的夥計肯不肯答應？」

「你的夥計呢？」

李全把鐵槍一擺，說道：「這就是。」

四娘笑了笑道：「這樣說來，你是非要見個眞章不可了。」

「敢情是的。」

四娘道：「很好，我們祇是一個對一個，看看誰的武藝高強。」

「那就放馬過來吧。」李全說。

「且慢，」楊四娘說：「前面說過，彼此都是自己人，不要自相殘殺，俺和你算是比武性質。我若勝了你，你率部歸降。」

「你若敗了呢？」

四娘坦然道：「我也率部投降。」

「還有一樣。」李全說。

「甚麼？」

「我要你做押寨夫人。」

四娘粉臉微紅，喝道：「少猖狂，看槍吧！」

說着一夾坐下馬，便向李全衝去，兩馬相交，雙槍並舉。

李全看四娘的白纓槍，輕飄飄的，毫不在意。

渾鐵槍桿一招泰山壓頂，向四娘頭上壓來，以爲四娘的木桿槍，勢必不能招架，一格便斷。

四娘嬌軀一側，讓鐵槍落空，順手把手中槍一緊，沿着鐵桿槍斜上，槍頭直掃李全握槍的右手。

假如李全不放手，右手的五指就要斷了。

李全吃了一驚，右手疾忙放開，祇用左手握槍。

但四娘的槍頭，這時候突然沿鐵桿向下一滑，又掃到李全的左手上來。

李全被迫，祇好連左手也鬆開了。

這時李全兩手都離開槍桿，照理鐵槍非掉在地上不可。

然而，李全畢竟有兩手，他的槍並沒有離身，因爲他早已把鐵槍挾在腋下。

這第一回合，李全雖沒有全輸，但至少已經嚇出一身冷汗。

他放馬向前奔了幾十步，然後扭轉馬頭，向四娘再鬥第二個回合。

這一次他不敢托大了，招法不敢放盡，守勢多於攻勢。

轉眼之間，走了二十回合。仍然沒法分得出勝負來。

李全心裏焦躁，想道：「這樣打下去，祇怕我佔不到便宜，還是改取攻勢吧。」

走到第三十回合，李全手中的槍一緊，颼颼颼，連刺出三槍。

但四娘算準了距離，知道李全如要刺着她，就祇有雙手握着槍尾才行。但槍桿沉重，縱然刺得着，也毫無力道，傷不了她。

好個四娘，對於李全這三招，既不閃避，也不招架，突然伸手向李全的槍纓一抓，恰好抓個正着。

李全驚駭亡魂，急將槍倒扯。

四娘借力一推一送，李全險些兒跨不穩馬。

跟着有一道東西向李全迎面打來，李全閃過，再看時原來是鐵槍上的紅纓。

李全這支鐵槍，竟成爲光桿槍了。惹得兩方觀戰的人齊聲大笑。

李全老羞成怒，奮起神威，把一桿鐵槍舞得虎虎生風。

四娘心裏暗暗好笑道：「我正要消耗你的氣力，你却自己消耗起來了。」

果然李全舞了一會，覺得鐵槍愈來愈沉重了。他平日自恃膂力，沒想到也有吃力之時。

更使他惱恨的是，槍使得這樣快，竟不能傷及她一條毛。

過了一會兒，李全的槍漸漸慢了，四娘賣個破綻，迫開了鐵槍，嬌呼一聲「着」，梨花槍已經刺中了李全的頭。

可是，李全却沒有負傷，更沒有死。

原來四娘這一槍，特意用槍桿尾刺去的，要是槍頭，李全還有命？

李全又是慚愧，又是感激。鐵槍一扔，翻身下馬，爬在地上磕頭，說道：「謝謝你不殺之恩，俺李全這條命是姑姑的。」

四娘也下馬，把李全扶起道：「人有失手，馬有失蹄，這不算甚麼，你如不服，可以再鬥。」

「服，服，服了！」李全連說了三個服字，「俺是心悅誠服。」

四娘笑道：「既然服了我，你和這些紅襖弟兄，都受我節制了。」

李全道：「這還用得着說嗎？不單紅襖幫歸順，我還要說服綠林幫所有弟兄，一齊投效。」

四娘大喜道：「合綠林，響馬兩大幫，何愁韃子們跋扈。」

「姑姑說得對。」李全說：「綠林幫雖是沒有幫規，但各寨都爲我馬首是瞻的，我投效了姑姑，他們自然也跟着來，韃子眞不足怕。」

說着，並請四娘到磨旗山大寨去喝酒。四娘也不推辭，帶了劉全和兵士，直往磨旗山而上。

磨旗山本來雄峻，經過李全一

番經營之後，關隘重重，易守難攻。

四娘到了大寨的聚義廳上，李全一定要四娘坐在當中的虎皮椅上，受他的叩拜。

跟着教人把雲板連敲了四下，召集全寨大小嘍囉到來。

「這是楊家姑姑，從今以後，她便是我們的主子，你們分批的叩見。」李全向各弟兄說。

各頭領分別領着小嘍囉，逐批向四娘叩頭拜見，擾攘了大半個時辰，才參謁完。

李全早已預備下酒席，請四娘上座，歡呼暢飲。席間李全舉杯對劉全道：「日前多有冒犯貴幫之處，請劉幫主多多的原諒。」

劉全道：「這是不打不相識，如今都是一家人了。」說着一飲而盡。

看看紅日西沉，四娘起身告辭道：「俺們要回文登城去了，改天再見吧。」

李全道：「天色已晚，請姑姑和劉幫主在此留宿一宵，明天我送姑姑下山。順便到文登去會見各位兄弟。」

四娘當下也就答應留下。李全大喜，教人點燭添酒，繼續暢飲。

直到二更報過，李全才請四娘到大寨後面的上房安歇。劉全也住在上房，緊貼四娘的房間。

其餘的弟兄們，則安置在營房裏。獨有四娘的女兵，則在上房外面，搭了臨時篷帳居住。

夜深，四娘正要解衣就寢，突然有人在房門上叩了幾下。

四娘在房裏問道：「是誰？」

門外人應道：「是我。」

四娘認得是劉全的聲音，便開了門，問道：「你還沒有睡麼？」

「想睡但沒法睡得着。」

「我也是的。」四娘說：「不知爲甚麼，從前我要睡就睡，今晚上老不想睡。」

「你在想甚麼吧？」

「是的。」

「想李全，是不是？」

「不錯，我在想他。」四娘坦白地說。

劉全聽了這話，心上彷彿中了一記打擊，很沉重。

四娘妙目朝劉全臉上一掠，說：「全哥，你吃醋了？」

「不。」劉全搖了搖頭。

「那末爲甚麼不說話？」

劉全臉上出現一抹微笑，說道：「我也在想李全。」

「你想他幹嗎？」

「四娘，我看李全的武藝，連我也不如，就能夠領導綠林，難道綠林幫中，就沒有能人？」劉全說。

「你想不通這道理嗎？」四娘說：「當首腦的人，不一定要有武藝，祇要具備三樣條件，就行了。從前梁山泊的宋江，全不懂武藝，他不是坐了梁山的頭把交椅？」

「是那三樣條件？」

「一是氣量，二是計謀，三是權術。」四娘說：「憑這三樣還怕綠林中人不服貼？」

「你看出李全這三樣都具備了麼？」

「不但齊備，而且多出兩樣。」

「這兩樣是甚麼？」

「陰險，狠毒。」

劉全說道：「你倒沒看走眼，這兩點我也看出來了。這樣的人，你要用他，隨時都會有危險。」

「我知道，」四娘說：「不過自問我還有法子駕馭了他。」

「那不是要處處提防？」劉全說：「你不怕麻煩？」

「麻煩誰不怕，不過，俺們要用他們這一幫的力量來幹大事，也沒法子。」

「總怕有一天你不能駕馭他，中了他的計謀。」劉全說。

「說句心裏的話，我何嘗不怕，不過，有你在旁，時常提點着，也就放心了。」

說着又嘆了口氣道：「假使我哥哥不死，讓他出來作主，你我二人從旁提點，那是最好的，可是，他遭了不幸，你又一定要捧我出來，這就祇好一個扮紅臉，一個扮黑臉，全哥，自今以後，你的責任更重大，哥哥是你，丈夫也是你，看你怎樣保護你的妹妹，怎樣愛護你的妻子了。」

劉全聽了這番話，連忙安慰她道：「好妹子，我知道怎樣做的，你放心吧。」

四娘情不自禁，投入劉全的懷裏。

原來四娘早在登州府的時候，和劉全已經有過夫妻的關係，正待擇吉成禮，金兵來了，安兒來不及替妹子完婚，便領兵出征，跟着就是兵敗身死。就是這樣，他們的婚禮始終沒有舉行，夫妻名義，始終沒定。

如今劉全奉四娘爲主，當着衆人面前，叫她「姑姑」，形跡上更不敢親密。

有時，雙方都覺得情渴，這才找機會叙一叙，但也不敢盡興。

不是怕別的，祇怕把四娘的肚子弄大了，衆人面前却是不好看。

但今天晚上，四娘和劉全都是情不自禁，盡情一快，不計後果。

直到四更報過，劉全才回到自己的房間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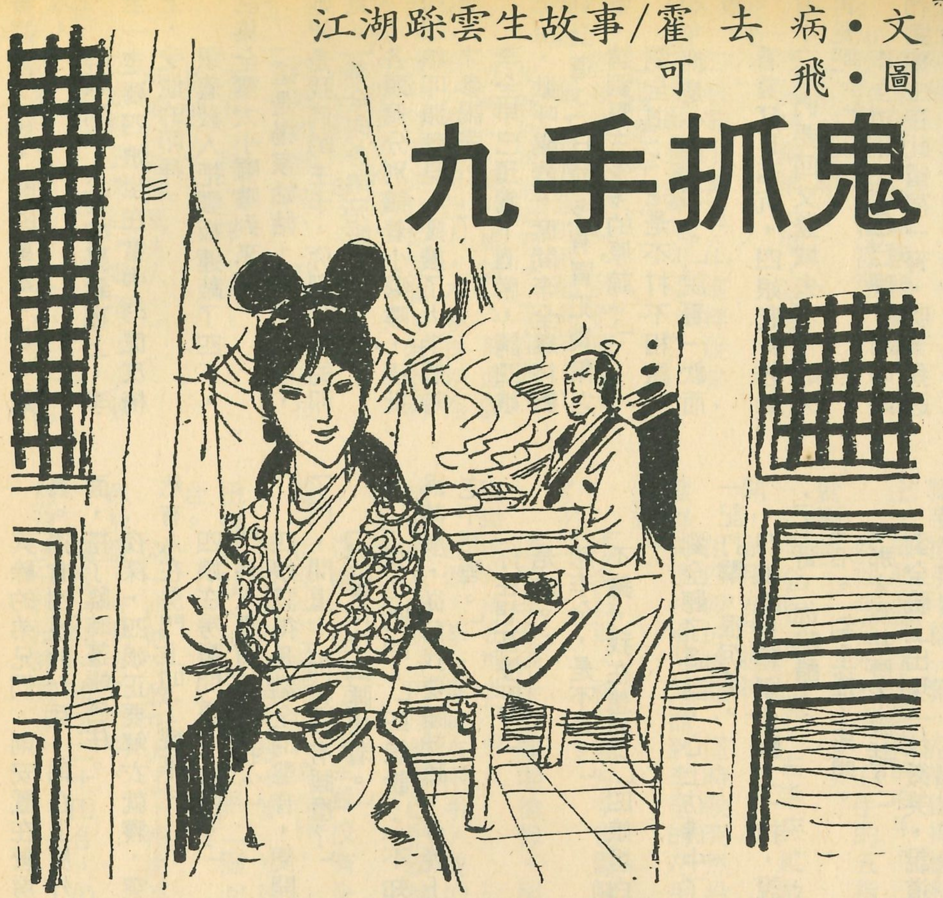
次日，李全備了些禮物，放在馬背上，送四娘等下山。

（未完・三）

上文提要： 沈形雲進地道與桂浩然見面，甫一見面大鏢頭就出手，目的祇在看他的功夫如何。他們商談的結果，沈形雲得出二點結論，其一是天雷幫得了寶却用瞞天過海之計；其二是寶在汪知府手上……沈形雲剛出井口，看到錢通神帶着伍曼天與尹正找寶進地道，知他們一樣會中毒昏迷，正擬去救他們，不料包爲仁帶着捕快前來貼封條……

九手抓鬼

江湖踪雲生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桂姑娘掩上房門，陪沈形雲吃飯。

但當桂家莊出現了這批捕快後，他擔心萬一桂家的人突然遇上錢通神這些人，那麼雙方必有人會死。有了這個念頭，沈形雲不由得走向正大廳處，現在他到了大廳的外牆角處了。

沈形雲看看廳中放置的棺材，這些棺材才被捕快們由院中抬了進來，放在廳上歪七扭八的實在亂。

沈形雲幾乎是擠蹭着到了北邊廳角處的，他找了一塊木板子，然後用力推牆角，這是他第二次來救人，他找木塊是要阻住牆會在不知不覺中滑合起來，他在裡面想出來就困難了。

＊　＊　＊

沈形雲把牆頂開了二尺寬，便把木板卡在假牆間，他宛似一條泥鰍般走入地下室來了。

果然，那錢通神和他的兩個貼身伙計橫躺在地上，好像還口吐白沫。沈形雲見桌上有個袋子，這大概是錢通神他們帶來的，但他也不看的便先挾着兩個走到外面，他最後才把錢通神挾出地下室。

沈形雲關上了地室，這才匆匆的走去井邊弄了一盆涼水走到正廳上。

眞不客氣，一桶冷水分三份，每人當頭澆下去，嚄，就聽錢老板一聲沉悶的叫聲：「悶死我也！」

兩個伙伴也醒來了，木然的直搖頭。

錢老板見這大廳上棺材也變了樣，來時整齊，此刻變得亂，忍不住的叫道：「我怎麼在這兒呀！」

附近傳來聲音，道：「你們應該死在地下室！」

「誰？」

沈形雲哈哈一笑過來了，錢通神一看，急問：「噫，是你呀，沈公子！」

沈形雲道：「不是我，你們早死在地下室中了！」

那伍曼天道：「嗨，咱們昏死在地室中，原來是沈公子救了咱們呀！」

「八指神賭」尹正忙對沈形雲道：「謝謝，謝謝沈公子救命之恩！」

錢通神拚命的站起來，他拉住沈形雲，道：「沈公子呀，你是怎麼來的？」

沈形雲道：「休忘了，我答應桂姑娘幫她找兇手的！」

錢通神又道：「你又怎麼會知道咱們昏在這兒的地下室中呀？」

沈形雲不得不說了一句大瞎話。

「我呀，當然是聽桂姑娘說的，桂姑娘說她家就有那個地下室，她爹幹了一輩子，存了那麼三箱銀子，只怕是……」

錢通神吃驚道：「只怕甚麼？」

沈形雲道：「只怕銀子早被兇

手劫走了，分光了，而且還……」

錢通神道：「而且巧妙的把木箱藏了毒，不知情的人掀開箱蓋以爲是寶物，就上洋當了！」

沈形雲道：「你三位就上洋當了！」

錢通神道：「箱中有毒呀，躲也不好躲！」

沈形雲道：「如果你在賭坊坐等收銀子，你就不會差一點死在這兒，你嫌賭坊銀子收得慢呀！」

他抖開錢通神拉的手，冷叱般的又道：「你也不想想，你三位一旦死在這兒，七巧賭坊變成誰的了，再想想，如果三位死在這兒，有一天有人發現了，還以爲你三位是盜寶人，豈不被天下人咒罵，人死了還被罵，錢老板，你算一算這帳可划算？」

錢通神道：「傳言寶被桂浩然吞了，有機會誰不想來碰一碰運氣呀！」

沈形雲一笑，道：「錢老板，你的運氣是開賭坊，換個地方你就完蛋……」

錢老板哈哈一笑，道：「你的話猶似醍醐灌我頂，令我茅塞頓開了。」

他再哈哈一笑，又道：「走，回去，回去咱們好好的喝幾杯！」

他拖了沈形雲往外走，還未走到院子反被沈形雲拖住了：「出不去了！」

錢通神三人吃一驚，齊道：「爲甚麼？」

沈形雲道：「廳門，廂門，還有大門全被官府派人來上了封條！」

吃吃一笑，錢通神道：「這個嗎，太簡單了，越窗而出，翻牆回去，官府的封條唬唬老百姓，對咱們那是起不了作用的！」

沈形雲道：「喲，如此一來，錢老板不是簡單人物呀，咱有眼不識泰山了！」

錢通神道：「沈公子呀，你在損我呀，我是江湖人，可是湖海大呀，比起你沈公子來，你是天上月，我他娘的是水中月，隨便有人在水面拋個小石子兒，我這月就晃蕩消失了……」

「哈！」

沈形雲當先往外走，錢通神道：「沈公子，有人傳說這兒鬧鬼呀！」

沈形雲道：「錢老板相信嗎？」

「哈……」錢老板笑了。

沈形雲道：「這表示你不相信了？」

錢通神道：「我如果相信也不來了！」

沈形雲道：「天雷幫死在黃河灘上的兩個人，你有何言解釋？」

錢老板道：「誰知他們是怎麼死的，江湖上有多少人死得冤，却把罪過套在鬼身上，別信那一套！」

沈形雲不開口了，四個人就快走到城門口的時候，忽然迎面來了個賭坊伙計，他氣急敗壞的迎上來，道：「老板吶，你可回來了。」

「甚麼事？」錢通神一驚。

那伙計道：「天雷幫少幫主昨夜三更率人找到咱們賭坊後院來，少說他們也帶了四五十人吶！」

「他們幹甚麼？」

這伙計道：「他們要找沈公子拚命吶！」

沈形雲急問：「桂姑娘如何了？」

伙計道：「這事是我遇到的，我對他們說，沈公子同桂姑娘出去了。」

「很好。」

「可是他們不相信，一窩蜂擁入偏院中，我在燈光下看，天爺，來的幾十人中二十多個皮粗肉厚的巨漢，看樣子都是遠自蒙古來的摔角高手。」

錢老板接道：「我知道天雷幫養了這些蒙古人，他們在天雷幫天練摔角，三丈高摔地上，一個翻身，又爬起來，勁頭大，高個子，手指頭就像南門外炸的油條一樣粗又長。」

他對沈形雲又道：「沈公子，我以爲他們是專門來對付你的了。」

沈形雲却問那伙計：「桂姑娘呢？」

伙計道：「桂小姐躲在屋頂上，人走她才下來！」

沈形雲安慰的點點頭，那伙計摸着臉頰，道：「司徒文正那惡少，他聽說沈公子與桂姑娘不在，舉手就打了我兩個嘴巴子，差一點打落我的牙！」

沈形雲是大方的，他立刻自懷裡摸出一張百兩銀票往那伙計手中一塞，笑道：「兩巴掌送你一百兩銀子。」

伙計驚喜的道：「沈公子，你眞大方！」

沈形雲笑笑，道：「伙計，你這就去一趟朱仙鎭北面的天雷幫！」

伙計一驚，道：「幹甚麼？」

「去發財呀！」

「沈公子，你說笑。」

沈形雲道：「不是說笑，伙計，你只把個消息送到司徒文正面前，你必有另一次收入！」

伙計瞧瞧錢通神，道：「老板！」

錢通神道：「你聽沈公子的！」

沈形雲道：「你去見了司徒文正，告訴他，就說我與桂姑娘已經回來了。」

伙計道：「你，沈公子呀，你不怕那麼多的蒙古武士呀！」

沈形雲淡淡的道：「怕死就不叫你去了。」

伙計想了一下，道：「好，我這就轉往朱仙鎮，可是沈公子也須要休息吧！」

沈形雲道：「會的，我這就回去睡大覺！」

那伙計一聽立刻往朱仙鎮走去。

錢通神道：「看來今夜又有好戲可看了！」

沈形雲只是冷笑，他心中在思忖着，這些天來只有在搏鬥中才會發現些甚麼，那麼就殺吧！

* * *

沈形雲已經走到大家樂賭坊了，他對錢老板道：「你說咱們喝幾杯？」

「你救了咱們的命呀！」

沈形雲一笑，道：「我常救人的命，你也別放心上，不過，你可以弄上一桌好酒菜送到我房裡來，至於咱們一齊喝，以後再說吧！」

「哈哈！」錢通神拍拍沈形雲笑道：「我理解，我不去當你的旁觀者，哈……馬上叫他們弄一桌最好的送過去！」

沈形雲一聽便走回偏院去。

錢通神看着沈形雲走去，不由對身邊的伍曼天與尹正二人道：「娘的老皮，咱們欠他一份人情呀！」

伍曼天道：「救命是還不完的情。」

錢通神道：「這小子太玄了，他乃江南奇人，我看他是奇人中的奇人，否則，這人情既然還不清，咱們給他來個狠的！」

他比了個殺人手勢，但旋即又道：「算了，咱們千萬別得罪這樣的人。」

三個人走進內室了。

* * *

沈形雲並未立刻走進屋子裡，他當先奔向兩邊的客房中，因為這兒還住了江南來的四個人。

四個他救過他們命的人，萬船幫幫主劉勇與大掌舵關仁，還有江南飛鼠兄弟。

四個受了傷的人，如果來了天雷幫的蒙古武士，他們四人就會遭殃。

沈形雲當先推向劉勇住的房，他發現房內已空，再去王在山兄弟房中，不料也是空的。

沈形雲急忙呼叫了。

「人吶，人吶！」

「嘩」的一聲房門拉開了，只見桂小玉當先撲過來，她抱住沈形雲不放手，道：「想死人了，你總算回來了！」

指着兩處房門，沈形雲道：「他們四位呢？怎麼一個也不見了？」

桂小玉道：「還問呢，嚇人吶！」

她擁着沈形雲二人走進門，桂小玉立刻關上門，她給沈形雲張羅吃喝。

沈形雲道：「別忙了，錢老板馬上送來一桌上好酒席，我來同你共享。」

桂小玉笑笑，眞美。

沈形雲道：「妳還未告訴我甚麼事嚇人。」

桂小玉道：「就是昨天嘛，前面傳來鬧哄哄的叫駡，我聽出有司徒小子在內，立刻躲上房頂了。」

沈形雲道：「妳很機智，但劉幫主他們呢？」

桂小玉道：「他們不願住這兒，早一個時辰回他們住的客棧去了，也算他們幸運。」

沈形雲一聽，心中落下大石，輕鬆地道：「這眞是太巧了，有機會我去找他們。」

桂小玉不用準備吃的，但她還是侍候沈形雲換衣帽，這兩天好像又要下大雪了。

* * *

果然是一桌上好酒席，大客房中擺滿一桌，送酒菜的伙計來三個，其中一人對沈形雲笑了，道：「沈公子，咱們老板有話說。」

沈形雲道：「甚麼話呀！」

那伙計道：「老板說，你大公子是人中一條龍，便是龍吧，也要睡足覺，他叫你大公子吃飽了睡大覺，怕是今晚有搏鬥。」

沈形雲一笑，道：「你對你們老板說，我便是五天不睡覺，一樣的活蹦活跳，叫他放心啦！」

三個伙計知道沈形雲是江南第一奇人，相視一笑，走出去了。

* * *

桂姑娘上前掩房門，大火盆邊上加炭火，滿桌的酒菜足夠十人吃的。

沈形雲笑對桂小玉道：「這桌酒我是為妳叫的，妳坐下來。」

桂小玉一怔，道：「為我？沈大哥呀，你發現甚麼了？」

她到此刻改口稱沈形雲為大哥了。

其實她早該如此叫了。

沈形雲笑笑，道：「咱們說話聲音放低些，小心別人聽了去。」

桂小玉道：「聽你說的，好像天大的事嘛！」

沈形雲道：「對妳而言，確實是天大的事情。」

桂小玉緊張兮兮的道：「莫非你願意我侍候你一輩子了？沈大哥，當我睡在你懷中時候，你古井不波的樣子，實在叫人難以接受，我是甘心的呀。」

她帶着幾分羞怯的又道：「當初你初來開封，也一路跟踪我，我也打了你一嘴巴子，你恨我到現在呀！」

沈形雲一聽，忍不住的放聲大笑起來了。

「哈！」

「你笑……笑甚麼？」她撒了個軟綿綿的嬌。

沈形雲笑得自在，桂小玉看得迷惘，就聽沈形雲對桂小玉道：「現在，我要把一件十分令妳意外的事情告訴妳，祇不過嘛……」

桂小玉忙眨動美眸，道：「不過甚麼？」

沈形雲道：「不過妳需先答應我一件事情，否則我是不會說的。」

桂小玉又撒嬌似的往沈形雲身邊靠緊，道：「說嘛，我甚麼都答應。」

她心中可是在吶喊：我可以把身子也給你，還有甚麼不能答應的。

沈形雲一笑，道：「首先，我們撿桌上最好吃的，咱們先吃飽。」

「為甚麼不能現在就說？」

「我怕說了妳就吃不下了。」

桂小玉發覺沈形雲必是發現甚麼了，也許他已找到了血洗桂家莊的凶手了。

但見沈形雲吃得愉快，桂小玉祇得也吃起來，但因心急要事，她吃得十分乏味。

沈形雲不乏味，每吃必是連幾大口，便是酒吧，也舉杯就乾。

桂小玉有些心急了，她放下筷子，道：「我吃飽了，你可以告訴我了嗎？」

沈形雲道：「來，乾了這杯酒我就說。」

桂小玉祇好拿起酒杯來猛把酒灌入喉中。

沈形雲笑笑，道：「妳猜我要對妳說甚麼？」

桂小玉道：「是不是找到血洗我們桂家莊的兇手了？」

沈形雲搖搖頭。

桂小玉帶着幾分失望的道：「眼前還有甚麼比找到兇手重要的？」

沈形雲道：「有。」

桂小玉道：「沈大哥，我祇關心兇手是何人。」

沈形雲道：「妳……」

他忽然起身走到門外面，見四下無人，他才又回到屋內，這動作果然令桂小玉起了疑心。

沈形雲坐下來，他小聲的道：「我見過妳的父母小弟了，他們很好。」

桂小玉呆了，她的雙目無神的凝望着正前方。

沈形雲忙又道：「別激動，原本你父母還不叫我告訴妳的，但我見妳天天把悲痛埋在心裡，而為找出兇手，妳在我的面前强顏歡笑。」

他拍拍桂小玉道：「心中有悲哀，臉上要歡笑，這種痛苦才是眞正叫人難以忍受的苦，所以我違背你父母的交代，把他們安然無恙之事告訴妳，妳……」

桂小玉木然的道：「原來丁大叔曾親睹我父屍體，他說那屍體不對，果然被丁大叔瞧出來了。」

沈形雲道：「丁杰？」

「是的，他與我爹最好不過。」

沈形雲道：「姓丁的却又瞞着我，桂姑娘，妳暫時還要裝下去，因為兇手尚未找到。」

桂小玉道：「我瞭解，但我想知道我父母小弟藏在甚麼地方？」

桂小玉如此一問，沈形雲心中一緊：「桂姑娘，妳們家有甚麼密室地道，妳不知道？」

桂小玉道：「正大廳的北牆角地下有間地下室，那個地方我去過……但那地方太小了，不可能住在下面那麼久，吃喝怎麼辦？」

沈形雲道：「他們不是藏在那地方，他們藏在另外一處很安全的地方。」

桂小玉急問：「還有甚麼地方？」

沈形雲更確定桂小玉果然不知道另外有秘道。

原來這情形還眞如人傳言，北方大戶人家總是會對自己女兒保有某些秘密，因為女兒終歸是別姓人，就如同祖傳絕藝，都是傳媳不傳女一樣。

* * *

沈形雲叮嚀似的對桂小玉道：「妳答應我不許激動，我才會告訴妳。」

桂小玉木然的道：「我已經激動不起來了。」

她似是無奈的又道：「那夜屠殺一開始，我便被幾個女子纏住，內廳後院我看不到，後來我拚殺得幾乎無力，還是被我殺出重圍，可是莊上死了那麼多人，也包括敵人，天亮了，我才又回去，已是到處死人了，唉，許多人死得頭臉也沒有了，我祇能從他們的衣服判定是何人。」

沈形雲立刻聯想到，在天未亮而殺戮已停的時候，必是桂浩然走出地道而動了手脚。

桂浩然乃老江湖了，他把像他身材的死者穿戴上他的衣裳，再把死者的臉毀去，這樣又有誰會看出來？

沈形雲果然猜中了。

* * *

沈形雲忽然發覺桂小玉落淚

了，她這是受了極大的委屈而抽噎了。

沈彤雲道：「妳忘了，答應我不激動的呀！」

桂小玉不落淚了，她衝着沈彤雲一笑：「沈大哥，我祇是太高興了。」

沈彤雲道：「有了這消息，妳該快樂，不過我要好好的睡一覺，因爲今晚我還有事情。」

桂小玉道：「沈公子，你睡吧，我想出去一下。」

沈彤雲道：「可不能找去桂家莊，妳祇要知道父母小弟仍在就好了。」

「我不會去找的，我不會壞了大事，放心啦！」站起身往外走。

臥底洩密遭截殺

沈彤雲不攔她，由她開門走出去，祇是沈彤雲不知道桂小玉去了那裡。

沈彤雲心中不舒服，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做錯這件事情，多少他還有些悔意。

桂小玉走出「大家樂賭坊」的時候，她似乎聽到了大相國寺傳來的鐘聲。

「大家樂賭坊」就在馬道街北頭附近，距離相國寺不過有十丈左右，這時候不少人已經在街上忙碌了。

桂小玉轉了個彎便繞到了大相國寺前門，還眞巧，迎面走來一位半百僧人，桂小玉還未開口，那僧人已對桂小玉道：「來的敢情是桂姑娘嗎？」

「慧空大師！」

「有甚麼事嗎？」

桂小玉道：「大師，我要見見我師兄。」

慧空大師微微一笑，道：「悟性不問俗事，他早已看破紅塵濁流一場夢，妳就別去打擾他了。」

桂小玉道：「大師，我見見他也不行？」

「最好別見，見了更煩，何苦呢？」

桂小玉道：「大師，便是監牢吧，也有探監的人，你們這是寺廟呀，難道忘了你們與人方便的信念？」

一怔，慧空大師道：「悟性來寺後不出門，祇怕妳去了他也不會見妳。」

桂小玉不多言，立刻就往寺內走去，她才不再同這慧空多言。

慧空大師冷冷一哂，喃喃的道：「這丫頭一心纏牢那姓沈的，哼，姓沈的祇不過在唱獨脚戲，他起不了甚麼大作用。」

* * *

桂小玉繞過幾座大殿，這時候不少人已進寺來上香，算日子原來今天是臘月第一天。

這光景再有一月就過年了。

桂小玉匆匆的走到大相國寺最後面，一間小小禪房外的小窗口處，她探頭往內瞧。

好亮的一顆大光頭衝着小窗口，敢情正是她的大師兄尹士奇。

「師兄！」

桂小玉聲音很低，但房中的尹士奇把頭抬，雙目閃耀着光芒。

桂小玉立刻又道：「師兄，到今天我才知道，你們祇會瞞我一個人。」

她此言一出，尹士奇臉色大變，他用雙目左右閃爍，示意別叫外人聽到。

桂小玉當然明白，她左右看看無人，才對房中尹士奇道：「爲甚麼？」

尹士奇道：「快走，有機會我自會去找你。」

「你爲甚麼出家？」

「師父的主意，大相國寺與天雷幫有勾搭。」

「甚麼？出家人……」

「妳不懂呀，我祇能告訴妳一件事，那晚上師父瞧出有人使出般若神功，那祇有此寺的三個高僧會使，所以師父叫我出家。」

「臥底？」

「是，快走吧！」

「找出甚麼了嗎？」

「大相國寺收取天雷幫的銀子，那是按月提取。」

桂小玉楞住了。

禪房中的尹士奇急道：「再不走妳會害死我的，師妹，快走。」

忽的，有個老僧走過來，他對桂小玉道：「桂施主，來找妳師兄呀！」

桂小玉道：「我很孤單，我想勸我師兄還俗，你瞧，他連話也不同我講。」

一笑，那老僧道：「回去吧，皈依佛門的人，早就下定決心了。」

他伸頭看向房內，搖搖頭立刻又走了。

桂小玉還故意大聲道：「師兄，你好狠心吶。」

她走了，至少她已知道原來大相國寺與天雷幫是沆瀣一氣的。

但桂小玉差一點害死她的大師兄尹士奇。

* * *

就在過午不久，大相國寺的後禪房中，慧空大師把個黃布袋子交在尹士奇的手中。

「悟性，你辛苦一趟，去朱仙鎮北面的天雷幫中把這個月的支銀帶回來，記住，向人家多說好聽的。」

悟性接過黃布袋，他發覺袋中還放了乾糧，於是，他向慧空打回稽首，一句話也不說便出寺而去。

其實，尹士奇的心中犯嘀咕，爲甚麼上午師妹來過，過午就叫他奔朱仙鎮？

* * *

那朱仙鎮在開封城南不過二三十里遠，天雷幫的總堂在朱仙鎮北面，這樣，尹士奇便很快的到了天雷幫的後面山坡上，他正欲往坡下那大片房舍走，忽的一聲雷吼：「別走了，假和尚！」

尹士奇吃一驚，他循聲瞧過去，嚄，祇見天雷幫大總管杜懷仁與四個孔武有力的武士向他圍過來了。

尹士奇忙笑笑，道：「是大總管嗎，貧僧認得你，貧僧在桂家莊做過法事，見過大總管。」

是的，杜懷仁過來了。

杜懷仁也冷冷一哂，道：「那時候我以爲你是和尚，因爲你同那些和尚們在一起。」

尹士奇忙笑笑，道：「大總管愛說笑，我此刻仍是大相國寺的和尚，我是奉了慧空大師的交代，來收這個月的銀子，吶，這袋子……」

此時，四個武士已把尹士奇圍在中間了。

「大總管，你這是……」

杜懷仁嘿嘿冷笑，道：「假和尚，你還不承認呀！」

「我承認甚麼？」

「你是假出家眞臥底。」

「誰說的？」

「你說的。」

「我會說我自己假出家？我……不可能。」

杜懷仁嘿嘿冷笑，道：「早飯不久你那師妹找到了相國寺，有沒有這回事？」

「我師妹要我還俗我不答應。」

「那是因爲你還未找到血洗桂家莊的凶手。」

「這是你說的。」

「這也是你向你師妹說的，王八蛋，你們的話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呀！」

尹士奇道：「你寃枉我。」

杜懷仁忽的大笑，道：「好，叫你死得明白些。」

他露出個狡滑的眼神，又道：「你絕對想不到爲甚麼叫你住在那間最後面的小小禪房中。」

尹士奇開始吃驚的道：「爲甚麼？我聽大師們的安排，我一心向佛。」

「你狗屁，那間小禪房一邊有個小通道，那是地道的另一個出口，當你以爲四下無人而你與你那師妹說的話，寺中的慧空大師已聽得一淸二楚。」

尹士奇臉色大變，暗中猛吸一口眞氣。

杜懷仁又道：「慧空派人問計，咱們果然在這兒把你這小子堵住了。」

尹士奇不承認也不行了。

咬咬牙，尹士奇忿然的道：「算你們厲害，叫我尹士奇功虧一簣。」

杜懷仁忽的閃退一邊，道：「死吧，我的兒！」

祇見他大手一揮，四個擅長摔角的武士出手了！

尹士奇也非泛泛之輩，他乃中原老鏢師「快刀」桂浩然的大徒弟，此時雖然手中無刀，但掌指仍然了得！

四個武士幾次未抓住他，反被他指掌戳點得「哇哇」怪叫，突然間，有個水桶腰武士滾地而上，猛古丁抓牢尹士奇的大腿！

尹士奇吃一驚，旋掌拍那武士頭，發出「叭」的一聲響！

祇不過此刻另一武士已扣住尹士奇一臂，就在挨掌的大個子七葷八素中，尹士奇已被另一武士來一個過肩摔！

地上「轟」的一聲響，尹士奇全身不自在！

於是，又一武士奔上前，他抓住尹士奇一腿，往空拋！

尹士奇再一次的被摔得悶聲大叫：「噢！」

再叫也不能叫四個武士不攻擊！

那頭上挨一掌的奔上前，他舉起地上的尹士奇，雙手過頂，然後往地上猛摔，宛似摔下一灘爛西瓜，發出「叭」的一聲脆響！

四個武士幾乎不叫尹士奇有喘息的機會，四個輪番摔，摔得尹士奇不辨東西南北，也摔得杜懷仁一邊大聲哈哈笑！

眼看着尹士奇被摔慘了，便在這時候，突聞一聲打雷也似的狂叫，一個大漢奔過來了！

這人邊奔邊叫：「師兄，我來了！」

是的，這人正是石大丹，石大丹趕來了！

石大丹見沈彤雲出雙腿的妙着，這幾天傷好些，他就暗中模仿，他也下了功夫！

那天晚上司徒文正率領二十多武士往大家樂賭坊找沈彤雲拚命，不但沈彤雲不在，桂小玉躲上屋面，而且石大丹也早走了！

石大丹是去城外練沈彤雲的那一招去了！

* * *

此刻，石大丹的出現令杜懷仁也一怔！

杜懷仁明白這小子是個二楞子，他怎麼會半途趕來攪和，不由大吼：「攔住他！」

有個武士衝向石大丹，二人在利那間相遇！

石大丹立刻飛出腿，「彭」的一聲，踹得那武士往後倒去，石大丹踩着倒地武士的肚皮撲向另外三個武士！

兩個武士看得清，立刻分從兩個方向撲過來。

尹士奇到此時才有機會喘口氣，他已被摔得鼻青臉腫，全身骨節快散了！

但尹士奇也有一股傲氣，他吃力的彈身而起，直往杜懷仁撲去！

「操你娘，咱們一起去死吧！」

杜懷仁冷冷一哂，抖然出刀！「你不配！」

刀光一現，尹士奇才知道自己空手，他祇有個黃布袋子在手中！

他也巧妙的以黃布袋纏住杜懷仁的刀身！

眞慘烈，尹士奇往杜懷仁懷中撞過去了！

就在這時候，石大丹已與兩個武士幹得慘，石大丹把沈形雲的怪招滲雜使用，還眞被他踢得幾個武士哇哇怪叫不已！

另兩個武士兩邊圍，準備四人齊出手，這光景好像要分石大丹的屍似的齊吼一聲：「殺！」

石大丹也學沈形雲，他旋身往空中，祇不過這功夫祇練那麼兩天是不成的，就在他盤腿左右懸踢中，他還眞踢得兩個武士往側撞，但他非落地不可！

沈形雲就不會落地！

沈形雲踢中人之後便會借着踢中敵人之勢上升，而且再出腿，這是上乘飛身功夫！

石大丹却要落地，於是，有個武士直不楞的宛似捉老羊般的撲壓過來了，差一點沒壓個正着！

石大丹忙在地上往一邊閃，正閃到一個武士面前，這武士一把撈住石大丹一臂，立刻來個過肩摔！

「轟！」

石大丹被摔得猛搖頭，但他的心眼靈活，他不立刻站起來，就在地面上把沈形雲的懸空踢改爲由下而上，立刻間撲來的兩個武士被他踢中肚皮，發出「噗噗」聲，可也把兩個武士踢得往外撞去！

石大丹得空騰身而起，他手上已抓了兩粒石頭往正在挨刀的尹士奇奔過去！

石大丹人未到口中厲叫：「看鏢！」

一粒石頭直往大總管杜懷仁面門飛去！

杜懷仁這一刀原是要收拾掉尹士奇的，但他又不能不自保，立刻舉刀去擋！

「叭」的一聲，飛石被他打落在地，石大丹已大叫：「師兄，快走！」

尹士奇的兩臂冒血，好像腰眼也中一刀，聽得石大丹的叫，立刻往朱仙鎭方向奔！

石大丹就在此刻又握了幾粒石頭在手上，那杜懷仁厲叱：「那裏逃，追！」

他當先往土坡下狂追，四個武士也跟着追！

石大丹一心爲他師兄斷後，祇要杜懷仁五人快追上，他就會回身發石，打得杜懷仁五人急忙閃躲，祇氣得杜懷仁高聲咒駡：「操你娘！」

＊　＊　＊

尹士奇是個和尚裝，他這一路狂奔，立刻引起人們的注意，又見石大丹在爲和尚斷後，大伙急忙一邊閃，因爲後面來的是天雷幫大總管，誰敢多口找麻煩！

祇不過尹士奇與石大丹這患難師兄弟二人就快奔入朱仙鎭，那杜懷仁才惡狠狠的與四個武士轉回天雷幫去了！

杜懷仁非回去不可，因爲今夜少幫主要率武士們去找沈形雲！

少幫主可以不爲寶，但少幫主不能放棄桂小玉！

是的，司徒文正早就想討回桂小玉了，如果不是司徒文正的一句話，也許桂小玉早已與死去的桂家莊人在一起了，如今吶，司徒文正再也難忍受了！

石大丹扶着流血的尹士奇，這師兄二人走得急，他二人不敢在朱仙鎭稍停留，急急的又進了開封城！

現在，尹士奇火大了，他還以爲大相國寺的大師們對他不錯，想不到暗中整他冤枉，如果不是石大丹來得巧，他今天就完蛋！

石大丹也全身不自在，他對尹士奇道：「咱們去大家樂賭坊！」

尹士奇道：「我是個和尚呀！」

石大丹道：「去他娘的勞什子和尚，你還俗了！」

他又低聲道：「至少你已知道大相國寺的老和尚同天雷幫一個鼻孔出氣！」

尹士奇道：「娘的，大總管杜懷仁，他出刀就想要我的命，這筆帳我尹士奇忘不了！」

兩個人一路進了大家樂賭坊，還眞引起不少賭客的注意，這時候已是過午快兩個時辰了！

石大丹還不知道沈形雲已經知道桂家莊的一切了，當然，石大丹更不會知道師妹也知道了！

就在石大丹與尹士奇進入偏院中才走了幾步，身後面傳來一聲吼：「站住！」

石大丹轉頭看，錢通神過來了！

「你們兩個幹甚麼呀？」

石大丹道：「我師兄受了傷，

我挨了摔，這是回我房中先把傷治一治！」

「治傷呀，藥舖找大夫呀，我這兒是賭坊！」

石大丹一怔，尹士奇也無奈！

錢通神又叱道：「你們兩個呀，桂浩然一輩子英雄，怎麼會調敎出你們兩個無情無義的傢伙，前夜若非你在我這兒表現的尚可，我怎麼會留你這種人？走，走！」

錢通神「轟」了！

石大丹道：「喂，咱們受傷了呀，你……落井下石呀！」

錢通神道：「落井下石也是對付無義人，不算罪過！」

尹士奇嘆口氣，道：「師弟，咱們走！」

師兄弟二人剛轉身，就聽附近一聲喊：「錢老闆嗎？」

錢通神立刻回應：「是我呀，沈公子！」

房中傳來沈形雲的聲音，道：「叫他們住下來，快去把傷科大夫請了來，救人要緊！」

一怔，錢通神道：「沈公子，他們兩個無義人吶！」

「我的話你不聽呀！」

錢通神道：「得，我立刻派人請大夫！」

他重重的看了一眼石大丹與尹士奇二人，拔腿就走出這偏院了！

於是，沈形雲房門啓開來，桂小玉當先奔出來！

桂小玉已經知道兩個師兄的委屈，低聲呼叫：「師兄，你們……」

桂小玉改變了態度，石大丹第一個吃驚，由不得他點點頭想哭！

三人走進門中，尹士奇痛得齜牙咧嘴！

桂小玉急問：「發生甚麼事了？」

尹士奇突然憤怒的三兩把扯破一身灰衣衫，他憤怒的道：「當和尚眞不是味道！」

於是，石大丹便把事情說了一遍！

「師妹呀，事情至此也不用再隱瞞妳了！」

一笑，苦澀澀的，桂小玉道：「我都已知道了，祇不過咱們別多口，仇家未找到呀！」

尹士奇還是說了一句：「師妹呀，苦妳一個人了！」

他不說還好，他這麼一句話，桂小玉掩臉大哭，哭聲不大，怕的是外人聽到！

這師兄妹三人一陣子唏噓之後，有個賭坊伙計來了，他帶來了東大街上回春堂的傷科大夫！

沈形雲叫錢通神找最好的大夫，錢通神就得把開封城中最好的大夫找來！

這大夫是有一套，看了尹士奇的刀傷之後立刻用藥，且告訴尹士奇：「你兄弟很會挨刀！」

尹士奇道：「沒人願意學挨刀！」

大夫一笑道：「你一共有五刀，刀刀沾筋未切過，如果說你幸運，實在叫人難以相信！」

尹士奇指着一邊的黃布袋，道：「我用那布袋墊着，所以……」

大夫，這才明白，爲甚麼五刀未傷筋動骨了！

＊　＊　＊

看罷尹士奇的傷再瞧石大丹的傷，還好，石大丹是受了點內傷，但大夫祇送他一包藥就完事！

那大夫走了，尹士奇對石大丹道：「能不能找人替我買套衣褲穿，還有，咱們已敞明了，這身邊也需一把刀！」

石大丹道：「師妹呀，咱們歇着由你去張羅，等吃了飯，我們先回桂竹園！」

桂小玉立刻起身就走，這光景好像形勢又變了！

桂小玉吃過飯，她對沈形雲道：「沈大哥，我今晚出去一下，可以嗎？」

沈形雲一笑，道：「回桂家莊？」

「是的，沈大哥！」

「而且由你兩位師兄作陪！」

「是的，沈大哥，我不會有事的，你放心吧！」

沈形雲道：「祇不過妳要多加小心，因爲我還沒找到兇手，別誤了大事！」

他頓了一下，又道：「而且我還未找到我要捉拿的賊子，所以……」

桂小玉道：「我知道，沈大哥爲我已躭誤了自己的大事不少天了！」

沈形雲道：「所以我也拜託妳，千萬別出事！」

桂小玉走上前，她送了個香吻，道：「沈大哥，我明白一件事情！你心中必已有了情人，所以你不對我動粗，我這兩天已想到這一點，是不是？」

沈形雲一笑道：「眞是個聰明姑娘！」

桂小玉蹦蹦的走出門了！

但當她欲掩上房門的時候，她又回過頭來一笑，道：「沈大哥，我知道今夜有人來打架，我留下來免不了會出手，那會反而令你分心，是不是？」

淡淡一笑，沈形雲道：「桂姑娘，妳去吧，別爲我躭心事！」

桂小玉走了，石大丹與尹士奇也走了，自從桂家莊上發生慘案至今，這師兄妹三人首次聚在一起奔向桂家莊，三個人的臉上都有淚！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木蘭花終於弄清楚換走一個木雕的是日本人，偷走五個的則是歐洲人……日本人出一萬美金購買五個木雕，木蘭花知道此與納粹「七一〇」有關，故意索價十萬美元……木蘭花找到歐洲人，他竟是國際警察部隊的高級人員，他勸木蘭花莫插手，但她不答應，對方竟想留下她……木蘭花從歐洲人彼得遜身上搜到酒店鑰匙，便潛進去取走他的箱子……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力・文　可飛・圖

海底火龍



穆秀珍看到灌木叢中有一個人昏迷倒地。

「在我們的房間中。」

木蘭花像一支箭也似地竄上了樓梯，衝進了房中，那隻箱子打開着放在床上，箱子中全是女裝睡衣，顏色鮮艷奪目。

木蘭花不必再看，也知道這箱子中絕沒有木雕人頭在的！

她在床前站着，刹時之間，她神智竭力地思索着，毛病是出在甚麼地方呢？

為甚麼她親手將那五隻木雕人頭放進去的箱子，箱中會變成了滿滿的一箱睡衣了呢？她記得自己幾乎沒有離開過那隻箱子，為甚麼呢？為甚麼呢？

穆秀珍十分惶恐的站在木蘭花的身後，小聲的問道：「蘭花姐，我做錯甚麼事了麼？」

木蘭花心中急速地想着：「不，這事不能怪秀珍的，一定是在甚麼地方出了差錯，是自己在聽電話的時候？不可能，絕沒有這個可能，那麼……」

木蘭花陡地想起：穆秀珍說她在機場，還未曾提起莎莎夫人，那侍者便將箱子給了她，天，可是箱子不同了麼？難道恰巧有一個天香酒店的侍者在替住客帶行李到機場去麼？

木蘭花看了看箱子，箱子是旅行用的箱子，難以分辨得出來。

「秀珍，」木蘭花轉過身來，「那個侍者是甚麼模樣的？」

「是一個中年人，很瘦，撲克臉孔，大約我忘記給他貼士了！」

「唉！」木蘭花重重的蹬着足，「弄錯了，我叫你去找的侍者，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胖子。」

「胖子？你在電話中說明了麼？」

「別說了，是我不好，少說了一句，你快打電話到機場去問，莎莎夫人離開了沒有。莎莎夫人是名人，你自稱是新聞記者，機場方面一定會回答你的。」

穆秀珍慌慌失失地點頭，木蘭花迅速地換着衣服，穆秀珍也很快地打通了電話。「沒有，莎莎夫人錯過了原定的班機，但幸而還有一班飛機，是在二十分鐘之後飛到檀香山去的，莎莎夫人正在貴賓候機室中大發牢騷。」

「快去，我們快去！」

木蘭花拉着穆秀珍，兩個人奔出了大門，跳上車子，汽車由於發動得太急促，跳了幾下，才向前疾駛了出去。

而隱伏在他們住所附近的幾個人，也紛紛跳了汽車，跟踪而來。

木蘭花明知自己到機場，是一定會被人跟踪的，但是她知道，自己載有五隻木雕人頭的箱子，一定混在莎莎夫人的行李中了。如果那班飛機一起飛，她就得追到檀香山才能取回那五隻木雕人頭了。

她以極快的速度飛馳着，在七分鐘之後，便已趕到了機場。

她將車子停在機場大厦門口，那是犯例的，但是她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她和穆秀珍兩人走了進去，莎莎夫人在準備登機，在閘口向歡送的人揮着她的肥手。

她的行李不知道在甚麼地方，可能在過磅，可能已經進了機艙，在機場中所有的皮箱，都是貼上了標籤，看來幾乎都是同樣的。

木蘭花三步迸着兩步，到了戴着彩色羽毛大帽子的莎莎夫人面前，道：「夫人，我們可以和你講幾句極其重要的話麼？」

「你是甚麼人？」莎莎夫人傲慢地問。

「一個深通巫術的東方少女。」

木蘭花平時廣博的知識，這時派上了用處，她知道莎莎夫人是十分醉心巫術、神術的人，所以特地以這句話作開場白，來吸引莎莎夫人的注意。

「噢，可惜你來得太遲，我要離開了。」她肥胖的身子向閘口移動。

「夫人，你不能走，你必需吩咐將所有的行李搬下來，我敢擔保，在你的行李箱中，有巫術的驚人發現，五隻人頭！」

「啊！」莎莎夫人驚叫了一聲，竟弱不禁風也似地倒了下來，木蘭花連忙踏前一步，將她近三百磅的身子扶住。

「莎莎夫人不趕這班飛機了，」木蘭花向機場員下令：「她所有的行李也都留下來，一件也不准少，快去進行。」

她扶着莎莎夫人，進了貴賓休息室，莎莎夫人其實早已醒了過來，但是她仍然讓木蘭花扶着，直到皮沙發上坐了下來，她才戲劇化地「啊」叫了一聲，道：「巫術的奇蹟，這太刺激了。」

「是的，夫人。」木蘭花道：「有人妒忌你的美麗，要咒你變成醜陋，所以在你的一隻衣箱之中放下了五隻木雕人頭。」

「是麼？快將我的行李搬下來。」

「我已經這樣吩咐了。」

機場中的脚夫川流不息地進出，莎莎夫人的行李，多得實在驚人，大大小小，一共有二十三隻箱子之多，一齊排在莎莎夫人和木蘭花的面前。

木蘭花一看便看到了那隻箱子是她從彼得遜的房間中帶出來，又交給侍者帶到機場來的。如果不是穆秀珍弄錯了人，和凑巧又另有一個天香酒店的侍者在替住客送行李的話，這隻箱子已在她的家中了。

木蘭花伸手向那隻衣箱一指，道：「這隻，我一看就看出來了。」

莎莎夫人作狀地笑了起來，道：「小姐，你弄錯了，這隻衣箱不是我的，我沒有這種舊貨的。」

「噢，那的確是弄錯了，這隻箱子，讓我交給機場人員吧。」木蘭花走到了那隻箱子面前，彎下腰，去提那隻箱子。

可是，就在這時候，斜刺裏突然另有一個人，以十分快的速度衝了過來，手比木蘭花快一步，握到了那隻箱子的把手。

木蘭花陡地一怔，抬起頭來。

「彼得遜！」她尖聲低呼了一聲。

那個人正是彼得遜！

彼得遜已經提起了那隻箱子，他臉上充滿了笑容。「小姐，這隻箱子，莎莎夫人說不是她的，在公共場所發現的無主之物，理應歸警方處理，是不是？」

彼得遜一招手，一個穿着制服的警員走了過來，彼得遜將衣箱交到了那警員的手上。

那警員提着箱子，向外走去。

木蘭花睜大了眼睛，無法可施。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警方的確是有權去處置這隻衣箱的！

木蘭花想跟着那警員出去，可是莎莎夫人却將她拉住，尖聲問道：「巫術的人頭呢，在甚麼地方？快指給我看，我相信這一定會成為紐約上流社會最好的談話資料了！」

「夫人，」彼得遜微笑着，「我想這位小姐怕不能給你有關巫術的知識了。」

木蘭花突然撮唇，發出了一兩聲尖嘯。

彼得遜兩道濃眉向上一揚，道：「穆小姐，你還不服氣麼？」

木蘭花撮唇尖嘯，是為了使在貴賓室外的穆秀珍聽到，知道那警員手中的衣箱，正是她們所要尋找的目的物，木蘭花心想，如果穆秀珍夠機警的話，那麼她仍可以奪回那隻衣箱來的。

但是，彼得遜若是出去，穆秀珍是一定難在他面前玩甚麼花樣的。

在和彼得遜交手幾次之後，木蘭花已覺得彼得遜的機警絕不在自己之下。

她向彼得遜微笑。「當然，我是不能不服氣的了，是不是？」

飛機引擎的怒吼聲，傳了過來，莎莎夫人又尖聲叫道：「天，我又誤了一班機！」

「穆小姐，」彼得遜和木蘭花並肩向外走去，「國際警方是不會使你太吃虧的，我在向總部請示之後，會給你合理的代價。」

「曾經有人出到十萬美金的高

價，國際警方可以給我多少代價。」

「我不能決定。」彼得遜微笑着。

兩人正好走到貴賓室的門口，忽然聽得外面起了一陣騷亂，有人高叫，有人奔走。彼得遜的臉色一變，待快步向外衝去。

在混亂聲中，木蘭花聽到了穆秀珍的一下尖叫聲，木蘭花發出了一個會心微笑，一轉身，攔住了彼得遜的去路，道：「你忙甚麼啊，機場上若是有甚麼事，自然應該歸本地警方處理。」

彼得遜向外看去，他看到了那個警員正揮舞着雙手，在向圍在他身邊的人高聲叫嚷，他的身邊，並沒有那隻衣箱。

彼得遜推開了木蘭花，三步併着兩步，搶到了那警員的面前。

那警員見到了彼得遜，哭喪了臉，不再出聲。

「怎麼一回事？」彼得遜嚴肅地問。

「一位美麗的小姐……」那警員哭喪着臉，「突然向我撞來，我……我……」

那警員沒有再說下去，事實上，他也不需要再說下去了。圍在一旁的人發出了轟然的笑聲，而彼得遜和木蘭花也已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簡言之：穆秀珍成功了！

木蘭花輕鬆地吹着口哨，彼得遜緊緊地蹙住了雙眉，不知如何才好。前後不過相差三分鐘，兩人臉上的神情已經完全不同了。

木蘭花向外望去，停在機場大厦門口，她的車子已不見了。

木蘭花在機場餐室中坐了一會，才慢慢離去。彼得遜早已走了，但是還有許多人，在監視着木蘭花的行動。木蘭花也不將他們放在心上。

* * *

穆秀珍在機場的貴賓室外，聽到了木蘭花急驟的吹哨聲，她立即向門口看去，恰好看到那個警員提着衣箱出來。

她一個箭步，竄到了那警員的面前，忽然呻吟了一聲，嬌軀向那個警員的懷中倒去，那警員連忙伸手來扶她。

可是穆秀珍立即伸手，奪走了那警員手中的箱子，踢去了高跟鞋，向外面飛奔而去。

她的行動是如此之快速，那警員大聲呼叫，引起騷動之間，穆秀珍早已鑽進了車子，車子跳動了一下，便向前疾馳而出。

車子一直向前馳去，穆秀珍回頭，看到後面沒有人追來，她的心中很高興，這一次她一定成功了，那箱子中一定是這五隻木雕人頭！

她一手扶住了駕駛盤，另一隻手將那隻箱子打了開來，一面喃喃地道：「老天，不要又是一箱子睡衣！」

「啪」地一聲，箱蓋彈了開來，她向內一看，果然是五隻木雕人頭。

她得意地笑了起來，心想，這一次，木蘭花也一定不得不佩服她的機智了。

她一手扶着駕駛盤，眼又不看着前面，車子如同喝醉了酒的人一樣，東歪西斜，陡然之間，向路旁的大石撞去。

穆秀珍在千鈞一髮之際，扭轉了駕駛盤，車子發出了「吱」地一聲，轉了過來，由於車子的劇烈震動，五隻木雕人頭一齊從箱子中震了出來，跌在她的脚下，而箱蓋也震得闔上了。

穆秀珍吁了一口氣，拍了拍胸口，正當她準備再踏油門，開動車子的時候，後面有一輛汽車，突然越過了她的車子。那輛車子一越過了她的車子之後，便在路上，打橫停了下來，一個以手巾蒙面的人，身手矯捷，一躍而下，喝道：「那衣箱！」

他講的是英語，但是聽來却十分生硬。

「衣箱？」穆秀珍暗暗焦急，她想拖延時間，這裏是通衢大道，來往車輛十分多，對方難道不怕被人家發現麼？穆秀珍想得到這一點，那大漢自然也想到了這點，他一手持着槍，一手已拉開了穆秀珍的車門，一伸手，將那隻衣箱提了過去。

「你們搶劫！」穆秀珍大叫着。

但那大漢已經得手了，他提着箱子，躍回了車子，車子立即絕塵而去。

「哈哈……」穆秀珍又笑了起來，因爲那大漢搶走了一隻空箱子，箱子中的五隻木雕人頭，已經因爲剛才差一點撞車而震跌出來了。

穆秀珍低頭數了一數，一二三四五，五隻木雕人頭全在，她笑嘻嘻地又驅車前進，到了家門，用一塊布兜起了那五隻木雕人頭，打開了門，走了進去。

穆秀珍也不是沒有冒險生活經驗的人，她走在花園中，便已經覺得好像有人在窺視着她，穆秀珍心中暗叫了一聲「糟糕」。

在那片刻之間，她祇想到了一點：這五隻木雕人頭，是絕不能再失去的了。

她轉過身，準備回到車子中去。

可是，她才轉過身，她的背後，又已響起了那個生硬英語的聲音，道：「小姐，你手上的東西，

這正是我們所要的。請你舉起手來，有槍指着你。」

穆秀珍幾乎要哭了出來！

本來，她已經準備接受木蘭花的稱讚的了，可是如今若是又失去了那五隻木雕人頭的話，木蘭花會對她說些甚麼呢？

「你們，你們是甚麼人？」

「嘿嘿，小姐，那你就別多問了！」

穆秀珍在這樣的情形下，當然不敢動。

一隻手從她背後伸過來，將她手中的五隻木雕人頭搶了過去。

穆秀珍看到那隻手的手臂上，有着刺青，刺青像是一個號碼，她陡地記起木蘭花曾說，那種手臂上刺着號碼的人，可能是希特勒的近衛隊。

穆秀珍的心中一動，連忙以蹩脚德語叫道：「我們是自己人！」

那人的手停了一停，顯然他已受了震動，穆秀珍的雙肘趁機用力向後撞去！

穆秀珍那雙肘撞出的力道極大，她聽到了背後那人怪叫了一聲。

穆秀珍一聽到身後的那一下怪叫聲，便知道已經得手，她後脚跟連忙揚了起來，反踢而出，又重重地蹬在那人的下頷。

那人又是一聲怪叫，身子已「砰」地跌倒在地，他搶去的五隻木雕人頭也滾了一地，穆秀珍陡地轉過身來，在一邊的灌木叢中，突然又傳出了「嗤嗤嗤」地三下響，穆秀珍連忙伏在地上，她依稀覺出有三枚黑色的長針，在她身旁飛了過去。

穆秀珍想起那個獨脚人就是慘死在那種毒針之下的，她不禁出了一身冷汗。連忙又向旁滾開了幾步，隱入了草叢之中。

她在向外滾去之際，仍不肯放過那個在草地上掙扎着要爬起身來的人，她在那人的後腦上重重地擊了一拳，令得那人昏了過去，然後，她才滾進了草叢之中躲了起來。

那五隻木雕人頭，散亂在草地上。

草地上有一個人，那人昏了過去。在草地的對面，灌木叢中，也有一個人，那是穆秀珍知道的事，那人會發射毒針。

而穆秀珍則躲在草地另一邊的草叢之中。

穆秀珍在草叢中小心地找着，找到了幾塊拳頭大小的石頭，她用心注視着前面，祇見灌木叢抖動了一下，有一個人探出頭來。

穆秀珍和他相隔約莫十來碼，她看到那人的臉色黝黑，頭髮鬈曲，像是一個非洲人。

那人探頭出來之後不久，又縮了回去，但是過不了多久，他却已向外疾衝了出來，穆秀珍看到那人身上的一套衣服十分殘舊，看來像是舊軍服。

那非洲人才一衝出來，便向離得他最近的一隻木雕人頭奔了過去，穆秀珍早已揚起手來，就在那非洲人的手將要碰到那隻木雕人頭之際，她陡地揚起手來，那塊石頭猛地拋了出去，拋中了那非洲人的手背。

那非洲人痛得猴子似地跳了起來，穆秀珍第二、第三塊石頭，已接着拋出，一塊擊中了那非洲人的脚踝，另一顆則擊在對方的胸前。

那非洲人痛得在地上打滾，穆秀珍撲了出去，一脚踢在他的頭上，那非洲人悶哼了一聲，便昏了過去，穆秀珍忙解下了他們兩人的皮帶，將這兩人的手，倒綁了起來，然後，她將那五隻木雕人頭，一齊拾了起來，抹了抹汗，向客廳中走去。

當她入一走進客廳的時候，突然，一扇窗子被推了開來，「嗤」、「嗤」兩聲，射出了兩枚毒針。

那兩支毒針射向被穆秀珍擊昏，綁在地上的兩人的咽喉射去，不偏不倚，射在他們兩人的咽喉之上，那兩人的身子陡地一曲，便不動了。

穆秀珍大吃了一驚，她這才知道，自己的住所中，不但花園中有人，客廳中也早已有了埋伏。

她連忙想退回去時，一個冷冷的聲音已道：「小姐，不要動。」

穆秀珍抬起頭來，在靠窗的沙發上坐着一個人，手中持着一支黑色的，長可尺半，粗如手指的吹筒，正放在口邊。那人正是石川虎山！

「小姐，我可以在兩秒鐘之內，吹出毒針，射中你身上任何地方，這是我們四個人人人都可以做到的絕技，可是，哈哈，如今祇有我一個人做得到這一點了，毒針上的毒藥，是被阿比西尼亞的土人稱爲『死神的涎沫』的，七秒鐘內，我可以奪去一條寶貴的生命，小姐，你還是聽我的話好！」

穆秀珍的心中，又驚又怒。

可是剎時之間，她便想起了木蘭花時常告誡她的話來！

不論情勢對你如何不利，你都不要灰心失望，以爲自己一定是失敗了，你必須拖延時間，隨着時間的轉移，不利便可以有希望變成有利！

穆秀珍迅速地將自己的處境想了一想，她覺得事情對自己還不算十分不利。

那兩個死人在花園中，木蘭花

若是回來的話，一定可以看到的，她也可以明白自己的家中出了事，那就有希望了！

問題就是在於她能不能將石川虎山留到木蘭花回來的時候。

穆秀珍不如木蘭花，木蘭花可以眞正做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程度，但穆秀珍却不能，她竭力心神，臉上神色還是十分尷尬，她沉聲道：「你可是來和我們進行交易的麼？」

「可以說是，但是我將不付出一分錢。」石川虎山悠閒地說。

「你這無賴，流氓，浪人！」穆秀珍立即破口大罵。

「隨你說甚麼，小姐，你將五隻木雕人頭用枱布包了起來。」

「不！」穆秀珍大聲道。

石川虎山陡地將吹筒移到了口邊，「嗤」的一聲，一枚毒針，已激射而出。

毒針的來勢甚至比槍彈還快，穆秀珍根本來不及躲避，她一震之下，連忙閉上了眼睛，在心中從一數到七，再睜開眼來，失神地問道：「我死了麼？」

「當然沒有，因爲我這枚毒針，祇是警告，它射中了你的頭髮，穿在你的髮髻中。」

穆秀珍伸手向頭上摸了摸，手才一碰到毒針，便又放了下來。

「快照我的話去做，不然，第二枚毒針，目標就不會是你的頭髮了。」

穆秀珍不敢再違拗，可是她心中却不服氣到了極點，一手拉起了枱布，將那五隻木雕人頭，一個一個地放了上去，放一個，便罵一句，在將枱布包了起來的時候，又罵了三兩句。

她見到石川虎山祇是十分悠閒地坐着，心中更是氣憤，「哼」地一聲，道：「你有種，等到我蘭花姐回來，就要你好看。」

石川虎山站了起來，他臉上帶着得意的笑容，道：「我不怕坦白對你說，我不敢和木蘭花作對，所以我要趁她還未來到之前離去了。」

穆秀珍瞪大了眼睛，她這時，心中不禁暗罵自己糊塗，怎地將自己有利的事講出來了。

「你轉過身，向前走去，站在牆前。」石川虎山下着命令。

穆秀珍嘟起了嘴，向前走着，到了牆前，面壁而立。石川虎山迅速地抓起那包枱布，向外面竄了出去，他的動作十分快疾，一轉眼間，便竄出了花園，到了大門之外了。

穆秀珍等了兩三分鐘，聽不到身後有甚麼聲息，才轉過身來，石川虎山早已不見了，她明知要去追趕，也是追趕不上的了。

木雕耳朵藏秘密

她的心中懊喪之極，頹然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本來，她以爲自己在機場上夠機靈，又夠本領，是一定可以得到木蘭花的嘉獎的了。

可是到頭來，却在家中，被石川虎山將那五隻木雕人頭又搶了回去。又過了五分鐘，木蘭花吹着口哨，步伐輕鬆地走了進來，走到了穆秀珍的面前，一豎大拇指，道：「秀珍，你眞了不起！」

穆秀珍幾乎哭了出來，叫道：「蘭花姐！」

「這回連我也要甘拜下風了！」木蘭花仍然稱讚着她。

「蘭花姐，」穆秀珍苦笑着，「那五隻木雕人頭，已經……已經……」

「是啊，已經在機場中被你取回來了，可不是麼？」

「是，是，」穆秀珍點着頭，「可是……可是……却又被石川虎山搶走了。」

「甚麼？」木蘭花現出不信的神色來，「有這樣的事情，你是在騙我？」

「他們三個人，在路上攔劫不成，又埋伏在家中，我打倒了兩個，却不防石川虎山早已在客廳中了。」

「你打倒的兩個人呢？」

「咦，他們已死在花園中了，你看不到麼？」

「秀珍，你在夢囈麼？」

穆秀珍連忙抬頭向花園中看去，她也不禁呆了，花園中那兩個死人，已不翼而飛，不知道去了甚麼地方。穆秀珍又大力地抓着自己的頭髮，瞪大了眼，不知說些甚麼才好。

木蘭花笑嘻嘻地道：「秀珍，你想騙我，是不是？」

「我……我……」穆秀珍一個字也講不出來。

「我知道，那五隻木雕人頭一定在我們的房間中了！」木蘭花向樓梯奔了上去，穆秀珍連忙跟在後面，兩人到了臥室門口，木蘭花回過頭來，向穆秀珍做了一個鬼臉，推開了門。

穆秀珍向內看去，不禁猛地一呆，在她的床上，雪白的床單之上，清清楚楚，擺着五隻木雕人頭，全是那種愁眉苦臉的樣子。

穆秀珍眼睛瞪得比核桃還大，但木蘭花却已哈哈大笑了起來。

穆秀珍也已明白了，她一聲歡叫，叫道：「蘭花姐，原來你終於及時趕到了！」

「是的，我及時趕到了，我一到大門口，便看到花園中的兩個死

人，」木蘭花興緻勃勃，「我知道有了變故，我剛一側身，石川虎山已從大門中衝了出來，他的後腦立時中了我的一掌，人軟了下來，我將他拖出了二十來碼，又回來將那兩個死人拖出去，壓在他的身上，這時候他怕已醒過來了。」

「你看，蘭花姐，」穆秀珍向窗外一指，「石川虎山！」

果然是石川虎山，他已自路邊草叢中躍起，狼狽地在路上奔逃。

「蘭花姐，」穆秀珍繃緊了臉，在床上坐了下來，道：「你這樣開我玩笑，那太不應該了。」

「秀珍，你生氣了麼？」木蘭花彎下身來，指着穆秀珍的鼻尖，「要不是那天晚上你打瞌睡，我們將彼得遜捉住，也不必多費曲折了。」

穆秀珍紅着臉，道：「今天在機場上，不是我取回來的麼？」

「是啊，我不是一進門便稱讚你了麼？」

穆秀珍「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我們快來看看，這五隻木雕人頭之中，究竟有甚麼秘密，爲甚麼不但是納粹的近衛隊員要得到它，連國際警方都要得到它！」

她們兩人，一人拿起一隻木雕人頭，仔細地研究着，穆秀珍翻來覆去地看着，可一點名堂也看不出來。

但是不到三分鐘，木蘭花便旋下了木雕人頭的一隻耳朵，用髮夾在一個小洞之中，挑出了一卷捲得十分小的紙卷來。

穆秀珍忙也去旋轉手中那隻木雕人頭的耳朵，果然是有一隻可以旋得動的，從旋開的那個小洞中，也取出了一小紙卷來。

五卷小紙全被取了出來，木蘭花站起身來，向書房中走去，吩咐道：「你將那五隻木雕人頭，仍然放在鋼琴裏面，立即上來，我們一起來研究，看那五卷小紙上是些甚麼東西。」

當穆秀珍放好了木人頭，又回到樓上書房中的時候，木蘭花已經將那五卷紙卷攤平，拚成了一張一尺見方的紙，只不過缺了一角。

當然，本來這張大紙，是應該用六張小紙拼成的，但還有一隻木雕人頭，却一早便落入了石川虎山的手中，所以缺了一角。

兩人一齊用心看去，只見在紙上，有許多曲折的曲線，看來像是地圖。而在右上角，缺了一角的地方，有三組數字，可以辨認得出的是十四、八六、二八等字，而在那三組數字之後，顯然還有別的字，因爲那個「四」和那個「八」，只有一半。其餘的數字，在石川虎山手中。

在圖中心，有一個紅色的交叉，不知是甚麼意思。而圖上還有些汚跡，那顯是畫得匆忙，墨水染成的。

她們兩人看了一會，木蘭花才道：「秀珍，這是甚麼地方的地圖，你看得出來麼？」

「看來像是海岸線，至於是甚麼地方？」穆秀珍笑了笑，道：「我猜不出，你猜得出麼？」

穆秀珍以爲一定可以難倒木蘭花的了。

「我想我在學校中學的地理，還不至於還給了老師，這圖上雖然沒有註明任何地名，而且畫得也十分粗糙失眞，但是那個長條，我可以斷定，是馬來半島！」

木蘭花一說了出來，穆秀珍也覺得像，她頻頻點頭不已。

「你看這個紅色的交叉符號，照比例看來，這個符號的所在點，是在新加坡以東，一百二十餘哩的海域，這個符號是甚麼意思呢？」木蘭花的最後一句話，是她自己問自己的。

而她講完了這句話之後，人也站了起來，在書房中來回踱起步來。

穆秀珍知道木蘭花在思索整件事中的疑點，她不敢出聲去打擾她。

而事實上，這時木蘭花的腦中，的確也充滿了疑點，她不知道那些數字是甚麼意思，更不知道那個符號代表着甚麼。

她想了好一會，才陡地抬起頭來，叫道：「秀珍！」

「在！」穆秀珍還以爲有甚麼事派給她做，興奮得立時從沙發上跳了起來。

「你坐下，」木蘭花揮了揮手，「我倒忘了，你不是去打了電報的麼？等到了回電沒有？」

「當然等到了，你一直沒有問我，所以我也一直未曾拿出來。」

「快拿來。」

穆秀珍將一封回電取了出來，交給了木蘭花，木蘭花展開來迅速地看着，當她看完了那封電報之後，她緊蹙着的秀眉舒展了開來。

在柏林美軍軍部工作的那個朋友給她的回電十分詳細。當然，一個檔案室的工作人員，洩露他所保管的秘密檔案的內容是有罪的。

但是木蘭花對那個朋友，有過救命之恩，當她着穆秀珍去發電相詢的時候，她就知道一定會有十分圓滿的結果的。

（未完・三）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　彥　五・文
可　　飛・圖

彎月刀

上文提要：沙成山看到虎子假扮周倉去殺三個喇嘛，暗中助了他一把，因應戰去「閻王坡」，無意中竟找到戈二成與柳仙兒。沙成山說出老婆兒子失踪之事，戈二成本不欲幫手，聽到沙成山說出「朋友妻不可欺」肺腑之言，便帶着一行人進關內……沙成山與他們訂下十天之後方家集平安客棧見面，他先走了，而柳仙兒則聽沙成山建議先回「飛雁堡」……


有位大漢雙手遞給戈二眼一件披風。

戈二成遙望向山邊的高大圍牆——不似圍牆，倒有點像城堡！靈秀的大山之下，是一片翠綠蒼鬱的翠綠松柏。

從牆上面望過去，隱隱可見亭台樓閣，飛簷重角，隱隱然可以看出詩情畫意與豪奢的氣勢！

「百毒門」在中原的名聲並不算太響亮，但在此西南邊陲地帶，却是相當顯赫！

在日常，「百毒門」並非所有的門人全聚集於此，相反的，他們大多數都各有所司，分佈於外。

「毒王」冷泉便掌握着許多大買賣，正道與邪道、獨立與聯營、酒樓客棧、緞莊銀號、賭場販鹽，很少不插上一腿。

那冷泉爲了掌握住各行各業，便在這「飛雁堡」中把百毒門的最大武力集中起來——百毒門左右兩大護法與八大司刑手！

橋對面傳來一個大漢的吼叫聲：「是三姑娘回來了，三姑娘同……」

三姑娘當然是柳仙兒在百毒門中的稱謂，提到三姑娘，柳仙兒便想起死去的二公主冷若冰。

爲了門主夫婦的毒傷，二公主不惜潛入中原下嫁給「武林老爺」秦百年爲妾，爲的當然就是要盜取秦百年身邊珍藏的「百竅神功」秘笈！事敗了，其代價是二公主被沙成山殺於百花谷中，便大姑娘、二姑娘、四姑娘三人也同時被殺！

不錯，「虎頭蜂」石倩、「粉面蝎子」洪小小與「赤煉蛇」朱小梅皆死於百花谷中，然而事情往往演變得令人難以捉摸，因爲，柳仙兒却看中了沙成山！

如果沙成山點點頭，便冷泉夫婦二人也不會反對，雖然，沙成山曾經殺死他們的女兒冷若冰！

現在，柳仙兒拍馬當先過了大木橋，後面，「大漠紅鷹」戈二成也緊跟在後，「沙漠七虎」個個生得威猛絕倫，北方的驃悍與粗獷，在他們身上顯露無遺！

那「飛雁堡」的後邊有一段高牆，建築在斷崖上面，低頭下望，溪流冲石而過，發出「嘩嘩」水聲，更增添不少氣勢與恢宏！

柳仙兒一行九人直進入「飛雁堡」，方才在一片碎石地面上下得馬，戈二成等見這座「飛雁堡」相當高大，堡內近百名大漢都相繼走出來，這些人對柳仙兒都口稱三姑娘，而且相當尊敬！

那柳仙兒進得堡來，似乎是變了個人似的，顯得既文靜又柔順，對呼叫他的人都是嫣然一笑的點頭招呼！

就在一座圓頂的大廳前面，柳仙兒站住身子回頭看了戈二成一眼，道：「戈二成，你可要聽我

的！」

戈二成忙點頭，道：「放心，小乖乖，你叫我往東，王八蛋才往西，行了吧？」

嘴角一牽，露出滿意的笑，柳仙兒道：「好吧，你們給我一齊進去！」

便在這時候，大廳門口突然出現一個少婦，這人正是「七步斷魂」冷若水，她見柳仙兒走來，立刻迎上來，道：「妳可回來了，門主正要派人去大漠找妳了！」

驚異的，柳仙兒道：「有事？」

點點頭，冷若水道：「不錯！」

柳仙兒忙問：「甚麼事？」

「連我也不知道，但我却知道一定出事了！」

柳仙兒回頭看了戈二成一眼，道：「跟他有關？」

冷若水搖搖頭，道：「我想不會吧！」

於是，戈二成也大大的喘了一口氣！

「大漠紅鷹」戈二成忙向冷若水抱拳，道：「戈某向大公主見禮！」

冷若水笑笑，道：「我知道你很喜歡我們三姑娘，戈大俠，有些地方你可要多多包涵擔待了！」

戈二成呵呵笑着望向柳仙兒道：「這話如果出自柳姑娘之口，我戈二成便樂陶陶了！」

柳仙兒冷叱道：「戈二成，你佳的大漠『閻王坡』有我們的『飛雁堡』氣派？」

戈二成忙小心的應道：「當然比此地差遠了！」

柳仙兒又道：「比我們這兒的青山綠水又怎樣？」

戈二成搖頭道：「黃沙滾滾，不可同日而語！」

柳仙兒道：「心裏明白就好，你還有甚麼可以包涵的？跟我進去吧！」

戈二成變成了柳仙兒的跟班，他眞的在柳仙兒身後面一步一趨！

冷若水在大廳上對一個中年壯漢吩咐：「小心侍候貴客，我與三姑娘先進後廳了！」

那人立刻十分恭敬的請戈二成與拜峯高七人坐在大廳上，苗疆特有的百花茶也捧上來了！

柳仙兒與冷若水二人穿堂越廳繞到一處石屋外，石屋的厚重木門緊扣着，冷若水低聲對柳仙兒道：「稍等片刻，二老正在屋內練那半部『百竅神功』通脈貫穴秘笈！」

柳仙兒忙低聲問道：「眞的有用嗎？」

點點頭，冷若水道：「不錯，藥老子的話不錯，果然秦百年的這部『百竅神功秘笈』可以把二老體內劇毒催動起來，祇是……」

柳仙兒一高興，立刻笑道：「有用就好，月圓之夜他們也就不再翻滾地上哀哀淒號了！」

冷若水立刻臉色一變，道：「這事情表面看起來是不差，然而……唉！」

柳仙兒忙問道：「怎麼了？」

冷若水嘆口氣，道：「二老變了，變得十分暴躁，所以我必須先在此提醒妳，少時說甚麼話可得當心了！」

柳仙兒不解的道：「這又是爲甚麼？」

冷若水道：「我問他們，但却遭到一頓罵，唉，看來他們的變與練功有關了！」

柳仙兒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是從何說起？大公主，事情一定不單純，我們要多方面注意了！」

點點頭，冷若水道：「妳回來，我也有個人商量了，妳平日甚爲二老喜歡，到時候妳試着探問吧！」

二人正在低聲細語的說着話，突聞木門「呀」然一聲打開來，祇見兩條綠色巨蟒從石屋中緩緩爬起來，兩條巨蟒並不理會門口的冷若水與柳仙兒，繞上石屋便盤上一棵老樹幹上！

如果細看石屋上的樹幹，一定會發現樹幹十分光滑，竟是日久天長被巨蟒盤磨光的！

石屋內傳出一聲蒼老的聲音：「是水兒嗎？進來吧！」

冷若水立刻應道：「爹，仙兒回來了！」

那蒼老的聲音，正是「毒王」冷泉的，他立刻重重的道：「她人呢？」

柳仙兒忙回應道：「稟門主，仙兒回來侍候二老了！」

「毒王」冷泉遂又沉聲道：「都進來吧！」

冷若水與柳仙兒雙雙進入石屋內！

這兒對柳仙兒並不陌生，裏面的陳設自然與外面的大廳又自不同！

祇見三面牆邊放置着一籠籠的毒蜂，一箱箱的毒蛇與蝎子，那拳般大的毒蟾蜍也在地上靜靜的不動，樑上絲網如雲，一層層的毒蜘蛛結的網泛着灰黃明亮之色！

這座屋子便是毒王夫婦二人練功之地了！

「毒蜘蛛」柳仙兒進入石屋，便立刻撲向「毒王」冷泉夫婦二人前面，歡叫道：「門主金安，老夫人金安！」

拍拍柳仙兒的頭，冷泉一聲苦笑，道：「妳終於還是及時的趕回來了！」

一驚，柳仙兒道：「如果門主不同意柳仙兒去大漠，我馬上把戈二成幾個趕走！」

「毒王」冷泉一瞪眼，道：「不可以！」

柳仙兒眞的迷惘了……

猛然間，「毒王」冷泉拉住柳仙兒一手，道：「孩子，老夫對妳如何？」

柳仙兒道：「恩同父母，寵愛有加！」

冷泉點點頭，道：「這件事我一再琢磨，祇有妳才能輕易的完成……」

怔怔的緊皺雙眉，柳仙兒道：「但請門主吩咐，屬下戮力而爲！」

猛點着頭，「毒王」冷泉道：「眞是我的好孩子，算老夫沒白疼妳一場！」

一邊，愁眉苦臉的冷夫人哀兮兮的道：「我以爲這件事不能由她一人去辦，怕難以成功啊！」

柳仙兒瞪着一雙大眼睛，道：「屬下身邊尚有個『大漠紅鷹』戈二成，他已被屬下吊足胃口而唯命是從了，百毒門若有用得着他，屬下祇有一句話，叫他往東便不會……也不敢往西！」

不料「毒王」冷泉聞言，並不高興，他重重的看了柳仙兒一眼，道：「老夫以爲這項任務的人越少越好，柳仙兒，妳應該可以勝任愉快的……」

一邊的冷夫人突然攔住冷泉說下去，她伸手把柳仙兒拉近身邊，慈愛的撫摸着柳仙兒，道：「孩子，妳有沒有發現我二老已不再用火爐烤火取暖了吧！」

點點頭，柳仙兒道：「這都是『百竅神功』上半部苦練的結果！」

輕點着頭，冷夫人又道：「是的，那確是一部絕妙的秘笈，秦百年也並未騙我們，他履行了他的承諾！」

柳仙兒立刻笑道：「這一切全是『二閻王』沙成山逼他的，他不拿出來行嗎？」

臉色一寒，「毒王」冷泉重重的道：「別再提沙成山那個混帳東西！」

猛一驚，柳仙兒道：「沙成山他……他曾殺死二公主與我的三姐妹們，但他……」

「毒王」冷泉立刻阻止柳仙兒說下去，冷冷的道：「夠了，妳祇要記住這段仇恨就夠了！」

柳仙兒道：「他曾領我們找上鳳凰嶺，因而也逼出秦百年，不是老門主答應不再記恨了嗎？」

冷夫人道：「彼一時也此一時，孩子，如今的一切全變了！」

柳仙兒迷惘的道：「這到底是爲了甚麼？」

冷夫人道：「這件事妳絕對不能知道，妳如果聽話，便祇有去實行！」

「毒王」冷泉也道：「不要問爲甚麼，孩子，妳能做得到的！」

柳仙兒實在被弄糊塗了，祇得睜着一雙妙目眨巴不已，她想不到回到「飛雁堡」會遇上這樁怪事情！

半晌，冷夫人對「毒王」冷泉道：「阿泉，我想起一個辦法來了！」

冷泉側頭望向夫人，道：「說！」

冷夫人拉緊柳仙兒的手，光景還眞怕柳仙兒聞言之後會被嚇跑似的，伸手輕拍柳仙兒手臂，道：「我們先替仙兒辦喜事，立刻叫她嫁給戈二成，這樣一來，姓戈的就不是外人了！」

柳仙兒大吃一驚，張口結舌！

「毒王」冷泉哈哈笑着直拍巴掌，道：「好主意，這樣一來戈二成就可以幫助仙兒了，如此，成功的希望就更加的大了！」

柳仙兒低聲道：「門主，仙兒實在住不慣大漠……」

冷夫人極力的道：「妳不是說他會聽妳的話嗎？你們結婚以後就住在『飛雁堡』不是很好？」

柳仙兒想起沙成山，更想起沙成山的老婆孩子尚沒有下落，萬一他老婆孩子被人害死，自己立刻幫他報仇，然後再投入沙成山的懷裏，那才是件稱心如願的事情，此刻若是答應嫁給沙漠來的戈二成，那……

「毒王」冷泉已重重的道：「這件事情就這麼決定了，柳仙兒，老夫收妳爲義女，立刻命若水帶妳住在原來若冰的房屋裏，三日後妳準備當新娘吧，哈……」

柳仙兒楞然的道：「門主……」

「毒王」冷泉不悅的道：「怎麼還稱門主？」

柳仙兒忙改口，道：「義父！」

呵呵一聲洪笑，冷泉道：「好，這才對！」

柳仙兒走近冷泉，低聲道：「義父，究竟是甚麼事情要義女去辦？也許……也許我能一人勝任……」

「毒王」冷泉搖搖頭，道：「不，上次妳們那麼多人尚且無法勝過他，如今你一人又怎麼能成？」

冷夫人也沉聲道：「別再多問了，等你們完過婚之後，我們自會告訴妳要妳去做的事情！」

冷泉雙手一連拍了三下，石屋外走進一個大漢，恭謹的道：「屬下侍候門主！」

冷泉道：「去請戈大俠進來！」

柳仙兒立刻攔住，道：「門主，容屬下帶他來！」

冷泉點點頭，道：「也好，妳快去！」

柳仙兒匆匆離開石屋，也匆匆的到了正廳，戈二成與「沙漠七虎」等尚自東張西望！

戈二成忽見柳仙兒輕風撫花似的搖曳生姿的走來，忙哈哈笑着迎上前去，道：「妳消失無踪，我望穿秋水，怎的去了這麼久？」

柳仙兒先是看看圍上來的「沙漠七虎」，對侍候的人吩咐，道：「送上一桌酒菜，先招待他們七人吃喝，我同戈大俠先到後面去！」

戈二成手一揮，對拜峯高七人道：「去坐下，等着吃肉喝酒，我先陪姑娘到後面！」

於是，柳仙兒領着戈二成往後面緩緩的走！

戈二成嘻嘻哈哈的緊緊跟着，從他那泛赤的眼神裏，他果然志得意滿，彷彿他才是這世上最幸福的人！

就在一處廊前，柳仙兒突然停下來，猛然直視着戈二成，道：「我問你，上回你說半年不能碰女人，這話是誰對你說的？」

戈二成一怔，道：「別提那回事吧，小乖乖，那壺不開提那壺，幹甚麼呀？」

柳仙兒道：「是不是方家集的大夫說的？」

戈二成祇得點點頭，道：「不錯，害得我美女當前不敢碰，彆死人也！」

柳仙兒冷哼一聲，道：「半年之期不是已經滿了嗎？你還敢不敢碰我？」

戈二成道：「敢是敢，不過妳可得忍讓我三分呀？」

冷冷一笑，柳仙兒道：「那個老郎中眞可惡，他倒眞的救了你的命！」

毒王冷泉相女婿

戈二成道：「小乖乖，妳快帶我去見妳們門主！」

柳仙兒突然伸手撫摸着戈二成的紅鬍子，道：「其實你也蠻不錯，如果我答應嫁給你……」

戈二成幾乎彈起身子來，一聲梟叫，道：「當眞？」

柳仙兒道：「至少我們門主就有這個意思！」

戈二成突然仰天哈哈笑，道：「沙成山，果然你猜對了，媽的，我戈二成即將變成『百毒門』的女婿了，追根究底，我眞該謝謝你沙成山了，哈……」

柳仙兒道：「沙成山這個寃家，眞不知是恨他還是感激他才是？」

戈二成忙笑道：「應該感激！」

戈二成跟着柳仙兒到了石屋外面，有個大漢走上前來，恭敬的雙手遞給戈二成一件披風，道：「戈大俠，若進此石屋需要先穿起這件白披風！」

戈二成接過披風，道：「這是你們百毒門的規矩？倒是新鮮！」

一邊，柳仙兒冷笑，道：「若是不穿上，你走進石屋就休想再走出來！」

戈二成一怔，驚異的道：「眞的？」

柳仙兒指着石屋，道：「裏面爬滿天下最毒之物，你若走進去，必被牠們羣起而攻之，不信，你就不用穿上這件上面沾着解毒的白披風！」

戈二成聞言，忙把披風穿起來，笑道：「眞是領教了，小乖乖，我們進去吧！」

厚重的木門被冷若水拉開來，戈二成抱拳施禮，道：「大公主，戈某來了！」

笑笑，冷若水道：「我爹娘正等着相女婿呢，請進！」

戈二成聞言，忙低聲道：「相女婿？難道……」

戈二成尚不知冷泉已收柳仙兒爲義女之事，聞言，還以爲是冷若水開玩笑，當下怔住了！

「咭」的笑出聲來，冷若水道：「我爹娘爲了你同仙兒的事，已收她爲義女，戈大俠，你可願意？」

戈二成忙往石屋裏衝進去，一直走近冷泉，當面單膝跪地，口中歡叫道：「岳父母在上，小婿戈二成給你二老見禮來了！」

後面的柳仙兒哈哈一聲笑，道：「義父，你們看這不知死活的東西，猴急的……」

冷泉沉聲道：「仙兒不得無禮，要知戈大俠也是道上成名人物，妳以後要尊敬他，夫唱婦隨，方能闖出一番事業來！」

柳仙兒輕聲道：「是，女兒知道了！」

冷夫人拉起戈二成，笑道：「三天之後爲你們完婚，戈大俠，你就在我飛雁堡暫住，如何？」

戈二成滿臉笑意掛兩腮，道：「一切全憑岳母大人一句話，我是一定從命！」

冷夫人望望冷泉，道：「眞是好，要不要叫他見見我們的兒子？」

冷泉搖搖頭，道：「別打擾極兒練功，等他們完婚之後再說吧！」

戈二成聞言，笑道：「冷公子今在練功？他總也有休息的時候吧？」

笑笑，冷泉道：「我兒冷極所練，自然是我們百毒門的武功，與中原武學有所不同，你以後自會知道！」

柳仙兒道：「好多事情，你還不清楚，以後做了百毒門女婿，戈二成，你可要對我義父有所回報啊！」

戈二成忙應道：「那是當然，不論甚麼事情，祇要義父一聲吩咐，我戈二成便走在最前面！」

哈哈笑了笑，冷泉道：「有你這句話就夠了，我相信戈大俠語出至誠！」

柳仙兒道：「義父，別再叫他戈大俠了，就叫他……」

戈二成接着笑道：「是是，小乖乖說得對，乾脆就叫我二成……阿成也可以！」

冷泉點點頭，道：「叫二成比較親近，以後老夫就叫你二成吧！」

一邊，冷夫人對冷泉道：「你看我們是不是把要辦的事先說出來？」

搖頭，冷泉道：「且等他們完婚之後吧！」

於是，戈二成樂了！

他是打自心眼裏快樂，他那並不比沙成山的臉皮多一點肉的瘦臉孔上，幾乎笑得臉皮僵硬！

果然，「百毒門」近百人，爲了戈二成與柳仙兒的婚禮大典而忙起來……

那「毒王」冷泉特別交代兩大護法——「黑煞郞君」胡勇與「粉面豹」袁大方二人，忐意的把婚禮辦得十分隆重而又熱鬧！

柳仙兒想起沙成山，心中恨得牙癢癢的，但被戈二成一把摟住懷裏，她也祇有逆來順受！

隔着三丈遠，戈二成猛揮一掌拍熄了紅絨布覆蓋的桌上一對大紅獵燭，錦緞被子下面，他把柳仙兒緊緊的摟住，不料柳仙兒低聲道：「等等，我把東西掛在銀鈎上！」

戈二成見柳仙兒從枕邊取出個緞子布袋，問道：「甚麼東西？辟邪之物？」

柳仙兒一笑，道：「有興趣看一看？」

戈二成笑道：「當然要看，是甚麼？」

柳仙兒道：「燈都熄了，你還要看？」

戈二成道：「別忘了，我有夜視本領！」

柳仙兒一笑，道：「那麼你自己拿去看吧！」

戈二成那過布袋張開來，不由驚呼一聲，道：「好大的毒蜘蛛，我的媽呀！」

笑笑，柳仙兒道：「雖是毒蜘蛛，沒有我指揮，牠是不會咬人的！」

說着，便把布袋口收緊，掛在帳鈎上面！

戈二成一腔慾火，但見頭上掛着個怪物，頓然消失一半，他可眞文靜，文靜得像個乖孩子貼着柳仙兒的身子不敢再發狂！

柳仙兒一笑，猛古丁壓在戈二成身上，道：「難道你這位大漠紅鷹會被毒蜘蛛嚇傻？來吧，這次我不會要你的命了，因爲你已是我的丈夫了！」

戈二成喘了一口大氣，道：「大丈夫頭可斷血可流，此志不屈，媽的，誰怕誰了？」

兩個人怎麼也想不到，「毒王」冷泉會吩咐他二人一項十分爲難而又艱巨的使命！

柳仙兒想不到，便戈二成也吃一驚，天底下眞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怪事？

戈二成與柳仙兒快活得忘了我是誰，三天的甜蜜日子裏，二人大半都是滾在床上互啃互咬，有時候布袋子裏的毒蜘蛛被柳仙兒托在手掌上，戈二成才乖乖的穿衣下床往石屋去請安！

此刻，柳仙兒陪同戈二成又來到石屋！

戈二成對於冷泉住的石屋已經有些習慣，一屋子毒物，發出各種怪異的毒味，祇要他披上那件白披風，便頓然不爲毒物所侵！

「毒王」冷泉指着一張厚實的椅子，道：「二成，這幾日你們處得還好吧？」

柳仙兒抿嘴笑，戈二成已愉快的道：「再好也沒有了，此生難忘今宵樂，但願天長久，千里共嬋娟！」

冷夫人哈哈笑道：「看來你二人果然是天生一雙，地長一對！」

戈二成施禮道：「全是二老成全。」

柳仙兒道：「以後有得你樂的，但若惹火了我，戈二成，你應該心裡有數。」

戈二成知道柳仙兒所指的那回事，便笑容可掬的道：「小生此生唯小乖乖的命是從，如何？」

柳仙兒道：「這還差不多。」

「毒王」冷泉突然臉色一緊，道：「仙兒，你們也該爲老夫做一件事情了。」

戈二成搶着問道：「岳父大人一句話。」

點點頭，冷泉道：「二成果然有良心，仙兒嫁對人了。」

柳仙兒忙走近冷泉，道：「這幾日我也在期盼着義父要我做的事情，現在也該說了。」

冷夫人道：「本來是要早對妳提及的，怕的是打消了你們婚後的快樂，才遲至今日。」

柳仙兒道：「義父請說！」

冷泉臉色僵硬的道：「我要你們把沙成山的人頭替我取來。」

柳仙兒一聲驚呼！

戈二成的一雙紅眼珠子幾乎跳出眼眶外。

冷夫人接道：「這件事祇有你二人才能順利完成。」

柳仙兒道：「是替二公主她們報仇？」

柳仙兒指的二公主她們，當然是冷若冰與石倩等人。

搖搖頭，「毒王」冷泉道：「不要問，也不要猜，這件事你們祇能去做，不能多問，孩子，你應該知道義父有苦衷，不能多說的原因了。」

戈二成道：「對付沙成山確實不簡單，如果小乖乖願意，我還有甚麼好說的？」

柳仙兒道：「二成，你還眞以爲我會給你製造一頂綠帽子戴？你錯了，我們苗疆的人是野性了些，但我們已成夫妻，我就會爲你守婦道，這一點你放心吧！」

其實這段話是柳仙兒控制戈二成的說詞，目的不過是爲了安撫戈二成的心。

戈二成笑哈哈的道：「小乖乖，有妳這句話，我戈二成也就放心了，走，到方家集找沙成山去！」

柳仙兒點點頭，道：「我們要取下沙成山項上人頭，非出其不意的下手不可。」

點點頭，冷泉道：「對，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必然會馬到功成。」

戈二成臉色一緊，道：「他媽的，這樣也好，一擧殺了沙成山，甚麼樣的恩恩怨怨全都一筆勾銷，豈不痛快？」

柳仙兒也附和的道：「我投懷送抱，他拒人千里，想起來我就有氣，殺了他正合我意，得不到的就毀了他。」

戈二成道：「走，我們宰『沙漠七虎』一齊上路，方家集去宰姓沙的。」

江湖上的恩恩怨怨又有誰能弄得清楚？

戈二成連救過他命的恩人——沙成山照樣下得了手，柳仙兒一心想要的情人，一樣的要取他的人頭，人說江湖無風三尺浪，當眞是一針見血，一語中的……

＊　＊　＊

沙成山——「二閻王」沙成山再也想不到連戈二成與柳仙兒也成了他的追命索魂之人。

是的，千里迢迢遠從大漠的「閻王坡」請來的幫手，此刻會來要自己的命，這算甚麼？造化也太會作弄人了吧？

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果然都建立在利害的關係上？

此刻，嗯！三更天吧？

「二閻王」沙成山又潛到了方家集以北的那座小小村子裡，他打算先找上那兩個老人，逼問出一點丘蘭兒母子二人失踪的線索。

當然，必要的時候他可以使用些獨特的手段——對於老人也許殘忍了些，但他已別無辦法可想。

眞巧，就在他剛剛繞上彎道的時候，竟然從小村子裡面飛一般的躍出一團黑影。

是的，那絕非是一頭狐或一頭狗，狗是不會有那麼高的，狐更不會急急的往官道上躍，因爲後面並沒有任何追牠的人或狗。

猛的貼着地面掩護到一叢草地裡，沙成山靜觀往自己躍過來的黑影。

不錯，果然是人，而且是女人！

那黑影眞快，利時間越過沙成山藏身之地，眨眼工夫已在五丈外了。

「是她？」沙成山幾乎叫出口來。

匆忙的走出草叢，沙成山立刻往前追去。

沙成山追人的技巧是高人一等的，他與前面的女子保持着五丈遠的距離。

五丈遠，這在一般而言是極容易被人發現，然而，沙成山有絕對把握不被前面的人發現。

此刻，那黑影已躍進方家集，從沙成山的判斷上，顯然是往「平安客棧」去的。

沙成山自言自語：「秦紅，妳好大的膽子，我沙成山丟了老婆孩子，必然與你們龍騰虎躍二莊有關連，既然妳落了單，沙成山便順手擄來，作爲他日交換的人質。」

沙成山當先繞到平安客棧門口，轉眼間，黑影已到了台階前面。

「秦姑娘，別來無恙？」

「誰？」

沙成山從暗處緩緩走出來。

不錯，月光之下，果然正是「虎躍山莊」的千金大小姐——秦紅！

「是你？沙成山，你怎麼在這兒？」

沙成山指指街頭，道：「大小姐，我們可以面對面一談嗎？」

「可以！」秦紅道：「我也希望同你一談——不含一絲敵意的一談。」

笑笑，沙成山道：「大小姐，妳請！」

二人幾乎是併肩往街頭走去。

秦紅不時的側面仰頭的望了沙成山一眼，但見沙成山臉無表情，隱隱含怒，便也把臉抹上一層寒霜不開口。

一棵綠油油的大樹下面，沙成山停住身子。

秦紅的蘋菓也似的嫩臉上先擠出個笑，道：「沙成山，你怎麼會在客棧外出現？是等誰？」

「等妳！」

猛一瞪眼，秦紅道：「你怎會知道我會來？」

笑笑——十分勉强的笑笑，沙成山道：「秦家大小姐，請告訴我，你們虎躍山莊同小村子裡那一對老夫妻是甚麼關係？是你們買通的暗樁？還是他二老根本就是你們山莊的人？」

楞然的，秦紅搖頭道：「都不是！」

冷兮兮的，沙成山道：「是嗎？」

秦紅跺着脚，道：「我爲甚麼要騙你？」

「妳有很多理由要騙我，秦大小姐，我說得對吧？」

秦紅怒叱道：「你約我來一談，就是爲了這些？」

沙成山點點頭，道：「不錯，否則，妳又爲何半夜三更天的去了那座小村子？」

秦紅忿怒的道：「我們爲甚麼每次見了面就說不上幾句彼此之間願意聽也喜歡聽的話？」

沙成山道：「這要問妳爹了！」

「我爹怎樣？我爹不是照價給了你十萬两白銀？」

冷哼一聲，沙成山道：「他並不給得願意，換句話說，他根本就是沒有打算給我。」

「但他還是給你了！」

「我並不感謝，因爲那是我冒生命換來的。」

「沙成山，我說不過你，可不可換點別的？」

忿怒而冷酷的逼視着秦紅，沙成山重重的道：「妳還未曾答覆我的問話，秦大小姐！」

秦紅一怔，道：「甚麼問話？」

「爲何半夜三更天找上那個小村子？」

「我一定要回答你嗎？」

「非回答我不可！」

「如果我不回答呢？」

沙成山冷哼一聲道：「怕由不得你了！」

退後一步，秦紅沉聲道：「難道你還敢對我下手？」

「如有必要的話！」他一頓又道：「我希望妳明白，沙成山說得出，便做得到。」

秦紅突然淡淡的道：「那好，倒要領教你的手段了。」

就在秦紅話聲甫落，沙成山左手五指如鈎，閃抖之間便扣住秦紅的右腕脈門。

於是沙成山怔住了，因爲秦紅根本就沒有反抗。

不，秦紅不但不反抗，反而往沙成山懷中倒過去。

順勢向外甩手，沙成山幾乎把秦紅抖落倒地，他忿怒的道：「妳爲何不出手？」

秦紅道：「明明打你不過，還出的甚麼手？」

沙成山怒道：「別在我面前要心眼，有時候我也並不憐香惜玉。」

秦紅道：「是嗎？那就殺了我吧！」

沙成山道：「我並不想殺人，但當我證實一件事情之後，也許我會殺人，包括妳在內。」

秦紅立刻問道：「你要證實甚麼事情？」

冷然一哂，沙成山道：「別在我面前裝糊塗，這件事妳一定知道。」

秦紅道：「說了半天，究竟是甚麼事情？」

沙成山重重的道：「明知故問，可惡！」

秦紅又往沙成山逼近，道：「你說！」

沙成山咬着牙，道：「難道妳眞的不知道？丘蘭兒同我的孩子已被人擄去，這件事難道妳會不知道？」

驚異的睜着一雙大眼睛，秦紅尖聲道：「這麼說來，你眞的已娶妻生子了？」

沙成山道：「雖然我與丘蘭兒並未正式擧行婚禮，但那已不重要，因爲我們已有了孩子。」

秦紅道：「如今他們失踪了，生死不明，而你——『二閻王』沙成山又變得一無所有，是嗎？」

沙成山戟指秦紅，道：「丘蘭兒母子二人就是在那個小村子上失踪的，而妳又在半夜找去，這絕非是巧合，你們一定與那對老夫妻沆瀣一氣，秦姑娘，妳能給我一個滿意的解釋嗎？」

秦紅突然一嘆，道：「這件事情怕是又疑心到我爹或舅舅的身上了。」

「哼！」沙成山道：「龍騰虎躍二山莊，那個都想要我沙成山的命，尤其是江厚生，眞是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請問姑娘，我能不懷疑嗎？」

秦紅道：「如果我說我是來找你沙成山呢？」

沙成山冷笑道：「找我？這未免太可笑了吧？妳找我又有甚麼花招？」

秦紅道：「不是花招，自從上次在我莊上之後，沙成山，我就心中時時出現你的影子，最近……最近……」

又是一聲冷笑，沙成山道：「果然不出所料，妳眞的又在耍花招了，哼！」

秦紅尖聲道：「沙成山，你不相信？」

「不是不相信，而是不敢再相信，我問妳……」沙成山也逼近秦紅身邊，又道：「我問妳，妳爹把『百竅神功秘笈』抄給多少人了？」

秦紅道：「就我所知，見者有份！」

一笑，沙成山道：「眞夠大方，如果沙成山猜得不錯，妳爹必然另有所圖。」

秦紅忿然的道：「我爹出自一片誠意，連少林寺也照樣抄一份，不信你去問。」

「我問誰？大概祇有天知道！」

秦紅哀怨的雙目一閉，道：「你就不問問我前來找你爲甚麼嗎？」

沙成山沉聲道：「不必，如果你想要沙成山對妳另眼相看，妳最好說出丘蘭兒母子被你們囚於何地。」

秦紅也怒道：「沙成山，你別逼人太甚！」

「是嗎？如果我殺進你們虎躍山莊呢？」

「你憑甚麼？」

「很單純，爲了丘蘭兒母子二人！」

「有甚麼證明是我們虎躍山莊所爲？」

戟指秦紅，沙成山道：「妳，有妳就夠了，妳半夜三更找上那個小村子，而這幾日我一直在夜裡去暗中查探，祇有妳去了小村子，當然與那對老夫妻有勾結！」

秦紅叫起來，道：「我祇是去找你——找你沙成山的，你休得血口噴人！」

冷笑連聲，沙成山道：「妳以爲我會相信妳的話嗎？秦大小姐，我再也不會上你們的當了！」

咬咬牙，秦紅道：「你想怎樣？」

「很簡單，我把你也囚個隱蔽的地方，除非秦百年放了丘蘭兒母子，否則我會對他的千金小姐下手。」

「你要殺我？」

「難講，要看秦百年的表現了。」

挫着貝齒咯嘣響，秦紅道：「沙成山，你會後悔的，你一定會後悔的。」

沙成山冷然道：「我是個不談過去，把握眼前，寄望未來的人，秦大小姐，對不起了！」

他話聲甫落，「金剛指」疾點過去，從肩井點到曲池，秦紅不反抗，沙成山也並不意外，因爲憑秦紅的本領，沙成山當然不放在眼裡。

秦紅的雙臂不能稍動，但說話走路仍然照常。

沙成山伸手一讓，道：「秦大小姐，我領妳去個地方，走吧！」

秦紅怒道：「去那裡？」

沙成山道：「一處令妳想不到的地方。」

於是，秦紅突覺雙足離地，便不由自主的隨着沙成山往西北方奔去。

沙成山又來到了槐樹坡的瀑布邊。

秦紅道：「這是甚麼地方？」

沙成山道：「走吧，進去之後你便知道了。」

伸手摟住秦紅柳腰，沙成山躍過那塊凸出的岩石，順着下瀉的飛瀑便進入那條隱蔽的山洞中。

沙成山取出火摺子，洞中原來放有油燈，他很快的便把油燈燃亮。

秦紅驚異的四下看，道：「原來方家集還有這麼一處隱蔽的山洞，沙成山，你是怎麼發現的？」

沙成山扶着秦紅坐在一堆舊棉被上，淡淡的道：「我是被逼的，妳想知道嗎？」

「當然，你既是被逼的，聽來一定很刺激了。」

臉無表情，沙成山說出與方寬厚之間的一段恩怨。

秦紅聽得十分仔細，她對於方寬厚的遭遇也寄予十分的同情。

沙成山臉色一寒，便沉聲道：「提起這些，全是妳爹一手造成的。」

秦紅反唇相譏的道：「我爹沒有錯，東西是我們的，祇怪這些人貪心，他們橫吃八方還不夠，竟然吃上我們獅頭山下的虎躍山莊，怪誰？」

沙成山一時語結，冷冷的道：「上次我在你們山莊上，妳爹幾乎已露出狐狸尾巴了，而妳……」

秦紅叱道：「你少罵我爹，沙成山，你是甚麼東西？我絕不許你罵我爹！」

冷哼一聲，沙成山道：「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在雙方皆無法忍耐之下，動刀搏殺，此時罵上幾句算不了甚麼。」

秦紅氣得鼓漲着腮幫子，道：「我不希望有那麼一天，沙成山，你應該聽一聽我來找你的原因……」

「少來！」沙成山指着秦紅俏鼻子叱道：「妳休想騙得了我，秦大小姐，妳休想！」

秦紅又氣又急的道：「不管，我非說出來不可，不論你相不相信！」

沙成山重重的道：「好，妳說！」

秦紅幽怨的望了沙成山一眼，道：「我確是來找你的，沙成山，因爲遼北的黑龍堡堡主『鐵臂熊』哈克剛同他那位寶貝兒子找上我們虎躍山莊來了。」

（未完・廿八）

古桃源傳奇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三眼金童凌空飛起一脚踢向天山一魔。



上文提要： 勸南振岳離開的竟是假扮龍學文的五姑娘艾如瑗，易如冰與任如川表演了「白眉針」絕技，南振岳乘機發問，才知是以眞氣爲主，練氣爲絲，射指力如針，練成便叫「天毒針」……南振岳欲找師父，竟誤入石室，無意中發現二十多個武林失踪的名人，據師父說他們是中了「秘魔大法」……正當他難辨眞假師父時，三眼金童告訴他，是天山一魔所扮……

南振岳笑道：「你當那個老伯伯是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眼金童，妳兩個師姐也許都被他老人家制住了呢。」

艾如瑗吃驚的道：「三眼金童！我以前曾聽師傅說過，只要請到托塔天王和三眼金童，天下武林就沒有再敢和她作對的人了。」

她邊說邊走，身軀漸漸的依偎到南振岳懷裡，她已經忘記了自己失去了武功，也似乎已經獲得了甚麼，身心却在飄蕩着。

南振岳心頭也同樣起了說不出的感覺，那是一種異樣的溫馨，像春風一般，吹進心扉，使人陶然忘憂！

但就在此時，沿溪一條小徑上，忽然出現了一條人影，迎面行來！

那人身軀略顯臃腫，背上負着一個琴囊，步履遲緩，好像只是沿溪散步。

但艾如瑗乍睹此人，心頭禁不住起了一陣戰慄，慌忙輕輕推開南振岳扶着自己的手臂，一面又暗暗拉了他一下衣角，兩人同時在路邊停了下來。

南振岳不知來者是誰，但有艾如瑗的示意，已知來人絕非等閒，不覺舉目瞧去！

只見那人年約六旬，生得又白又胖，身材臃腫，穿一件古銅團花緞袍，踱着八字步，大腹便便，像個富翁模樣！

人還沒有走近，艾如瑗已躬下身去，低頭說道：「弟子艾如瑗，參見副總護法。」

南振岳自然聽得出艾如瑗的口氣，她這句話，正是暗示，不可妄動，心頭不覺一凜。

逍遙宮除了假扮師傅的天山一魔，還有三位副總護法，自己知道的只有黑風婆一個，其餘兩個不知是誰。

但可以推想得到，能夠當上副總護法，絕非尋常人物，只不知眼前這位大腹便便的白胖老人是何來歷？

白胖老人緩緩行近，瞇着兩條細縫般眼睛，瞥了兩人一眼，點點頭道：「是五丫頭，此子是誰？」

南振岳只覺他一瞥之間，兩條細縫中精芒如縷，不禁暗暗一驚，忖道：「這人好精純的內功！」

艾如瑗連忙答道：「他是總護法門下新任副護法南振岳，還沒見過你老。」

南振岳不得不躬身道：「屬下南振岳，不知副總護法金駕，還望副總護法恕罪！」

白胖老人微微一哼！道：「是王公直的徒弟。」

頭也不回，隨着話聲，緩緩走了過去。

南振岳心中暗「哦」一聲道：「原來那天山一魔，果然是以師傅名號自居，好像連這位副總護法白胖老人都不知眞假，難怪艾如瑗更不知底細了。那麼眞正知道天山一魔身份的，恐怕只有成宮主一人了？」

艾如瑗神色恭謹，直等白胖老人打身邊過去，依然站着沒動，同時也暗暗扯着南振岳衣角，要他繼續忍耐一時。

白胖老人大模大樣的走出了四五步，忽然像是想起了甚麼，停步問道：「你們過來！」

南振岳、艾如瑗正想舉步，聞言只好轉過身去。

白胖老人道：「你們此時出外，爲了何事？」

南振岳不慌不忙的躬身答道：「屬下奉家師之命，查究千年參王下落。」

他因昨晚聽天山一魔說過千年參王之事，一時情急，就說了出來。

白胖老人點點頭，臉上忽然起了一絲冷笑，乾嘿了兩聲，他細縫似的眼中，神光一閃，沉聲道：「五丫頭，妳身上負了重傷？過來給老夫瞧瞧！」

他冷笑乾嘿，原是聽到南振岳說，奉命查千年參王而發。

文人自古相輕，武林中人自然也是如此！

白胖老人平日自視極高，但總護法是托塔天王，無論武功聲望，都高過於他，自然不能說不服。

但這次托塔天王外出歸來，不但到手的千年參王被人竊走，連他心愛的鼻煙壺都丢了。

此刻還要派門人出去查究，他的冷笑乾嘿，也正是爲此。

但他在冷笑乾嘿之後，突然要艾如瑗過去，在他已經是兩回事了，可是聽到南振岳、艾如瑗耳朵之中，便自不同！

他們逃出魔窟，總覺心虛，只當老魔頭已經看出破綻來了。

縱使世上最聰明的人，處此情況之下，誰也免不了有此想法，何況兩人終究江湖經驗尚淺。

艾如瑗心頭一震，那敢過去，只是顫聲道：「弟子沒……沒有負傷。」

白胖老人怔了一怔，嘿然笑道：「事情好像有點蹊蹺？五丫頭，老夫叫妳過來，妳怎麼了？」

艾如瑗心知不妙，銀牙一咬，猛地回身朝南振岳一推，低聲道：「大哥，你快走吧！」

右腕一揚，食中兩指，朝白胖老人胸口一指，只聽兩聲極微的機簧之聲響處，兩支「白眉針」業已電射而出！

白胖老人怫然怒笑道：「小輩好大膽！」

袖一揮，拂落飛針，一股勁風直向艾如瑗捲去！

南振岳瞧得大驚，右手一抄，挽住艾如瑗身子，人已閃電一般橫移七八尺遠，白胖老人的袖風宛如決堤洪流，直撞出去一丈開外。

白胖老人怔了一怔，他沒想到這位年輕人的身法竟有這般快速，一雙眼縫中，精光射電，瞧着兩人，哈哈大笑道：「年輕人，你誘拐五丫頭叛師私奔，膽子眞是不小！」

他打量着南振岳，口中「唔」了一聲，問道：「你是何人門下？叫甚麼名字？」

南振岳凜然卓立，答道：「在下南振岳，家師洪山道士。」

白胖老人忽然大笑道：「有意思，有意思，唔！人品武功倒是不錯，哈哈，老夫索性成全你們，快跟老夫回去，成宮主和總護法面前，自有老夫替你們擔待。」

這老魔頭完全會錯了意思，只當兩人相約私奔，他看出南振岳氣宇不凡，倒眞有成全之意！

南振岳臉上一紅，還沒開口！

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徐徐說道：「副總護法說得不錯，你們只管隨爲師回去，一切自有爲師作主。」

南振岳聽得心頭一震，隨聲瞧去，只見桃林中緩緩走出一個頭戴道帽，身穿灰衣的道人。

他正是假扮自己師傅的天山一魔！

白胖老人大笑道：「好極，好極，總護法也趕來了，哈哈，年輕人一時糊塗，情有可原，兄弟正在勸他們回去哩！」

這下，可眞把艾如瑗急壞了，跺腳急叫道：「大哥，你快跑呀！」

事已至此，南振岳豁了出去，倒也不懼，伸手一攔，迅速把艾如瑗拉到身後，自己跨前一步，擋在她前面，朗朗笑道：「你來得正好，我正想問問清楚。」

天山一魔緩緩走近，沉聲道：「徒兒，有話回去再說。」

南振岳劍眉一軒，凜然道：「誰是你徒兒？你一再假冒師傅名號，助紂爲虐，究竟是何居心？」

天山一魔目中寒光一閃，突然逼近一步，臉色微慍，喝道：「爲師假冒了誰？爲師何用假冒別人？」

南振岳見他逼近，不自禁的後退了一步，冷笑道：「你是眞的洪山道士，我那師傅倒成了假的了？」

白胖老人眼看着師徒兩人，互相指責，瞇着眼睛，露出驚奇之色！

天山一魔一臉陰沉，怒喝道

：「小子，你目無尊長，當眞可惡！」

話聲一落，右手抬處，探出兩指，疾向南振岳「膻中穴」點來。

也就在此時，南振岳忽然聽到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小子，別怕，老哥哥就在你身後樹上。」

這是三眼金童的聲音，南振岳心中一喜，暗想：「是了，方才三眼金童有意把天山一魔引開，好讓自己從容離開魔窟，如今天山一魔在這裡現身，三眼金童當然也在附近。」

這當眞是電光石火，間不容髮之事，天山一魔堪堪駢指點出，忽然似有警覺，食中兩指倏地懸空一夾，夾住一顆甜膩膩的蜜餞楊梅，目光一抬，嘿然怒笑道：「三眼老妖，你躲躲藏藏，算得甚麼人物？」

半空中一個尖細的聲音笑道：「你別不識好歹，我送你吃楊梅乾，完全是瞧得起你，別人想問我討一顆吃吃，我還捨不得呢！」

沒有半點風聲，也不見有人從那裡飛落，但南振岳面前，已多了一個身穿綠衣的矮小老頭。

天山一魔目光凌厲，上身一直，身軀登時高出五寸，雙掌當胸，獰笑道：「山不轉路轉，你一再找兄弟尋釁，咱們正該好好比試比試。」

三眼金童一張孩兒臉上一直綻着笑容，聞言尖笑道：「不錯，老夫正有此意，想瞧瞧你是否使得出『擎天三式』？」

天山一魔心頭狂怒，沉喝道：「很好，你接着就是了！」

三眼金童朝後揮揮手道：「小兄弟，你們退後些！」

南振岳道：「老前輩，他假冒師傅，還是讓晚輩來會會他。」

三眼金童孩兒臉一繃，瞪眼道：「咄，甚麼老前輩、晚輩？咱們講好了，你叫我老哥哥，我叫你小兄弟，你難道忘了？」

南振岳知他脾氣古怪，連忙道：「是，是，晚輩就叫你老哥哥。」

三眼金童回嗔作喜道：「這才像話，嘿，你小小年紀，那裡知道你這位『師傅』武功多高？讓老哥哥接他幾招還差不多！」

天山一魔暴喝道：「老妖準備了！」

三眼金童毫不在意的道：「老魔，只管使來好了。」

「嘿……」

天山一魔雙掌倏翻，遙向三眼金童推去。

南振岳一眼瞧出天山一魔這一掌，正是和那晚對付長白二老盤嶺蒼鷹穆百歲的一掌完全相同！

正是師傅「擎天三式」中的第二招「石破天驚」，掌勢出手，一團罡氣，疾如飆輪，已撞到三眼金童身前！

「哈哈，來得好……」

三眼金童右臂橫掄，硬接來招。

雙方掌力接實，「蓬」然一震，天山一魔突然向後退了一步。

三眼金童的身子也被震得轉了一個圓圈，大笑道：「好一招猴兒耍雪球……」

天山一魔獰笑道：「三眼老妖也不過爾爾！」

右手食中兩指一併，疾點過去。

三眼金童也尖笑道：「那裡，那裡，老夫有自知之明，總該比托塔天王還要差一點兒！咄，你這招上，怎麼使出『穿雲指』來了？」

「穿雲指」正是天山的武功，他故意喝出「穿雲指」來，無異當面揭穿天山一魔假扮洪山道士的眞相。

他說來輕鬆，手上却也不敢大意，左手斜拍，掌使「一葉知秋」，再次硬封天山一魔點來一指。

雙方又是一招硬打硬接！

天山一魔橫跨兩步，借勢又向前欺去，掌指齊出，急撲而至。

三眼金童左手一拂，身子陡然向一側躍開，右手反臂拍出一掌，雙目金光閃閃，口中說道：「看來咱們今天要拚個死活出來了？」

他這一拳拍得奇妙無比，逼得天山一魔疾沉丹田眞氣，向前欺衝的身子，反向一側躍避過去。

天山一魔自然知道三眼金童難鬥，但此刻已被激怒，厲笑道：「這個自然。」

三眼金童尖笑道：「那就這麼辦！」

「辦」字出口，身形一弓，突然凌空飛起，一脚朝天山一魔踢去，這一着快攻突起，疾如電光石火！

天山一魔大喝一聲，護胸右掌急拍而出。

那知三眼金童身子懸空，却是靈活無比，右脚一縮，讓開天山一魔掌勢，左脚疾出，又踢向天山一魔的下顎！

右脚在一縮之間，身子又拔起三尺來高，猛向天山一魔頂門蹬去！

他在一躍之中，連踢帶蹬，攻了三個部位，而且迅快無比，一氣呵成，天山一魔武功再高，也被迫得連退三步。

三眼金童尖笑道：「咄，你不是要和我拚個你死我活出來，幹麼這般客氣？」

身子在半空中打了一個觔斗，恰好依然跟踪着翻到天山一魔頭上，雙手揮舞，疾撲而下。

天山一魔身爲逍遙宮總護法，武功之高，原也不在三眼金童之

下，只是被對方搶了先機，一時被逼得連連後退。

心頭眞火已動，陡然狂笑一聲，雙掌開闔，全力迎擊出去。

兩人這一次攻拒之勢和先前大不相同，但見人影錯落，忽掌忽指，掌挾厲嘯，指帶尖風，刹那之間，兩條人影已合成一團，沙飛石走，漩捲成渦！

武林中兩位數一數二的著名老魔，這回眞的拚上了命，如若讓他們放手打去，不到千招以外，絕難分得出勝敗！

這一段話說來較長，其實從兩人動上手，也不過只是片刻工夫之事，南振岳一身武功，縱然已得乃師洪山道士眞傳，但這等曠世高手相搏，也還是第一次遇上，不禁瞧得怔怔出神！

正當他目怵神怔之際，陡覺身邊有人輕輕拉了他一下衣角，急忙回目一瞧，只見那白胖老人踱着八字步，緩緩朝自己走來！

心知這是艾如瑗暗中要自己戒備，不覺目注對方，大聲問道：「副總護法要待怎的？」

白胖老人瞇着眼縫，笑道：「他們兩人就是再鬥上一千招，只怕也打不出名堂來，依老夫之見，五丫頭，你們還是跟我回去的好！」

艾如瑗尖叫道：「我死也不回去了，師傅已經追回我的武功，我寧願死……」

白胖老人點點頭，道：「妳是偷逃出來的，妳總該知道古桃花源，沒有一個人可以活着出去，老夫只是好意，勸你們回去，嘿嘿！」

南振岳心知難免一戰，忍不住冷冷的道：「副總護法這麼說來，是有意指教了？」

白胖老人瞇了他一眼，哂道：「老夫只是瞧在五丫頭份上，才不難爲於你。」

南振岳劍眉一剔，大笑道：「在下要是怕人難爲，也不敢單人隻劍到桃花源來了。」

白胖老人微微一呆，道：「你是幹甚麼來的？」

南振岳凜然笑道：「爲了查究九大門派失踪的人，爲了尋找在下不共戴天之仇。」

艾如瑗急叫道：「大哥……」

白胖老人點點頭，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大概都找到了？」

南振岳道：「正是如此！」

艾如瑗突然「噗」的跪了下去，哭道：「副總護法，弟子願意跟你老回去領罪，求求你，放了他吧！」

白胖老人搖搖頭，道：「不成，不成，這事老夫也作不了主，你們跟我回去，老夫替你們在宮主面前說說，也許可以法外開恩。」

南振岳聽到「宮主」，頓覺胸頭熱血翻騰，切齒道：「在下總有一日，手刃妖婦，奠祭我先父靈前，誰要她法外開恩？」

白胖老人雙目神光一閃，道：「年輕人敢對老夫這般無禮？你小小年紀，能有多少能耐？」

他一張圓臉上，看去和氣，這一含怒，却也威嚴逼人。

南振岳道：「在下要爲父報仇，難道說錯了？」

白胖老人又是一怔，道：「爲父報仇，自然沒錯，但你此刻還在老夫手裡，總該知道老夫是古桃花源副總護法。」

南振岳道：「這個在下早已知道。」

白胖老人道：「那麼你能逃得過今天？」

南振岳朗笑道：「也未必攔得住在下。」

白胖老人凝注着南振岳道：「你這是向老夫挑戰？」

南振岳道：「在下實逼處此！」

白胖老人道：「天下武林，也許有許多人背後罵我老魔頭，但他們眞敢當面向老夫挑戰的，我還沒見過，你知道老夫是誰？」

南振岳道：「在下不知道。」

白胖老人仰天大笑，回頭道：「五丫頭，你告訴他，老夫是誰？」

艾如瑗遲疑着不敢開口。

白胖老人道：「五丫頭，這有甚麼不敢說的？哈哈，年輕人，你總聽人說過九里琴魔楊天隨吧？老夫就是！」

「九里琴魔」楊天隨，南振岳眞還沒聽人說過，但他却點點頭，道：「在下久仰。」

琴魔瞧他聽到自己名號，並無吃驚神色，心中暗暗奇怪，笑道：「你既然聽人說過，還敢向老夫挑戰嗎？」

南振岳昂然道：「在下早已說過，實逼處此，在下即使不敢，你老也絕不會輕易放過在下。」

琴魔點頭道：「這話倒是不錯，憑你這份豪氣，老夫似該給你一個便宜，這樣吧！不論勝負，老夫依你一件心願，你認爲如何？」

南振岳道：「好，你老贏了，在下就跟你回到桃花源去。」

琴魔搖搖頭，道：「你如果贏了，老夫自然攔不住你，但你如果輸了，自然得跟老夫回去，這算不得是你心願。」

南振岳回頭瞧了艾如瑗一眼，道：「你老既然這般說法，那麼不論勝負，你老就放過她吧！」

琴魔臉露難色，也回頭瞧了艾如瑗一眼，終於點頭道：「好！老夫答應你。」

艾如瑗淒婉的道：「大哥，你如果負了，我自然也跟你回去，我還有甚麼怕的呢？」

南振岳道：「我和副總護法已經說好了，你爲何還不走？」

艾如瑗幽幽的道：「難道我這條命，比你還寶貴麼？」

南振岳突然臉露堅毅之色，仰天道：「也許我不會落敗！」

話聲一落，朝琴魔拱拱手道：「你老請賜招吧！」

琴魔搖頭道：「動手之前，老夫先要試你三招，看看你有沒有資格和我動手，咱們再動手也不遲。」

蘭陵七劍毀魔琴

南振岳道：「咱們各憑武功，何用先試三招？」

琴魔哈哈大笑道：「老夫是何身份之人，豈能隨便用琴？所以要瞧瞧你武功如何，才能決定老夫是否用琴？」

南振岳暗想，他既然外號「琴魔」，必然在琴上另有特殊功夫。哦！他突然想起那晚投宿之事，自己被楊文治一曲琴聲迷昏過去，眼前這位琴魔正好也是姓楊，莫非他們是一家人……

心念轉動，忍不住問道：「在下有一事請教，不知楊文治是你老何人？」

琴魔道：「他是老夫劣侄。」

南振岳既已證實，便拱手道：「你老要試三招，就請試吧！」

琴魔點頭道：「那你準備了。」

話聲一落，緩緩舉起右掌。

南振岳面對强敵，自然不敢絲毫大意，抬頭望去。

只見琴魔那隻高舉的右掌，在這一瞬間漸漸發白，白得沒有一絲血色，不禁心頭一震，暗道：「這是甚麼武功？」

他既沒聽人說過九里琴魔楊天隨之名，自然不知他的獨門武功。

琴魔舉掌不發，圓臉上恢復了和藹之色，笑道：「你既是托塔天王之徒，想來武功定然不錯，可識得老夫這是甚麼掌力麼？」

南振岳道：「在下沒聽家師說過。」

琴魔突然冷哼一聲，道：「想來你師傅是沒把老夫放在眼裡了？」

南振岳已把全身功力提足十二成，聞言道：「你老請手吧！」

琴魔笑道：「能接得住老夫『白沙掌』的，江湖上也爲數不多，你小心了！」

高舉的掌勢突然揮下！

南振岳只見他舉掌下揮，並沒直接向自己拍來，心中方感奇怪，那知就在此時，忽覺一股寒風陡然從地上捲襲上身！

心頭不覺一驚，急忙運功抗拒，右掌同時拍了出去。

琴魔見聞廣博，一看南振岳的掌勢不帶破空風聲，來勢極爲柔和，心頭也是一怔，暗想：「這年輕人小小年紀，武功居然練到這等境界？」

揮下的手掌立即朝上帶起，朝南振岳掌上迎去。

兩人雖然各自拍出一掌，但和普通動手相搏大不相同，一般人掌力出手，講究勁風威猛，勢道凌厲。

但兩人在這一招上，却只是輕輕一推，好像都沒用上全力，輕描淡寫，漫不經意一般。

不知這輕輕一推，却是含蘊了至大至强的潛力暗勁，因爲雙方掌力使的均是陰柔之力，在沒有遇上抗力之前，看不出來而已。

琴魔的「白沙掌」力，堪堪向上迎起，已和南振岳發出的「兩儀眞氣」一股柔力相遇！

利那間，兩人身前，陡然地捲起一股極强的旋風，地上砂石飛漩，落花枯草同時紛紛飛揚而起！

兩人身上長衫，吹得獵獵有聲，各自後退了一步。

琴魔不禁大吃一驚，他幾乎不敢相信對面這個年輕人，武功內功，居然會有這般高强，暗自忖道：「從這一掌看來，此子火候之深，似乎不在自己之下！」

南振岳拍出一掌之後，驟感心神一震！

只覺對方右掌輕輕朝上一帶，湧出的暗勁有如潮水一般衝擊而來，自己幾乎受不住！

當胸左掌，迅速又全力朝外推出。

要知他練的「兩儀玄功」，原是陰陽二氣，可剛可柔，這一全力發掌，突轉强勁！

一團罡風隨掌而出，立時帶起呼嘯之聲，像排山倒海般撞去。

琴魔方自後退了一步，忽覺身軀一震，南振岳接連發出的一掌聲勢陡盛，陰柔力道瞬間化爲陽剛力道！這一擊的威勢，較剛才尤爲凌厲！

心頭大感驚凜，臉上笑容忽然斂失不見，左掌也隨着猛力朝前推出去。

又是一陣狂飆突然急旋而起！

琴魔的「白沙掌」乃是陰寒勁風，兩人之間，雖然聽不到震天巨響，但被雙方掌風刮起的塵沙，却濃厚如幕！

南振岳縱然練成玄門「兩儀眞氣」，終究火候上不足，兩掌硬拚，頓感心頭狂跳，內力不繼，立即凝神而立，暗暗運氣調息。

琴魔久經大敵，內功已到爐火

純青，收發由心之境。

他方才和南振岳連接兩掌，發覺對方年事雖輕，功力之厚，却是罕見，因此第二掌上，不覺收回了三成力道。

飛捲的沙石，逐漸隨風消散！

南振岳也正好調勻氣息，依然氣定神閒，卓然而立。

琴魔瞧得暗暗點頭：「此子當眞是自己生平未遇的青年高手！」

不由仰天哈哈笑道：「年輕人，果然要得！」

南振岳躬身道：「你老還有一招。」

琴魔道：「不用再試了，咱們正式賭約，此時可以開始了。」

他緩緩從肩頭取下琴囊。

艾如瑗瞧到南振岳和琴魔連對兩掌，居然並沒落敗，一顆懸着的心方始定了下來！

這時瞥見琴魔忽然取下琴囊，不由心頭大驚，失聲道：「副總護法，你老和他要使琴了？」

琴魔褪下琴衣，取出一張色呈紺碧的七絃古琴，回頭笑道：「五丫頭，妳別躭心，他縱然接不下老夫百招，但也足可接得住五十招以上，哈哈！老夫已經好久沒遇對手了，妳只管瞧着，老夫絕不傷他就是了。」

艾如瑗襝衽道：「你老千金一諾，弟子先謝了。」

琴魔微微一笑，抬目道：「年輕人，你該撤劍了！」

南振岳聽艾如瑗的口氣，心知琴魔一旦使出琴來，定然十分厲害，心頭先已有了警覺，也就緩緩抽出長劍。

他因方才全力應付對方琴魔，不知三眼金童和天山一魔兩人，已經打得如何？忍不住迴眼瞧去！

原來兩位絕世高手，此刻早已停了下來！

不，他們可不是袖手旁觀，瞧南振岳和琴魔動手！

他們只是並沒有再像方才那樣出手搶攻，但還是目不旁騖，凝神蓄勢，彼此相對而立！

誰也沒有說話，難怪聽不到半點聲息！

天山一魔神情獰厲，腰背微弓，雙目烱烱，緊注對方，一襲灰衣不住的無風自動。

三眼金童也緊繃着孩兒臉，他身形矮小，看去不像天山一魔那般作勢欲撲的模樣，在神態上似乎要從容一些。

但看在旁人眼裡，這兩人對比之下，三眼金童身材只像一個十來歲的孩童，自然顯得吃虧。

兩人相持了半晌，也許不止半晌了！

天山一魔微弓的身子，徐徐自左移動。

三眼金童脚下也略略向右移出。

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同時慢慢的移動脚步，脚下移動得十分緩慢，慢得幾乎像蝸牛一般，一分一寸的移着。

半晌工夫，才移開了一步光景。

兩人移動雖是慢得不能再慢，看來竟似十分吃力，但兩人移過之處，草地上竟然現出一道極深的痕迹。

像這般一分一寸的緩慢移動，既聽不到半點聲息，看來也極是平靜，毫無驚駭之處。

但南振岳可以看出兩人各自凝聚眞元內力，此刻雖然平靜，只不過是待機而動，不發則已，一發便可分出存亡勝敗，所以誰也不搶先動手。

正在沉思之際，只聽琴魔哈哈一笑，說道：「他們還早得很，來，來，咱們別躭擱時間。」

南振岳方才和他對過兩掌，已經領教過琴魔的厲害。

方才的兩掌，不過只是對方測驗自己夠不夠資格要他取出琴來而已，這回該是眞正出手了。

他想起那晚楊文治只彈了一曲琴，就使自己昏昏欲睡，不覺心頭一凜，暗想：「這老魔頭敢情試出自己武功，才決定用琴來對付自己，把自己輕而易舉的拿回太陰宮去！不錯，他準是如此，成宮主是自己殺父仇人，眞要被他拿回去，豈肯放過？自己父仇未報，老母還托庇嵩山，倚閭盼望……」

想到這裡，不禁汗流浹背，抬目望了望琴魔手上抱着的一張紺碧古琴，朝他凜然問道：「咱們可是各憑眞功實學動手？」

琴魔自然聽得出他口中語氣，低頭看看古琴，心中忖道：「你此話分明是怕老夫的『迷神曲』！但老夫此曲，豈是輕易施展的？」

他那瞇着的眼睛神光一閃，微微一笑，道：「這個自然，你有多少拿手絕招，只管施展出來，勝者勝得光明，敗者也好心服口服。」

南振岳吸了口氣，抱劍卓立，抬目道：「好！在下準備好了，你老請！」

琴魔似乎十分愛惜他這張古琴，右手抱琴，左手輕輕一撫，琴絃發出「咚」的一聲輕響！

這一聲，在只是輕輕一撫，但聽到南振岳耳中，頓覺入耳震心，連四周空氣都好像遭受到極大波動一般，全身血脈，不禁爲之一緊！

艾如瑗臉色蒼白，急急叫道：「大哥，你當心啊！」

耳邊還有一縷極細的聲音及時響起：「小兄弟，你當心楊老兒的『迷神曲』！」

南振岳聽出這是三眼金童「傳音入密」，對自己提出警告！

「迷神曲」！

那晚楊文治彈的，想來也是「迷神曲」了，無怪自己被他迷昏過去！

琴魔只輕輕撫了一下琴弦，便從左手提起古琴，目光一抬，道：「年輕人，老夫要出手了！」

掄琴一橫，斜斜上舉，朝南振岳身前推來！

這一推，果然不同尋常！

但聽七支琴弦發出一片琅琅琴聲，紺碧古琴，頓時由一而二，由二而四，湧起無數琴影，疾風颯然，排空飛來！

刹那之間，但覺滿耳琴音，滿眼琴影！

琴音如潮，琴影如山！

南振岳宛如陷在一片琴海之中，四面八方，壓力奇重！

他雖然早已有了準備，但此時大有心煩意亂，手足無措之感，不知道該如何出劍封解才好！他因有楊文治前車之鑒，再加艾如瑗的急叫，和三眼金童警告之言，先入為主，心頭驀然一驚，暗暗罵道：「迷神曲，這老魔頭果然不懷好意！」

這可眞是冤枉了琴魔！

要知琴魔楊天隨的一闋「迷神曲」，在武林中當眞是一發動天地，再發驚鬼神，就是神仙聽了，也會骨軟筋酥，這是他「琴」而稱「魔」的由來。

但他今晚却確是並沒存心對南振岳施展。

只因他內功已達爐火純青之境，琴招出手，七支鋼絃，受到內力震動，同樣會發出琅琅琴音！

南振岳見聞不多，難辨對方琴招，又有了先入之見，只當他存心施展「迷神曲」要把自己擒回太陰宮去。

一時不覺心頭大怒：「與其束手就縛，不如全力以搏！」心念電轉，立即回頭大喝一聲：「妹子速退！」

右腕一震，接着朗朗說道：「你老恕在下放肆了！」

喝聲出口，巨闕劍劃空電旋，劍氣玄光，刹那間，轟然迸發！

盈耳琴音，破空劍嘶，轉變為一片金鐵狂鳴！

接着一陣琴弦急繃和金震玉碎的一聲震天巨響！

於是盈耳琴聲，破空劍嘶，同時驟歇！

如山琴影，迸發玄光，也同時消失！

繼之而起的是夾雜着斷枝碎葉，枯草碎石的呼嘯狂飆，飛揚旋捲，滙成一股風柱！

南振岳身軀晃動，身不由主的連退了七八步，只覺虎口劇痛，一條右臂被震得痲上肩頭，巨闕劍「嗆」的一聲，墜落地上。

艾如瑗早已被這天地晦暝，風雲丕變的一擊，跌跌撞撞的滾出兩丈開外。

她秀髮披散，臉色蒼白，但此時再也顧不得自己，連哭帶嚷，急急朝南振岳飛奔過去，一把抱住他身子，垂淚尖聲叫道：「大哥！你怎麼啦？」

南振岳依然凜立自故，雙目直視，一聲不響。

經過一陣緩慢移動，此刻又停下來，只顧彼此相對互視的天山一魔和三眼金童，也被這一片驚天狂震，震得心頭大凜，忍不住回頭瞧來。

三眼金童突然捨了天山一魔，身如閃電，奇快無比的掠落南振岳身邊，舉掌按到他後心，低喝道：「小兄弟，快納氣歸竅！」

內力從掌心源源度入他「靈台穴」。

過了半晌，南振岳張嘴吐出一口鮮血，喃喃說道：「我贏了！」

不錯，他險勝了琴魔，他施展的正是威力曠世的「蘭陵七劍」！

琴魔也木然站在那裡！

他數十年仗以成名的一張「震天琴」，七支琴弦已經悉數斷折，紺碧如玉的琴身也纍纍劍痕，面目全非！

琴魔又白又胖的臉上，此刻青一陣，白一陣，不知是憤怒、驚駭、愧悔、沮喪，他實在敗得冤枉，他並沒全力施展出他的獨特武功，但却遇上了曠世劍法，和曠世利劍，於是他遭到了數十年未有的慘敗——弦斷琴毀！

他目光緩緩從琴上瞥過，轉投到南振岳臉上，微微頷首道：「年輕人，是你勝了！老夫早該息影山林，重出江湖，徒自取辱！」

說到這裡，猛地雙手一揚，把震天琴朝深溪中投去，轉身向天山一魔抱抱拳道：「請總護法代向宮主轉陳謝意，兄弟就此告別。」

說完，掉頭朝溪外走去。

天山一魔陰沉一笑，道：「楊老哥請留步。」

琴魔道：「敗軍之將，不足言勇，兄弟此意已決。」

說話之間，臃腫身形已奔出十數丈外，轉眼在暗影中消失。

三眼金童呵呵笑道：「楊老兒眞是要得！」

話聲未落，只聽一聲極其輕微的破空之聲，從桃花源方向飛來，劃空而逝，去勢奇速。

心頭不禁暗暗一凜！「當今之世，還有甚麼人，有這等神速如電的身法？」

天山一魔本來望着琴魔後影，

臉露鬱怒，此時忽然陰笑一聲，冷冷的道：「三眼老兒，咱們好像還沒分出名堂來吧？」

三眼金童心中一動，尖笑道：「要得，要得，只要你有興趣，老夫隨時都可奉陪，此刻，哈哈，這位小兄弟，內腑受傷，老夫要護送他們離開此地，好在你我都還死不了，咱們日後總還有見面的機會。」

天山一魔陰笑道：「進入桃花源的人，從沒一個能夠活着離開的。」

三眼金童突然目射金光，尖聲道：「你想攔得住老夫？」

天山一魔笑得更加陰沉，說道：「兄弟自然攔不住你。」

三眼金童道：「那麼老夫可要走了，小兄弟，你還不碍事吧？咱們也該走了。」

南振岳原是一時內氣受岔，經三眼金童以眞氣相助，再經過這一陣調息，早就好了，聞言忙道：「晚輩不碍事了。」

三眼金童一手挾起艾如瑗，道：「咱們走。」

天山一魔陰笑道：「恕兄弟不送了。」

三眼金童不再理會，帶着南振岳直向山外奔出七八里路。

艾如瑗被三眼金童挾在脅下，只覺騰雲駕霧一般，飛馳得很快，但她心中却暗自慶幸，總算逃離了虎口，不覺叫道：「大哥，你方才使的是甚麼劍法，會有這般厲害？」

三眼金童「唔」道：「不錯，小兄弟是王公直門下，雖說名師出高徒，那是當然之事，但令師並不精擅劍術，你方才使的劍法，招術精奇，迥非令師路數。」

南振岳道：「老哥哥神目如電，晚輩這套劍法，實是家傳之武學。」

他雖然叫他「老哥哥」，但自己仍以「晚輩」相稱，這是表示對三眼金童尊敬之意。

三眼金童目射奇光，停步道：「家傳武學？老哥哥在江湖上跑了一輩子，自詡見聞極廣，怎地從沒聽人說過，江湖上還有一個姓南的，有這般高深的劍法。」

南振岳道：「不瞞老哥哥說，晚輩並不姓南。」

艾如瑗插口道：「大哥，那你姓甚麼？」

南振岳道：「我叫岳振南。」

艾如瑗道：「大哥，你叫南振岳，原來是把名字倒過來了。」

三眼金童「唔」道：「岳家劍法崔家簫，你是蘭陵岳家的後人？老夫聽說過岳家十三劍，不知還有這麼一套威力霸道的劍法？」

南振岳道：「晚輩使的這套劍法，叫做『蘭陵七劍』，原是寒家祖上累世相誡，不准子孫練習的劍法。」

艾如瑗聽得大奇，問道：「那麼大哥如何學會的？」

南振岳道：「這七式劍法，封存一個鐵盒之中，非至家破人亡，遇有大難，萬不得已，才准啓封。」

三眼金童點點頭，道：「小兄弟，桃花女和你到底有甚麼關係？」

南振岳轉目道：「桃花女？老哥哥，桃花女是誰？」

三眼金童笑道：「桃花女就是太陰宮主成碧君。」

南振岳暗暗記在心頭，一面忿然道：「她是我殺父仇人，不共戴天之仇。」

三眼金童略一沉吟道：「小兄弟，你雖然身懷絕世奇技，但要手刃仇人，恐怕還差得很遠。桃花女在三十年前，已是武功高强，風靡江湖，尤其這三十年來，無人知她下落，閉關潛修，更是非同小可，只怕當今之世，能和她動手的人，已寥若星辰……」

南振岳接口道：「老哥哥這麼說來，桃花女的武功，當眞高不可測了？」

三眼金童道：「以小兄弟目下的武功，假以時日，十年之後，你或可勝得過她。」

南振岳道：「晚輩心急報親仇，終日如坐針毡，十年時光，叫晚輩如何等候？」

三眼金童道：「老哥哥雖是說多了一些，但却是實話，如若你肯用功苦練，以你的資質，也許可以提前，只是桃花女羽黨極多，而且大有能手，你報仇之事，確實未可樂觀……」

南振岳被他說得滿懷失望，默默垂下頭去。

突然他猛地抬起頭來，星目含煞，一臉堅毅的道：「晚輩縱然不敵，也要和她一拚！」

三眼金童望了他一眼，似想說話，忽然喝道：「有人來了！」

南振岳舉目瞧去，不見有人，心知這位三眼老哥哥內功已達上乘境界，目光無遠弗屆，自己自然不能和他相比。

兩人腳下沒停，依然朝前奔去。

過了一會，南振岳已可看到遠處正有一點黑影飛馳而來！

三眼金童忽然「噫」道：「是楊老兒？他怎麼又回來了？」

黑影漸漸放大，南振岳也可看清楚了，那團身形臃腫的黑影，正是琴魔楊天隨！

這不過是眨眼工夫之事，琴魔已到面前。

（未完・二十）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上文提要：丘文山帶着手下去七虎山莊搶金子，宰父長風的老娘不敵他的「七斗陰風指」，祇好任由他們搶掠……丘文山帶着金子欲下江南做老闆，臨走留下二百銀子休了齊大妹子，不料船誤入洪湖，與水寇遭遇戰……申屠十方帶人燒燬七虎山莊，宰父長風重創……獨孤一家欲上君山，齊大妹子建議找人助陣，於是二郎找上猴兒坡……

杜姑娘走到獨孤無名面前深施一禮。

東方美道：「我的功夫全都傳給了一郎，老婆子有甚麼本事他就有，這還需要你告訴他們風月宮的甚麼功夫呀！至於二郎更了得，司馬龍那個笨蛋，他施了開頂大法，幾十年的修為都給他了，你獨孤大俠能以指穿石嗎？抓石成粉嗎？少林七十二絕學中最難修的大輪迴佛抄手，就能把你手中的劍抓斷、奪下，這些功夫如果吃不了風月宮，那麼，咱們只有認輸吧！」

獨孤無名心中那股子溫暖，他雙手各自放在兩個兒子的肩頭上。

「你們不但得天之助，得到了人們想也想不到的奇功，更且受到前輩們的呵護，相形之下，爹有許多對不起你們的地方，且待咱們事了以後爹再補償你們了！」

余凝霜道：「兒呀，武功越高，做人更應該厚道，你們看看這莽莽江湖，便是我們不欺人，人也欺上咱們，如果不是當年你們的爹仗劍江湖不濫殺無辜，咱們今天就很難一家人團圓了！」

獨孤無名道：「其實也是我當年與冷風香那女人對掌時候過份的大意了，我不想再叫我的兒子重蹈覆轍！」

就在這時候，忽見船家走來。

「快看，江上漂了許多死屍呀！」

東方美道：「死人有甚麼好看的！」

船家道：「死人不好看，但漂了許多就有可看性了！」

獨孤一家四人走出來，忽聽船頭齊大妹子大叫：「我認識，我認識！」

獨孤二郎走過去：「大嬸，這些死人你認識？」

「我那可惡當家的呀，他們原來死在這附近了！」

船家指向西方，道：「老板娘，那處就是洪湖呀，洪湖的水賊們也死光了。」

齊大妹子狠狠的道：「死了也好，撇下我你們逃往南方呀，天不容你們！」

她問船老大：「怎麼死了多天才給屍體漂水面！」

船老大道：「死人沉底要三天才會漂水面，有時候屍體在水底會隨着流水往一定的方向漂去，等到屍體泡脹了，就不會再沉下水中了！」

他指着漂的屍體，又道：「你看看，每個屍體都腫脹得泛了白呀！」

就在這時候，忽見兩條快船匆忙的過來了，船上有人在大叫：「快過去，撈起來！」

船上已撈了二十多具屍體了！

這些在水下泡了幾天的屍體，很難分辨出面目來，但從衣着上可

以看出水賊與丘文山那批人是不同的！

有一條快船在大船附近撈屍體，快船上忽然有個女人大聲呼叫起來。

「快靠上大船，恩人在船上呀！」

那女人的話聲很有權威，快船很快的靠上了大船。

齊大妹子也叫大船落了帆。

兩船靠一起，有個三十歲左右的女子匆匆的跳到大船上，她一直走到了獨孤無名面前深施一禮，道：「恩人呀，你還認得我嗎？」

一怔，獨孤無名道：「依稀……」

那女子道：「我是杜家莊杜羅漢的女兒呀，十二年前你由我們莊上殺退了洪湖水賊，然後上風月宮的船去了君山，這一去再也沒看到恩人了！」

獨孤無名猛然記起來了！

「是的，當年我曾在野店中救過你姐妹二人，還殺了三江府師爺石老三。」

「你想起來了，你想起來了……」

「姑娘，你們杜家莊……」

「我爹過世了，我姐也嫁人住武昌，我們知道洪湖水賊遇上一批更厲害的人，他們兩敗俱傷全死在洪湖，是咱們不忍心見屍體隨處漂，打撈了加以埋葬的！」

「這是在做好事！」

杜家姑娘道：「咱們打撈許多屍體，可是却也發現一件令人十分感動的事情！」

一邊的齊大妹子聽得忿然要殺人，聽了杜姑娘的話，急問：「是甚麼感人的事情？」

這時候，便是余凝霜與獨孤無名也等着杜姑娘說出是甚麼感人的事情。

杜姑娘指着遠處正在打撈屍體的快船，道：「咱們那條船上打撈起一男一女兩個人，兩個人合抱住一個小孩子，三人一體死在水中未分開，便是打撈到船上，仍然分不開來，眞叫人感動呀！」

齊大妹子一聽之下，怔怔的道：「甚麼？還是個孩子呀？他們穿甚麼衣裳！」

杜姑娘道：「一時說不上來，男的個子不高，他絕不是洪湖水賊！」

齊大妹子急急的道：「快，快叫那快船駛過來！」

大伙見她急，便也催着姑娘叫那快船駛過來！

杜姑娘命她快船上的人呼叫。

果然，近岸邊的蘆葦邊上，那船上的人有了回應，很快的把船搖過來了。

杜姑娘指着船尾用草蓆蓋的屍體，道：「你們看，就是那一堆，我準備用棺木特別把他們一家三口合葬！」

說着，她嘆了一口氣，又道：「必是一對好夫妻，叫人看了也感動！」

齊大妹子道：「叫人拉開我看看！」

杜大姑娘一聲叫：「你們把船尾草蓆子拉開，叫人家看一看！」

有個老者伸手把草蓆拉一半，道：「人家一家人死在一起呀，多可憐！」

大船上，齊大妹子低頭看，仔細看，忽然間她尖聲大叫起來：「丘文山……個王八蛋喲！」

只見這齊大妹子騰身而起，雙臂展開，噗通一聲落在那個敞篷的快船尾。

齊大妹子的動作嚇人一大跳，余大美人也伸頭瞧，不由叫起來：「果然是丘老板！」

齊大妹子伸手抓起那僵硬的女子頭髮看，她看了又看，一聲沉吼：「是你呀，芸娘呀，你勾引上我的丈夫丘文山，你們還生了孩子呀，難怪我丈夫不與我同床，難怪他！他……忍下一口怨氣……原來他暗中有了你，你破壞了我的好家庭呀！」

也不知她怎麼生出的力量，一足踩在丘文山的屍體上，另外雙手用力拉，拉開了三人的摟抱。

齊大妹子猛一推，嘩啦一聲把芸娘的屍體又拋入江中去了，看得人們發了楞！

齊大妹子抱起那娃兒，看也不看的叫了一聲：「個孽種小子！」

齊大妹子雙手拋，也把個娃兒再拋入江中了！

現在，齊大妹子抓住了幾乎面目全非的丘文山，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大聲哭起來。

「文山呐，我的丈夫唷，你死了拋下我一人呐！」

她哭叫，又道：「我為你酒舖撐門面，我為你到處去弄錢，我為你出了多少汗，我為你流過多少血，賺進銀子全交你，你……為甚麼瞞着我養了她，為甚麼拋下我只留給我二百兩銀子叫我過活唷！」

大伙只一聽，原來這死的三人不是好人呐！

齊大妹子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哭了一陣子，她忽然不哭了，只見她伸手巴掌打起來，打得噗噗響。

齊大妹子以巴掌擊打丘文山那泡腫了的面頰，就如同打在豬屁股上似的，一共打了十幾掌。

然後她用力把丘文山的屍體猛一推，口中大吼：「去你媽的，你既無情，妻就無義。」

噗通一聲，丘文山的屍體也被拋入江中了。

只不過齊大妹子一聲大叫：「快，快，快把我丈夫的屍體打撈起來呀！」

船上人見這光景，以爲這女人有毛病……

齊大妹子一點毛病也沒有，她精明得不得了。

很快的，船上長鈎再把丘文山的屍體勾住了，這一回齊大妹子自己動手拖，拖了丘文山的屍體上船面。

丘文山的屍體水濕船面一大片，齊大妹子立刻動手了！

她動手不是爲別的，動手去掏丘文山的口袋。

丘文山的口袋有個皮兜子，裡面裝的不但有一把銀票，還有金子寶石一大把，這些東西被齊大妹子搜出來，就聽齊大妹子道：「就知道你弄走了我的私房錢，王八蛋，死人不會花用活人的錢，你等我爲你燒冥紙吧！」

她說完一腿踢，丘文山的屍體再掉入江中了！

人家齊大妹子就是精明厲害，她當場取出一張百兩銀票交給船上人，道：「辛苦你們了，拿去吃酒吧！」

齊大妹子一彈身，又上了大船上，杜大姑娘在發呆。

齊大妹子拍拍杜大姑娘，她指着江面，道：「每具屍體都有銀子，你們找到是你們的，還有，丘文山搶了七虎山莊，把人家搶了個精光，聽說上百萬兩銀子在船上，你們如果找到那沉船，百萬兩銀子就發了財了！」

杜大姑娘道：「咱們豈不成趁火打劫嗎？老板娘，咱們在河上是做善事呀！」

齊大妹子道：「你們不取白不取，何不取了銀子去做做善事呀，對不對！」

杜大姑娘又是一怔！

獨孤無名走過來：「杜姑娘，我們這三條大船去君山，你們在江上行功德，他日有幸，獨孤無名再去你們杜家莊拜望了。」

杜大姑娘道：「眞想拉恩人回杜家莊小住幾日，今見恩人有事去辦，也只好聽恩人的了！」

於是，杜大姑娘又回到自己的船上了。

只不過沒多久，丘文山三口的屍體又被人打撈到船上了。

如今人們已知道三人摟抱在一起也不覺得有甚麼好感了，像一般屍體一樣，挖個大坑一起埋了。

* * *

齊大妹子是悲是喜，她在無意中得到了幾萬兩銀票又一把寶物，夠了，夠她花用的了！

東方美淡淡的道：「老板娘呀！」

齊大妹子忙應着走過去：「老前輩，你看看，這銀子呀，該誰的誰也拿不走的，我爲丈夫丘文山弄了不少銀子，他只留下二百兩，帶着他的姘妻遺棄了我，你老評評理，我該怎麼做！」

「你做得很對！」

齊大妹子道：「你不怪我無情無義吧！」

東方美道：「你先是悲哀的大哭大叫，是爲了幾十年夫妻之情，然後是報復，先全夫妻義，再報被棄仇，你處理得恰如其份，也恰到好處！」

齊大妹子道：「謝謝！」

東方美道：「只不過你袋中帶了那麼多銀子呀，我建議你還是別去風月宮了！」

齊大妹子一怔，道：「老前輩，我齊大妹子是來助拳的呀，怎麼能不去！」

東方美道：「風月宮不是太平宮，咱們去了要拚命，萬一有不幸，這些銀子……」

齊大妹子道：「前輩，你以爲我齊大妹子也想跟去發一票財呀！」

齊大妹子在搖頭，又道：「不，我不下船去風月宮，我帶的這三條大船在岸邊接應你們呀，萬一撤退，我們船在岸邊呀！」

東方美道：「你不下船？」

「是的，我守船！」

東方美笑了。

齊大妹子心中一緊，這老婆子眞厲害，好像看穿了她心中的機關似的。

東方美一生江湖，她早已看清齊大妹子不簡單。

齊大妹子八成是想趁火打劫，幫忙呀，不可靠！

至於這位幾乎被她丈夫坑慘的齊大妹子，她究竟有甚麼手段，那得等着瞧才知道。

* * *

大船往下游駛得快，坐在船頭上的獨孤無名夫妻二人，忽的指向遠處的山頭。

東方美過來了。

「你們夫妻二人有甚麼搏殺計劃，說出來也叫我老婆子琢磨一下！」

獨孤無名道：「前輩，獨孤無名不是嗜殺之人，所以我打算指名風月宮兩個宮主，大家在武功上決一死戰，別的人就由她們去了。」

余凝霜道：「只要冷風香答應不再找我們痲煩，向我們說一聲對不起，我們便立刻回我們的劍廬小築，過我們平靜的日子！」

「哈……」東方美大笑，道：「你們夫妻眞大方，我這外人不多言，到時候一旦開打，那個冷風香由我老婆子去對付，你們收拾冷月

嬌。」

獨孤兄弟過來了。

獨孤二郎會說話：「前輩、爹、娘，你們要聽兒子的，教徒弟養兒子是幹甚麼的，咱兄弟二人也習了一身本事，對付風月宮的兩個女人，我兄弟一人一個早決定了的。」

獨孤一郎道：「是的，爹，弟的話對，我兄弟大了，應該爲爹娘分憂的。」

他又對東方美道：「乾娘，等咱們打敗了，你老再出手，好不好？」

「不好！」東方美沉聲：「你們有功夫，但却又少了那股子狠勁，加上心機鬥不過她們，一旦上當就要命，所以你兄弟在二綫。」

獨孤一郎道：「乾娘，妳怎麼對妳自己調教的乾兒子也失去信心呀，丟人不是！」

東方美一怔，她張口結舌：「你……你這小子，怎麼經常吼乾娘，當着你爹娘也吼呀！」

「哈……」獨孤一家人也笑了。

在船尾同七八個漢子在說話的齊大妹子，高聲道：「你們笑甚麼呀？」

東方美道：「沒妳的事。」

她忽然低聲小聲的又道：「獨孤大俠呀！」

一怔，東方美道：「你看看，這來的三條大船上，行船的都是些甚麼人物呀！」

獨孤無名放眼看過去，不由回應道：「好像都是些會家子。」

嘿嘿一聲笑，東方美道：「每條船上十個人，三條大船三十人，每人會動刀，這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獨孤無名道：「難道這位老板娘的手上還有武力呀，不是被他丈夫把人馬帶走了嗎？」

東方美道：「所以我才覺得丘文山仍然鬥不過他的老婆，齊大妹子必早已暗中養了一批她自己的武力。」

頓了一下，東方美又道：「齊大妹子聽說咱們要找上風月宮拚命，她主動的爲咱們派出這麼三條大船，加上猴兒坡的一百零五人，她以爲有機會插手撈一票，所以她也率人趕來了。」

東方美看看船尾，又道：「這個女人呀，眞的有頭腦，她能駕馭這些漢子，而不給她的丈夫知道，就知道她多麼的鬼靈精了。」

獨孤無名道：「當初我走入齊家酒館的時候，就已經發覺這女人厲害了。」

正說着，齊大妹子走過來了。

「獨孤大俠呀，咱們就快到了。」

獨孤無名道：「這一趟坐了妳叫的大船，這是妳的義氣，老板娘，容後圖報！」

「我還得謝謝大俠呢！」

「謝我？」

「是的，我應當謝謝大俠的。」

「這話怎麼說？」

「若非這一趟君山之行，我一輩子也不知道我的老公竟然同三江女人芸娘搞在一起騙了我數年之久，更不會又把丘文山在我身上的積蓄找回來，你們說，我是不是應該謝謝各位呀！」

獨孤無名微微一笑。

余大美人道：「老板娘，也是上天有眼呀！」

齊大妹子道：「對，上蒼有眼。」

這時候，三條大船往君山水道繞過去了。

船上面，有人大聲喊起來。

「當家的，當家的呀！」

那是第二條船上有人吼叫了。

叫的人粗嗓門，獨孤二郎站直了身子方看過去，祇見是霍長山站在船頭往這面喊。

獨孤二郎道：「霍頭目呀，甚麼事？」

那面，霍長山大叫：「兄弟們問頭兒呀，上了岸是不是就往風月宮衝殺呀？」

獨孤二郎說：「等一等，我問我爹。」

獨孤無名道：「叫你這些兄弟們聽命令，不叫殺就不許出刀。」

獨孤二郎立刻大叫：「霍頭目呀，上了岸別亂跑，聽我的叫再出刀。」

霍長山道：「好啦，兄弟們全聽你頭兒的，叫俺們殺俺們才殺！」

霍長山冒出一句桐松柏山區土話，但他的兄弟們聽得全笑了。

霍長山話剛落，獨孤二郎大聲叫：「霍頭目呀，快叫兄弟們吃個飽呀，吃飽了打仗有力量。」

霍長山回應道：「當家的，錯不了，大伙都已吃飽了，就等船靠岸，幹了！」

獨孤二郎愉快的笑了。

於是，三條大船往君山灣內駛去了。

祇是船在灣中忽然划來兩條快船，船上的漢子們大聲叫起來了。

「喂，你們是幹甚麼的？」

「停船！停船呀！」

三條大船不聽嚷，撞過了兩條攔截他們的小船，直往岸邊駛過去了。

忽然間，兩條小船上有人吹起了牛角號，那嗚嘟嗚嘟聲音，劃破了長空，直入雲霄，遠處，君山之上也有了回應，回應的也是牛角號。

附近水面有三條快船過來了。

「看吶，三條船上盡是人呀，還拿着刀。」

騷猴探道毀花牆

來船上，有人大聲叫：「是強盜來了，快召人馬呀！」

船上的牛角號更吹得緊急了，果然，附近湖面上又出現五條快船過來了。

齊大妹子對獨孤無名道：「送你們快上岸，這些人由我來應付。」

獨孤無名道：「多謝了，老板娘！」

於是，三條大船貼上岸，嘍呀呀，霍長山的一百零五人一個個奔在岸上舉刀吼，吼向來的幾隻快船上。

有人大叫：「上來，上來，吃老子一刀。」

快船上的漢子們見來了這麼百多人，有的吃驚有的叫：「太好了，叫你們來得去不得。」

獨孤無名擧頭看，他又憶起了當年，當年他曾坐着海棠的船上君山。

他也與海棠共宿船上有兩天，那情景依稀在眼前，叫人多麼的辛酸呀！

獨孤無名不但想到了海棠，更想到了丹桂，他在走投無路中先在伏牛山中遇上了丹桂，他們一起共處三天整，那是獨孤無名不會忘記的三天。

現在他與一家人仗劍來了，如果遇上了丹桂與海棠二人，那情何以堪，是殺是不殺，實在傷感情。

霍長山那一百零五大漢一擁下了船，他們圍在獨孤二郎身前，有人大聲叫了。

「衝呀！殺呀！」

霍長山吼叱，道：「別叫了，咱們聽當家的指揮吧！」

齊大妹子從船上跳下來了。

她曾與獨孤二郎來過這風月宮，走過來，她對獨孤二郎道：「咱們來過這風月宮，走去三里是林蔭道，到了路的盡頭便是一大片成排花牆，二公子呀，人馬到了花牆下，大家就得小心了。」

獨孤二郎道：「大嬸妳不去呀？」

齊大妹子道：「我守在船上作爲大家的後援，也是大家的退路，祇不過如有必要，你就派人來叫，我連同船上的人立刻去支援。」

獨孤二郎對他爹道：「爹，咱們發動吧，直搗風月宮，殺了冷氏二女。」

獨孤無名道：「殺與不殺，到時候由我決定了。」

他看看一衆猴兒坡弟兄，又道：「你既是他們的頭兒，應該珍視大家的命，你有責任叫大家平安，且不可任意叫弟兄們做無謂的犧牲。」

霍長山聽得感動，他對李度山幾人道：「聽聽，人家大俠這話聽來多動人呀，咱們都得學習。」

李度山幾人也點頭，忽見馬老八與杜一虎二人帶着十多隻猴子擠過來了。

馬老八道：「頭兒呀，甚麼時候叫這些猴崽子們去找風月宮的女人呀！」

獨孤二郎哈哈笑，大叫一聲：「跟我來！」

這一行一百多人前進了，直奔林蔭大道的那一端。

林蔭大道走一半，遠處祇見一片花海堵住了去路。

怪祇怪爲甚麼不見有人走出來。

東方美指着前面的花海，對獨孤無名道：「老婆子相信風月宮的人已備戰了，而且那大片花海中必有埋伏！」

獨孤無名道：「這是決戰了，我連對冷風香那惡毒女人對話的機會也沒有了。」

東方美道：「你祇有殺！」

一百多人走到了路盡頭，那花牆一排一排的縱橫交織，顯然是有名堂的陣式。

獨孤無名「嗆」的一聲拔出長劍，他對東方美與兒子三人道：「看我先往裡面衝去，且看這花海之中到底有甚麼了不起的鬼名堂。」

余大美人道：「無名，你要獨闖？」

獨孤無名道：「不錯，休爲我擔心，至少我有自保的能力。」

獨孤二郎道：「爹，不如由我同哥二人併肩衝過去，我二人不怕甚麼埋伏。」

獨孤無名道：「休忘了你還有一百多弟兄在這兒，他們是來爲咱們助威的。」

獨孤二郎立刻點頭，他對霍長山六人道：「叫大家發喊助威呀，我爹要飛越這花海了。」

霍長山回過身來大聲吼：「怎麼啦，都變啞巴啦，叫呀，喊呀，咱們不是來助威的嗎？」

他這麼一聲吼，嘍，一百多人大聲吼起來了。

「殺，殺呀！」

喊殺中，祇見那獨孤無名仰天長嘯，拔身而起，他馭劍成一片極光繞體而流閃在空中，就在他彈起平飛中，從三個方向射出一片花葉飛鏢，勁直的射向半空中的獨孤無名，從射的方向看去，那幾乎叫進入花陣中的人無處可閃，無法可擋。

但獨孤無名並未稍停，他那手上疾盤又捲的劍氣，早在花葉鏢射

近他的時候便被流閃的極光捲落了。

人在騰躍中仍然馭劍阻擊射來的飛鏢，這功夫也祇有中州一劍有此修爲。

祇不過站在花海外面的人們，覺得進入花海中的獨孤無名看上去模糊了，就好像他走遠了，飛入雲霧中了。

余大美人呼叫了。

「無名！」

聲音如入空谷，十分的激盪，於是，花海外的猴兒坡一百多兄弟們又大聲的吼叫了。

「殺，殺呀！」

光是喊，並不進入花陣，看起來瞎叫，實際上氣得那些花海中的伏兵咬牙咒罵。

就在這時候，忽見那獨孤無名如一團雲霧一般飛了回來，獨孤無名全憑一口眞氣，平飛十丈遠再折回來。

落地一聲大喘氣。

東方美急問：「你在高空，看到了多少埋伏的人呀？」

獨孤無名道：「我一個也沒發現。」

東方美道：「好可惡，由我老婆子再深入一次，不信找不出他們埋伏在甚麼地方。」

她老人家說走就動身，雙肩一晃之間便進入花海之中了，那身法初時可以看得見，但東方美幾個「大搬移大法」之後，那些想狙殺她的埋伏，刀刀落空，但東方美的身法太快了，竟然她也沒發覺伏兵在甚麼地方。

一陣折騰中，東方美也脫出花海躍在外面。

「怪了，不見有埋伏的人呀！」

忽聽一聲猴子吱吱叫，獨孤二郎哈哈笑了。

「有辦法了。」

獨孤無名道：「二郎你又想出甚麼點子來了？」

獨孤二郎道：「爹，我的人馬之中有兩人會耍猴子，猴子們也聽他們二人指揮，咱們把猴子放入花海之中，由牠們爲咱們打前鋒。」

東方美撫掌笑道：「騷猴子最愛惹女人，就叫猴子們進入花海之中試上一試。」

獨孤二郎一聽之下，忙大聲的呼叫：「馬老八，杜一虎，快過來！」

這二人過來了，而且還帶着十幾隻猴子過來了。

杜一虎道：「當家的，你吩咐。」

馬老八道：「當家的，咱們的猴兒有發現呀，你瞧，牠們正衝着花海齜牙咧嘴的樣子。」

獨孤二郎道：「太好了，叫牠們進入花海中給我着實的，狠狠的咬。」

馬老八與杜一虎二人每人抱着一隻猴子，就吱吱叫着指向花海，然後放走猴子，很快的十五隻猴子放出去了。

於是一隻隻的猴子們跳入花海中去了。

於是七八丈遠處的花牆有異動，不旋踵間，花牆變了，一簇簇、一堆堆的花朵會跳起來，有女子的尖叫聲傳來，而且叫得無奈。

「甚麼人弄的騷猴子進來呀，個缺德傢伙！」

沒多久，有幾個形成稜形的方位，幾處花牆移動了，花陣變亂了，因爲有女子的尖叫與逃跳，十幾隻猴子在追又抓，怪了，女子也忘記殺猴子了。

站在花海外的獨孤無名冷笑了。

「原來她們僞裝成花牆，形成了三角之勢，先以飛鏢再出刀，若是不察，以爲是花牆，人死了也還不知道那花牆是僞裝的殺手。」

東方美嘿嘿一笑：「我老婆子不敢大意停留，否則已死在她們的偷襲之下了！」

獨孤二郎道：「爹，你們休息着，我兄弟二人率領人馬先踏平這片花海！」

獨孤無名道：「多加小心！」

這時候花海之中亂成一團，十幾隻猴子尖聲叫，忽有一女子聲音吼叱：「把猴子全數殺了！」

一語提醒夢中人，花海之中動了刀，就聽一陣吱吱叫，十幾隻猴子全死了！

獨孤二郎一聲吼：「兄弟們，殺呀！」

「殺呀！」

「衝呀！」

桐柏山六匹狼帶頭往花海中殺去，他們見花就砍，也不管是人是花了，這一路狂殺過去！

殺到了花海中央，遇上了二十多名白衣女子閃出來了！

大片花林培之不易，被這批山上下來的人物一路砍得好不凄涼，惹惱了風月宮的殺手們。

二十多名白衣女子均是二流高手，也是出手打花葉飛鏢的主力，一旦跳出來，便是幾十隻花葉飛鏢打出手！

六匹狼急忙閃，霍大牙也大叫：「趴下！」

叫趴下，這是發覺射來的飛鏢太多了，有些趴得慢的身上便中上了！

由花牆所掩，幾十個嘍兵逃過了挨鏢打，這時候祇見遠處花海那面，三院宮廳雙層大樓已看到了。

獨孤二郎對獨孤一郎道：「哥，我們摸到那廳前面去。」

獨孤一郎大叫一聲：「走！」

他的搬移大法中就有那縮地神功，果然，他比之兄弟二郎還快的奔上了大廳前的大台子上了！

那玉青石舖的地面，堅實滑溜，附近兩邊各有宮式大亭兩座，那正是「風亭」與「月亭」，也叫姐妹亭！

現在已是爭殺中，幾個小湖中的天鵝飛上了天，盤旋天空呱呱叫。

兩兄弟剛在台上站定，忽見花海之中殺得慘烈！

就聽霍長山大叫：「兄弟們，放火燒他娘的！」

李度山接着叫：「兄弟們，燃上火把屋內拋！」

這批人會保命，一堆一堆慢慢衝，聽得叫放火燒屋子，太好了，放火他們最在行，要知道殺人放火是一套，全套侍候才有效！

果然有人躲在花牆這一面燃起了火把來，他們不但往屋內拋，大片花海也燃起來！

風月宮座北朝南面湖心，湖上風吹過來，刹時之間便是花牆也燒起來，濃烟一起，火苗騰空，風月宮的人們殺出來了！

來得眞不少，差不多有一百多！

這裏面大半是女子，女子動刀比男子還厲害，面對山上下來的嘍兵，她們比之嘍兵還凶狠！

花海中火光濃烟起，台子上飛來了五花瓣女，一聲大銅鑼聲起處，一隊花女排隊走出來了！

就在花隊後面，冷風香與冷月嬌姐妹二人併着肩，提着劍，咬牙切齒的走出來了！

花使二十四，仗刀兩邊站，冷風香身邊閃出冷咪紅與冷咪白二人！

冷咪白與冷咪紅二人見是獨孤兄弟，二人不由大怒，持刀就要殺上去了，被冷風香喝住！

冷風香戟指獨孤兄弟二人：「把你們的爹娘叫來，今天作個了斷！」

她聲色俱厲，吼聲震天，就聽遠處花海那面傳來一聲沉叱：「獨孤無名來了！」

但見一團青雲疾飛，獨孤無名手持長劍騰空而到，不但獨孤無名來了，東方美與余凝霜也來了！

這時候花海之火更猛烈，看看就要燒到這邊了！

那嗆鼻的濃烟一陣一陣的壓過來！偶爾遮住了人們的視線！

就在這時候，兩座雕刻極美的風月二亭也被人放火燒起來了！

花海之中雙方在追殺！

嘍兵們殺不過就閃逃，然後回頭再殺，大伙把游擊戰用在這兒了！

雙方對峙中，忽然君山古洞那面傳來轟隆一聲爆響，引得所有的人抬頭望山上。

冷風香以爲有敵人上山了！

獨孤無名以爲山上下來了支援風月宮的人！

祇有那東方美在尖聲吼叱着：「不是了斷嗎？冷風香！冷月嬌！你們這兩位可惡的魔女，幾十年江湖動亂，你們當王了，你們把此地稱做宮，爲甚麼不叫老處女宮呀，那字眼是多麼的切合實際呀！」

冷風香怒叱：「閉住你的臭嘴，你們以爲還有生還的希望嗎？」

冷月嬌也冷笑：「今天你們一個也逃不掉！」

她哈哈狂笑，又道：「姐，先叫咱們女兒與那兩個小子對殺對決，至死方休！」

冷風香雙目盯在獨孤無名的臉孔上，她忽然覺得獨孤無名更年輕，更瀟灑了！

她把手一攔，對獨孤無名道：「獨孤無名呀，你中了我的人皮毒掌，那是絕對活不成的，可是你不但活了，而且更有精神似的，說，你是怎麼活過來的！」

獨孤無名淡淡的道：「實際上我等於死了十二年，我的最寶貴的十二年葬送在你陰毒的手中！」

「哈……」冷風香道：「人吶，總是幹些後悔之事，當時我姐妹如果追殺，你早已不存在這花花的世界上了！」

獨孤無名道：「我未死掉，所以你們就別想活！」

冷月嬌又催：「姐，先叫他們二人出刀！」

冷風香却對余凝霜道：「余凝霜，你的雙目已瞎，又是怎麼好了的？是毒王那該死的老傢伙治的？」

余凝霜道：「是否可以忘了過去？我們不再動刀殺人，祇要你們承諾不再找我們麻煩，行不行？」

冷風香嗤之以鼻的道：「承諾？江湖上有各種承諾，而我冷風香祇對自己承諾，我的承諾就是殺了你們！」

冷月嬌又道：「那就先叫咱們女兒殺了這兩個小子，然後發動大規模屠殺！」

她此言一出，冷風香點頭道：「大菜之前小酌，倒也令人愉快！」

她忽然對冷咪白、冷咪紅二女道：「過去，盡你們所學，殺了這兩個小子！」

冷咪白、冷咪紅施了一禮，立刻直往獨孤兄弟二人殺去！

獨孤二郎大聲吼：「哥，幹掉這兩個惡丫頭！」

獨孤一郎已奔迎上冷咪白，他一個身法疾閃，冷咪白似乎知道如何下這第二招，她身不轉動的回刀自腋下往後扎！

那眞是極快的一刀，但距離上還是短了半尺。

半尺就扎不中身後的獨孤一郎，早被獨孤一郎出拳猛一搗，咚聲不大，但冷咪白哎呀一聲往前衝去，衝到了獨孤無名的足前。

獨孤無名手上長劍正要刺過去了，就在這時候傳來一聲尖叫：「不可以！」

祇見是丹桂飛過來了！

丹桂剛奔到獨孤無名面前，一支花葉鏢疾打過來，丹桂未閃開，背上中一鏢！

獨孤無名怒視冷風香，丹桂叫道：「獨孤大俠，伏牛三日夜，她是你親骨肉啊！」

又是一鏢射向丹桂的後腦，早被獨孤無名以劍擊落！

獨孤無名正欲奔殺，那面傳來冷咪紅的大叫聲：「哎呀！」

祇見這少女一手被獨孤二郎扣緊，有骨裂之聲，引得那海棠也尖叫，「她是你親小妹呀！」

獨孤二郎大怒：「我還有妹子？放屁！」

「問你爹吧！」

冷月嬌騰身而起，金劍直刺海棠：「你這個叛徒！」

又是獨孤無名出招，他中途攔住了冷月嬌，二人在半空中各出七劍又踢出十一腿，等到二人落下地，余凝霜已抱住了冷咪白在懷中：「我可憐的女兒呀！」

她還手摸丹桂：「放心，會把你的傷醫好的！」

海棠也抱緊了女兒咪紅不放手！

這光景大伙全楞了！

誰還會想到堂堂的中原大俠中州一劍，也會在風月宮的兩名女殺手身上中下這孽緣呀！

東方美哈哈笑，她對冷風香道：「你這個賊人，想的毒計呀，當初你把兩個娃兒交石一刀、石二刀帶去調教，你們又把這兩個女娃自己調教，等到有一天叫他們兄弟姐妹四人互相殘殺，以除心中之怨氣，怎不想想，孩子們多麼的無辜呀，雖然最毒婦人心，可是你們更是毒得離了譜，叫人難以想到，太不仁道了！」

冷風香回吼：「臭老太婆，你不是被男人拋棄的可憐人嗎？爲甚麼不站在我這一邊？」

「放屁，如果你娘還在，老婆子非殺了她不可，個風騷惡毒的女人！」

冷風香大怒，吼叫着：「你敢罵我娘，殺！」

東方美也火了，回叫：「殺！」

老婆子發了狂，半空中迎上去了！

獨孤二郎見這兩個女人分由爹與東方前輩迎戰，立刻對獨孤一郎，道：「哥，咱們別手軟了，殺吧！」

獨孤一郎點頭，道：「事到如今，大概祇有殺了！」

兄弟二人奔向了三花瓣！

爲甚麼五花瓣變成三花瓣？

那丹桂與海棠用力的抱緊了自己生的女兒不放手，祇有三花瓣了！

獨孤二郎以左手持刀，右手運足功力，「大輪迴佛抄手」他全力施展出來了！

獨孤一郎已能順暢的同兄弟配合，兄弟二人不但同三花瓣幹上了，便是那兩邊二十四花使也圍上了。

雙方這是在台子上混殺起來了！

仔細看，眞的是各出奇招，各展所長，那花海已殘，兩邊屋宇亭樓在燃燒着，這是風月宮的劫數到了！

就在雙方狠幹中，從江岸邊奔來三十人馬，這批人馬有功夫，舉刀擱在肩頭上，走在前面的不是甚麼大英雄大俠客，齊大妹子跑得快！

齊大妹子大聲叫：「差不多了，咱們奔去剛剛好，趁火打劫風月宮，這一票咱們大伙都肥了！」

三十大漢往風月宮跑，不料這時候忽然自君山背後飛一般的奔出兩個毛漢來！

雙煞功成殺出洞

是的，天地雙煞出洞了！

剛才山上響起一聲轟，那正是這二人已把關他們的鐵柵推開了！

當初這二人被關，冷風香有言在先，冷風香送了這兄弟二人一本武功秘笈叫「轟天雷」，說明了，祇要他兄弟能練成功，就一定能轟倒鐵柵走出洞來！

如今山下傳來喊殺聲，兄弟二人發了狂，二人合運神功，轟的便把鐵柵推開了！

柵是推開了，但洞中落下大片石頭，幾乎把兄弟二人來一個活埋！

兄弟二人好不容易走出那君山古洞外，外面風月宮起了大火與濃烟！

天地雙煞久未見陽光，如今奔出外面，一片茫茫然的，可也衝到了山下面！

齊大妹子吃一驚，這麼巧遇上了這二人呀！

祇不過齊大妹子有一套，她當

先大聲叫：「石老大石老二嗎？快，咱們去攻打風月宮！」

石一刀大叫：「你也攻打風月宮？」

齊大妹子叫道：「當年我齊大妹子聽到你兄弟那麼的對風月宮忠心耿耿，反被冷氏姐妹囚在君山古洞中，我齊大妹子就爲你兄弟二人抱屈喊冤，今天機會來了，我帶人馬爲你兄弟討公道！」

石二刀道：「甚麼人在放火燒風月宮？」

「獨孤大俠呀，中州一劍來了也！」

石一刀吃一驚，道：「這人沒死？」

「不但沒死，武功更高！」

石二刀吼叫如虎：「哥，殺那兩個女魔去！」

齊大妹子回應：「齊大妹子做後盾！」

齊大妹子心中石頭落下了，她眞怕這二人同他的人馬殺起來，甚麼希望也沒有了！

已有嘍兵在集結，地上死的也不少，有女人，有男子，花殘屋塌好淒慘！

石台上正在殺，忽見後廳二樓也燃燒起來！

有二十多嘍兵是偷偷摸摸潛入後面放的火！

火一起，嚄，又見十八名女殺手自暗處跳出來，正遇上霍長山帶着五兄弟與三十幾個嘍兵奔殺過來了！

此刻，獨孤無名大聲叫：「一郎、二郎！」

獨孤兄弟齊聲應：「爹！」

「支援山上下來的兄弟，別叫他們被殺！」

「是，爹！」

兄弟二人奔殺而上，五花瓣中三花瓣已被他兄弟打倒在石台上面了！

那二十四名女殺手更是被這兄弟二人殺得哇哇叫，有的還哭起來了！

冷風香與冷月嬌二人也了得，她姐妹分別惡鬥東方美與獨孤無名，幾次幾乎挨殺，還是被她們躲過！

就在這時候，從殘花濃烟中衝來了兩個大毛漢！

是的，天地雙煞奔來了！

石一刀與石二刀厲吼一聲：「冷宮主，我兄弟二人出來了呀，哈……」

「哈……」石二刀更是狂笑不已。

正與東方美殺得落在下風的冷風香，聽得來了石一刀、石二刀，心中既驚且喜！

她想不到這天地雙煞會把那十分威猛而又難練的轟天雷絕學習會！

冷風香大叫着：「恭喜你兄弟了，沒叫我枉費對你們的照顧，快，快把這臭婆子轟死！」

石一刀對石二刀道：「我轟這臭婆子，你去那一邊轟去！」

這兄弟二人各奔敵人，面對的是東方美與獨孤無名二人，祇不過當這兄弟二人運足了內功，大吼之聲起處，忽然變了方向！

就見石一刀的雙掌對準了冷風香的身子猛一推，一股巨大的掌風轟過去了！

冷風香驟不及防，整個身子被轟得直撞向廳門板上，板碎了，人已跌入大廳中。

就在這時，冷月嬌被石二刀的掌風轟得人如斷線風箏般摔出七丈外！

這二女也厲害，摔得口吐鮮血還發出咯咯笑！

冷月嬌忍痛穿入大廳上，引得大伙也一怔。

看得見冷風香右手拚力打出一枚花葉鏢，祇見廳內樑上砸下一塊方方的尺長鐵板來，落地發出轟聲。

丹桂與海棠二人一見大吃一驚，抱緊了女兒大聲叱：「快躲呀，機關發動了。」

是甚麼機關發動了，沒有人知道。

天地雙煞更是不知道，多年的積怨仇恨，早已令他二人失去了理智，雙雙大吼一聲衝入大廳之內。

石大山狂叱：「我看你往那裡逃！」

石大年更是罵：「老子掏你心肝吃！」

就在這時候，忽的傳來驚天動地一聲爆響，黑煙已自那座大廳之上响起來了。

黑煙隨着爆炸之聲震出門窗之外，便門窗也震碎了。

大廳外的獨孤無名、東方美、余凝霜、獨孤兄弟等人，見那丹桂與海棠扶拉着她們的女兒飛一般的往那已毀了的花海之外狂奔，他們知道機關厲害，誰也不多開口，大叫着：「快退出去！」

獨孤二郎更是吼叫霍長山六匹狠與猴兒坡的兄弟們，趕快跟他往外跑。

果然，那爆炸之聲一處爆炸再連向另一處，一聲聲巨響，山搖地動，地面立現一個大坑。

一個坑接上一個坑的往花海的這面延伸過來，大伙發足狂奔，祇見每响一聲，就有不少殘肢斷臂被炸得飛上了半天空。

人們不知道這連環的爆炸會延多久多遠，祇得拔腿往那林蔭道上跑着。

於是，齊大妹子這批人奔來

了。

人家齊大妹子似乎很聰明，她大叫她帶來的人馬：「快趴下去，別亂動！」

她的人馬都聽她的趴下去了。

獨孤二郎跑過來了：「大嬸，快退出來呀，風月宮地下埋的火藥眞厲害，風月宮完了，快退！」

齊大妹子道：「你們快走，船上等我們，我們很快就會回來的。」

獨孤二郎道：「多加小心吶！」

齊大妹子笑笑，道：「趴在地上最安全。」

這時候獨孤二郎發覺山寨的嘍兵祇有不到六十人了，霍長山六人倒還是平安的，杜一虎與馬老八二人也沒事。

這些人一路跑到了江岸邊，祇見不少船隻停在岸邊上，船上的人們不下船，祇一看，均是風月宮的船。

丹桂與海棠二人走到岸邊大聲叫：「你們各自散去吧，以後各自營生去，風月宮毀了。」

「好呀！」

船上的人們歡笑了，大叫着把帆揚起來，人們這種反應，正表示他們解脫了風月宮的枷鎖。

余凝霜走到丹桂與海棠二人面前，她溫婉的拉過咪白咪紅二少女。

「來，叫大媽看看。」

冷咪白與冷咪紅發了呆，那冷咪白問丹桂：「我……們……」

丹桂半垂頭，她斜視獨孤無名，道：「你們二人的親爹呀，是他，他叫獨孤無名。」

獨孤無名有些尷尬的嘆了一口氣，但他還是張開了雙臂，道：「過來，我可憐的女兒呀！」

冷咪白與冷咪紅更吃驚，那冷咪紅道：「我娘她……」

海棠道：「妳娘不是冷月嬌，是我，女兒，千眞萬確是我，我是妳娘，他是……」

獨孤無名又呼叫：「過來，我的女兒。」

冷咪紅、冷咪白不再猶豫了，二人一聲大叫：「爹！」

父女三人擁在一起落了淚。

余凝霜上前拉住了海棠與丹桂二人，她目注二人，道：「眞是出乎意料之外，我歡迎二位加入我這幾乎破碎的家庭。」

「姐姐！」丹桂與海棠齊聲叫，余凝霜立刻把二女緊緊的抱住了。

那獨孤一郎與獨孤二郎這兄弟二人怔住了，殺來殺去的殺出兩個妹子來了。

大伙上了船，船上在等齊大妹子一夥人了。

忽聽那獨孤一郎大聲叫起來。

「乾娘，乾娘呀！」他呼叫的是東方美。

獨孤無名也緊張，怎麼不見了東方前輩。

霍長山在船頭上應道：「那個本事大得不得了的老太太呀，她走了。」

獨孤一郎大叫：「去那兒了？」

霍長山道：「往北走了，她口中喃喃，說甚麼三仙岩，三仙岩在大別山呀！」

獨孤二郎嘆口氣，道：「又去找我乾爹司馬龍去了，我知道那地方。」

獨孤無名道：「咱們知道老人家平安就夠了。」

這些人在船上，三條大船上人們正在議論紛紛，有的人提了議。

「頭目們，下船吧，不爆炸了吔，不能忘了弄幾個。」

霍長山道：「對，風月宮富甲一方，銀子無數，走，咱們去弄幾個。」

他這麼一吼，嚄，亂了，六十一個活的全奔下去了，便是獨孤二郎厲聲吼叫也沒人聽他嚷嚷了。

猴兒坡的人邊走邊叫：「當家的，銀子當前，你就別管了，兄弟們不拿白不拿。」

這些人走得快，剎時又奔過了花海。

船上，海棠嘆口氣道：「風月宮的銀子是燙手的，不好取呀！」

丹桂道：「不定又要死人了。」

獨孤二郎一聽，他拔身便追，大聲呼叫：「回來，回來呀，你們這羣笨蛋。」

他急了，叫的聲音大，聽得遠！

剛自率人進入後大廳的齊大妹子也聽到了。

齊大妹子哈哈笑：「聽，又有人在叫笨蛋了，哈哈哈，金銀珠寶帶銀子，不拿才叫人笨蛋。」

從林蔭大道到花海，再到前大花廳，這一路上死的人吶，男男女女有二百多，屍體與花枝殘葉堆在一起，幾處被炸的大坑內也有女子屍體。

霍長山這批人一路衝進二道廳，有人還把擺設的銀器古董往懷中塞，一邊塞一邊叫：「發啦！」

齊大妹子站在一處暗牆邊，她指揮着她的三十大漢在用撬子破那一段牆了。

於是霍長山六匹狠率領着還會走路的五十五個漢子奔進來了。

霍長山見齊大妹子這批人在毀牆，立刻奔過去，大吼一聲：「閃開了！」

齊大妹子冷笑，道：「各找各的，誰找到是誰的。」

霍長山冷冷笑，道：「我們的人比你多一倍，你這婆娘自己琢磨吧！」

言下之意想動手了。

齊大妹子冷笑，道：「休忘了，你們的當家也聽我的，你也琢磨。」

他此言一出，霍長山幾人呆了。

王天笑走過來，道：「都是一家人了，何必傷和氣，常言道得好，强梁不如商量嘛。」

李度山道：「這麼辦，見一面，分一半，誰也不貪。」

「嘩啦啦」牆塌啦，露出一個地道來，那地道下面眞叫怪，有一隻金碗半尺大小，放在一個上舖絨布的桌面上，說明了那是寶呀！

齊大妹子要下去，一邊有個人拉住她了。

拉他的人是毛六，毛六冲她哈哈笑：「等一等，下面的寶物一箱箱的抬上來，咱們上面再二一添作五的分。」

「你別拉我呀！」

「我不拉你你亂來。」毛六還把背堵住洞口。

齊大妹子火大了，叫她的人快下去。

人們擠着往地道中走下去了。

下去的人眞不少，至少六十七人擠下去，顯然這下面地方夠寬大。

霍長山當先奔到那隻金碗前，他是大頭目，雙手捧着金碗大叫：「嘍呀，好重！」

金子當然重，那是用一百兩金子打造的金碗。

就在這時候，有人在裡面大聲吼：「發啦，發啦呀，金銀堆得山一般高呀！」

就在這時候，獨孤二郎奔來了。

獨孤二郎大聲吼：「快出來呀，你們這些笨蛋。」

這時候更是沒人聽他的了。

這時候大伙祇知道銀子，有人還在往地道中跑，一邊跑一邊叫：「見一面分一半呀！」

獨孤二郎往後廳衝，忽然之間地動了。

地動是哆嗦的，那種帶着轟隆隆之聲十分嚇人，然後……

然後轟嘩之聲响起來，後大廳被地動震塌了，一片塵土飛揚中，獨孤二郎拉住了齊大妹子，二人奔到廳上放的八仙大桌下面了。

這後大廳後面近君山斷崖，如今地下面塌了，山便也開始崩了，大批的石頭土塊再壓下來。

獨孤二郎與齊大妹子二人被擠壓在那張大桌下，獨孤二郎似乎聽得石土中傳來王天笑那微弱聲音：「救……命……啊……救……」

聲音越聽越微弱，直到沒有聲音。

齊大妹子抱緊了獨孤二郎，她全身顫抖，道：「獨孤公子呀，差幸你一把拉住我呀！」

獨孤二郎道：「咱們得等人來救了。」

齊大妹子道：「這他娘的不正是人爲財死嘛！」

不但是後花廳先塌後埋，便是第二道大花廳未被火燒也塌了，塵土飛上了半天空，引得遠處江岸邊余凝霜的尖叫：「我的二郎喲！」

獨孤無名立刻與獨孤一郎飛奔而去。

余凝霜對丹桂、海棠二人道：「風月宮那麼多的機關呀！」

丹桂道：「姐姐呀，風月宮處處是機關。」

海棠道：「如今發動了毁滅性機關，那是與敵共存亡的手段，要不，我們也下手去取寶了。」

祇一聽就叫人吃一驚，風月宮的數十年經營，如今全部毁於一旦了。

余凝霜緩緩的往風月宮走去，她口中在喃喃的：「爲甚麼這樣，我的二郎唷！」

丹桂與海棠二人也拉了女兒下了船，如果有事情，她們就能出力協助。

獨孤無名與獨孤一郎這父子二人奔到了大片瓦礫堆前，獨孤一郎大聲喊起來。

「弟，弟呀！」

獨孤無名更是吼叫：「二郎呀！」

於是，地下方有聲音傳出來了：「爹，快挖呀，眞撐不住了呀！」

獨孤一郎當先笑了。

「爹，沒死，還能叫。」

獨孤無名急得用手去扒泥石塵土，獨孤一郎也發了狂，運起神功扒地面。

就在這時候，余凝霜奔來了，丹桂四人也來了。

如今這是一家人了，誰有危難都發急。

丹桂與海棠二人立刻往回奔，她二人找來了種花用的鋤頭有四把，幾個人使力的挖起來。

一邊發呆的冷咪白，道：「誰埋在土裡了？」

丹桂道：「你二哥埋在土裡了。」

「我二哥？」

「而且是親二哥。」

冷咪白與冷咪紅二少女在流淚，她們二人似乎難適應，怎麼一下子敵人變成一家人了。

獨孤無名一邊挖一邊叫：「二郎，挺住，爹會救你出來的。」

忽聽一聲女子叫：「獨孤大俠呀，快救命呀！」

余凝霜道：「是齊大妹子呀！」

「獨孤夫人呀，是我呀，我與二公子在一起呀！」

獨孤無名大叫：「二郎，二郎，你回應呀！」

傳來獨孤二郎的聲音，道：「爹，我和大嬸躲在桌子下面呀。」

於是，好大一個土坑加上木樑斷柱挖開了，有一張八仙檀木大桌子撐得妙，桌下面擠了獨孤二郎與齊大妹子兩個人，二人吃力的爬出來。

余凝霜奔上去用力抱住兒子哭起來了。

齊大妹子拍着一身泥土，道：「若非二公子及時跑來，又把我拉到桌下面，我齊大妹子早完了。」

她拍拍身子，又拍拍口袋，心中猛然醒悟過來了。

是的，她口袋中存放着由丘文山口袋中掏出的那麼多銀票珠寶，夠了，她這一輩夠用了，又何必來此玩命呀，應該知足了。

一旦想通了，齊大妹子也哈哈笑了。

獨孤二郎接過了鋤頭，他使力的往下挖又劏，他劏到了王天笑的身子，祇不過王天笑已斷氣了。

獨孤二郎再往地道口去挖，丹桂過來了。

「別挖了，二郎，不會有活人的，你抬頭看那君山，一大片山石壓下來，那是把地下壓滿了石頭，下面的人一個也活不成了。」

「霍長山吶，馬老八呀、杜一虎呀，你們爲甚麼不聽我的話了，你們陣前抗命呀，可惡……」

* * *

從雲夢來了三條大船，如今祇有一條船往回駛，眞淒涼，船上祇有一個是「外人」，那人就是齊大妹子。

獨孤無名父子三人在撐船拉帆把舵，忙着把船駛向江心中。

余凝霜見一切順當，她叫過了兩個兒子，又叫過了丹桂四人。

余凝霜對獨孤兄弟道：「以後你二人呼叫她二位二嬸、三嬸。」

「是！」獨孤兄弟感到彆扭。

余凝霜又對冷咪白冷咪紅二人道：「叫他二人哥就行了。」

「哥！」二人的聲音大概祇有自己聽得見。

「哈！」船後掌舵的獨孤無名哈哈大笑。

於是，這一家人全笑了。

齊大妹子却落淚了，爲甚麼？不知道。

* * *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遙向劍廬，重振太平。

（全書完）

劍中夢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飛可·圖

上文提要： 蕭乾父女二人相依為命，開了間太平壽材店，其女盈盈與于靖熱戀，他祇是嫌于靖身體不好，但于靖之母一知道二人之事，却要搬家……「中原四獠」三人先後死在「雪飆爪」之下，武林盟主雖發下宏願，但已過了二年，仍然不能實踐諾言，三獠是何人所殺？四獠最後的元空正在極盡侈慾之際，屏風後出現了一個人……

盈盈開門，看見一位道士手提一條鐵鍊。

元空似乎知道，想要他命的人很多。

他搶過的女人之中有六七個大戶，這些大戶自願拿出鉅金，聘請一流鐵捕調查他的罪行，然後予以逮捕。

這個他當然也知道。

他之所以不怕，第一是他們四人時有連絡，互通聲氣。其次是有硬的靠山，他們以為，除非是傻瓜才敢動他們。

看來來人並不像個傻瓜，只是個要命的人。

元空道：「你就是幹掉我三個拜兄之人？」

「……」

「你為甚麼要出這鋒頭？」

「……」

「你是甚麼人？」

「……」來人還是不出聲。

「長白山雪娘子林雪樓的門下？」

「……」

「不是出鋒頭，你是為了甚麼？」

「……」

「老弟，也許你能得逞於一時，但你不可能面對一干武林絕世高手，他們有的是我的後輩，也有的是長輩。」

「……」仍不吭聲也無表情。

「好狂！」元空抓起戒刀，凌空撤刀，而且發出一聲怪嘯，立刻凌空出招，刀芒炸開。

一片爪影，立刻把他的刀芒壓了下去。

幾乎在此同時，四面八方出現了三四十個全裸的妙齡女人，撩腿擺臀，極盡挑逗，醜態畢露。

這對來人是一項挑戰。

大多數人一生都沒有見過這種陣仗。

元空見過，而且幾乎每天都見過。

因此，來人就吃了大虧。

高手過招，瞬間可以見生死，來人的爪上威力大減，甚至有時出現極險的情況，此刻，那些女人又出怪聲。

在這聲色之下，專攻人類弱點，來人危機四伏。

因為人類的眼耳既然不能不看不聽，腦子就不能不想。

控制思維，才是最難的一門本領。

此刻這些女人又一齊拿大鼎(倒立)，而且大劈叉。

這是任何一個氣血方剛的男人所無法不受影响的畫面。

「刷！」地一聲，來人的背衣被戒刀劃開。

此刻，那些妙齡女郎又仰臥地上，整齊劃一地作一些惹火的動作，像煽、籛等原始的舉措。

「嗤」地一聲，來人的褲子又被掃破一孔。

這樣下去，他不大可能全身而退，而他又不願傷了這些人。就在這時，又來了一人，一出手就傷了三個女人，來人居然是個楞小子，大約也不過十七八歲。

因而其餘的女人就亂了陣法，不敢再表演下流動作。先來的人恢復了潛能，又是一片爪影罩下。

來人第一次看到這等殺人的方式，不由呆住。

當「血手」倒下時，撕開他的上衣，赫然發現這奇特的功力——擊中前身，後身上却有爪印。

＊　＊　＊

晚膳之後，二更未到，有人敲門。

盈盈道：「八成又有生意上門了吧！」

蕭乾道：「不一定！」

盈盈開了門，不由一愕。門外之人居然是一個中年道士，頭綰道髻，身着道袍，一手提着雪亮的鍊子走了進來。

「喂，我沒有請你進來！」

「不必請我也可以進來。」

盈盈正要發火，仔細一看，這道士就是那個磨刀匠。

盈盈道：「原來是你……」

「本來就是我！」

「你來幹甚麼？」

「辦案！」

「辦案？」盈盈道：「甚麼案子？」

「四件血案！」還把手中的鋼鍊抖了一下。

盈盈心頭一動，果然沒有猜錯。八成是老爹殺了「無量壽佛」四人的。裝得很像，却也逃不過她的法眼。

「甚麼？辦案？還是四件血案？」

「不錯！『無量壽佛』四條人命。」

「笑話！」盈盈故意大聲吆呼，讓老爹聽到，也好逃走，不管那四人有多壞，殺人總是不可以的。

「甚麼笑話？」

「四件血案和我們開棺材舖子的有甚麼關係？」

「當然有關連。」

「你是何人？」

「貧道就是當今武林盟主座前兩大護法之一的左護法清雲道人。」原來他手中的鋼鏈是流星鏈子。

盈盈大聲道：「原來道長是盟主身邊的人。」

「不錯。」

「我爹不在家，道長明天再來吧。」

「令尊在家，而且正在過癮……」

滿屋子都是烟味，怎能瞞得了人？

那知蕭乾早已走了出來，道：「牛鼻子，你化緣八成走錯了門，難道要化一口棺材不成？」

清雲道：「『無量壽佛』四條人命，蕭大俠以為，窩在棺材舖子中就能瞞得了人，逍遙法外？」

盈盈一驚，父親果然殺了人。

蕭乾道：「牛鼻子，你可別拏護法來唬人。」

「怎麼？你不服？」

「如果你以為我是兇手，你簡直是天下第一等的傻蛋。」

「貧道說過你是殺人的兇手了？」

「沒有說那是最好。」

盈盈一樂，爹居然不是殺人的兇手。

清雲道：「你敢說沒有誘導、提示及教唆殺人之嫌？」

蕭乾道：「牛鼻子，我看你是吃了八頓飯，閒得慌，出來找岔的。」

盈盈吁了一口氣，道：「到底誰是殺人者？」

清雲道人連擊三掌，道：「雪娘子，你們母子也該玉駕光臨了吧！」兩條人影一閃，屋中已多了兩個人，可見清雲非比等閒。

正是于靖母子。

于夫人道：「道長果然不凡。」

清雲道：「林施主久違了。」

林雪樓漠然道：「道長以為我是殺人兇手？」

「應該不是。」

「那是甚麼人？」

清雲的電目一掃現場，那股銳氣已收斂不少。

因為現場上除了盈盈，無一不是頂尖高手。

清雲道：「貧道不是來抓兇手的。」

蕭乾這才伸手一讓，道：「請坐，丫頭看茶！」

盈盈一聽不是來辦案的，放下了心，立刻去弄茶點。

林雪樓道：「道長此來……」

清雲道：「由於盟主年邁，早已倦勤，祇是找不到適當人選。」

林雪樓道：「道長不是現成的人選？」

「林施主，妳這是譏諷貧道，老實說，在場的人手之中，祇有你們母子及蕭施主才有資格。」

「不敢！」

蕭乾扯着痰嗓子道：「怎麼？你連開棺材舖子的人也不放過？」

清雲續道：「盟主知道，綜理武林瑣碎事務，非精力充沛的年輕俠士不可，經貧道及右護法推介，也就選中了為人厚實，武功高强的令郎。」

眾人一震，連于靖都不由一

呆。

清雲揮揮手，道：「事至今日，也不必再顧左右而言他，雪娘子林施主要搬家，那是由於昔年成親之前定然發現蕭乾吸毒，乃一怒出走。後來林女俠嫁了于勉于大俠，蕭施主娶了個鄉下姑娘，你們的配偶都不幸早逝。」

于靖和盈盈這才知道昔年有這一段。

盈盈雖看過老爹的小冊子，知道老爹昔年有一段，却絕對想不到，對方就是于靖之母林雪樓。

盈盈道：「道長本是說來查四件血案的？」

「是的。」

「道長冒充磨刀匠來此，相信不止是開開玩笑，因爲我們發現你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不知有沒有查出兇手是誰？」

蕭乾道：「殺這四人，不應稱之爲兇手。」

「對對！」盈盈道：「應該說是除害。」

清雲道：「正是于靖于大俠。」

兩小一楞，盈盈道：「道長胡說甚麼？」

于靖道：「我自己殺了人會不知道？」

「這是有原因的。」

林雪樓不出聲。

蕭乾也沒吭聲，他們似乎知道是怎麼回事吧！

清雲道：「于少俠有夢遊症。」

盈盈驚呼。

于靖也不由臉色一變。

二人看看兩位前輩，居然十分平靜，不由大奇。

清雲續道：「你自己當然不知道。」

「我不知道，如何去殺人？」

「這應該由蕭乾說起。」

于靖和盈盈茫然望着蕭乾，盈盈道：「這和我爹又扯上了甚麼關係？道長可眞會……」

清雲揮手道：「蕭施主是有心人，自知吸毒已深，武功也荒廢了不少，自知未必是『四獠』敵手，就把『無量壽佛』四人的罪行告訴盈盈，再由盈盈告訴于大俠。」

兩小互視一眼，果然如此。

清雲道：「于少俠嫉惡如仇，而且這話又是心愛的人告訴他的，印象自必深刻，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夜裡就去除害。」

兩小愕然，林、蕭二人仍不出聲。

清雲道：「這件事，身爲做母親的高手林施主，自不會不知道，相信于少俠前去殺人，林施主會在暗中監視及保護的，因爲做母親的不可能不知道兒子有夜遊症。」

林雪樓仍然不語。

「至於蕭大俠，爲了武林，心餘力絀，誘導于少俠去殺人，似乎神不知鬼不覺，但總會有人知道的。」

蕭乾道：「牛鼻子，我祇想問你一句話。」

「問吧！」

「你和『無量壽佛』有交情？」

「貧道乃出家人，怎會和他們這些無法無天的人來往。」

「沒有就好，試問，盟主要不要頒發除暴獎金？」

「這個，貧道不知，但却私心慶幸……」

林雪樓道：「道長來此已非一日，暗中偵察如此之久，我就想不通道長的眞正動機如何？」

清雲道：「盟主希望武林維持祥和之氣，如有人妄作非爲，也希望由盟主來處理。」

林雪樓道：「『無量壽佛』四人作惡多端，難道盟主一直沒聽到風聲，既然聽到了，爲何不採取行動？」

清雲道：「貧道正是盟主派來的。」

蕭乾道：「既是奉命而來，爲何鬼鬼祟祟的？」

清雲道：「各位有所不知，貧道暗中發現蕭施主誘于少俠殺人，還不大明瞭一切，所以要暗中觀察一番。」

林雪樓道：「現在左護法已經看到了是不是？」

「不錯，因而貧道要立刻回去覆命。」

清雲走後，蕭乾道：「這牛鼻子口是心非。」

「當然！」

「妳可知道他來此作甚？」

「表面上是來偵察的，暗中可能是想助『四獠』！」

「妳怎敢如此確定？」

「因爲昔年在一次巧合的機會下，發現他和『四獠』有交情。」

「這個牛鼻子好會打退堂鼓。」

「要不是他自知討不了好去，祇怕他不會空手而回。」

蕭乾道：「是不是胡不愈也帶來了一些秘密消息？」

「不錯，武林中危機四伏，怪事百出！」

蕭乾道：「咱們言歸正傳吧，昔年你臨時出走，僅是爲了我吸『鴉片』？還是另有其它原因？」

「這原因還不夠？」

「我却以爲妳另有原因。」

「甚麼原因？」

「妳那時已經認識了『天南一劍』于勉了。」

「認識的男人又何止于勉一人。」

「如果妳不出走，我早就戒毒了。」

「你會？」

「當然，但你一走，自暴自棄之下，我吸得更多。」蕭乾道：「妳反對他們年輕人結合對不對？」

「不錯。」

「爲甚麼？」

「祇怕你教不出好女兒來。」

「可是現在妳似乎又默認了這個媳婦。」

「那是因爲你女兒已經有了……」

蕭乾一震，立刻向女兒望去。

也許是盈盈不敢騙老爹，或者不願背個壞孩子的名聲，連忙向父親搖頭，且作了個手勢。

這意思是說沒有這回事，不過是騙于夫人。

蕭乾弄懂了這事之後，于夫人雖然沒看到盈盈作手勢(因她在于夫人身子後方)，却能自蕭乾的表情上看出來。

于夫人突然變色，轉過身來，道：「盈盈，妳騙我？」

「不……伯母，我……我……」

「不要說了，既然沒有懷孕，我反對這門親事。」

「娘……」于靖道：「爲甚麼要這樣呢？」

「不爲甚麼，就是不願意結這門親。」

于夫人轉過身來道：「蕭乾，以後多約束你的女兒。」

蕭乾道：「並不是蕭某攀高枝，他們兩個已經有了情感。」

「不成就是不成。」

「既然如此，我看妳該多加管束妳自己的兒子。」

「不必！我的兒子很少主動去找你的女兒。」

蕭乾道：「好吧，我的棺材舖子可以收了搬家哩！」

「你早搬家，就不會有這些麻煩。」

「你們搬家，萬一我的女兒嫁不出去怎麼辦？」

這話當然是諷刺。

林雪樓道：「于勉的死，我很懷疑。」

「妳……妳說甚麼？」

「我不想再重複了，我正在調查這件事。」

蕭乾跳了起來，厲聲道：「妳何不直說是我殺的？」

「如果是你，我早就把你宰了。」

「妳雪娘子雖然有點名氣，我『神槍無影』也不是無名之輩，由得妳在此咋咋唬唬地。」

「不信你就試試看。」

蕭乾還眞不賣賬，立刻出了手。

昔年，他們齊名，若非如此，結合的可能也不大。

但吸鴉片成癮之人，又沒勤練武功，自然會退步，而林雪樓這些年來非但沒退步，反有進境。

這就形成了極大之差距。

才不過三十七八招，蕭乾失招，被蹭了一式「雪飄爪」。

蕭乾渾身發抖，加上又上了烟癮，涙涕交流，樣子十分可怖，道：「林雪樓，咱們走着瞧！」

竟然穿戶而出。

林雪樓這才發現兩小已不見了，還以爲蕭乾去找兩小，要當場警告于靖不許他們繼續來往呢。

但是，她等了半個時辰，一個也沒有回來。

她想不通，蕭乾爲何會丟下棺材舖子一走了之。

其實剛才蕭乾發現兩小不見了，已心裡有數。

那是因爲不久前林雪樓聲言不承認這門親事。

既然盈盈沒有懷孕，她就不承認。

這當然也是由於盈盈騙她而引起的。

蕭乾猜想兩小不會分開，更不會被林雪樓的話唬住，說不定已經走了，所以他一怒之下也走了。

他之離去可不是出去散步，而是放棄了棺材舖子。

林雪樓可以在婚前出走，使他丟人，因爲他的確不夠資格，誰叫他吸食鴉片？也可以懷疑他殺了于勉。

道士喬裝去鬼混

于靖和盈盈見林雪樓和蕭乾爲他們的婚事翻了臉，林雪樓不承認這門親事，乃是因爲盈盈說謊而起。

他們二人不甘被拆散。

祇不過他們二人却以爲，兩位長輩也不至於太僵。

他們以爲，當年畢竟是差點成婚的人，就算爭執，也不過是意氣之爭，絕對想不到最後扯上了于勉的死因而翻了臉。

因爲那時候兩小已經偷偷溜了。

他們聽說清雲道人和「四獠」有交情，要跟去看看。

兩小不久果然跟上了清雲道人。他們暗暗跟了二十多里路，見他進入一座小道觀。

本來兩小還以爲清雲和這道觀住持認識，那知是個無人的小道觀。

頹垣敗瓦，屋頂也漏了。

兩小不由愕然，清雲來此幹甚麼？

二人在外等了約半個時辰，忽見裡面走出一個文生。

這兒原來還有香火，要不怎麼會出來一個文生呢？

但兩小仔細一看，嘿！原來就

是清雲道人。

一個道人換上俗裝，手中再拏了一柄摺扇，要不是兩小眼尖，還眞會被他矇住當作別人了呢。

兩小小心翼翼地跟着。

清雲入鎭，來到後街上，叫開一家民房的後門。

盈盈道：「爲甚麼不到前門去？」

小于道：「八成不是甚麼好事。」

二人眼見一個老嫗開了門道：「原來是孫相公，快請進來！」清雲進入中「匡郎」一聲，門又閉上了。

祇聞清雲道：「桂花還好吧？」

「喲！我說孫相公，桂花爲了你可是茶不思飯不想啊！」

清雲道：「我就不信，桂花才十六，就沒有個相好的。」

「孫相公，你這就寃枉桂花了，她可是個重情感的姑娘。」

兩小幾乎以爲耳朵有問題。

清雲道貌岸然，誰也想不到他走偏鋒到了如此程度。

兩小在門縫中向內望去，到了內屋門外，老嫗指指內間，向清雲打個手勢，清雲一搖三擺就進去了。

兩小躍落牆內，自後窗紙孔中望進去。

屋內很靜。

原來桂花躺在床上，臉向牆內，清雲坐在床邊上，伸手去拍她的腰臀，桂花大力撩開他的手。

「怎麼哩？桂花。」

「你大爺到這兒來有失身份，請吧！」

「桂花，妳誤會了，我的生意太忙了。」

兩小互視一眼，他居然變成生意人了。

盟主身邊怎麼會有這種人？

桂花道：「那就回去忙你的生意吧！」

「桂花，妳看這是甚麼？」

桂花沒有動，清雲自袖內取出一個錦盒，打開來送到桂花面前，道：「是專程爲妳送這個來的。」

桂花哼了一聲道：「不稀罕……」

清雲忽然抱住了她，兩人扭成一團，再往下盈盈就不能看了。停了一會，盈盈放下捂臉的手，見小于還在看。

她拉了他一下，低聲道：「你看甚麼？」

小于道：「看看也沒有壞處。」

「難道看這個還有好處？」

「至少可以學一學，將來進了洞房要是不會的話……」

盈盈擂了他一下，忍不住又探頭看了一眼，不由大有羞愧，因爲她看得十分清楚。怎麼會是這樣子？以前祇知道男女可以生孩子，到底如何才能生？當然不知道。

小于拉了她一下，示意她不要看了。

盈盈示意：你可以看，我爲甚麼不可以看？

二人一直看到雲收雨齊，甚至眼看着清雲辭了出來，不過是送了一隻手鐲子，桂花就很賣力。

清雲一走，床下鑽出一個小白臉，一下子就抱住了桂花道：「小浪貨！妳好像挺喜歡他的。」

「還不是爲了這個，小心他會回來……」出示腕上的金鐲子。

小白臉一下子就擄了下來，納入袋中，道：「你知不知道他是甚麼人？他不會回來，我知道他去了何處。」

兩小這才沒有去跟清雲道人，反正可以找到他。

「不是生意人？」

「見鬼！他是個出家人，叫清雲道人，在武林中很有名氣，是武林盟主身邊的左護法呢！」

「道人？天哪，我和一個道士上了床？」

「那不是很好，將來他上西天也把妳帶去！」

桂花打了他一下，道：「他挺大方！」

「妳眞是小廟的鬼，爲甚麼不多敲些銀子？」

「敲多少？」

「一萬！」

「呀！我還沒有想到這個大數字。」

「在他來說，算不了甚麼。」

「道士會有那麼多的銀子？」

「妳知道甚麼？他在盟主身邊，就有機會在武林中弄錢，誰不賣左護法的賬？就是要十萬兩也不多！」小白臉毛手毛脚起來。

「下次我試試看。萬一他去而復返怎麼辦？」

「不會的，我知道他去了何處。」

「你知道？」

「當然，他去了雷莊。」

「雷莊？好像聽說過。」

「那可是個大地方，雷莊主雷天鳴是武林名人，比清雲道人可就更氣派了，『四獠』有沒有聽說過？」

「你說甚麼？飼料？」

「去妳的！我是說『無量壽佛』『四獠』這是武林四大凶人，近來不知被誰殺死，『四獠』是雷天鳴的師侄！」

桂花道：「他去雷莊幹甚麼？」

「我也不知道。」

桂花被推倒，同樣的戲碼再重演一次。

祇不過這一次雙方都賣力，桂花不是虛應故事。

兩小這才離開，出了鎭，盈盈有點不好意思，道：「小于，我們到那裏去？」

「找清雲道人。」

「找他幹甚麼？」

「看看此人還有甚麼劣行。」

「這干我們甚麼事？」

「笑話！武林盟主身邊的人胡搞亂整，怎可作護法？這種人作護法，會把武林弄成甚麼樣子？」

「有理！那女人眞不是東西。」

「怎見得？」

「倒貼小白臉！」

「這叫着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至少這個小白臉也不是甚麼好人！」

「當然，他能知道清雲去了雷莊，可能還是清雲認識的人！」

「會嗎？」

「八九不離十兒！」

「咱們要去雷莊？」

「當然。」

「去幹甚麼？」

「看看雷天鳴是怎麼樣一個人？」

「你沒聽說，此人是『四獠』的師叔？」

「師叔又如何？何況咱們也不是明來明去。」

盈盈道：「我會化裝易容，咱們變個樣子好不好？」

「變成甚麼樣？」

「老人！」

小于道：「那樣看起來不是很倒胃口？」

「不會的，反正我們知道那不是自己的本來面目。」

於是在林中盈盈大展身手。

小于嘴上有鬍子，盈盈有灰白頭髮。

看來二人都有五十以上了吧？

小于道：「妳眞有一套，還眞像啊！」

盈盈道：「你行動上也要配合，老人嘛！要有老人的樣子，走路要慢些，腰要彎些才行。」

走了十來里，天熱出了一身汗。

前面有個小溪，看看無人，二人脫衣下水洗澡。

正好溪中央有一座橋，小于在左邊，盈盈在右邊。

橋墩可以作爲屏障。

快洗完時，橋上忽然有人探下頭來道：「奇怪！你們是甚麼人？」

盈盈大驚，急忙蹲入水中。

因爲溪水最深處也不過到胸部。

小于大聲道：「小子，你找死是不是？」

這小子年紀也祇有十七歲光景，似乎有點楞頭楞腦，道：「奇怪，太奇怪了……」

小于道：「甚麼奇怪呀？」

「你們一個白了頭髮，一個白了鬍子對不？」

「是啊！」

「這應該是老人對不？」

「對……對呀！」

「可是上面的頭髮和鬍子都白了！爲甚麼下面還沒有長出毛來？」二人大窘，楞小子大笑。

其實這小子正是在「血手佛」之處爲小于援手的人，祇是小于去殺人是夢遊而已，所以這楞小子見他不認識他，頗有惱火，道：「怎麼？你小子不認識我麼？」

于靖當然不認識他。

因爲他是在夢遊中見到這小子的。

于靖道：「你小子在這兒胡扯，我們根本不認識你。」

「嘿！眞正是忘恩負義，」楞小子道：「要不是我及時援手，你小子不死在『血手佛』手下才怪哩！」

「『血手佛』？」于靖似曾記得，又隱隱約約似有似無。

一般人在夢遊中作的事是不記得的。

祇不過于靖記憶力特强，他隱隱記得有個人幫過他。

盈盈厲聲道：「不必聽他胡扯，他祇不過是偷看我們的身體，沒有話找話說罷了。把他拿下！」

楞小子道：「你們當眞要恩將仇報？」

于靖穿上褲子，一鶴衝天上了橋面道：「道歉！」

「道歉？笑話！你該向我道歉才對！」

于靖立刻出了手。

這楞小子當然不會比「無量壽佛」四人還高明。

祇不過小于想不到這小子能接下他二十五招。

這幾乎是「四獠」每個人接下他的招數。

最後當然還是栽了，一爪把他砸下橋落入溪中。

此刻盈盈當然也穿上了衣衫，道：「小于，要好好整他一下，他看到了我的身體。他不是東西！」

楞小子在溪中道：「我可不是故意的。」

盈盈大聲道：「如非故意，女人洗澡你該迴避才對。」

楞小子道：「我是到了橋上才發現有女人洗澡的。」

「你胡說！」

楞小子道：「我說的是眞話！祇是人的眼睛不大聽指揮，尤其是看到很奇妙的東西時……」

「小于，你還不揍他？」

小于道：「小子，你怎麼說？」

楞小子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已經看了！」

「有辦法！」

「甚麼辦法？」

「吹燈！」江湖黑話「吹燈」就是挖眼睛，這也是洪幫隱語。

楞小子道：「這不公平，要是你們是我，猛然上了橋看到橋下有人洗澡，眼珠子也不會賣你的賬，聽你指揮，你們也會看的！」

「小于，快點掌嘴！」

小于道：「其實他說的也是實話，但仍要處罰，小子，你自摑十個耳光，這還是法外施恩。」

「不成！我不幹！」

「怎麼？你不想接受懲罰？」

「想，這樣吧！我看了你們的身體，也讓你們看看我的身體。」

兩小大嘩。

楞小子道：「我是名人門下，怎可自摑耳光？」

小于道：「身體可以給別人看，耳光不能摑？」

「當然，有所謂：打人不打臉，說話不揭短。身體嘛！誰不是光着屁股到這個世界上來的？」

小于道：「也頗有歪理！你說你是名宿門下？」

「當然。」

「你師父是誰？」

「武林名醫胡不愈是我的師父！」

兩小不由一震，果然是名宿門下，還有很深的淵源呢。

小于道：「胡老伯是甚麼樣子？」

「方臉，虎鼻，六十歲還是一頭黑髮。」

小于點點頭道：「大致不錯，你爲甚麼出來晃盪？」

「跟師父一起，不是輾藥就是死背醫曲，簡直悶死人了！就這麼溜了出來。」

小于道：「盈盈，看在胡老伯份上，饒了他吧！」

盈盈道：「可是他佔了我的便宜。」

「好，我也讓你們佔點便宜……」突然在水中褪下褲子道：「你們要收回本錢，就多看兩眼。」

盈盈連忙轉過身去，道：「你這小子眞邪！胡大國手怎麼會有你這個徒弟？我看八成是假的。」

「我師父也罵過我同樣的話。」

小于道：「快把下衣穿好，看在你助我份上，既往不究，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徐鼎！」

「你要去何處？」

「我也不知道，反正哪裏好玩就去哪裏。」

小于道：「我們就分手吧！」

「二位要去哪裏？」

「去『雷莊』。」

「『雷莊』？」徐鼎道：「那可不是個好玩的地方。」（未完・二）

督　印：羅　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插　圖：可飛　力進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